武俠世界

魔女情劫（俠情警世倫理哀艷故事）麥中青・著

情之爲物，是苦是甜，是善是惡，惟是在一念之間，看妳（你）如何取捨？本故事中之一雙姊妹就是時下中的少女的寫照，要愛就愛，要做就做，敢作敢爲，到頭來結果如何？那就請看本故事就知分曉……



$4.00

第26年
40

編者話

今期選刊一部倫理俠情、警世哀艷兼而有之的巨型故事——「魔女情劫」。是新進作家麥中青作品，故事題材中肯正確，寓意警世，發人深省。內容講述一雙姊妹花在一段愛情道路上所遭際遇，過程相當曲折，感人肺腑，到頭來的結果，可作時下一般年青男女的現實寫照！當然，要愛就愛，想做就做，敢作敢為，那祇不過是……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蕭逸先生自從在去年底完結「長劍篇」故事後，他的作品一直與各位讀者夘別很久了。今期起，本刊特別情商他再度執筆，為各位撰寫一部中篇「七星翡翠」。故事內容精彩新穎，橋段曲折，亦俠亦情，莊諧並重，刊今期第65頁，敬希留意。

*　　*　　*

幻影劍是失傳已久的世上三大神劍之一，它殺人於無形，神秘莫測。但該劍譜主者為陰謀所中，因而令到湖海上產生了一連串的險惡風雲，歷久不息……欲知精采過程，請留意下期刊出的凌波所著「活死人傳奇故事」之「幻影劍」便有答案。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魔女情劫（俠情倫理哀艷故事）
情之為物，是苦是甜？是善是惡？本文故事中的一雙姊妹花所遭際遇和感受，就可以反映出……麥中青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大俠淚（一期完俠情小說）
失意俠士　自暴自棄
冷艷魔女　毒人毒計……凌波 33

鬼城龍虎門（美蘇諜海爭霸戰）……羅唐納 47

文武至治（古代宮幃歷史故事）◀上▶……陳魯西 89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金笛劍客（俠情中篇故事）
圍困紫霄宮　對陣說因果……東方玉 59

七星翡翠（俠情中篇故事）◀一▶
傳說非事實　劍俠在人間……蕭逸 65

魔曲（幻想奇情小說）
追踪來香江　人已去英國……西門丁 73

岳小玉傳（「虬龍倚馬錄」續篇）
柔情難領悟　說出有原因……龍乘風 81

雲飛揚外傳（俠義傳奇故事）
尋踪鬥番僧　被捉上仙谷……黃鷹 93

末路英雄（奇俠司馬洛故事）
尋找箱子　兇案頻生……馮嘉 98

飛仙劍俠奇緣（俠情中篇故事）
晶壁映靈樓　老飛仙羣集……金童 10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鬼魅江湖（新派武俠長篇）
萬蛇谷擋駕　排難解紛爭……武陵客 113

十君子（新派武俠長篇）
羅浮宮相聚　共敍以往事……白羽 121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40期
（總號132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四元 ·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魔女情劫

俠情警世倫理哀艷故事／麥中青·文
可飛·圖

狂風巨濤誤闖桃源

朦朧的晨霧，像是九天仙女身上的薄紗，在清淡的柔風中飄舞，輕盈的蓮步，打目光所及的天邊，緩緩的向近處漫飛而來。

海水，結上一層乳色的藍光，平滑得宛如一面銅鏡。

沿着佛祖十大洞天之首的落伽山，岩石在海水徹夜的清洗之下，迎着晨曦，閃閃發出陣陣霞彩，普陀名剎的早課晨鐘，噹……噹……响起，聲聲禪唱，在微風中遠送十里之遙，使人聽入耳中，塵念頓消，心胸大大爲之清明！

這是何等寧靜的海域！

但寧靜海域却未寧靜好久，一艘高大的的三桅巨帆突然自沈家門方向，破浪而出，沖開了海上的靜寂。

風力雖輕，三桅白帆，却是高高地掛起。

顯然，這三桅巨帆中的操舵老大，乃是行船這一行中的翹楚，否則，白帆根本就弄不起來了。

船行之速，更是疾逾奔馬，只見那碧綠的海水，宛如被快刀切開，伸展了兩條白浪擔邊的水痕，船頭激起的巨浪，高達一丈二三！

三桅巨帆駛出約莫里許之後，沈家門的碼頭上，又駛出五艘船艇。

這是四小一大的五條船，大的那艘只有兩桅，但船身却是又長又窄，應是屬於戰艦一類的海船。

另外四條小船，俱是一般樣式的單桅梭形快艇。每邊長長的伸出了四隻木槳，同時打水，催舟急進。

這五條船上的桅船帆，俱是天藍色調，在濛濛的晨霧中，看來特別醒目。

此刻那艘三桅巨帆，已然遠在三里之外，從五條快艇上望去，只可見到一絲淡淡的船桅了。

但是五隻快艇，除了初初出港之際，顯得略爲慢了一些，行駛了一炷香時光不到，船行之快，居然不在前面那艘大船之下。

三里路程，眼見正在縮短。

已時甫過，後面五隻快艇，距那三桅巨帆，已然不過百丈左右。

照這等行速推算，大約午時不到，六船便將會合在一起了。

容得這六船已到首尾相接，那後面一大四小，竟然將前面那艘大船圍成了一個圓圈，擠在當中。

顯然這五條快艇，乃是在追趕這艘三桅巨帆。

但見那四隻小艇之上，每艇的船頭，都出現了一位彪形大漢，手中拿着極長的鈎槍，對準那三桅巨帆扎去。

那雙桅木船，則船頭上站了三十多名漢子，個個持刀提斧，生似一旦跳上前面三桅巨帆之上，便要將那條大船幾斧頭劈沉一般。

不過，那艘三桅巨帆，却是非常鎮靜，直到此刻，不見有人在艙面之上露面，偌大的一條木船之上，除了可見船尾的梢處，和船頭上一名水手而外，却是不見一人。

彷彿那另外的五條船所構成的威脅，他們根本不曾放在心上。

六船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眼看再有頓飯時光，那三桅巨帆便將落入陷阱之中，無法脫出包圍了！

× × ×

頓飯時光，很快的過去了。

那三桅巨帆和後面五船的距離居然還有三十多丈，不曾被他們追上分毫。

這光景似乎不大對，只是，小船上的人，却是未曾想出爲了何故。

遠遠的足不里許之外，現出了一抹山影，在這兒星羅棋佈，小島處處的海面之上，那一抹山影，看來似是一個不小的島嶼。

三桅巨帆，迅快的向那山影駛去。

想來是掌舵的梢公發現，後面這幾條船雖然不會在一時三刻之內追上自己，但追逐的時間久了，遲早會脫不了對方之圍，是以便要找一處可以泊岸的大島了！

就在三桅船突然加速向那海島疾駛之時，後面五條船的那大船艙面，忽然出現了兩名年在六十上下的老人。

左首的那人，長得甚是陰鷙，面皮白淨得似是一張紙，沒有絲毫血色，頷下蓄着一撮山羊鬍子，穿了件乳白色長衫，戴着一頂文士巾，眉目間不時現出奸詐的冷笑。

右首站的那位老人，則比較敦厚得多，一身打扮，倒似是長年在海上的漁人，禿頂無髮，面容十分紅潤，繫在短襖腰際的布巾左方，插了一根三尺左右的銅烟桿，赤着雙脚，舉動間宛如四十左右壯漢的敏捷。

這時那禿頂老人指着遠處山影，向白衣老人道：「雲兄，那處小島，便是桃花島了，你去過沒有？」

雲老人道：「沒有。」

石老人忽然一笑道：「雲兄，你如是不曾去過，那傳聞中，桃花島周圍五十丈之內，不許人舟靠近之言，就不一定可靠了！」

雲老人怔了一怔道：「怎見得？」

石姓老人呵呵一笑道：「倘若那桃花島當眞是不許任何人接近他們，只怕這片海面之上，早就這般平靜了！」

雲老人顯然不懂對方話中玄虛，笑道：「石兄，你可把兄弟弄迷糊了！」

石姓老人道：「其實，這道理簡單得很，倘若桃花島眞的不許外人挨近，雲兄

應是早巳接得這一帶水面漁民商旅們的求助信息了，既然雲兄所管的這一帶地面如此平靜，可見得那桃花島主人，並非有如傳說中兇狠！」

雲老人笑道：「石兄就是依據此理，推想那桃花島主人不會下過這道禁令，只怕就要大錯特錯了！」

石姓老人道：「那裏錯了？」

雲老人道：「違反了桃花島禁令之人，可說不曾有過一個人能够生還，兄弟無法證實，並且無法親去桃花島查明，這也不是什麼處置不當啊！」

石老人道：「你們可曾發現過被桃花島主殺死的屍體？」

雲姓老人大笑道：「石兄，如是留下屍體，這桃花島的禁令不但不神秘，那也就不會那等使人恐懼了！」

石老人沉吟道：「如此說來，這等禁令果然是眞了？」

雲老人道：「兄弟從不會懷疑過！」

石姓老人遲疑了一下，突然沉聲道：「雲兄，要他們全力催舟，咱們一定要在半刻時分內將他們攔住！」

雲老人道：「不錯，如是咱們不能在片刻之間追上，此行只好放棄了……」當即揮手，喝令各船操舟之人，全力划槳，只見航速大增，疾駛而去。

石姓老人這時忽然地冷笑道：「雲兄，你是本帮的普陀分舵舵主，如是這一樁小事都會辦砸了，只不知在帮主面前，又將如何交代？」

雲姓老人怔了一怔，道：「依石兄之意，咱們如是剎那間追不上他們，即使冒犯了桃花島主，也不可回航的了？」

石姓老人道：「嗯……兄弟正是這麼想……」

他微微一笑，接道：「帮主對雲兄一向倚畀甚殷，兄弟爲雲兄設想，這趟生意，千萬不可出錯。」

雲姓老人道：「石兄照拂之意，兄弟感激得很，只是……」

他忽然頓了一頓，接道：「石兄，桃花島主與我們互不相犯，倘是你我爲了此事，弄得兩家大動干戈，帮主恐怕仍要怪罪下來了！」

石姓老人道：「雲兄，那至少是以後的事啊！眼下咱們如若不能將那艘大船攔下，帮主立即就會不快！」

雲姓老人臉色微微一變，道：「石兄說的有理，不管桃花島主有着何等手段，那也是往後的事，至少咱們先要把帮主交代的事辦妥……」

三桅巨帆上的人，似是也已瞧出情勢不妙，只是它船身忽然一側，斜斜的指向桃花島內，破浪疾駛。

那石老人目睹此狀，不由得大聲道：「雲兄，他們果然十分刁滑……」

雲老人道：「看來咱們得先行派人下水去！」

石老人略一遲疑，才緩緩道：「正當如此……」

雲姓老人目光一閃，右手一揮手，一縷紅光，打他手中飛出，敢情乃是發出了一溜信火。

半空中那一竄紅光未熄，分佈兩側的四隻小舟之上，立即噗通，噗通……有人躍落海水之中。

石老人微微一笑道：「這番他們只怕快不了啦！」雲老人則沒有他那等篤定，因爲他已然看出，那大船上掌舵的人，實在是水道中難得一見的高手，那麼大的一條船，在他雙手操縱之下，簡直比一隻小艇還要靈活，這正說明了一點，對方的實力決不可輕視！

入水的人，正以全速潛泳而進。

片刻之間，這七八名水下的高手，巳然到了三桅巨帆的三丈之內。

大船此刻又在轉彎，是以左面吃水較深。

那幾名潛水人覺出身前水壓大增，前行之勢，突然間一滯，潛在水中的身子竟是向上湧開而起。

他們無不大大一驚，要知此刻身子如是浮上水面，對方一出手，自己等人就要沒有命了。

是以，每個人都是出力閉氣，向下掙扎。

掙扎儘管掙扎，人却依然上浮。

忽然，有人發出了一聲震人心脾的鬼叫！

寒光電射，鮮紅的血水，在碧波中冒出來。

接着，又是一聲狂吼，緊接着一聲、一聲傳了過來……

三桅巨帆的甲板之上，這時出現了一老一少，年老的大約在七十歲上下，穿了一身淡黃色長衫，白髮梳成了個天師髻，頂在腦後，倒垂的一雙白眉，遮去了他雙目一半，但他偶一眨動，依然可以使人發現他目光何等犀利。

年輕的一位，則是二十五六歲年紀，身體十分魁梧，穿着一套藍色褂褲，兩手在不停的向水面拋擲着什麼物體。

但見他每一伸手，水下便傳來一聲狂吼！

敢情，他雙手之中，各自捏碎了一塊銀子，當作暗器，傷了那些潛水之人。

黃衫老人指着水面，振聲大笑道：「宋老弟，你這五兩白銀，却換了八條性命，果眞是大大的够本了！」

藍衣少年一笑道：「他們如果再不識趣，只怕小弟這五兩白銀，還要多換幾條命呢！」

黃衫老人笑道：「看來老弟今天準要大發利市了！」

原來就在這一瞬之間，那後面的五隻快艇，竟是趕了上來，將三桅船圍在中間了！

藍衣人濃眉一揚，道：「顏老哥，小弟巳經好久不動金刀，今天如若出鞘，要殺的決不止一兩個人了！」

顏姓老人大笑道：「宋老弟，你這白衣魔刀宋玉生的大名，今天可能要改一改了！」

宋玉生一怔道：「爲什麼？」

黃衫老人道：「你換了一套藍布褂褲，自是要改成藍衣魔刀才是啊！」

宋玉生濃眉聳動，忽打背後取下那個黃綾包袱，緩緩的打開，露出了一柄鱷皮作鞘的厚背金刀出來。

「錚——」的一聲，黃光乍現，宋玉生迎着那剛升起不久的朝陽而立，手中金

刀閃着刺人雙目的光華！

黃衫老人目光一轉，笑道：「老弟，看上去咱們趕不到島上去了！」

宋玉生朗聲道：「小弟雖然不通水性，但他們如是逼人太甚，小弟也顧不得許多，只好放手跟他們一拚了！」

敢情這一老一少乃是想趕到島上，再和後面追來之人決一死戰。

但此刻情勢已然不同，後面的人，已經追了上來，到島上陸地之後，再與他們動手的機會，已然不大可能，宋玉生決心放手一拚，正顯出他有着過人的勇氣。

黃衫老人含蓄的微微一笑，忽然間，他右手一揮，一股絕大的潛力，暴湧而出，靠近大船不足三丈的一隻小艇，宛如遇到了狂風巨濤，轟然濺起了一陣浪花，竟而翻覆在大海之中！

艇上的水手，紛紛由海浪中向隣近的一條小艇游過去，但那陣風浪委實太大，大得使這些精於水上功夫的好手，也感到難以應付。

黃衫老人舉手之間，便擊沉了一艘小艇，自是大出那姓石的老人，和姓雲的老人意料之外，兩人瞪大着雙目，一面招呼屬下在水中救人，一面發施號令，而那另外三艘小艇，儘量的離開三桅巨帆三丈之外。

石老人移步船頭，凝目向三桅船上的黃衫老人看去，當他看清了黃衫老人的形貌之後，不由得深深鎖起雙眉。

他雙手抱拳，大喝一聲道：「尊駕可是『怒海漁神』顏眞卿顏老哥麼！」

黃衫老人兩眉一揚，掉頭看了那姓石的老人一眼，竟然微微變色，失聲道：「老夫估道是何人，原來却是藍帆帮的護法石澄章，老夫眞是失敬了！」

石澄章大聲道：「顏老哥，兄弟有一句話，說出來實在不大好聽，萬望顏老哥莫要見怪！」

顏眞卿冷冷接道：「你如是知道說出來不好聽，那就不必說了！」

石澄章不會聽不出對方話中拒人千里之外的含意，但他却大聲道：「顏老哥，此事在本帮而言，乃是破天荒之舉，兄弟奉命而來，如不說出，兄弟就無法向帮主交代過去了！」

顏眞卿冷笑道：「石澄章，你愛說不說，最好少提你們帮主，老夫可不是你們藍帆帮的護法或者舵主，用不着聽他的什麼命令、指使！」

石澄章呵呵一笑道：「顏老哥，說出來可能你不信，本帮在昨夜竟然丟失了一艘海上巨舟……」

顏眞卿大聲道：「可就是老夫足下的這一艘麼？」

石澄章道：「不錯！不過……」

顏眞卿道：「不過什麼？」

石澄章道：「兄弟相信，以怒海漁神顏老哥的爲人，自然是不會偸盜本帮的船舶了！此事只怕是別人行爲，而顏老哥碰巧搭上了這條船而已！」

顏眞卿道：「石澄章，老夫也有一件事恐怕也大出你的意料之外了！」

石澄章道：「什麼事？」

顏眞卿道：「貴帮的這艘船，正是老夫所盜，不過老夫並不想佔爲己有，一月之後，一定歸還你等，請閣下對鄧帮主說上一聲如何？」

石澄章聞言，怔了一怔道：「顏兄，這事倒叫兄弟甚是爲難了！」

顏眞卿目光一閃，竟然向那站在石澄章身邊的雲姓老人道：「尊駕可是藍帆帮的普陀分舵舵主雲七公？」

雲七公抱拳一笑道：「不錯，老朽正是雲某，顏大俠不知有何見教？」

顏眞卿道：「這條船可是貴舵所掌管的？」

雲七公答道：「對！正是敝舵所掌理的！」

顏眞卿道：「如此很好，老夫想借它用上一月，不知雲兄意下如何？」

雲七公忽搖頭道：「對不起，顏大俠，這事兄弟可做不了主了！」

石澄章接道：「顏兄，昨夜此船被竊，正逢帮主來到了鎭海，是以才派了兄弟協助雲兄追回，顏兄要借，恐怕得見到帮主以後才成！」

顏眞卿道：「老夫那有工夫？」

宋玉生這時從旁冷笑道：「兩位，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在下巳經借定這條船了！即令是你們帮主到來，在下也是如此說法，兩位有什麼打算，最好早些決定，否則，在下可不耐等候了！」

石澄章臉色一變，怒道：「你是什麼人？竟敢對老夫這等無理？」

宋玉生冷冷一笑道：「在下名號，閣下還不配問……」

石澄章剎那間氣得臉色變白，大喝道：「顏兄，這娃兒是什麼人？竟是如此狂妄？兄弟縱有承借之心，但衝着這娃兒，兄弟也不便應允了！」

顏眞卿大笑道：「老夫早說你不會應允的了！至於這位老弟是誰，告訴你們也不妨事！他便是近年崛起江湖的第一高手，人稱『白衣魔刀』的宋玉生！」

石澄章似是早巳知曉「白衣魔刀」之名，聞名一怔，問道：「原來他便是宋大俠？」

顏眞卿道：「不錯！」

石澄章回顧了雲七公一眼，低聲交談了兩句，忽然大聲道：「顏兄，你和宋大俠意欲何往？」

顏眞卿臉色一沉道：「這個……恕難奉告！」

宋玉生却是喝道：「你們喋喋不休，並且阻住我們航道，到底是居心何在？閣下再不下令要他們退去，宋某人手中金刀，可是不肯饒人的了！」

敢情，就這一會兒之間，那三條小艇，巳然繞到了宋玉生坐的木船船頭方位。

石澄章聞言，並未動怒，只淡淡一笑道：「石某別無他意，兩位所坐之船，乃本帮之物，雖然兩位換了三頂白帆，但本帮帮主巳然下令截回，是以石某等不得不委曲兩位一下，暫時同往鎭海一行，如是帮主應允出借，那時本帮非但不會阻撓，而且爲兩位操舟……」

顏眞卿聽得大笑道：「那不是太勞動貴帮了麼？」

雲七公答道：「區區之勞，理應效力……但望兩位允許回去鎭海，頂多躭擱半天時光而已……」

顏眞卿道：「雲兄說的倒是好聽得很，只是……老夫與宋老弟却是無法再事躭擱，盛意老夫心領了！」

敢是他們連半天時光也不願躭誤！

雲七公不由得呆了一呆，道：「顏兄，難道連半天的時光都不能多等麼？」

宋玉生冷哼了一聲道：「你們再不讓開去路，宋某可不再客氣了！」

雲七公看了看石澄章，只見石澄章大笑一聲道：「雲兄，咱們沒有什麼好說的了！動手吧！」

雲七公皺了皺眉頭，終於下了決心般，仰天發出一聲長嘯！

嘯聲未已，三小一大，四船同時向宋玉生所坐之船撞了過來。

顏眞卿雙目寒光電射，向宋玉生低聲道：「老弟，不大開殺戒，咱們恐怕脫不了身呢！」

宋玉生笑道：「那還用說？」

金刀一擺，飛身便向那石澄章的座舟躍去！

顏眞卿適時却反倒一躍退到船尾，招呼了那位掌舵的狀漢一聲問道：「徐兄弟，咱們這條船可經得起一撞？」

掌舵的壯漢道：「不成，藍帆帮雙桅以下的快艇，船頭都包了鋼板，其銳如刀，如是此船被他們撞上，十之七八，要沉到海底了！」

顏眞卿皺着眉道：「徐兄弟，如此說來，你我只有奪取一條快艇一途了？」

掌舵的壯漢道：「不錯！顏大哥請下手奪艇，兄弟包管他們人手再多，想攔住快艇，那是休想！」

顏眞卿道：「那當然了，天下有誰能比得上你『大梢公徐五』的操舟手藝？不過，老哥如果奪下快艇之後，可設法將快艇挨近那艘雙桅船，接應宋老弟過來！」

徐五道：「大哥不用担心，只要快艇到手，咱們定可突圍而去。」

顏眞卿剛自應得一聲好，耳中忽然聽得一聲轟然大震，那艘三桅巨帆，竟是已被一艘小艇，撞出一個斗大的窟窿來了！海水飛灌入艙，刹那間便沉了一半。

顏、徐二人厲吼一聲，雙雙飛身而起，直向那小艇躍去。

這時，宋玉生已然落向那雙桅快船之上。

石澄章、雲七公兩人不等他雙足落實，四掌併出，狂濤般的掌力，有如雷霆萬鈞般，向着宋玉生劈來。

宋玉生金刀倐然下砍，那麼强勁的掌風，遇到金刀的刀面，立即如同遇到一堵鋼牆，猝然發出一陣暴震，石澄章和雲七公同時向後倒退三尺，將那船上的艙板，撞倒了一排。

但是，宋玉生却是未曾佔到便宜。皆因他本身在半空，給雙方震動的大力一擋，頓時身子一帶，不但不曾落向下去，反而被彈向三丈之外的大海之中！

宋玉生但感那白浪翻騰海水，忽然泉湧般向自己冒來，暗叫一聲：「糟了……」人已跌了下去。

遠在數丈之外的顏眞卿和徐五，此刻已奪到了一艘快艘，但艇上的藍帆帮屬下之人，仍在和他們糾纏拚命！

是以，他們雖然聽到了海面上傳來噗通之聲，接着便是冲起三四尺高的浪花四濺，却也無法查明那落水之人究竟是誰！

直到他們將艇上藍帆帮子弟殺却，徐五轉動快艇木舵，駛近雲七公的雙桅船邊，方才發現，宋玉生竟然已被他們打落了水中！

顏眞卿這回才可眞的惱了。

他招呼了徐五一聲駛來快艇，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走勢，將雲七公所坐的雙桅船也撞了一個大洞。

雲七公、石澄章捨了大船，轉到一隻小艇之上，飛快的離開了現場。

他們居然不再計較顏眞卿奪去小艇的事了。

可是，他們並沒有找到宋玉生的踪影，只因就在他們一轉眼之間，小艇竟是不聽徐五的操縱，直向前面距離二十丈不到的海島駛去！

顏眞卿望着徐五喝道：「喂！你怎麼啦……」

徐五此刻用盡了力氣，脹紅着臉道：「大哥，這小艇爲何……爲何……」

他吃力的說了兩個爲何，突地失聲道：「大哥，這海水下莫非有什麼水鬼？」

顏眞卿正想笑他失魂落魄，但話到口邊，又嚥了回去。

顏眞卿驀然想起，天下如果有人能使「大梢公」徐五吃癟，那該是桃花島的二島主「水神君」林流了！頓時，他失聲道：「兄弟，咱們闖到桃花島來了！」

徐五臉色一變，雙手一鬆，頹然在船尾躺了下去！敢情，他不再白費氣力了。

× × ×

夕陽含山，黃昏時候。

桃花島的外面一段巉岩峭立，暗礁處處的海邊，隨着潮水的撲打，正發出轟雷般的巨响之聲。

一浪接着一浪，冲洗得那岸畔岩石，塊塊鋒利如刀！

但在此時，却是有着一個衣衫濕透，手持大刀的青年，隨着海浪的冲擊，攀上了那光滑的岩石。

他是一直從海底走了上去，一步一步，從海底踏着高低不平的岩石，走出水面，攀上了岩石！

直到他胸部已然露出水面，他依然是在用着歸息之法換氣！

只因他天生就不識水性，被敵人逼得落入大海之中，唯一生存的機會，便只有看準最近的陸地，從海底走過去！

他閉住了呼吸，走了足足一個多時辰，要是換了任何人只怕都做不到，但他做到了，因爲他乃是武林後起之秀中第一高手，「白衣魔刀」宋玉生。

他艱苦的踏上滑不溜手的岩石，方始深深的吐了一口大氣。

對宋玉生而言，這個島是如此的陌生，他茫然的站立岩石之上，打量着身子前後，太陽照着他那濕透了的身影，看上去不但孤獨而且是十分凄凉。

不過，宋玉生自己却是極爲鎭定，他停留也不過盞茶時間，便轉過身，沿着岩石，向山上爬去。

十幾丈的岩石上方，却是一處石坪，由這塊佔地約有畝許的石坪向內望去，大約在里許之外，便是一幢山勢聳起，遮住

了視綫。

宋玉生脫下那濕得膩人的藍布短褂，將金刀包起，深深的吸了口氣，放步向那小山奔去。

置身在山頭，宋玉生陡感心神爲之一暢。

放眼望去，但見夕陽光照之下，前面俱是一片紅綠相間的桃林。

宋玉生在心中歡呼了一聲，忘情的便向山下跳去！

× × ×

山勢並不怎麼陡峻，但宋玉生這一躍，却差一點兒摔斷了自已的雙腿。

他決未想到，由自己立足一定，向下落去丈許，便是一個莫大的陷阱，表面上看去，青草茵茵，一片碧綠，但他身子一落，便摔了下去。

這一摔，如是換了常人，準是跌得頭破血流，臂斷骨折，但對宋玉生而言，這一摔不過是把他摔得大爲清醒，那種失態興奮之心，刹那間消失殆盡，代之而起的，乃是武林高手應有的理智冷靜！

他皺着眉，從地上站起，雙手抱着金刀，廻目向身邊察看。

一霎間他呆了半晌。

敢情這兒乃是一個十分寬大的枯井！井底的寬度，幾乎有丈五見方，仰天上望，井心則有如碗口一般，顯然上下的高度，總在十多丈左右，就算宋玉生輕功到了天下第一地步，也決然無法一躍十丈，逃出這枯井之中。

宋玉生自嘲的苦笑了一聲，暗暗叫道：「原以爲誤打誤撞，遇上了海上仙山，却不想胡裏胡塗，跌落在這個百尺深井之內，宋玉生呀，宋玉生，你眞是倒霉透頂了……」

他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宋玉生被轆轆饑腸所逼，懶洋洋的站了起來，扛着那把金刀，披着藍布短褂，茫然的直向井底走來走去。

終於，他顯得焦急，不耐；扛在肩頭上的金刀，已然拿在手中，暴躁的揮舞不停。

突然，金刀擊中了井壁，宋玉生但覺虎口一震，耳中却聽得一陣清脆的「嗆啷」之聲！

宋玉生驚得跳了起來，手中金刀，幾乎脫手丟掉。

但他一瞬間，由驚轉喜，忍不住抬頭大笑。

不絕的笑聲，在枯井震盪，嗡嗡四响，弄得宋玉生雙耳發麻！

他拿牢金刀，仔細的向適才發出金鐵互擊之聲的井壁走去。

他輕輕的用手撫摸，宛如撫摸一個初生的嬰兒的生命，那麼小心，那麼仔細，那麼充滿了希望。

井壁的壁土在他手指下紛紛剝落。

突然，他的眼中亮起了火燄，指尖接觸到之處，竟是一塊生冷的硬鐵。

宋玉生禁不住歡呼道：「是了！這井底却是還有着一處鐵閘暗道……」

迅快的把四週泥土消除，果然如他所想，眼前現出了兩扇鐵門。

想必是閉鎖得太久，鐵門已經銹得跟井壁，成一樣的色澤。

宋玉生沉吟了一陣，似是作了一個很重要的決定，擧起金刀，便向門縫中的間隙處插進，由上向下劃去。

在離地四尺左右，金刀果然碰上了什麼，宋玉生雙臂一沉，耳中聽得「嗤」的一聲，金刀却滑了出去，但那由內栓上的鐵栓，並未斬斷！

宋玉生失望嘆了起來，但他却依舊不肯罷手。

他忘却了飢餓，也忘却了時間，在昏暗的井底，不停的用那把金刀，劃割着鐵的門栓！

水簾洞內春光陣

時光在辛勤的努力中逝去。

宋玉生突然覺得金刀下壓的力道一沉，身子不由自主的向前一衝，「吱——呀——」聲中，鐵門裂開了一條闊有尺餘的空隙。

這一刹那門，他整個的人都呆了！

直到一陣冷風，由那鐵門內吹來，他才定了定神，推開鐵門，大步走了進去。

這是一條長長的暗道，霉濕之味，中人欲嘔，顯示出這條暗道不知封閉了多少年不曾有過人踪。

宋玉生摸索着前進，順着暗道，曲曲折折的走了不下五里附近，這時候突然聽到暗道的前邊，傳來了陣陣雷鳴般轟轟之聲。

他不由得暗暗忖道：「難道……這暗道竟是通往海邊去的麼？」

抖擻精神，疾奔了一陣。

雷鳴般的水聲，越來越响，一綫天光，打暗道的盡頭射來。

宋玉生望準了那光亮之處，托着金刀，飛奔而去。

片刻之間，眼前便是一個可容一人俯身進出的圓形洞口，懸在五尺左右高的石壁之上。

雷鳴般的水聲，便是由那洞口之外傳入。

宋玉生吐了一口大氣，攀着岩石，由那圓圓的洞口探向外面望去。

突然間，他怔了一怔。

只因他眼前所見的，却是一片水氣迷漫濛濛的白霧！

宋玉生揉着雙眼，定睛一望，忽然間，他開心笑出聲來！

原來那片水霧乃是一個很大的瀑布！

他忍不住暗暗叫道：「水簾洞！這個島上居然也有一個水簾洞，只不知道是不是到了花果山……」

心中在轉念，人已向外攀去！

直到此刻，他才發覺，那日光已在東邊升起了很久，金黃色的光彩，洒滿在海水和林木之間。

敢情宋玉生已在井底渡過整整一夜！

他身手已然攀出洞外，瀑布的水珠，霧一般的噴了過來。

他略一猶疑，沿着洞外的岩石，緩緩的向懸岩的下方滑去。

下降約有廿餘丈，便是一處斷岩，宋玉生在瀑布的水珠中已然淋得濕透，但他這時已不再顧忌濕不濕，喘了一口氣，便又向下攀去。

這一回他可滑行得十分之快，眨眼之間，便已到了瀑布泉滙成的潭邊！

宋玉生由上而下，又是面朝岩石，是以潭中的一切，他根本未曾看到，容他雙脚落地，猛然間在水聲之中，夾着幾聲女兒們嬉笑在內，他吃了一驚，迅快轉身，向潭中望去！

頓時，宋玉生只感到混身一熱，血氣上沖，那張濕淋淋的面孔，竟然紅透了半邊！

一閃身，宋玉生竟然不再向外跨出，反而縮回到那岩石的罅隙之中，不敢移動分毫！

原來宋玉生適才探頭一望，乃是發現了在那瀑布滙成的潭水之中，竟然有着七八名妙齡少女，脫下了衣衫，在潭畔中戲水。

宋玉生屏住呼吸，等了半天，只見那少女們嬉笑之聲，已然消失，這才探出身子，慢慢的向潭邊行去。

先前在潭水中戲水的一羣少女們，果然全部不見了。

宋玉生深深的嘆了口氣，暗暗道：「她們總算走了……」

他望着那清淨潭水，心中突然有着乾渴之想，毫不思慮，放下金刀，解開衣履，撲通一聲，便向最右側的一個淺潭之中躍去。

涼水浸身，飢疲頓失，宋玉生不由得忘我的失聲大笑起來。

他不笑還好，這一笑可就笑出麻煩來了。

只聽得一陣吱吱喳喳的笑叫之聲入耳，自己衣衫，金刀放置之處，忽然出現了八名僅披薄紗的少女！

宋玉生身上不見寸縷，陡見八名少女，不禁急得便想向水中鑽去。

但他這一沉，却不曾沉得下去，原來這潭水只得兩尺深淺，雖然到底，依然可以把自己的赤身露體的髮膚，看得清清楚楚！

宋玉生一急，頓時翻了個身，連頭帶臉的伏倒在潭水之中。

這時那岸上的八名少女却同時拍手嬌笑不止！

其中一個身披白紗的少女，忽然蓮步輕移，走到宋玉生埋頭之處，蹲下身子，伸出玉手，猛然對潭水拍去。

這一拍，却把水底的細砂，攪的向上騰起，宋玉生只感耳鼻之中，被那細砂弄得其癢難耐，忍不住將頭抬起。

驀然間，宋玉生的兩眼直瞪瞪的楞住了！

眼前所見，便是一雙白玉般的皓腕！

由那皓腕向前望去，却是一雙圓滾滾的小腿，小腿的上面，低俯着一顆嬌美的臉龐。

那少女見他抬頭望着自己發笑，不由嬌笑道：「嘿，你是甚麼人，怎會跑到我們姑娘家洗澡的地方來了？難道你不要命了麼？」

她口中雖是說着他不要命，但聲音却是不曾有着甚麼敵意。

宋玉生閉着眼，抬頭應道：「姑娘，你們退開一邊，容在下穿上衣衫再行說話如何？」

那名少女格格一笑道：「一個大男人家那麼胆小害羞麼？你要穿衣，盡管起來便是，要咱們退開一邊，那可辦不到！」

宋玉生這一聽，腦袋大得如同笆斗一般！

他怒瞧了那少女一眼道：「你們不走，在下決定不起身！」

他口中雖然這麼說，心中却在忖道：「這島上的少女，可眞美得很……」

那少女笑道：「隨你便，你高興在水中泡上一天，姑娘也不在乎！」

他忽然覺得，自己如果是不動淫邪之念，就是赤身露體而對她們那也不算甚麼失禮了。宋玉生想着，想着，便欲起身着衣！

但他還未把上身抬起，忽然耳中聽得有人叫道：「小姐來啦……」

卅原是蹲在宋玉生頭前的少女，一聽此言，便連忙跳了起來，向後退開三步。

不過，他却低聲向宋玉生道：「我們小姐來了，你只得小心些了……」

宋玉生暗叫一聲道：「倒霉……」耳中已聽得一個嬌滴滴的聲音道：「小玉，你把我的玉簪拿去重新打磨，怎的還沒拿回來？」

宋玉生只見原來蹲在他身前的那名少女，笑着答道：「大小姐，那玉簪婢子昨晚去拿，表少爺說要到明兒早上才能才好呢！」

說話之間，宋玉生巳然用目角餘光，看到二名身穿淡紅色長衫的少女，走了過來。

宋玉生大感不安，正想把頭重新埋到水裏，只聽到那紅衫少女驚咦了一聲，道：「小玉，這人怎麼了？」

那叫做小玉的婢子笑道：「小姐，這個人不知那兒跑來的，婢子們正想要他起來問話呢！」

紅衣少女格格一笑道：「好啊，他竟敢跑到我們的地方來洗澡，果然是胆子不小，小玉，你問過他是島上那一堂屬下沒有？」

小玉道：「沒有，婢子正要問他，小姐便已來了！」

紅衣少女道：「小玉，你叫他起來，我有話要問他，不許他撒賴！」

小玉笑道：「小姐他……」

紅衣少女皺起柳眉道：「他怎樣？」

小玉笑道：「他要我們退開，他才肯起來！」

紅衣少女道：「爲什麼？」

小玉道：「大概……他不願在我們面前出醜啊！」

紅衣少女嬌笑道：「他……一個大男人會怕出醜麼……妳們不都是沒有穿衣衫麼，也不見得被他瞧見了，就失掉了甚麼啊！」

小玉格格一笑道：「婢子也是這麼想，不過，他們男人可不這麼想，就像我們會吃掉了他一般！」

紅衣少女笑道：「是啊，男人大概是怕女人把他吃到肚子裏……」笑聲忽然一歛，冷冷接道：「我看他不是本島的人，小玉，我和她們退開，快給我在旁邊盯着他穿上衣服，不許他溜走！」

小玉嬌笑道：「婢子遵命！」

宋玉生呆了一會，只聽那叫小玉姑娘叫道：「大少爺，你該出來吧？小姐和她們都廻避啦！」

宋玉生早就考慮好了，聞言笑道：「小玉姑娘，你轉過身去好不好？」

小玉笑道：「幹嗎要我轉過身子，就算小婢瞧到你的身子，那也不要緊啊！」

宋玉生沉聲道：「你轉不轉身？」

小玉笑道：「大少爺，婢子如果不轉身，難道你眞的不離開這潭水麼？」

宋玉生冷冷接道：「不錯！」

小玉格格笑道：「婢子遵命便是！」

就在她轉身之際，宋玉生突然一躍而起，隔着丈許遠近，遙遙伸出一指，向那小玉的耳根穴點了過去。

一股指風襲出，那小玉尖叫了一聲，便摔倒在潭邊的地上，白衫敞開，雪白的嬌軀，圓潤的小腹，和那修長的、一雙白玉般的大腿，全在宋玉生眼前展開，如果不是在這等緊急的時光，這幅小玉的美人春睡圖，就會使他血脈賁張，不想再去穿衣服了。

宋玉生剛剛把褲子套上，那紅衣少女已領着七名女婢，飛奔而來。

敢情他們已聽到了小玉的叫聲。

宋玉生不及再穿上衣，抓起金刀，便待轉身疾走！

那紅衣少女脆喝一聲，道：「給我站住……」

眼前紅光電閃，聲到人到，好一手妙絕人間的輕功身法！

宋玉生怔得一怔，那紅衣少女巳嬌聲道：「你把我的婢子怎麼樣了？」

她的語聲雖冷，但臉上却帶着一絲媚笑。

宋玉生濃眉一揚，沉聲道：「在下不過點了她的穴道，一個時辰之後，便可醒轉。」

紅衣少女柳眉一挑，笑道：「小玉在八名侍婢之中，武功機智，算得上第一第二，你能點了她的穴道，足見你一身武功高明得很。」

宋玉生冷冷一笑道：「在下此來，並無敵意，姑娘何必提到武功？」

紅衣少女嫣然一笑，說道：「妾身姓林，小字夢蝶，我爹跟娘，都叫我蝶兒，好啦，別那麼姑娘，姑娘的，叫得難聽的要死！」

宋玉生此刻巴不得早一點脫身，當下笑道：「原來是蝶兒姑娘，在下知道了……」他語音頓了頓，接道：「蝶兒姑娘，這島那裏有船可搭？」

紅衣少女林夢蝶一怔道：「搭什麼船，你……打算幹嗎？」

宋玉生道：「在下泛海東來，不料座舟撞毀，漂泊至此，眼下自然是想找一條船回去了！」

林夢蝶哦了一聲，道：「你要走？」

宋玉生道：「不錯……」

林夢蝶笑道：「那有何難，只要我跟爹爹說一聲，隨時隨地都有船可用。」

宋玉生大爲高興，笑道：「多謝林姑娘了。」

林夢蝶眉梢一揚，道：「你姓什麼，叫什麼？待會兒我跟爹爹提起，總得有個交代呀！」

宋玉生恭聲說道：「在下姓宋，草字玉生！」

林夢蝶道：「宋玉生，宋公子！這名字很好聽嘛！」

宋玉生訕訕一笑，說道：「蝶姑娘過獎了。」

林夢蝶笑了笑，却回頭向那七名女婢喝道：「小玉的穴道，解開了沒有。」

其中一婢，這時正將小玉抱在懷中。

宋玉生張眼望了過去，剎那之間覺得混身一蕩，連忙收回眼神，不敢再看，原來那小玉四肢伸張，活像一隻剝光了的綿羊！

林夢蝶喝聲方歇，那名小婢已搖頭道：「小姐，不知這位公子用的什麼手法，婢子等竟是解不開小玉的穴道。」

林夢蝶怔了一怔，望着宋玉生道：「宋公子，你……你可是用的獨門點穴手法麼？」

宋玉生笑道：「小弟用的乃是師傅隔空打穴的路數，如是你們不知她什麼穴道被制，自然是解不開的了。」

林夢蝶格格一笑道：「宋公子，那就勞你的駕，代小玉解開穴道吧！」

宋玉生轉眼望了望小玉，突然俊面發紅，低頭道：「不必了，在下是點了她的耳根穴，你們只消打她鼻樑、人中兩穴就成了。」宋玉生沒有藏私，那少女只拍了兩下，小玉便長長的吁了一口大氣，甦醒過來。

她手足一轉動，那形態就越發的動人心魄了，此刻宋玉生恨不得跳上去咬她一口！

但小玉却很快的站直了身子，解除了宋玉生的激動的危機。

小玉雙足落地，尖叫了一聲，便向宋玉生奔了過來，粉拳一舉，便搗上他的前胸？

宋玉生濃眉聳動喝道：「姑娘這是做什麼？」

抬手一揮，便想還手。

但他目光接觸到小玉的雪白手腕，和那薄紗掀開的部位，頓時將拍出的掌勢，改拍爲抓，一把將小玉的皓腕提在巨大的掌心之中。

小玉臉色一變，尖叫道：「你胆敢暗算我……我跟你拚了……」

粉頸一低，埋頭便撞了過去。

宋玉生那能容她撞上，右手一摔！白紗飄飛，小玉立足不牢，身子向側面一衝，竟是一頭撞向林夢蝶！

林夢蝶柳眉一皺，輕伸玉手，將小玉的來勢擋得一擋，喝道：「死丫頭，你瘋了麼？」

小玉本是找那宋玉生拚命，不想這一頭竟然錯向小姐撞來，大吃一驚，連忙垂手恭聲低道：「婢子……」

林夢蝶瞧她一派委曲慌張之色，不由得心中一軟，失笑道：「退下去，我不怪你啦！」

小玉喘了口在氣，乖乖的退到一邊。

林夢蝶望着宋玉生微微一笑道：「宋公子，小玉適才冒犯了你，尙請公子莫要見怪。」

宋玉生倒是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了，當下笑道：「蝶姑娘你說了，但不知姑娘應

允在下之事，是否尚肯代爲在令尊台前緩頰。」

林夢蝶嫣然一笑道：「公子，妾身說過的話，自然是算數，怎會不肯！」

宋玉生抱拳道：「有勞蝶姑娘了，在下尚有急事，姑娘可否便去見見令尊？」

林夢蝶嬌滴滴的笑道：「那有何難，不過這也不是一兩句話便可說好，公子何不先到妾身住處歇着，讓妾身稍盡地主之誼！」

宋玉生低頭沉吟，尋思道：「倘是我不前去，只怕她便要反臉不理於我，此島四週皆水，若是無船，我是定然無法離去的了……」他轉念至此，很乾脆的接道：「那我打擾了！」

林夢蝶笑得有如百花齊放，轉身向小玉道：「死丫頭，你們還不快去爲宋公子準備一切麼？」

小玉和另外的七名婢子，聞言竟齊齊發出歡呼，掉頭像蝴蝶般飛奔而去。

宋玉生雙眉皺了一皺，心中有着一種說不出的滋味，但他却無法說將出來。

林夢蝶却伸出玉手，一把拉住了宋玉生結實的手腕，笑道：「宋公子，跟我走啊！」

宋玉生陡然覺得混身起了一陣爆栗，迷迷糊糊的隨在她身後，向前行去。

出了這瀑布地帶，眼前便是一片桃林了。

林夢蝶的纖纖玉指，柔得似棉，宋玉生震悸的心神，終於慢慢的安定下來。

穿過約有十畝桃林，眼前又出現另一片桃林。

在這兩片林木之間，却是一道翠竹圍牆！

兩面桃林如果有什麼不同，那就是牆外的尚未開花，而牆內的則是一片粉白淡紅花朶相間，極爲壯觀。

林夢蝶拉着他越過一重月門進入牆內的桃林。

宋玉生略一打量，極目所見，竟是不見何處有那房舍，當下忍不住問道：「蝶姑娘，妳那居住之處，還有多麼遠？」

林夢蝶笑道：「過了這片桃林，便是妾身的住處，公子耐心着些吧！」

宋玉生暗道：「我不耐心着些又能怎麼樣？」

只是他口中却道：「在下已然兩日未進飲食，是以有些飢餓之感……」

林夢蝶意外的一怔，道：「你怎麼不早說啊？這麼大的男人，怎能够兩天不吃東西呢？看你很精明的，原來却也很傻氣喲……」

突然蓮步迅移，施展了上乘輕功，疾馳而行。

宋玉生巴不得她走快點，以便早些兒抖開她的那隻玉手，眨眼之間，已出了這爿桃林。

宋玉生只覺眼前一亮，立身之處，竟是一處細草如茵，溪流潺潺，繁花似錦，鳥語鶯啼的山谷。

這爿山谷，佔地約有千畝，由他所立之處望去百丈內，紅牆之外碧瓦，房舍樓宇，層次相間，不時昇起幾處炊烟，當眞似是人間仙境一般！

宋玉生不由得失聲道：「好一處人間仙境！」

林夢蝶笑道：「很美麼？」

宋玉生吁了口大氣道：「很美，人間難得一見的美景，蝶姑娘，這是什麼島？你……你等在此住了很久了麼？」

林夢蝶笑着道：「桃花島，你聽說過麼？」

宋玉生心中暗暗叫了一聲：「天啊……」一雙濃眉，不由鎖在一起了。

他這等神色，自然逃不脫林夢蝶的那雙大眼，她芳心之中也撩起了一份憂意，忙道：「你知道桃花島？」

宋玉生長嗯一聲道：「聞名久矣！」

林夢蝶吃了一驚，但櫻唇却撇了一撇，柔聲道：「宋公子，你……想必在武林中很有名氣的！」

宋玉生苦笑了一聲道：「無名小卒，不值得蝶姑娘的一笑……」

他越是這等謙遜，倒是越叫林夢蝶想到他在武林中必是極有聲望！沒等他說完，便道：「宋公子，你能够凌空打穴，還說是無名之輩麼？連我表哥……他都還沒有練到這層境界呢。」

宋玉生忽然笑道：「蝶姑娘，令尊可是『東海神叟』林伯達林前輩！」

林夢蝶一呆道：「你……莫非認得我爹？」

宋玉生搖了搖頭，接着又說道：「這麼說，令堂便是那『幻影……仙娘』杜女俠了！」

林夢蝶見他將自己母親那「幻影魔娘」的魔字，改成了仙字，芳心暗暗喜悅，但口中也謙謙一笑，接道：「公子，家母算不得女俠，而且……也當不得那個仙字啊！」

宋玉生笑着說道：「仙、魔只在一念之間，令堂只要少做幾樁利刦，就會是仙了！」

林夢蝶嫣然一笑道：「宋兄，我們下去吧！」

她忽然改口叫他宋兄，宋玉生暗感越發的難於對付了。

這時，兩人已由山坡之上，進入翠谷之中。

林夢蝶領着宋玉生，由一處矮牆的月門入內，穿過一片花圃，來到一座小樓之前。

小玉正在樓下等候，一見兩人前來，她立即追了上來，嬌笑道：「小姐，一切都準備好啦！」

林夢蝶笑道：「知道啦！」

她緩緩的鬆開手，向宋玉生笑道：「宋兄，先到敞軒用飯如何？」

宋玉生心想，反正是一時間走不開，不如率性大方一些，當即笑道：「在下遵命！」

隨在林夢蝶身後，由樓下的一間敞廳穿過。

轉出屏風，只見一彎半畝方塘，就在跟前，曲折的雕欄虹橋，一直通往池塘中心。

曲橋盡處，便是一棟敞軒亭閣。

敞軒的正中，一張大埋石八仙桌上，擺滿了熱氣騰騰的酒菜。

兩名女婢，恭身侍立桌旁。

林夢蝶領着宋玉生在敞軒中坐定，顧

得既熱情，又殷勤的勸酒勸菜。

宋玉生已有兩天未進飲食，這時對着滿桌美酒佳餚，自然不再客氣，手不停箸，剎那間眞像風捲殘雲，把一桌菜餚全部掃光。

林夢蝶瞧着他那等狼吞虎嚥的神態，不由得芳心暗喜，嬌笑道：「够不够？」

宋玉生摸了摸肚子，朗聲笑道：「酒足飯飽，多謝蝶姑娘了！」

林夢蝶嬌媚的一笑道：「宋兄，你這幾天一定很疲累了！妾身已爲你安排了歇息之處，何不且去小睡一刻，妾身也好去看看爹爹是否有空……」

宋玉生正想拒絕，但他忽然想到，如是自己坐在此處等候，恐怕少不了眼睛要受那些女婢們半裸的嬌軀誘惑，何不且去睡上一覺，圖個清靜呢？

一念至此，便道：「如此打擾，妾身實在不安……」林夢蝶格格笑道：「宋兄這麼說，不嫌生分了些麼？妾身這就爲你引路……」

輕盈的立起，又道：「請啊！」

宋玉生稍作遲疑，終於站了起來。

林夢蝶引着他走向那座大約只有三五間房舍的小樓，沿着外側的扶梯，上了二層。

宋玉生只覺得這樓上的空氣裏，瀰漫着一股十分奇特的，但是又極爲清淡的香味。

這香味使人覺得精神很清爽，宋玉生自然不會介意！

轉過一處迴廊，林夢蝶站在一間甚爲雅緻的書房門前，微笑着道：「宋兄，這是暫作你下榻的地方……」

宋玉生已然約略的打量了一下其中的陳設，只見無窗的兩面牆壁，全是高大的書櫥，每一層都擺滿了一套一套的古書。最裏面的地方，放了一張湘妃榻，右手向外之處，則放了一張紅漆書案。

心中暗道：「這等文雅的地方，對我可眞正不大適合……」

但心中却是不便說出，只微微一笑道：「蝶姑娘，妳這番盛情，叫宋某感激得很……」

林夢蝶伴着宋玉生走進房中，這才回頭向跟在門外的小玉道：「玉丫頭，舀一點熱水，讓宋公子漱洗……」

宋玉生忙道：「不用了……」

但那小玉却已嬌應了一聲，立卽轉身而去。

不一瞬，便捧來了一隻金盆，伺候宋玉生漱洗。林夢蝶並未離去，她却斜倚着書案，在翻閱着一本薄薄古笈。

宋玉生無可奈何的梳洗了一番，凌亂的長髮，束在腦後，衣衫也已穿好，金刀也掛在牆上了，敢情，他已然決心暫且不作急急離去之想。

小玉捧走了髒水，林夢蝶笑道：「宋兄，你且好好的休息一番，妾身這便去探望家父母……」

宋玉生抱拳道：「有勞蝶姑娘……」

林夢蝶明媚的大眼睛一眨，嬌聲道：「宋兄，如果有什麼事，只管要小玉她們去做，不用客氣了！」

宋玉生道：「在下省得，多謝姑娘厚待……」

小樓昨夜渡春風

宋玉生很快的便安靜的睡熟了。

不過，他意識中却做了很多的夢。

他無法判斷這些夢是眞，還是假，但在記憶中却是十分的美好。

一覺醒來，已是初更時分了。

宋玉生伸了個懶腰，掀被而起。

突然間，他一跳就跳回床上，而且，很快的把那床絲被，蓋在身上。

原來，他猛然發覺，自己混身上下，竟然未有寸縷！

他彷彿記得，自己本是和衣睡倒，爲何一覺醒來，却是脫得光光？

宋玉生在床上呆坐了半晌，沉思着究竟是什麼人代自己除去了衣衫。

任令他如何去想，却是想不起那是何人……

門帘輕輕的掀起，小玉那俏麗的身形，突然出現在書房之中。

宋玉生拉了拉覆在身上的絲被，沉聲道：「小玉姑娘，在下的衣衫，放在那裏了？」

小玉嫣然一笑道：「小婢已爲公子另製了一襲新衫，婢子這就前去取來。」

根本不等宋玉生再有表示，她已轉身而去。

宋玉生在心中沉思道：「這桃花島不是善地，她們爲何待我如此之好？這與傳聞中的一切，豈非大大不合麼？」思念未已，一陣脚步之聲傳來。

小玉領頭，身後却有兩名女婢，一人手中捧了一個藤盤，藤盤之中却整整齊齊的放了兩襲新衣。

左邊的似乎是內衣，右邊的則是一件湘綾白色的鑲邊衣衫。

三人進得房來，便一直走到宋玉生臥榻之前，看樣子，乃是要動手爲他穿衣。

宋玉生大吃一驚，連忙揮手道：「你們快把衣衫放在床上……」

小玉見他那等慌張，不由得嬌笑道：「宋公子，你……急個什麼啊？其實，宋公子酣睡之中，一身衣衫，還不是我們代你除去的麼？」

宋玉生心想：果然是你們代我除去了衣衫……

但他口中却道：「蝶小姐呢？她……」

宋玉生本是想問，自己被她擺弄之時，不知那林夢蝶是否也在一旁觀看。只是話到口邊，却又吞了回去。

小玉這丫頭可是聰明得很，聞言知意，立即道：「我家小姐雖然也在，但她却不會動手，不瞞公子說，像小玉等人，不過是奴才之輩，既然奉命服伺公子，當然就用不着有什麼男女之嫌了……」

宋玉生沉聲道：「在下總覺不妥。」

小玉似是並未聽到宋玉生之言，紅着臉道：「而我家大小姐乃是千金之軀，她自是不會不避此嫌，公子這一身結實的肌膚，我家小姐並未瞧到！」

宋玉生暗暗的喘了一口，道：「如此甚好，否則唐突你家小姐，在下就當眞是罪過得很了！」

小玉格格一笑道：「公子，起來穿衣服吧？」

宋玉生道：「什麼時光了？」

小玉道：「初更三刻！」

宋玉生沉吟了一下，道：「衣衫放在此處，不敢勞動姑娘們了！」

小玉猶疑了一下，接道：「公子可是還要再睡？」

宋玉生道：「不錯……」他話音一頓，又道：「姑娘，你們小姐可曾見過島主了？」

小玉道：「小姐尚未回來，公子很急麼？」

宋玉生長嘆了一聲道：「在下歸心似箭……」

小玉不由一怔道：「公子，你……」

她忽然搖了搖頭，不往下再說。

宋玉生却是瞧得心中一楞，暗道：「她為何作出這等神情？難道那林夢蝶存心不讓我離去嗎？」

口中却道：「姑娘為何吞吞吐吐？故作神秘呢？」

小玉機警的一笑道：「婢子不是故作神秘，只是公子這等急於離去，叫小婢好生不解！」

宋玉生道：「在下尚有他事，自然是要急於離去的了！小玉姑娘，你們可否先請迴避一下？」

小玉笑道：「公子又不睡了？」

宋玉生說道：「在下想去拜見林老前輩……」

小玉一呆道：「公子，此刻島主不會見客！」

宋玉生道：「為什麼？」

小玉道：「這個……小婢只知島主不見外客，島上的一切，多由總管凌大爺和表少爺負責，公子就算是大白天去見島主，若無小姐引導，都怕難以見到，何況這等半夜時光？」

宋玉生淡淡一笑道：「原來如此，那在下就先去找那凌大爺談上一談，也無不可！」

小玉臉色竟然一變道：「這……使不得……」

她慌張的神情，盡入宋玉生眼中，倒叫宋玉生大起疑心，當下揮手道：「你們先出去一下！」

小玉柳眉緊鎖，遲疑着不肯離去。

宋玉生臉色一變，道：「姑娘，你們再若不退出書房，在下可要動野了！」

小玉心中一震忙道：「婢子遵命！不過……」

她顯然有着難言之隱，才會這等欲語還休。

宋玉生佯作不知，喝道：「不用多說了！你們快快出去吧！」

小玉無可奈何的招呼另兩名小婢將衣衫放下，三人極不情願的退出門外。

宋玉生取過衣衫，一一穿起。

他原以為小玉所說縫製新衣，非是實情，但此刻穿上身來，方知每一件衣服，都是量着自己身裁所縫！頓時，他心中有着無比的不快，因為要想量取自己的身裁，那必是小玉這些丫頭們，在替自己脫去衣服時幹的好事。

試想，自己乃是大好男兒，却在熟睡之中，任憑這些大姑娘們全身上下，摸來摸去，那是何等的窩囊？

一念及此，他却又想到了一個更為嚴重問題。

自己雖然十分疲乏，却也不該睡得如此之死。

幸而她們未予殺害，否則，一條小命送在這幾個黃毛丫頭手中，豈不是死得不明不白，胡裏胡塗麼？宋玉生想着想着，不禁手心冒出了冷汗！

他敢情已然意識到，那小玉等一夥丫頭，八成在酒菜中作了手脚。

否則，自己不會被她們弄來弄去，却是爛睡如泥，絲毫不知呢。

越想，越冒汗，他回頭一望，尚好那柄金刀，依然掛在牆上。

宋玉生伸手取下金刀，目光之中，迅速的掠過一絲寒意，一閃身，便來到了門邊。

側耳一聽，却聽小玉的聲音在對什麼人低聲說道：「小姐不在書房之內，婢子怎敢容人入內勾留？這傳說之人，想是存下陷害婢子的心腸了……」

她話音未巳，另外有人笑道：「小玉，傳話的人自然是很可靠，妳如是問心無愧，為何不敢讓我入內查看，顯然妳心中有鬼了！」

小玉急急地辯解道：「婢子怎敢？表少爺真要入內，婢子自然不敢硬擋，不過，倘是小姐回來怪罪時，表少爺可要承認啊！」

那男人聲音突然變得很低，道：「小玉，妳……如果答應我一件事，我就不進書房！」

小玉道：「什麼事？表少爺在桃花島乃是少島主的身份，還有什麼事情辦不通麼？」

宋玉生暗道：「原來這個表少爺竟是桃花島的少島主，他怎會忽然要來查看這間書房呢？莫非此人對林夢蝶有什麼恩怨麼？」

他心中轉念，人却慢慢的向後退去。

這時，耳中聽得那表少爺笑道：「小玉，這事非你不可……只因我想抱抱妳，親親妳……」

宋玉生眉頭一緊，暗罵了一聲：「下流！」

門外的小玉却吃吃的笑了起來，顫着嗓子說道：「表少爺，這可不是鬧着玩的，要是讓……讓小姐知道了，小玉的性命可就完啦！你……行行好事，別纏着婢子吧……」

宋玉生根本不用瞧，就可以知道，那個什麼表少爺，一定巳將小玉抱在懷中，大施安祿山之爪，恣意的活動一番。

宋玉生趁着他們此刻必是心神不注意之際，推開了向外的那面窗子，打量了一下四週，猛地雙肩一晃，人如巨鷹而起，向窗外飛了出去。

小樓上除了小玉和那個表少爺尚在拉拉扯扯，另外還有幾名小婢，她們都因表少爺的那等窮兇極惡相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紛紛退到另一間專供她們歇息的小房之中，是的，書房中的宋玉生巳然退去十丈，她們却還沒有一個人能夠發現。

宋玉生巳躍落花園之中，靜靜的隱匿了足足盞茶之久，直到確認四週無人，這才看準一處建築得有如宮殿般的華麗房舍

奔去。

行進那殿堂尚有十丈，宋玉生便發現情況有些不對。

沿着那棟房屋，似乎有着不少暗樁在四下埋伏，任何人要接近那棟房屋，只怕是十分困難！

宋玉生沉吟了一下，決心暫不冒險！掉轉身子，便又奔回花園之中。

雖然他順着一列竹籬野花的小徑疾奔之際，突然在左手的一爿林木之下，出現了一個快若飆風的人影。

宋玉生心中一震，立即停步不進，目光一射，便想找個地方，藏起自己。

但他也不過剛剛移步，那迅若疾風的人影，巳經到了身前。

宋玉生硬起頭皮，定睛望去，剎那間，他不由得大大放心，脫口道：「原來是蝶姑娘！」

敢情這飄飛而來的人影，却是那林夢蝶。

林夢蝶忽然臉色一寒，冷冷喝道：「你是誰？在這裏鬼鬼祟祟作甚？」

宋玉生聞言，不禁呆了。

林夢蝶怎麼突然變得反臉無情了？難道自己離開小樓之舉，却是那等嚴重麼？或者……是那桃花島主「東海神叟」林伯達有意令她如此呢？

宋玉生不安的聳聳肩，道：「蝶姑娘，你這是什麼意思？在下雖然承蒙妳厚待，但姑娘如果覺得挾恩便可脅制左下，只怕姑娘大錯特錯了！」

林夢蝶怔了一怔，忽然失聲道：「你在說些什麼？」

宋玉生道：「在下好教姑娘知道，一飯一衣之德，宋玉生記在心上，但妳可別想打宋某別的主意！」

林夢蝶哦了一聲道：「妾身知道啦！」她忽然又堆滿了笑意，接道：「宋公子，你這等時刻在桃花島中亂走，可是不大好啊！」

宋玉生沉吟道：「在下本是在書房中休息，只因貴島的林少島主竟然要來查看書房，小玉故意與他推三阻四，在下恐怕被他查出，連累了姑娘，只好推窗而出，不想竟在此處遇了上姑娘……」

林夢蝶嫣然一笑道：「公子，那凌少峯乃是妾身的表哥，家父膝下無子，是故他在島上，儼然是少島主了！」

宋玉生淡淡一笑道：「蝶姑娘，你見到令尊了？」

林夢蝶道：「妾身剛從家父處來。」

宋玉生迫不及待的問道：「令尊怎麼說？」

林夢蝶一笑道：「我爹會怎麼說呢？宋公子，你為何不猜上一猜？」

宋玉生道：「這個……令尊八成是同意派出一隻小船，送在下離開此島，是不是？」

林夢蝶格格一笑道：「宋公子，爹爹應允派船，却是不假，只是……」

她住口不語，明明是在賣關子。

宋玉生急道：「只是怎麼樣？蝶姑娘，妳何不快快說出來呢？」

林夢蝶的粉面，在夜色之中有着何等變化，宋玉生並未瞧見，耳中只聽得她格格一笑道：「爹爹說，要派船也得等上三天！」

宋玉生一聽，怔了半晌，道：「為什麼？令尊……蝶，蝶姑娘，妳沒跟令尊提過，在下身有急事待辦麼？」

林夢蝶道：「誰講我沒有說？爹說……爹爹說……」她似乎又在賣關子。

宋玉生却忍不住催促道：「令尊說了什麼？」

林夢蝶道：「爹說，這幾天藍帆帮的人，正在這一帶海面滋事，所以三天之內，本島任何船隻，不許出海，公子要走那也得等到三天之後了！」

宋玉生皺眉道：「姑娘，妳可否領在下去見見令尊呢？也許……」

林夢蝶搖頭道：「家父近年以來，常年難得一見生客，公子想去見他，妾身不敢引路啊！」

宋玉生略一沉吟道：「令尊住在那裏？姑娘倘能指點一下，宋某便親自去見他如何？」

林夢蝶一笑道：「公子，你就委曲在這兒住上三天不成麼？」

宋玉生道：「在下實是有事……」

林夢蝶笑道：「不瞞你說，雖然妾身對你說出家父的靜室何在，只怕公子也見不到家父。」

宋玉生淡淡一笑道：「不妨事，只要姑娘指點方向，在下自有辦法可以見到令尊！」

林夢蝶稍一遲疑，接道：「公子，家父此刻巳然安歇了！你如一定要見家父，明天待妾身為你設法如何？」

宋玉生問道：「為何一定要等到明天呢？」

林夢蝶格格笑道：「公子，你如是此刻打擾了家父，只怕對你尋求船隻離去之事，就大大的不方便了！」

宋玉生道：「依姑娘之意，那是定要等到明日了？」

林夢蝶道：「公子，你且先到妾身住處歇上一夜，明日一早，妾身再去試試怎樣？」

宋玉生長嘆一聲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林夢蝶嫣然媚笑了一聲道：「公子，快快隨我來，免得被我那凌表哥碰見了，可就十分麻煩了！」

宋玉生無可奈何的一笑道：「如此打擾姑娘，叫在下實在是心中不安得很！」

林夢蝶說道：「公子，好像是有人來了……」

宋玉生呆得一呆，林夢蝶巳然伸手將他抓住，斜刺裏疾奔而去。

這一陣疾奔，竟把宋玉生奔得找不出方向了。

林夢蝶這回却是未曾回轉那棟小樓，而是繞過小樓，直趨一旁茅舍。

宋玉生心中疑念叢生，但却因兩人奔行極快，是以未曾問出口來。

那棟茅舍，離開小樓約有里許附近，正在那敞軒的對面，中間除了那畝許方塘而外，還有一排十分茂密的竹林，和一道清淺的小溪。

林夢蝶接着宋玉生到了房舍之前，立即有兩名女婢迎了出來。

林夢蝶不等她們說話，便揮了揮玉手

，道：「快點準備酒菜，我要和宋公子對飲幾杯。」

那兩名女婢，似是早有默契，聞言嬌應了聲是，便轉身奔入屋後。

林夢蝶把宋玉生請進了房舍，宋玉生只覺這屋內的一切，與那小樓之上的佈置，簡直有着天壤之別。

入門後，是個小小佛堂，一個佛龕，一盞長明燈，一隻香爐，一蓆蒲團之外，別無他物。

佛堂的兩側，各有一間暗間，門簾低垂着，也無燈光露出，彷彿其中並無人在內。

林夢蝶在淡黃的燈光之下，展顏一笑，說道：「宋公子，三更已過了，妾身先陪你小飲一杯，然後再送你去客房安歇一宵……」

宋玉生道：「多謝姑娘！」

林夢蝶引着他穿過佛堂，行經一處小的天井，進入第二進房舍之中。

林夢蝶並未停留，兩人迅快的轉入了第三進房舍。宋玉生但感眼前一亮，這第三進的房舍之中，竟是燈火通明。

幾名小婢，正在中間的那間廳房中穿梭奔行。

林夢蝶領着宋玉生進入客廳之中，只見當中的一張八仙桌上，已然擺了四碟小菜，和一壺熱酒。

燈火之下，宋玉生方始發現，林夢蝶並非是白天所見的打扮，而是穿了一襲黑色羅紗，那本是梳起的雲髻，竟已放開，黑黑的長髮，紛披兩肩之上。因此，顯得她那蛋子型的臉，越發嬌媚動人。

林夢蝶眨動着大眼，笑道：「公子請坐啊！」

宋玉生已然抱定了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情，當下大大方方的坐下。

林夢蝶打橫坐下相陪。

一名小婢走了過來，替兩人斟上了熱酒。

林夢蝶纖纖玉手微伸，端起玉盞，低聲道：「公子，妾身一向不善飲，但爲了陪侍公子，妾身只能盡此一杯……」

宋玉生揚眉一笑道：「不敢，姑娘盛情，在下感謝得很……」

他眼見林夢蝶已然乾了杯中之酒，自是不再猶疑，仰頭一飲而盡。

林夢蝶伸出皓腕，爲宋玉生斟滿，笑着說道：「公子賞光，妾身眞個是高興得很……」

宋玉生則是十分豪爽，伸手端杯，又是一飲而盡。他放下玉盞，目光不由得向四週打量。

林夢蝶笑道：「公子，你看什麼？」

宋玉生道：「那小玉姑娘呢？怎麼不見在此伺候？」

林夢蝶低鬟一笑道：「公子，小玉若被妾身那位表哥纏上，只怕明晨之前，再也脫不了身啦！」

宋玉生聽了怔得一怔，道：「爲什麼？姑娘那位表兄，莫非是個……好色之徒麼？」

林夢蝶道：「可不……」

她嬌靨上突現紅暈，低聲接道：「妾身這位表哥，除了對妾身不敢放肆之外，島上少女，沒有人見到他不芳心惴惴不安的……」

宋玉生道：「令尊怎可任令他如此胡爲？」

林夢蝶喟嘆了一聲道：「公子，家父一直把他當作親生子女一樣，自幼就扶養在桃花島，而且，家父更早已有意要他繼承本島基業，難免是太過溺愛，凌表哥弄成今天這等放肆性格，這是最大的原因……」她語音一頓，又道：「公子，試想家父既然一向溺愛放任了他，別人又怎敢多話？」

宋玉生道：「神叟前輩只怕錯了！」

林夢蝶嬌笑道：「誰說不是？但妾身也不敢多話，傷他老人家的心啊！」

宋玉生一怔道：「敢情令尊並不知道這位凌少島主的種種劣績麼？」

林夢蝶道：「如是知曉，那也不會容他再在島上住下去了！」她嫵媚的一笑，接道：「公子，別講他的事了，你多喝兩杯吧！」

宋玉生似乎已然有些微醉，他看看林夢蝶那水汪汪的大眼，和紅彤彤的嬌容，不由得心中一蕩！

他冷冷一笑，說道：「在下已然酒力不勝，蝶姑娘，可否差人將在下送至歇息之處？」

林夢蝶也淡淡一笑，道：「公子不喝了？」

宋玉生道：「不……在下確是有些過量了……」

他口中這麼說，但心中却在暗笑。「莫說這一點點酒，就算再多十倍，怕也醉不到我啊！」

林夢蝶此刻盈盈立起，嫣然作態道：「小鳳啊，快扶公子前去安歇吧！」

一名小婢，應聲前來。

宋玉生連連道謝，拿起金刀，便隨着那名叫小鳳的婢子，移至事先爲他備妥的臥室。

宋玉生瞧出這間臥室的陳設，甚爲簡樸，只有一榻一椅，一燈一桌，心中大大的高興，當下遣走了小鳳，他自寬衣上床安歇。

但他身子放倒之後，忽然覺出有些不對勁。

驀地口中如同火燒般的乾渴，胸腹之間，也覺得甚爲悶脹，炙熱難受！宋玉生不禁大吃一驚，手按床沿，一躍而起！

「噗——通——」一聲，他這一躍，竟然沒有落地，一屁股坐在床上。

此時宋玉生居然連爬起身的力氣都沒有了。

他長嘆一聲，咬牙道：「想不到我宋玉生，竟會栽在這黃毛丫頭之手……」終於氣得暈了過去。

× × ×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宋玉生忽然在怪異的歡暢中霍然醒了過來。

他感到自己的呼吸十分粗重，全身就像連骨頭都酥了一般暢快的。

宋玉生不想睜眼，但他此刻已然覺出，身下所睡的床，不再是那張挺硬的木床，只因伸手所觸，却是那麼柔軟，那麼光滑，而且透出陣陣幽香，使人除了再想多睡之外，別無他求。

他果然又睡了。

不過，這回却沒有睡多久。

只因他在翻身的時候，突然感到，這張散發着幽香的床上，彷彿不止自己一個人。

宋玉生心中暗道：「莫非她們把我跟別人放在一起睡覺麼？這桃花島的人未免太小氣了，怎麼連個客房都不肯多蓋幾間呢？」

方自失笑間，他猛然睜開兩眼。

這一張目，宋玉生驚得一躍而起。

敢情自己的身邊，乃是一堆白得有如羊脂般的白肉。

濃黑細長的黑髮，散披在鴛鴦枕上，在燈光中閃閃發光，長長的眉，挺直的鼻樑，紅得有如櫻桃的小嘴，在勻稱的呼吸中，顯的有着一股叫人心顫的美！

一雙玉臂，藕般的白嫩，擱在枕畔。圓潤的胴體，白的白，紅的紅，一高一低的在輕輕泛動！

胸部以下，半掩在錦被之中，雖然宋玉生跳起來時，把錦被掀開了一半，但他此刻却還瞧不眞切神秘地帶。

少女的閨房，少女的床，加上床上的少女，宋玉生自然已明白這是什麼所在，和這床上的少女是誰了！

林夢蝶的香閨！

自然這床上的少女也是林夢蝶了。

宋玉生雖然看到很多，也想了很多，但這也不過是一瞬間的事而已。

因爲他很快的又爬回了床上。

雙腿接觸到那凝脂般的玉腿，宋玉生心中大大一震！一翻身，拉過錦被，便向身上掩去。

但他這一拉，又拉出了問題……

林夢蝶全身都已露在他的眼前，豐滿的胴體，對男人是一種無可抗拒的誘惑，何況宋玉生已猜出了，林夢蝶與自己之間，只怕早已是不堪想像了，否則，她不會睡得那麼熟，自己也不會感到混身這麼輕鬆……

他既然想通了這一點，當然不會那等虐待自己，跟自己過不去了。

水一般的林夢蝶就在身邊，作爲一個男人，如果放棄這等鮮麗的美味，那才算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傻瓜了！

宋玉生雙目中宛如在冒火，陡然一個餓虎擒羊，將那一隻雪白的羔羊，摟入了懷中。

林夢蝶星眸微張，用那溶得出水來的聲音，發出一陣低嗯，一雙玉臂，頓時張開，像蛇一般纏在宋玉生身上。

剎那間，房中只剩下那動人心魄的呻吟！

× × ×

當一切平靜下來時，林夢蝶開心的笑了。

她咬住宋玉生的耳朶，悄聲道：「你……還那麼急着走麼？」

宋玉生只覺耳根既燙又癢，伸手在林夢蝶錦緞般光滑的肌膚上撫摸着，心中却是喃喃的說道：「誰說我要走？我爲什麼要走……」

但他未等到自己把要講的話講完，忽然大聲道：「什麼？妳要我走麼？」

林夢蝶嬌笑道：「可不？」

宋玉生忽地坐了起來，笑道：「但在下非走不可！」

林夢蝶格格一笑，一把將宋玉生拉倒，兩個精赤赤的身體，又壓在一起，她這扭動着嬌軀，低聲道：「你只怕永遠走不成了！」

宋玉生被她磨擦得混身發脹，難受得很。

但柔情並未擒住他的宛似鐵石的心腸，宋玉生雖是將她抱得緊緊，口中却道：「蝶姑娘，在下決不會在桃花島永遠住下去，最終少不了一別，姑娘又何必計較在下走得早，或是走得晚呢？」

他語音微微一頓，挨着林夢蝶的粉頰，又輕聲地道：「倘是你能早日助我離去，也許在下就能早日重來桃花島與姑娘歡晤……」

林夢蝶格格笑道：「宋大哥……妾身這等稱呼你，不知行不行？」

宋玉生笑道：「有何不可？再親熱些也不得啊！任憑姑娘高興了！」

林夢蝶嬌靨上掠過一絲笑意，呢聲道：「大哥，你想走，妾身當然不敢強留，但是……」

她忽然住口不語，宋玉生大爲着急，忙道：「不過什麼？莫非有人不讓在下離去麼？」

林夢蝶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大哥啊！你想要早點離去，究竟是爲了什麼緣故？不知可否告知妾身？」

宋玉生笑道：「在下也是武林人物，要去辦事，那自是找別人的晦氣了！」

林夢蝶忽然搖頭道：「大哥，你如要去與他人動手相爭，那可更是萬萬的走不得了！」

宋玉生一呆道：「那是何故？」

林夢蝶格格一笑，道：「因爲……因爲……」

她竟然一連說了兩個因爲，却是不將那要說的原因說出來。

宋玉生大爲着急，接道：「因爲什麼？你爲何如此吞吞吐吐？」

顯然，宋玉生有點生氣了。

林夢蝶哈哈笑道：「宋大哥啊！妾身如是說將出來，你最好莫要生氣……」

宋玉生呆了一呆道：「妳快快說出來吧，至於我生不生氣，與你無關！」

林夢蝶道：「大哥，只因你一身武功，此刻已然剩下十之五六了！」

宋玉生呆了一呆道：「妳……是妳下的手？」

林夢蝶嫣然的展顏一笑道：「大哥，桃花島的催春酒，具有三大效用，你都不曾聽說過麼？」

宋玉生道：「我如知道，那也不會放心飲用了！」

林夢蝶道：「是啊！大哥如是知道，果然不會那麼相信妾身了……」

她忽然露出一面幽怨神情，戛然住口了。

宋玉生這一瞬間，竟是覺得心中甚爲不忍，猛地將她壓住，低聲道：「算了！殺戮江湖，滿手血腥，難得有這溫柔鄉可住，我也不再怪妳了！」

林夢蝶大感意外，混身一陣扭動，嗲聲道：「大哥你不走了！」

宋玉生目光之中，又微微的冒出火花

，頓時蠢蠢欲動，笑道：「此時此地，天下又有什麼人捨得走啊……」

剎那間，房中只剩下了陣陣喘息和林夢蝶的呻吟，就在這等欲死欲仙之際，宋玉生面上陡地泛起了一股怪異的神色！

他居然能在這時想起另外的念頭，眞正叫人難信。

林夢蝶正在高度的歡樂狀態之中，自是看不出宋玉生的面上神情，否則，她定然要大驚失色了。

原來宋玉生此刻竟然十分冷靜，面上那興奮的酡紅，業已全部消失。

他冷冷的看了看懷中的林夢蝶，抱在她背後的右手，陡然用力一按，林夢蝶連念頭都沒有轉，只覺命門穴上一震，便自癱在宋玉生的身上。

宋玉生雙手一按，抽身而起，他迅快的穿好衣衫，找到了自己的金刀，搖了搖頭，開門走了出去。

他悄悄的下得樓來，天色已經近五更了。

宋玉生毫不猶疑，展開身形，便向那夜晚不曾險闖入的殿堂奔去。

宋玉生心中已然有了決定，不論有多少人在這房舍四週，他也要硬闖過去！

就在他決心之下，胸中充滿了殺機，舉步向前行去之際，突然一條人影，凌空飛墮！

宋玉生心中一震，凝目望去，金刀陡地舉起……但他却未劈下，只因這飛落身前之人，竟是那與自己有着合體之緣的林夢蝶！

林夢蝶此刻又換回了當日的衣衫，在微微的晨光中，紅得有些發白的長衫，看來却是如此的刺目！

宋玉生劍眉一揚，正要開口喝問她怎地這麼快便已自解穴道，趕來此處，那林夢蝶已然搶先冷喝道：「宋兄，妾身敬重你是一位好漢，但宋兄却是不辭而去，未免太不够意思了！」

宋玉生沉聲道：「林姑娘，她一身武功之高，倒眞是大出在下意料之外，宋某獨門點穴手法，林姑娘居然能够眨眼間便自行解開，若非在下親眼所見，實叫在下難以相信的了！」

林夢蝶的面上忽然地閃過一股詫異的神色，嬌笑道：「你……怎麼啦？什麼時候點我的穴道……」她陡地住口，睜大雙眼，盯着宋玉生，上下打量了一陣，彷彿是看透了什麼似的，冷冷的接道：「宋兄，你目下意欲何往？」

宋玉生心中一連轉了數十個念頭，都想不出林夢蝶爲何剎那間神情變幻的如此之快，當下沉吟道：「在下既不蒙姑娘引見令尊，自然只有前去找他了！」

林夢蝶怔得一怔道：「你要面見家父麼？」

宋玉生道：「不錯！」

林夢蝶道：「家父入定了！」

宋玉生道：「在下可在他打坐之處等候……」

林夢蝶心中彷彿有着什麼心事，不等他再往下說，竟自面現怒意，嬌聲叱道：「宋兄，你要見家父之事，今日包在我身上，但你眼下可得隨同妾身去一個地方一行！」

宋玉生道：「在下如是不答應呢？」

林夢蝶說道：「宋兄如是不應允，妾身只要發出暗號，宋兄就將陷入絕境之中了！」

宋玉生道：「姑娘何不試上一試？」言下之意，那是不信對方能將自己困住了。

林夢蝶冷冰冰的望着他，哼了一聲，道：「宋兄，妾身若非爲了急於想要你明白一件事，這舉手之勞，豈會不敢一試？不過……」

宋玉生道：「不過什麼？」

林夢蝶道：「妾身眼下不想使你誤會，所以，先得解決你我之間的事……」

宋玉生在心中冷冷的暗笑：「妳淫賤入骨，還想在外表上裝模作樣，我才不上妳的當呢！」

他心中雖是這麼想，但口中却道：「在下誤會了姑娘什麼？妳……」

林夢蝶忽然面色一沉道：「宋兄，此間非是說話之所，何不先隨妾身走上一趟呢！」

宋玉生疑遲了一下，暗道：「她莫非又想重施故技，用色相誘我？」

不過，他心中又作出了一個決定，任妳使用何等狐媚手段，自己也決不爲犯色戒！

有了這等想法，他當下哼了一聲道：「好！在下不信林姑娘還有什麼高明手段，可使宋某屈服！」

林夢蝶狠狠的看了他一眼，道：「走吧……」

兩人展開身形，在慘白的晨曦中，直向昨夜曾經兩度風流的小樓奔去。

林夢蝶並非是由門內上樓，而是像宋玉生出來時一般，沿着右側的花木小徑，掩至樓下，然後飛身上二樓。

宋玉生心想，她大概是不願讓手下的人瞧見了，才會躍入樓中，也就不多詢問，但是，容得他上樓以後，可就禁不住被眼前的景象鎮住了。

牙床之上，赫然躺着另一位林夢蝶！

他呆在床前，半晌不知所措。

但身着紅衫的林夢蝶，却已冷哼了一聲，抓起一件衣服，蓋住那床上迷人的胴體，紅着面，回頭向宋玉生道：「宋兄，你看清了麼？」

宋玉生失神的應道：「看清楚了！」

林夢蝶道：「你……可是把她當作了妾身……」

大概她已想到昨夜宋玉生在此作過了一些什麼，是以，害羞的無法說下去。

宋玉生立時心神已略定，皺眉道：「姑娘，這個林夢蝶又是什麼人！」

林夢蝶幽幽的嘆了一口氣，道：「宋兄，你把妾身當作這等淫賤之人麼？」

宋玉生呆了一呆，心中大感懊惱，恨恨的接道：「姑娘！她究竟是誰？居然長得和妳……一般模樣？」

林夢蝶道：「她是妾身的胞妹。」

宋玉生頓時恍然大悟，怪不得她們長得如此之像，而且，他也明白，爲何在瀑布之下，聽得那些女婢們稱呼林夢蝶作大小姐，同時，他也想到，爲什麼這床上的少女，在見到自己時曾經那等驚楞了！沉思間，不禁接道：「姑娘，她……不會也

叫做夢蝶吧！」

林夢蝶螓首微搖，道：「她是夢仙！」語音一頓，又道：「宋兄，妾身要你前來，便是想證明一事，昨夜你不辭而別，乃是大錯特錯……」

宋玉生只把自己恨得牙齦迸裂，仰天長嘆了一聲道：「姑娘，宋某想不到一步之錯，竟是鑄下如此大恨，今後叫宋某怎生見人？」

林夢蝶雙目之中掠過一絲殺氣，但她很快的又搖了搖螓首，低聲道：「宋兄，只要你明白妾身不是那等淫蕩無恥之人，妾身便不枉此行了！」

她語音一頓，接道：「此非善地，宋兄如果不是貪淫之士，還是快隨妾身離去爲是！」

說着，那一雙大眼直勾勾的盯着宋玉生！

宋玉生手中金刀一晃，恨道：「姑娘，令妹穴道在三個時辰之後便自可解，先前在下錯把她當作了妳，方始未下殺手，倘是姑娘不見怪在下說話難聽，令妹爲人，必是十分放蕩，在下如是就此一刀結果了她，不知姑娘會不會記仇在下？」

林夢蝶聞言，却是久久未曾作答，一雙大眼之中，隱隱的現出淚光！

宋玉生不覺的心中一震，失聲道：「姑娘，在下說的話，你聽到了麼？」

林夢蝶眨了眨大眼，深深的吁了口氣道：「妾身聽到了！」

宋玉生金刀一舉，道：「姑娘意下如何？」

林夢蝶道：「夢仙爲人，確如公子之言，但有一椿，此時此刻，却不能將她除去。」

宋玉生道：「爲什麼？」

林夢蝶道：「不爲什麼，只因她是妾身胞妹！妾身決不忍看她橫死此地！」

宋玉生皺着眉道：「姑娘，不是在下多言，她昨夜的舉動，已然沾辱了姑娘的名節……」

林夢蝶忽然嗯了一聲，低下頭去。

宋玉生並未注意她已是面泛桃花，羞不可抑，口中依然接道：「倘是在下並非困居島上，無法離去，方始遇到了姑娘，拆穿此中眞僞，否則，在下心中，豈不是一直把姑娘當作蕩婦之流了麼？」

林夢蝶明知道他所說的都是事實，但芳心之中，仍然有着被辱的忿懣之情，突然，低叱一聲，道：「住口！」

宋玉生怔得一怔道：「在下遵命！」

林夢蝶冷冷笑道：「宋兄，舍妹之事，你最好從此忘却，否則……只怕解你大大不利……」

宋玉生劍眉聳動，心中不解地爲何忽然動怒，脫口道：「姑娘還想爲令妹護短麼？」

林夢蝶終嘆道：「不錯，好歹她乃是我的妹妹，怎可任令她死在妾身眼前？」

宋玉生可以猜到其中原因，當下點頭道：「在下担心的，也正是這一點，以令妹姿色及狐媚手段，匿居島上不出，倒也沒有什麼，倘是一旦容她去至中原，在下猜得出來必將造成武林大禍……」

林夢蝶略一沉吟道：「宋兄，你似乎言猶未盡，但妾身料想的到，所謂武林大禍，無非是一句遁詞，實質上恐怕認爲她要敗壞我們家的門風吧！」

宋玉生道：「姑娘蘭心慧質，果然說中了在下言外之意……但不知姑娘既是明白，又將何以處置？」

林夢蝶搖頭道：「妾身眼下尚未想過此事……」語音一頓，接道：「宋兄，咱們還是先離此地爲是，否則被仙妹的丫頭們碰見，那就麻煩了！」

宋玉生哼了一聲道：「姑娘可是很怕令妹麼？」

林夢蝶道：「宋兄，妾身與她乃是同胞姊妹，自然談不到怕了！不過……她比我小，自幼我就讓她三分，日積月累，遇到任何事情，我都不再跟她爭吵了！」

宋玉生不再多問，微微一笑道：「姑娘，咱們眼下可否去見令尊呢？」

林夢蝶道：「宋兄，家父確是正做早

林夢蝶對宋玉生道：「她是妾身的胞妹。」

課，此刻無法前去打擾，如果宋兄信得過妾身，最好先去妾身那邊小坐一回，過了辰時，妾身再領你去見家父！」

宋玉生道：「在下縱想不允，只怕也是不行的了！」

林夢蝶嬌靨之上，掠過一絲淡淡的笑意，轉身便打窗口躍了出去。

宋玉生含歉的看了床上的林夢仙一眼道：「在下不是丟了妳……只因妳一定是個聲名狼藉的女人……」騰身一躍，出了窗門。

重到那池塘邊的小樓，宋玉生的心情已然大不相同，先前他在這裏時，心中是懷着一份疑慮和一份驚恐，但此刻坐在椅上，却有着無比的安定和舒暢！

林夢蝶很溫柔，但這種溫柔不是放蕩的；使宋玉生覺得這種女人別有一番過人的魔力，叫人減少警惕，在不知不覺中墮入她的溫柔陣中。

不過，宋玉生却已無懼於此，林夢仙的經驗，讓他明白了一點；這個少女，不是屬於那一型的！任令她設計有陷阱，這個陷阱也不會爲自己招來什麼痛苦！

× × ×

辰時甫過，林夢蝶當眞領着宋玉生去到那棟巍峨壯觀的殿堂房舍之內。

宋玉生身入其中，方才覺出這座房舍之大，遠遠出乎他的意料。

當中的那一間正殿，少說也佔地不下畝許，正樑與地面的高度，約有三丈出頭，兩廂的廣廓，也在丈五左右，正殿之中，除了一座神龕之外，香案之前，還有一個虎皮交椅，交椅的兩旁，放了兩張楠木太師椅，靠牆的兩側，則各自排列了不少木椅木炕。宋玉生目光一轉笑道：「姑娘，令尊平日可是在此殿之中接見來訪的朋友麼？」

林夢蝶道：「那倒不是，此殿叫做祖師殿，供的是本島漁家們常以拜禱的海神，家父只有處理本島事務之時，才使用此殿！」

宋玉生道：「原來是桃花島主理事的所在，難怪這等莊嚴了！」

林夢蝶指着大殿後方道：「家父便是住在這大殿後面，宋兄請隨妾身入內！」

轉入殿後，乃是一處十分幽深的天井，兩邊房舍，各有十間，不過此時門窗緊閉，無法看出其中有沒有人。天井的寬度，約在十丈，由殿後到對面那間便殿的距離，則有廿丈以上，但這廿丈距離，在他們兩人足下，只是三兩步之間而已！

林夢蝶踏上後進配殿的台階，便立即放慢了脚步，宋玉生自然也不敢魯莽，小心翼翼的隨在林夢蝶身後，連呼吸都十分細輕。

林夢蝶站在那一排格扇門前，低聲道：「爹，蝶兒可以進來麼？」

宋玉生暗暗的皺眉，忖道：「這位東海神叟林伯達，怎的對自己女兒，還有這麼多規矩呢？」

細思未已，耳中聽得一陣蒼老的笑聲道：「蝶兒，妳跟什麼人一同來見爲父？不會是仙兒吧？」

林夢蝶笑道：「當然不是！」

老人聲音接道：「是誰？莫非不是本島之人？」

林夢蝶格格一笑道：「爹，你老怎知他不是本島之人呢？」

老人聲音道：「丫頭，知女莫如父，倘是此人不是外來客，妳會顯得那麼恭敬和小心麼？只怕妳早已一脚踢開格扇，跳進來啦！」

林夢蝶望着宋玉生眨眨眼，道：「爹，你老別把我說得那麼難聽好不好……」

宋玉生心想，原來她這等神情是故意裝出來的！敢情他們父女之間，融洽得更逾一般人呢！

轉念之間，那林夢蝶已然伸出玉手，將那當中的格扇推開。

宋玉生凝目向內望去，只見這門內乃是一間很大的佛堂，正面神龕，黃幔低垂，香案上烟鼎中青烟嬝嬝，香案之前，一席蒲團，蒲團之上，坐着一位長髮披肩，面容慈祥的白袍老人。

林夢蝶這時已蹲在老人身前，低聲耳語。白袍人一面微笑點頭，一面雙目不停的在宋玉生身上轉動，林夢蝶櫻唇一閉，他竟是哈哈一笑道：「很好，只不知道他的武功比你那表兄如何？」

林夢蝶嫣然一笑道：「當然高明得多嘛……」

白袍老人笑道：「丫頭，那仙丫頭見過他沒有？」林夢蝶怔了一怔，半晌沒有說話。

白袍老人臉上抹過一絲黯然神色，嘸了一口氣道：「蝶兒，說來說去，爲父是把她寵壞了……」

但他語音一頓，立即朗朗一笑，向宋玉生道：「老夫林伯達，宋公子不知可曾聽人說過？」

宋玉生在進入佛堂之後，便已想到一點，這東海神叟八成是位名實相符的神仙中人，是以，他已然消除了極大的敵意。

這時，林伯達向他說出名號，他立即抱拳一禮，道：「晚輩宋玉生，久仰老前輩大名，今日得能拜見英顏，實是生平快事……」

東海神叟林伯達緩緩搖手，笑道：「宋公子不必多禮，一旁請坐……」

宋玉生依然單膝着地，拜了一拜，這才退開兩步。適時一名雙髻小婢搬來一隻錦櫈，宋玉生先道了一聲謝，方始落座。

東海神叟雙眉掀動，笑道：「老夫這桃花島，向例無人胆敢闖入，公子忽然見訪，不知是怎生上岸來的？」

宋玉生略一遲疑，當即將沉舟經過說了一遍。

東海神叟聽得甚是仔細，容到宋玉生說完經過，老人不禁笑道：「藍帆帮主鄧芝龍，乃是不世梟雄，宋公子與他結怨，似是有些不智吧！」

宋玉生聞言怔得一怔，暗道：「桃花島主林伯達，怎的竟是位怕事之人呢？」

林夢蝶這時却嬌聲笑道：「爹，那鄧芝龍的武功，可是很高麼？」

東海神叟說道：「海上羣雄，數他爲最！」

林蝶夢道：「他比爹爹如何？」

東海神叟突然笑道：「爲父麼？遁此荒島之人，自然不必計較什麼名望高下事，鄧芝龍不曾與爲父動過手，武功孰强孰弱，爲父不敢置評！」

顯然，老人有着置身事外之想。

林夢蝶柳眉一皺，叫道：「爹，你老人家莫非……也怕那鄧芝龍麼？」

精叟雙目驀然一睜，寒芒如電，只這一瞬，宋玉生已瞧出，林伯達內力之强當世難有匹敵之人。

但東海神叟迅快的又恢復了平靜的笑容，低聲道：「丫頭，爲父一生，不怕任何人，但也不想强過任何人，妳想激動爲父，那是辦不到了！」

林夢蝶呆了一呆，呶起小嘴道：「爹，女兒說得，十年前你老人家還不是這個樣子嘛！爲何你老人家武功日高，反而更顯得怕事呢？」

東海神叟微微笑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這也算得怕事麼？丫頭，你是誠心擠弄爲父麼？」

林夢蝶道：「女兒不敢……」

東海神叟看了宋玉生一眼，道：「宋公子，老夫並非是個怕事的人，但如在老夫遁世東海數十年之後，爲了那不屑一笑的鄧芝龍再行出山，那也未免太把老夫的身份貶低了！」

宋玉生心中一震，忖道：「原來這老兒乃是爲了鄧芝龍與他身份不當，才這等推諉……」

當下抱拳說道：「老前輩說的不錯，晚輩所以敢於鄧芝龍爲敵，也正是瞧出他並非是什麼能成大器之人，甚至晚輩對於你老說他乃是不世梟雄之言，也有些懷疑呢……」

東海神叟笑道：「宋公子，鄧芝龍確有梟雄之才，不過，此人患在好色貪財，將來的結局，老夫已算定他得不到善終，像這等人即使武功再高，老夫也不便與他動手過招！」

宋玉生道：「老前輩說的是……」他語音一頓接道：「晚輩誤闖貴島，承蒙老前輩不予見責，晚輩甚是感激，不過，晚輩還有一樁不情之請，尙望老前輩肯…」

東海神叟笑道：「什麼事要老夫效力的？」

宋玉生道：「晚輩因爲有事海外，不意覆舟老前輩隱居之處，非但打擾你老，而且也誤了晚輩的行程，晚輩想求老前輩應允暫借一舟，待晚輩事畢之後，親自送還……不知老前輩可否……」

他話音未畢，東海神叟已呵呵一笑道：「這有何難？不過，老夫也有幾句話想問問你。」

宋玉生心中大喜，道：「老前輩有何見教？」

東海神叟又道：「你覆舟之時可有同舟之人？」

宋玉生道：「有！但眼下不知落在何處了！」

東海神叟說道：「他們可也是武林中人？」

宋玉生道：「算得上是……一位是『怒海漁神』顏眞卿，另一位則是『大梢公』徐五！」

東海神叟一怔道：「是顏老兒和徐兄弟麼？」

宋玉生道：「不錯……老前輩認得他們？」

東海神叟道：「老朋友了，焉有不識之理？宋公子，你同行之人，若是他們兩位，老夫覺得你大可不用放在心上，只因他們兩人決不會在水中送命的。」

一刀除魔平浩劫

宋玉生笑道：「晚輩也知道他們不會在水中喪命，但晚輩此刻却想前去，尙望你老借船一用！」

東海神叟道：「宋公子，你想離去，那只要老夫一句話，不過老夫這兒近來甚少有朋友前來，公子何不在此與老夫盤桓幾日？也許……老夫可以助你先將那漁神顏老哥和大梢公徐兄找到呢！」

宋玉生原以爲東海神叟決不會有留客的言辭，但事情發展得大出意外，這位下過禁令，桃花島海上三十丈內不許外人進入的老人，居然不但不曾見怪自己侵入，反倒要挽留自己在島上盤桓，頓時叫宋玉生找不出拒絕的藉口。

他怔了一怔，半晌方道：「老前輩這等厚待晚輩，倒叫晚輩受寵若驚了。」

東海神叟大笑道：「老弟……老夫交淺言深，叫你一聲老弟台如何？你不見怪麼？」

宋玉生抱拳道：「老前輩這等稱呼，眞叫晚輩折煞，那是大大不可的了！」

東海神叟笑道：「老弟，老夫不論你怎麼說，老夫這等稱呼自認却無不當！」

神叟語音一頓，又道：「老弟，你適才的神態，彷彿是奇怪老夫爲何留你在此盤桓麼？」

宋玉生道：「這個……晚輩不敢！」

神叟笑道：「其實，老夫那道禁令，無非是針對俗氣的客人和一些心懷不軌的武林人物所下，像宋老弟這等佳賓，老夫自然不會不許入島的！」

宋玉生沉吟了一下道：「老前輩，晚輩實在是身有要事呵！」

神叟笑道：「你不說，老夫也可以知道，倘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你又怎會向我借船？」

笑聲一頓，目光在林夢蝶身上一轉，又道：「但老夫只要你老弟在桃花島再盤桓數日，想來應是不會誤事的了！」

宋玉生苦笑道：「老前輩不允即日借船！晚輩想走，那也是不行，但……晚輩最多只能在此停留兩日！」

東海神叟笑道：「兩天麼？」

他手撫長髯沉吟而笑，而目光却停在林夢蝶臉上，彷彿此事要取決於她一般！

林夢蝶果然輕啓櫻唇，笑道：「宋兄，你要辦的是什麼事？那等着急麼？」

宋玉生嘆了一口氣道：「正是很急的事……」

林夢蝶道：「甚麼事？宋兄可不可以說出來？」

宋玉生大感爲難的苦笑道：「這……在下却不便說出來，尙望姑娘莫見怪！」

東海神叟笑道：「丫頭，武林人物的許多事，你最好是莫要過問，如是爲父的猜的不錯，宋老弟此行，必是一件十分隱秘之事！」

林夢蝶笑道：「是眞的很隱秘麼？」

她話是應東海神叟的，但一雙大眼，却望着宋玉生。宋玉生道：「不錯。」

林夢蝶低下頭去，道：「宋兄，這事可是有着限定的時刻麼？」

宋玉生搖頭道：「那倒不是，只因在下倘是去遲了，結果就大不相同而已！」

東海神叟笑道：「老弟，你倒是很豁達啊！」

宋玉生一怔道：「老前輩過獎了，晚輩一向倒很淡薄名利二字，是以，一旦眞是遇到人算不如天算之事，那也無可奈何得很……」

神叟點了點頭，說道：「有見解，老弟既能懂得其中道理，看來也不急在一時了……」

林夢蝶歡聲道：「宋兄，你答應留下了？」

宋玉生苦笑道：「令尊前輩如此看得起在下，區區若是不應允，豈非不通人情麼？」

林夢蝶似是有些難以相信他口中之言，但神叟却微微一笑道：「老弟，你果然聰慧過人……」

林夢蝶顯然聽不懂他們兩人對答之意，小嘴一噘，正想詢問，忽然一陣匆忙的脚步之聲入耳，只見一位黃衣老人，大步走了進來。

東海神叟雙眉一皺，望着那急步而來的黃衫老人道：「褚兄何爲如此慌張？」

黃衫老人抱拳道：「兄弟適才接獲東岸弟子報告，有人硬闖本島，並且傷了十名高手，看來非得兄弟等人出手，恐怕無法制服來人！」

東海神叟沉吟道：「來的是什麼人？諸兄可曾查明白？」

褚姓老人道：「這個……傳信乃是用的本島緊急設施，是以未曾說明來犯之人是誰？」

東海神叟目光在宋玉生身上一轉，微微一笑道：「褚兄，你們還不必先行出手，且要他們查明來人是誰之後，再作定奪吧。」

黃衫老人抱拳道：「兄弟遵命……」

轉身舉步，正待離去，忽然發現了宋玉生，不禁一呆，耿耿道：「島主兄，他是何人？」

神叟哈哈一笑道：「這位老弟麼？武林後起之秀，人稱『白衣魔刀』的宋玉生宋公子！」

黃衫老人皺眉道：「他……他是怎生上得島來的？島主啊！兄弟倒眞是弄糊塗了！」

神叟笑道：「褚兄，宋老弟如何上島之事，似是不用你費心，你可快去查明回報！」

黃衫老人道：「屬下遵命！」

轉身大步而去。

東海神叟目送黃衫老人離去，這才笑道：「宋老弟，這位褚兄在武林中被人稱爲『大風刀』，想必你定然聽過人提及的了！」

宋玉生悚然一驚道：「原來是褚明剛前輩麼？」

林夢蝶笑道：「爹，褚伯伯莫非在武林中夙負盛名，人人皆知麼？」

東海神叟笑道：「當然了！褚明剛以十三手大風刀法，馳譽天下，二十年前，提起『大風刀』三字，那眞是叫人不寒而慄……」

林夢蝶道：「爲什麼？」

東海神叟道：「大風過處，天翻地覆，你這位褚伯伯一旦出手，對方必無倖免之人，故而人人都懼他三分！」

林夢蝶笑道：「褚伯伯武功既然這麼高，又怎會跟爹爹來到桃花島隱居呢？」

東海神叟笑道：「其中原因，那也不是一時三刻講的完，反正他隱居此間，乃是出於自願，這些年來，他襄助爲父，却也花了不少心血，桃花島能有今日，他們的工夫，確是沒有白費……」

話音一頓，又道：「丫頭，這些年來，爲父一直不曾對你們講過你褚伯伯的過去，無非是不想讓妳們有了好奇之心，跑去打擾了他的靜參上乘武功的心境！」

林夢蝶道：「蝶兒知道，我不會去問他的！」

東海神叟嘆了一口氣，道：「爲父知道妳心中一定是疑問重重，其實，這些事情，你們女孩兒家不問最好！」

宋玉生這時忽然接口道：「老前輩，那强闖本島之人，晚輩以爲可能是顏老和徐兄……」

東海神叟點頭道：「不錯，老夫也作這等猜想，否則，老夫也不會不許大風叟出手了！」

宋玉生感激的笑了一笑，道：「武林中傳聞桃花島之事，當眞是委曲了老前輩了！」

他此言一出，東海神叟不由得哈哈大笑道：「老夫不在乎外人怎麼講，老弟親眼瞧到，所謂耳聞不如目見，林伯達爲人如何，你們該明白了吧！」

宋玉生道：「晚輩一見你老，就已明白了！」

林夢蝶嫣然一笑道：「爹，外面對桃花島可是說得不大好聽麼？」

東海神叟笑道：「好與壞的分別，非常微妙，別人說好，不一定是好，說壞那也不一定便是壞，因爲一件事不見到全部，說好說壞，都是錯的！」

林夢蝶嬌笑道：「爹，你可是把我說胡塗了！好就是好，壞就是壞，那又有什麼特別道理麼？」

宋玉生笑着道：「令尊說的不錯，好與壞，在我們這等年紀，是無法查看明白的……」

說話間，只見褚明剛匆匆走了進來。

宋玉生忍不住急步上前，抱拳道：「晚輩宋玉生，拜見大風前輩！」

褚明剛皺了皺眉道：「你果然是宋玉生？」

宋不生一怔道：「小弟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老前輩這等神情，可是認爲宋某做錯了什麼事了麼？」

褚明剛道：「閣下倒是不曾做了什麼錯事，不過，閣下的兩位朋友，未免太欺人了一些！」

宋玉生聞言，便知來人果是顏眞卿和徐五了。

他還沒說話，東海神叟已大聲笑道：「褚兄弟，那闖來本島，傷人的兩位，可是漁神和大梢公麼？」

褚明剛怔了一怔道：「島主莫非有了未卜先知之能？那傷人的人，正是怒海漁神和大梢公徐五。」

東海神叟笑道：「未卜先知，談何容易？漁神和徐五，乃是隨同宋兄弟而來，褚兄快快傳令下去，就說老夫請他們入內相見！」

褚明剛聳了聳肩道：「兄弟遵命！」

他轉身而去，宋玉生聽得他在天井中大聲傳令，不旋踵間，那「怒海漁神」顏眞卿和「大梢公」徐五，已然隨在褚明剛身後，走了進來。

東海神叟一見兩人入內，立即起身抱拳，呵呵大笑道：「顏兄，徐兄弟，多年不見，兩位的武功，當眞是精進了了不少……兄弟手下得罪了兩位，尙祈莫怪才是！」

怒海漁神顏眞卿雙眉一挑，當他目光轉到宋玉生身上，見他並無任何不妥，這才哈哈大笑道：「林兄好說了！兄弟冒犯禁令，已是不該，誤傷林兄屬下之人，更是大罪，林兄未曾見責，這眞叫兄弟慚愧得很！」

徐五已深深一禮道：「林島主，徐某這廂謝罪了！」

東海神叟一面還禮，一面笑道：「兩位不要客套，快快坐下講話！」

側門中立即有幾名婢子，端了錦櫈過來。

漁神和徐五告謝就座，宋玉生移步上前相見，笑道：「顏老哥和徐兄受驚了沒有？」

徐五大聲道：「宋兄，兄弟担心的是你可曾受驚啊！海水淹不死兄弟和顏老，只要你平安無事，兄弟可就安心的了！」

顏眞卿微微一笑道：「老弟，你可好麼？」

宋玉生笑着道：「好！一切都好，林老前輩出乎意外的厚待，倒叫晚輩驚喜萬分……」

顏眞卿笑道：「老弟，林伯達是什麼樣的人，別人不知道，老夫不會不知道，只要你在桃花島上，老夫就大大的放心了！不過……」

他忽然看了那林夢蝶一眼，接道：「如果說老夫還有什麼可以担心的事，那就是林兄的兩個丫頭了！」

林夢蝶臉色一變，嬌嗔道：「顏伯伯，你好多年沒有來了，爲什麼一來就數姪女兒了？」

顏眞卿笑道：「老夫說的是實話，妳們姊妹倆，可說是天下最難對付的人了，宋老弟如果住在島上一夜不曾出事，那可是老天帮忙了！」

林夢蝶柳眉一揚，大聲道：「顏伯伯，你說話好難聽啊……宋公子住在這兒，又會出什麼事呢？」

顏眞卿大聲道：「賢姪女，你莫要着急，老夫說的話，絕對不會空穴來風，至少，你那個寶貝妹妹，長大以後，却鬧了不少麻煩……」

他目光轉到林伯達臉上，接道：「林兄，這等事老夫本不該當着你面前說出來，但你林兄太過溺愛了夢仙，這丫頭瞞着你胡作非爲，只怕林兄縱然知道，也是沒有辦法管教了！」

東海神叟搖了搖頭，長嘆一聲道：「顏兄，你好像對老夫的家務事，也知道得不少啊！」

顏眞卿道：「林兄，顏某浪迹東海，雖然很有幾年不曾過訪，但林兄島上一切，兄弟可是瞭如指掌一般，也許這乃是兄弟和林兄的交情不同之故吧！」

東海神叟苦笑道：「顏兄，仙兒所作所爲，老夫其實早已知道了！只因自幼就放任她成了習慣，如今想管，可已管不成了！」

宋玉生在他們對答之時，心中可大大的感到不安，只因林夢仙已和自己有了特殊的善緣，使他覺得自己就如犯了天大的罪過一般難受，是以，他爲了避免他們提到林夢仙之名，便輕聲向坐在自己身邊的徐五，探聽沉船以後，兩人怎樣的來到桃花島經過。

原來顏眞卿徐五並非如宋玉生一般直接從水中走到島上，而是搶了對方的一條船，趕回了沈家門，然後約集了十多位善游之人，駕舟在海上找了一夜，却是未曾找到，最後才由顏眞卿決定，不妨來桃花島上找一找。

宋玉生聽完了經過，正好顏眞卿也談完了林家兩位大姑娘的事，向東海神叟大聲道：「林兄，兄弟與宋老弟同船出海，本是有一樁要事待辦，既是宋老弟平安無恙，老夫倒想向林兄先行告辭了。」

東海神叟笑道：「顏兄，不用忙了，宋老弟已答應爲兄在島上盤桓兩日，顏兄和徐兄又何必吝嗇兩天的時光，急於離去呢？」

怒海漁神似是有些不信自己的耳朶，望着宋玉生道：「老弟，眞是這樣麼？」

宋玉生訕訕一笑道：「晚輩果然允了林老前輩了！因爲……在下只有應允，才能借到林島主的船舶。」

漁神笑道：「交換條件了，是麼？」

宋玉生道：「不錯。」

漁神笑道：「林兄，你打個好精的算盤啊！」

神叟笑道：「顏兄，你這話什麼意思？難道你認爲兄弟沾了宋老弟的光麼？」

漁神笑着道：「也許是，但也可能不是！」

神叟一怔道：「顏兄這是何意？」

漁神道：「兄弟認爲宋老弟不一定上釣！」

目光忽然轉到林夢蝶身上，接道：「蝶姪女倘是不能瞞過仙姪女，結果只怕父要讓你大大失望了！」

神叟臉上突然變色，沉吟道：「不錯，老夫倒是不會考慮及此！」

漁神大笑道：「林兄終於想通了麼？兄弟以爲……」

神叟皺眉道：「你以爲怎樣？」

漁神道：「兄弟和宋老弟應該及時離去！」

神叟呆了一呆，道：「離去麼？」

怒海漁神微微一笑道：「兄弟已然有船，宋老弟不須再向林兄借船，這兩天的約定自是可以不必履行的了。」

東海神叟想了一想，道：「顏兄之意，兄弟並不反對，不過，顏兄和宋老弟此行爲了何事，能不能稍稍透露一點？」

怒海漁神沉吟道：「這個……兄弟對別人不說，但對林兄，自然是不應該隱瞞

的了！」他話音一轉，接道：「兄弟此行，乃是陪同宋老弟去取回一柄小刀。」

東海神叟聞言一怔，道：「取回一柄小刀，什麼小刀呢？」

怒海漁神說道：「說出來林兄一定知道，這柄小刀，乃是武林中傳聞的三寶之一……」

東海神叟道：「武林三寶之一，那是青海塔爾寺的降魔戒刀了？」

漁神道：「正是此刀。」

東海神叟忽然笑道：「顏兄，想那降魔戒刀遠在塔爾寺中，怎會落在東海一帶呢？」

漁神尚未答話，褚明剛已大聲道：「島主，這降魔刀之事，在下也曾聽到一些，據說眼下是落在東海！」

神叟一怔道：「眞的麼？」

褚明剛道：「屬下聽說，那降魔刀乃是由塔爾寺的一位高僧携來東海，眼下知曉此事之人不多，是以尚未引起武林中朋友的注意！」

神叟長長吁了一口氣道：「此事當眞不能讓武林中某些人知曉，否則就要引起了一番殺刼了。」

林夢蝶眨了眨大眼，道：「爹，降魔刀眞是武林三寶，必是十分貴重的了！」

東海神叟道：「那還用說麼？傳說中，此刀非獨可以削金斷玉，並能辟邪避毒，傷人於百步之外。」

林夢蝶伸了伸舌頭道：「那不成了飛刀了？」

東海神叟笑道：「不錯，否則也就不會這樣受人重視了！」

林夢蝶轉頭望着宋玉生道：「宋兄，這降魔刀乃是青海僧人之物，你去取刀這僧人怎會給你？」

宋玉生微微一笑道：「姑娘有所不知，因此刀眼下已然不在青海僧手中了，在下前去正是奉了青海高僧的遺命。」

林夢蝶道：「那位大師死了麼？」

宋玉生道：「圓寂西歸，正是大好歸宿，在這位大師而言，死卽是生，姑娘不必爲他難過。」

然後漁神顏眞卿見他們又把話頭扯遠，當下大聲道：「宋老弟，咱們還是早一些前去爲好。」

宋玉生忙笑道：「晚輩正有此意。」

轉向東海神叟一禮道：「林老前輩，取刀之事，此去宜早，等晚輩事畢之後，再來桃花島與前輩盤桓如何？」

東海神叟笑道：「別的事老夫也不會應允，但若老弟乃是爲了降魔刀而急於離去，老夫如是不允，豈非太以不識輕重了麼？」

宋玉生喜道：「老前輩果然是通情達理得很，晚輩這廂先行謝過。」

施禮之間，顏、徐二人，也已立起。

東海神叟笑了一笑，道：「可要老夫借一條船給你們？也許……你們還得多多找幾個帮手才好。」

宋玉生抱拳道：「老前輩盛情，晚輩心領。」

怒海漁神呵呵一笑道：「林兄，且等兄弟此處事畢，自會陪同宋老弟前來，叨擾林兄蜜釀枇露三罈！」

三人在東海神叟親自陪送之下，去到了海邊。

林夢蝶沒有隨着去，宋玉生覺得有點奇怪，但他並未放在心上，只道是林夢蝶另外有什麼要緊的事兒要辦，所以不來海邊相送。

東海神叟對宋玉生似是特別器重，他不但破例親自送到岸邊，甚至還上了顏、徐兩人駕來的快艇，細心關照，絮絮叨叨的問東問西，足足就擱了個把時辰，方始下船回島。

顏眞卿、徐五看在眼中，以爲東海神叟已選中了宋玉生作他東床快婿，關心照顧，自也是人之常情，用不着大驚小怪的了。

但是，當他們離開桃花島約有一日路程之後，宋玉生忽覺出不大對勁了。

他經過這一日的沉思，隱隱的感到，東海神叟林伯達彷彿是有意在船上逗留，拉七扯八的說來說去，延誤了自己等人的行程。

倘若眞是如此，這中間可就大有問題的了。

宋玉生一念及此，立即找怒海漁神顏眞卿研究，到底這位東海神叟安的是什麼心。

顏眞卿沉吟良久，看看那已然不足兩時辰便可抵達的南燕山，低聲道：「老弟，反正南燕山已經到了，咱們不論那林老兒要了什麼花樣，不會踏上燕山之前，只怕也不會找得到結果……」

宋玉生道：「顏老哥，晚輩就以爲乃是他們會不會搶先你我一步！」

顏眞卿道：「不可能吧？」

宋玉生冷冷的笑道：「很難說……東海神叟在船上之時，已然知曉咱們去至何處，找的何人，他如果要搶先一步，咱們必定無可挽救了。」

顏眞卿沉吟了一陣，突然一掌拍在自己腦門，失聲道：「不錯，這老兒的行動，果然甚是可疑，老朽已經想起，如是他在你我尚在船就擱之際，先行派出一艘快艇出海，然後再以飛鴿傳令，指示他們去到何處，要找何人，豈不是輕而易舉的搶掠在你我之先一步麼？老弟，看來咱們是失策了。」

宋玉生道：「正是如此，老哥，可有什麼釜底抽薪的計較？」

顏眞卿恨恨的頓足道：「來到南燕山以前，咱們只怕想不出更好的計較了。」

坐在船尾的「大梢公」徐五一笑，說道：「顏老，若不是你不許晚生僱舟急行，兩個時辰之前，咱們便已上了那南燕山啦！」

顏眞卿兩腿一頓道：「怎麼？這會兒就不能快點了？」

徐五道：「當然成！不過……」

顏眞卿怒道：「不過什麼？」

徐五道：「南燕山雖已看得到山影，但相距尚在十里之外，晚輩縱然僱舟，至少也得一個時辰方可趕到，如果林伯達眞的要計算我們，遲早似乎也不在於這一個多時辰，晚輩認爲，何不裝作不知，且用這十里多路程，好好的調息一番，準備大幹一場！」

顏眞卿道：「有道理，有道理，咱們也不急在這一時三刻，不妨好好調息，準

備與桃花島一拚……」

宋玉生道：「在下有些想不明白，林島主此舉，却是爲了何故？」

顏眞卿冷笑道：「降魔刀被列爲武林三寶之一，誰人不想據爲已有，林伯達雖然隱居桃花島，但他遇到這等千古神物，只怕也要動心的了。」

話音一頓，又道：「老弟，不管那林伯達居心何在，咱們先行調息一番，也是好事。」

宋玉生笑道：「就依老哥哥……」

當下便在艙中盤膝而坐，運氣調息。

大梢公徐五，仍然在掌舵，但他那一雙虎目，却是瞇成了一條細綫，顯然，他也在養息生機。

約莫是離開桃花島的第二天中午時分，快艇平靜的靠上了東海象山海外的南燕島。

顏眞卿和宋玉生一躍而起，交代了徐五，留心碼頭附近一切動靜，便上得岸去，直奔島上一座廟宇，南燕島大小，只得桃花島十分之一，這座廟宇，建在全島最高的一處山峯之旁，宋玉生記得，那位青海高僧在天台告訴自己之時，此廟之內，只有兩名僧侶，其中一人，便持有那柄降魔刀，至於究竟是誰，那位來自青海的高僧却是未曾言明，便巳傷重而逝。

這時，宋玉生和顏眞卿到了廟前旗桿之下，方始發現，這座廟宇雖然一共只兩進房殿，但形勢却是十分雄偉，背山面海，風光壯觀已極。

山門之上，橫掛着一方匾額，朱書「勅建海天禪院」六個大字。

顏眞卿輕哼了一聲，舉步便向山門行去。

宋玉生却是凝立原地未動。

敢情兩人巳然商量好了，一人入內，一人在外間守候，如果那兩名僧侶中持刀之人，想獨自溜走，宋玉生則可瞧得明明白白。

過了足有頓飯之久，顏眞卿才急步出廟而來。

跟在他身後，是一位年五十上左右的僧人。

宋玉生迎了上去，低聲問道：「怎麼樣？」

顏眞卿搖頭道：「走了……這是海天寺中的香火僧人，老朽問他還有一名僧人何在，據他說昨晚那名僧人尚在，但今早起來，却已不見，迄今未回，是以他也不知那位代僧人去了何處！」

宋玉生皺眉道：「老哥，可曾查看過廟內？」

顏眞卿道：「查看過了，一共只有一間大殿，一間佛堂和四間禪房，老朽絲毫未曾放鬆，除了這位大和尚而外，如果還有一隻老鼠，那也逃不過老朽雙目。」

宋玉生目光閃得一閃，向那老和尚道：「大師傅，另外的那名僧人，是怎麼稱呼。」

這位和尚合十道：「那是法印師兄，小僧法海！」

宋玉生道：「法海大師請了！」

拱手爲禮，只把那法海瞧的怔了怔，忙道：「施主多禮，小僧不敢當得很。」

宋玉生笑道：「大師，在下有一件事，想向大師請敎！」

法海道：「施主請講便是。」

宋玉生道：「大師的這位師兄，是幾時化緣回來的？」

法海算了一算道：「一月之前，方始回轉，施主可是認得小僧的師兄麼？」

宋玉生道：「素未謀面，不過，在下却是受人之托，要將一樁貴重之物轉交令師兄，不想法印大師不在，眞是使在下爲難得很！」

法海道：「施主送來之物，可是定要面交本人麼？」

宋玉生道：「不錯，托我之人曾說：如非本人，決不可取出。」

法海道：「法印師兄不在，兩位若是方便，就在寺中等上一等如何？」

宋玉生見他一派至誠，沒有絲毫虛僞和貪得之心，不由得沉思道：「這法海倒不似刁蠻之人，他既說法印不在，想必不假的了！」

心念轉動之間，心中却道：「大師昨晚可曾聽到貴寺之中，有甚麼特別的聲響麼？」

法海想了一想，道：「那倒沒有，因爲……」

他忽然想起甚麼似的失聲道：「是了！八成小僧是中了別人的暗算了。」

宋玉生大感興趣，接道：「甚麼人暗算了大師，不會是師兄吧！」

法海搖頭道：「當然不是小僧的師兄了！只因昨日黃昏，來了三位香客寄居寺內，只怪小僧貪杯，喝了他們一杯酒，上床以後，就人事不知，恐怕就算天塌下來了，小僧也不會知曉了！」

顏眞卿笑了，他向宋玉生點點頭道：「有意思啦！」

宋玉生道：「令師兄可也喝過他們的美酒？」

法海道：「師兄陪着他們用飯，自然也喝過了！」

宋玉生忽然雙眉一揚道：「一定是林島主派了人來，將法印擄走了！」

顏眞卿道：「不錯，八成是他們幹的好事！」

法海怔怔的望着兩人，問道：「施主，小僧的師兄莫非是被那三位客人擄走了麼？」

宋玉生道：「大概是！大師今晨起來，不知可曾見到那三位香客下落？」

法海道：「沒有見到，小僧只道他們向師兄告辭而去，故而不曾起過疑心，但這時經兩位施主一提，小僧覺得其中果然不妙……」

宋玉生道：「大師，令師兄的禪房何在？可否帶領在下前去瞧瞧？」

法海道：「小僧自當效勞……」

當即領着兩人入到大殿後面的一間禪房。

宋玉生打量這間禪房一陣，皺眉沉吟不語。顏眞卿却是站在門口，笑道：「老弟，這房中一切，有條有理，顯然那位法印大師，根本未曾安歇……」

宋玉生道：「老哥，有一樁事，晚輩甚是不解！」

顏眞卿道：「甚麼事老弟不解？」

宋玉生道：「那降魔刀在他們那一位

身上，連晚輩都不知道，林島主派來之人，又怎能查得明白呢？」

顯然，他是奇怪，林伯達派來之人，爲何不將兩個和尚同時擄走！

顏眞卿笑道：「這有何難？正如老弟適才已然問過，誰曾在一月之前離寺，誰就準定是持刀之人，他們難道不會套出法印曾經離山之人麼？」

宋玉生掉頭看了那法海一眼道：「大師，你可是一直在南燕島未曾離開過一步麼？」

法海合十道：「小僧一十五歲，在莆田削髮出家，廿五歲托缽江南各省，三十五歲掛單五台，四十歲修心普陀，五十歲奉命前來南燕海天禪院，如今小僧已然虛度五十八歲，這八年之中，小僧從未離山一步，施主不信，只消問問島上的漁家，就知小僧所言眞假了！」

宋玉生聞言，只在心中沉思，想不到這個土頭土腦的和尚，却也出身自莆田的南宗的少林。

但是顏眞卿却在聞言之後，臉色一變，沉聲說道：「大師之言，老夫果然相信，不過，有一點，大師似是不曾交代明白吧！」

法海合十道：「施主認爲小僧那一點不曾言明？」

顏眞卿道：「大師的法號！」

法海忽然笑道：「小僧法海，那裏不對？」

顏眞卿道：「大師，你不是法海，你的釋門名號，應該是法廣大師！」

宋玉生聽得呆了一呆，道：「法廣大師！」

顏眞卿笑道：「老弟也聽說過這位以降魔衛道，享譽武林的高僧麼？」

宋玉生看了法海一眼道：「晚輩聽說過這位少林高僧的大名，却不料……」

他語音未已，那法海大師竟是長嘆了一聲，合十道：「顏施主，你是怎麼認出貧僧來了？」

顏眞卿大笑道：「大師，你既能認得出老夫，老夫又怎能認不出你來，降魔行者的右耳後方有痣，左手六指，這等特徵加在一人身上，那自然只有一個人了！」

法廣大師大笑道：「顏老施主的眼力，果然過人，貧僧不承認，那也是不行的了！」

顏眞卿道：「大師，昨夜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位降魔行者法廣大師忽然目光一黯，嘆息道：「老施主，這事說出來眞是貧僧有生以來第一大恥大辱了！」

宋玉生道：「大師之意，可是昨夜發生了什麼極大的變故麼？」

法廣大師道：「正是如此！」他再度長嘆一聲，接道：「貧僧在那三位施主前來進香借宿之時，便已覺出不對，但貧僧並未料到他們乃是爲了貧僧和法印師兄而來，否則，貧僧和法印師兄也不會落入對方手中了！」

顏眞卿道：「大師，來的是什麼人，以大師眼力，似是不難瞧得出來了！」

法廣搖頭道：「慚愧得很，貧僧對這三位施主，却是陌生得很！」

宋玉生道：「大師不認識他們麼？」

法廣道：「他們都是年輕之人，貧僧自到普陀以後，就不曾在江湖上走動，年輕的朋友，是以一人不識！」

顏眞卿笑道：「人雖不識，但能使大師失去知覺的手法，大師總會明白吧！」

法廣大師皺眉道：「貧僧適才說及酒醉之事，乃是眞的，是以……他們可能在那杯酒中作了手脚！」

顏眞卿笑道：「不可能！以大師之能，酒中如果下有什麼蒙汗藥物，大師豈會不知？老朽認爲……酒中不會有藥！」

法廣大師道：「老施主，如果那藥物不在酒中，貧僧又怎會暈迷不醒呢？」

顏眞卿大笑道：「大師，倘是那杯酒本身便是極爲强烈的迷藥呢？」

法廣怔道：「這怎麼可能？如果這酒的本身有什麼迷人之能，貧僧不會事後一些不能覺察啊！」

顏眞卿道：「大師，你想錯了！因爲這種酒的本身，就是以使人迷睡不醒，大師當然不會疑心的了！」

法廣呆了一呆道：「施主是說這種酒很烈，貧僧一旦飲下，就會醉倒麼？」

顏眞卿道：「不錯，這種酒正是十分猛烈！」

法廣大師沉吟了一陣，道：「這是什麼酒？莫非……莫非是桃花千日醉麼？」

宋玉生一怔，道：「什麼？桃花千日醉？」

顏眞卿道：「桃花島主的特製美酒，若非海量之人，一杯下肚，必然沉睡五個時辰。」

法廣皺眉道：「老夫認爲有可能！」

宋玉生道：「看來不會錯的了！他們果然是桃花島派來的了！」

法廣沉思道：「這可就奇了！桃花島爲何派人來此？貧僧與他們又有什麼恩怨麼？」

顏眞卿笑道：「大師，關鍵不在你，而在那位法印和尚身上啊！」

法廣問道：「法印師兄又有什麼不對呢？」

顏眞卿道：「他也沒有什麼不對，所謂君子無罪懷璧其罪，只怪法印不該身懷一柄寶刀之故！」

法廣楞楞的道：「什麼寶刀？法印師兄可從來沒有對我提過啊！」

宋玉生道：「大師有降魔行者之名，不知可曾聽說過武林三寶之一的『降魔戒刀』？」

法廣變色道：「青海塔爾寺鎭寺之寶刀？」

宋玉生道：「不錯，在下受了一位青海高僧，前來此間取刀送回青海！」

法廣道：「刀在何處？海天寺？」

宋玉生道：「說明白些，應是在法印身上！」

法廣合十道：「施主，法印師兄不會武功，他怎地懷有這等神兵利器呢？」

宋玉生道：「正因爲他不會武功，那青海高僧才會把戒刀交給他保管，不然又怎能逃過武林人物的耳目？」

法廣沉吟道：「施主，那位青海高僧可是已然遇害身死了麼？」

宋玉生道：「在下正是最後一位見他活着的人！」

顏眞卿插口道：「大師，法印自己並不知道那把戒刀乃是神兵利器，桃花島主將他擄去，目的只在戒刀，法印的生命，定然不會被害，不過，老夫和宋老弟也不能白跑一趟，少不得要請大師同去桃花島一行，也好能認出那前來進香的三人！」

法廣雙肩聳動，合十道：「貧僧去桃花島並不妨事，但是這位小施主之言，貧僧又怎能相信？倘是他取了戒刀之後，不送去青海而據爲己有，貧僧又何必爲你們塵世爭奪，破我禪靜之戒？」

宋玉生道：「大師說的有理，在下如果也是心懷不軌之徒，豈非要枉費大師跋涉之勞了麼？不過……」他笑了一笑，接道：「大師可以放心，在下若無眞憑實據，只怕見到法印大師之時，他也不會給我了。」

法廣道：「是什麼憑據？施主可以見告？」

宋玉生道：「青海高僧交付戒刀之時，有一句切語，法印大師不聽到這句切語，他決不會將戒刀交出……」

法廣大師道：「如此說來，桃花島擄去法印，豈不是毫無用處？」

宋玉生道：「那也不一定，如果法印大師把那戒刀放在身上，桃花島眼下可能已然取到手中了。」

法廣一怔道：「貧僧未曾看見他懸有戒刀啊！」

顏眞卿大笑道：「大師，降魔戒刀的大小，你可曾聽人說過？」

法廣道：「這倒沒有！」

顏眞卿道：「此刀長僅八寸九分，寬約一寸不到，他若放在衣襟之中只怕大師決然發現不了！」

宋玉生抱拳道：「大師可否移駕同去桃花島一行？」

法廣閉目合十道：「爲了佛門之寶，不落入邪惡之人手中，貧僧縱是打入十八層地獄，也不會皺眉，何況只是陪同兩位施主同去指證一番。兩位施主請在前殿稍候，貧僧去找位村民帮我看廟……」說着，便自轉身而去。

顏眞卿和宋玉生，又把這座小廟清查了一遍，確已認定那法印大師並未將戒刀留在廟中，而是帶在身上，這才出了廟門，等那法廣到來。

過了不到盞茶之久，那法廣大師已領了一位龍鍾老叟同來，交代了他幾句，便和宋玉生等人下山而去。

宋玉生等重回到桃花島時，已是第三天的清晨，他們離開桃花島雖然只有三天不到，但桃花島上的情況，却是顯然有着極大的不同。

他們快艇一到碼頭，立即見到全島都忙着張燈結綵，彷彿正在辦着喜事一般。

宋玉生當先踏上岸去，只見大風叟褚明剛已然急步由遠處奔了過來。

他一眼見到了宋玉生，立即大聲道：「宋老弟，你們回來了麼？島主正在殿中恭候呢！」

宋玉生抱拳道：「褚老，島上忙着張燈結綵，可是有什麼大喜之事麼？」

褚明剛笑道：「正是大喜之事，宋老弟，你要想知曉詳情，還是快去見過島主吧！老朽爲你引路。」

宋玉生道：「多謝褚老……」

當下，褚明剛領着四人，向那祖師殿行去。

褚明剛邊走邊打量法廣大師，似是想認又不敢認，顯然，他是拿不定這位和尚，是否是那降魔行者了。

宋玉生見他時而皺眉，不禁笑道：「褚老，你可認得這位大師麼？」

褚明剛道：「有些眼熟，不過……老朽却不便冒然相認！」

這時，法廣大師已大聲道：「貧僧法廣，老施主與貧僧昔日曾有數面之緣，怎地竟是不敢相認了？」

褚明剛哈哈一笑道：「果然是行者麼？眞是幸會了！老朽因爲多年不曾聞聽行者消息，是以才不便冒認啊！却不料佛駕翩然蒞止，老朽可是驚喜過甚了……」說話之間，已然來到了祖師殿前。

宋玉生笑道：「島主可是在大殿之中嗎？」

褚明剛道：「島主還是在大殿之中候駕……」

五人穿過大殿，直向林伯達的那座佛堂行去。

到了門外，褚明剛並未入內，只大聲道：「宋公子和顏兄等人駕到！」

佛堂之內，東海神叟呵呵大笑道：「有請！」

褚明剛低聲一笑道：「四位快請入內，老朽尚且有事，不便奉陪了！」說罷，轉身疾步而去。

宋玉生皺了皺眉，推開格扇，跨入佛堂。

東海神叟林伯達，依然趺坐在當中的蒲團之上，右手的方位，則坐了一位緇衣老僧，在老和尚的身後，則站了兩名十三四歲的小婢。

宋玉生一行進了佛堂，另外一道門戶之內，立即有人送來四隻錦榥，東海神叟雖未起身，但却抱拳道：「四位請坐！」

宋玉生看了那位老和尚一眼，竟是不理會東海神叟之言，轉頭向法廣問道：「大師，這位可就是法印禪師？」

法廣點了點頭道：「不錯。」

說話間，合十向法印一禮，接道：「師兄受驚了！」那緇衣老僧本是垂目打坐，聞言睜開雙眼，幽幽一嘆，道：「師弟，你又何必趕來？老朽早在十年之前，便知今日之刦，此乃魔道消長關鍵，與其趨避，不若挺身應刦，你如今一來，只怕老衲又將受沉淪之苦了！」

法廣大師笑道：「師兄好說，小弟以力降魔，師兄不用掛在心上，過了此刦，必是師兄大乘功德圓滿之期了！」

法印似是怔了一怔。

他目光在宋玉生等三人身上一轉，突然淡淡一笑，不再言語。

東海神叟臉上一直含着笑意，這時接道：「老弟，有一樁事，老夫知道你要誤會的了。」

宋玉生冷冷的一笑道：「老前輩，在下對你本是十分敬佩！但是……尊駕居然作出昧心擄人刦刀之事，眞叫在下萬分失望！」

東海神叟笑道：「老弟，那降魔戒刀對老夫而言，根本沒有絲毫價值，老夫不

會那等貪心。」

宋玉生回答道：「尊駕人已擄來，刀已到手，說幾句風涼話，果然是得其所哉了！」

東海神叟一連被他頂撞不休，居然毫無怒氣，低聲呵呵一笑道：「老弟，擄人刦刀之言，你只怕用得太重了吧！人在此地，刀也在他懷中，老夫如是像你們說，豈會容得法印與各位相見？」

語音一頓，突然收去笑容，沉聲道：「老弟，你最好先向法印查問明白，然後老夫自會告訴你其他！」

宋玉生怔了一怔，當真走向法印大師身前，低聲道：「大師，那降魔戒刀果眞在你身上？」

法印抬頭看了他一眼，迅快的又低下頭去，不睬不答。

宋玉生呆得一呆暗道：「他爲何不肯理會我呢？」

但他很快的就明白過來，當下笑道：「歸元無二道，方便有多門，大師可否與我方便？」

法印陡然混身一震，失聲道：「施主了來了？貧僧候駕已過百日了。」

話音一落，探手入懷，取出一把摺扇，遞給了宋玉生，接道：「青海故物，小施主可要小心收藏了！」

宋玉生接過摺扇，皺眉道：「大師，這是何物？」

法印合十道：「以爲有，實則無，以爲無，實則有。施主，佛門子弟，只求不落言語，降戒刀何在，却要施主自行去體會了！」

宋玉生呆了一呆，正想打開摺扇，那法印忽然向他搖了搖頭，接道：「施主，收起摺扇，老衲還有話說！」

宋玉生略一沉吟，依言收起摺扇，道：「大師有何佛諭，在下恭候指點！」

法印合十道：「施主，老衲的那位苦禪師兄，可是已經遇難圓寂了？」

宋玉生頓了一頓，道：「那……告訴在下口訣的青海高僧，原來就是苦禪尊者麼？在下眞是意外得很……」

敢情苦禪尊者在中原道上，與法廣大師齊名，被譽爲空門兩大降魔怪俠，是以宋玉生才會這等驚訝了！

這時，在場的人，似乎全都跟宋玉生一樣，對於苦禪尊者之死，都覺得甚爲震悸。

同時，他們已各自深覺不安，因爲法印既稱苦禪爲師兄，則法廣說他不諳武功一事，八成不可靠了。

法印大師在宋玉生語音一頓之際，合十道：「苦禪師兄所習，乃是降魔法門，而老衲雖然也出身青海，但却修的是心靈大法，所以施主不要以爲老衲也是武林中人……」

他作了這等解釋，頓時使衆人大大的喘了一口氣！

宋玉生收好摺扇，緩緩退了三步，目光向東海神叟射去，口中說道：「老前輩，適才晚輩失禮了！」

東海神叟大笑道：「不妨事，只要老弟不誤會老夫，也就夠了！」

顏眞卿進得屋來一直沒有說話，此刻却是大聲道：「林兄，老夫見你島上張燈結綵，莫非是有什麼喜事麼？」

東海神叟道：「不錯！」

顏眞卿道：「林兄有什麼喜事？怎的三天之前，並未聽到林兄提及？」

神叟淡淡一笑，目光在宋玉生身上一轉，接道：「此事在三天之前連老夫也不曾想到，當然無能告訴你顏兄了！」

顏眞卿怔了怔道：「莫非……此事與宋老弟有着什麼關聯麼？」

東海神叟道：「正是有關……」

宋玉生刹那間心中有如懸了十五隻吊桶一般，七上八落，跳個不停。

他笑了一笑，接道：「老夫爲了將法印大師接來桃花島，却惹出了一番變故，和一樁喜慶。」

顏眞卿皺眉道：「什麼變故？甚麼喜慶？」

法廣這時已插口道：「老施主，這番變故，可是與貧僧法印師兄有關？」

東海神叟道：「正是有關！」

他忽地長嘆了一聲，接道：「宋老弟，錯在老夫存了一點私心，想要你老弟更早日來此，而暗中派人先行去了南燕島，只怕老弟抵達之時，非但法印大師早已傷在別人手中，連戒刀也要落入邪惡之人的掌握了！」

宋玉生聽得大吃一驚道：「有這等事？甚麼人敢去驚擾法印大師？」

東海神叟又說道：「錯非老夫派去之人武功高强，結果怎樣，可就眞難於逆料呢……」

顏眞卿沉聲道：「林兄，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何不爽爽快快的說明？」

東海神叟大笑道：「事情十分簡單，藍帆帮主早就釘上了宋老弟，在老夫派人去到南燕島時，他們竟然也派了人在島上等候！」

宋玉生道：「又是藍帆帮？」

顏眞卿道：「鄧芝龍的胆子，可眞越來越大了！」

東海神叟笑道：「鄧芝龍的胆子本來就不小，不然，他怎敢與老夫訂下三日之約？」

顏眞卿道：「什麼三日之約？」

東海神叟道：「鄧芝龍的兄弟，在海天禪院中與老夫島上的護法，約訂在三日之後前來決一死戰！」

宋玉生深深的呼了一口氣，道：「這就是變故了！」

東海神叟道：「正是！這也好，老夫正想借此機會，一舉將這批海盜殲滅！」

顏眞卿忽然搖頭道：「不容易，老弟猜想中，那鄧芝龍自己八成不會前來。」

東海神叟道：「會來！必然要來！」

顏眞卿道：「林兄怎會這般肯定？」

東海神叟道：「他不會放過宋老弟，也不會放過那把降魔戒刀啊！」

宋玉生心中一震，接道：「那是衝着晚輩而來的了！」

東海神叟笑道：「老弟，還有一樁，只怕你更未想到吧！老夫的蝶丫頭，可是選中了你啦！」

此言一出，宋玉生不由得呆了。

顏眞卿、徐五可就同時拍手大笑。

法印、法廣二僧，則喃喃唸佛。

東海神叟目光在宋玉生身上一轉，笑

道：「怎麼，老弟台，你可是看不中小女麼？」

宋玉生臉色鐵青大聲道：「這怎麼可能？在下……並無家室之念，老前輩千萬不可作此決定。」

東海神叟出乎意外的大笑道：「老弟，這可不是老夫作的決定！蝶丫頭要嫁給你，老夫不允也不成，如果老弟不願作老夫的女婿，那也簡單，你可得向蝶丫頭自己去說明！」

宋玉生揚眉問道：「蝶姑娘現在何處呢？」

東海神叟道：「自然是在她的綉樓之中！不過……老夫勸你此時莫要前去！」

宋玉生道：「爲什麼？」

東海神叟道：「老弟，倘是你此刻前去，結果恐怕要鬧出人命！」

宋玉生冷哼了一聲道：「老前輩但請放心，令嬡決無殺死在下之能！」

顏眞卿忽然大笑道：「老弟，要死的不是你，是那林大姑娘啊！」

宋玉生呆了一呆，道：「在下並無傷她之心，如果林姑娘逼我動手，在下也會讓她三分！」

顏眞卿搖頭道：「老弟，你可是不曾想到，林姑娘很可能因你拒婚之事，自盡輕生麼？」

宋玉生訥訥的道：「這個……在下倒是不曾想到！」

東海神叟又問道：「老弟，你還要去麼？」

宋玉生連連搖頭，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晚輩不敢去了！」

顏眞卿哈哈大笑道：「林兄，你們張燈結綵，可就是爲了令嬡于歸之喜？」

東海神叟道：「可不是？」

顏眞卿道：「令婿若是不肯娶你女兒，那又將如何？依老夫看，這些燈綵，莫如暫時不掛！」

東海神叟沉吟道：「這……老夫先得和蝶兒商量一番才成！否則，老夫可別想有一日安寧了！」

顏眞卿說道：「林兄，你跟令嬡商量，並無不可，但兄弟却覺得此事有些過份了！」

東海神叟道：「那裏過份了？」

顏眞卿道：「林兄，兒女的婚姻，像你這等取決，兄弟可是頭一遭看到，這還不過份麼？」

東海神叟道：「顏兄，清官難斷家務事，老夫一向聽任她們姊妹，積重難返，眼下想改變，那已辦不到了！不過，如果宋老弟不允，那可是不啻帮了老夫一次忙了！」

宋玉生道：「老前輩這是何意？」

東海神叟笑道：「她們有生以來，可說是事事隨心所欲，有求必應，如果老弟能拒絕了她，至少這是第一次不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東西，從大的方面講，可以使她明白，天下事決不可能事事隨心，一個人的一生，必須在無數的挫折和打擊中掙扎，然後才能心性堅定，承受得起往後的災難，就小的地方講，則不啻代老夫管教了她們一番，叫她們曉得，有許多事，做父母的也無能爲力……」

顏眞卿道：「林兄，你這番話，可是出自眞心麼？」

東海神叟笑着道：「顏兄，這些話若不出自眞心，何必當着這麼多人說將出來呢？」

他嘆息了一聲，接道：「其實，老夫委實是狠不下心來，否則，豈會忍她們如此任性？說來說去，其錯還是在我……」

宋玉生道：「老前輩明白此點，至少日後也不會再放任她們的了！」

東海神叟笑道：「但願老夫狠得心下來……」

徐五這時忽然尖聲道：「島主前輩，小弟的五臟廟要修啦！」

東海神叟聽得一怔，但立即會意過來，大笑道：「是啊，老夫倒忘了已是午飯時光啦！」

雙掌互擊，立即走來三名小婢。

東海神叟喝道：「要厨下備膳，就在此間食用！」三名小婢應聲而去。

顏眞卿道：「林兄，兩位大師食素，是否要另備食物？」

東海神叟笑道：「顏兄，兄弟已然長齋十年，所以不必另備食品了，只是要委曲三位跟我吃素了！」法廣大師不禁低低的念佛。

法印則臉上露出安詳平謐的笑意，一連說了七句「善哉」！

雖是素席，但並未戒酒，當小婢們送上桃花露之時，法廣、法印不由得同時變色。

只因爲這種酒的厲害，他們已然嘗到了。

顏眞卿一見桃花露，不由得笑了！他看了兩位大師一眼，道：「兩位，那晚上你們可是喝的這種酒麼！」二僧同時點頭，臉上仍然有着忿惱之色。

顏眞卿笑道：「大師，桃花露乃是酒中第一美呀，但却不可不知吃法，否則這美味就變成了迷藥了！」

宋玉生也吃過這種酒的苦頭，聞言笑道：「顏老哥，要怎生吃法才會不醉？」

顏眞卿道：「斤酒斗水冲調之後，方可飲用！否則縱是海量之人，一杯也要醉倒在地！」

宋玉生恍然大悟道：「原來如此！」

法廣大師微微抬目，合十道：「阿彌陀佛！豈非前日貧僧等吃的是未曾冲調的桃花露麼？」

東海神叟哈哈大笑道：「不錯！但今日此酒已然冲調過了，大師不妨痛飲幾杯了！」

宋玉生仍然懷有戒心，不肯沾唇。

但法廣、法印却似是十分喜愛杯中之物，聞言自是放心暢飲，一時間，席上氣氛變得甚爲融洽。

酒過三巡，宋玉生忍不住問道：「林前輩，鄧芝龍來犯之擧，你老打算怎生對付？」

東海神叟笑道：「老夫不用安排，借這個機會若能將藍帆帮勢力摧毀，未嘗不是一樁好事！」

宋玉生聞言一怔，暗道：「他怎可這等大意？」但口中却道：「前輩之見，那鄧氏兄弟却是不堪一擊麼？」

東海神叟說道：「他們不來則已，只要踏上桃花島，老夫管敎他們來得去不得

了！」

宋玉生略一遲疑道：「三天之約，可就是明日麼？」

東海神叟道：「正是明日！」

宋玉生說道：「老前輩，那鄧芝龍與晚輩雖然未曾見過面，但是他手下之人，曾用詭計將在下沉入海底，若非晚輩用那龜息之法走上岸來，此時，早作了魚蝦腹中之物，這等殺身之恨，在下委實難以放過……」

東海神叟道：「老弟之意，可是想親自下手與那鄧芝龍一拚麼？」

宋玉生道：「尚望前輩首肯！」

東海神叟沉吟道：「這個……」

顏眞卿不等東海神叟考慮，大聲道：「林兄，除了宋老弟，老夫和徐五也要報這暗算之仇哩！」

東海神叟看了兩人一眼，忽然哈哈大笑道：「好！老夫同意便是！不過，過了明天一戰，剩下的小女那檔子事，你們可也不能退畏啊！」

三人聞言，先是一呆，繼而同時失聲而笑。

× × ×

這一夜，宋玉生和顏眞卿、徐五兩人一步也未離開！敢情他是害怕落了單，被林家兩位姑娘找上門來。

一夜過去，倒也平安無事，宋玉生總算喘了一口大氣，不過，天亮以後他却想不到會出了問題。

就在宋玉生起身漱洗之際，林家的那位二小姐，竟然出現在他身邊。

宋玉生凝視了她好半晌，方始分別出她是林夢仙！原來她也穿了紅衫，不過，眉目之間，隱隱的流露了一股蕩意。

林夢仙冷冷的笑了一笑，低聲道：「大哥，你好狠心啊！」

宋玉生心想，那徐五尙在房內，妳怎可在門口這等口無遮攔的講話，當下連忙說道：「仙姑娘，咱們先到偏殿中說話如何！」

林夢仙搖搖頭，伸手拉住宋玉生，便向客房的右手花園中行去，口中却道：「大哥，你跟妾身關係不同了，怎可又答應娶我的大姊呢？」

宋玉生暗叫了一聲糟，但口中却道：「姑娘，在下並未應允娶妳大姊啊！」

林夢仙聞言格格的笑了。

她一把將宋玉生按在一處靠近假山的石櫈上坐下，自己挨在他身邊坐定，嬌聲道：「大哥，你可是娶我麼？」

宋玉生一呆道：「誰說的？」

林夢仙笑道：「大哥，你旣然不娶我大姊，那當然是要娶我的了！是麼？」

宋玉生搖頭道：「姑娘，在下從未想過娶妻之事，只怕這中間有些誤會了！」

林夢仙柳眉一揚道：「大哥，你可是怪我那天冒充大姊之事麼？」

宋玉生苦笑道：「沒有啊！」

林夢仙道：「眞的麼？但你爲何不肯娶我？」

宋玉生直在心中暗暗叫苦，忖道：天下那有這等不要臉的女人……硬是要人去娶她……

不過，他口中却說道：「姑娘，在下終日行走江湖，有如萍踪不定，怎能成家娶妻呢！誤了姑娘終身，那可就罪大莫極了！」

林夢仙道：「不要緊，妾身隨同夫君行走江湖，也無什麼不可啊！」

宋玉生陡然腦中轟然一震，暗道：她怎的竟然叫起我夫君來了。這事看來可不得了啦……」

他一面叫苦，一面却在轉動着念頭。

林夢仙則張着大眼，等着他回答。

宋玉生足足想了不下一百個念頭，但却沒一個念頭可以應付眼下的尷尬局面。

結果，他只能夠斬釘截鐵的說了兩個字：「不成！」

林夢仙怔了怔道：「大哥，你還是要娶我大姊麼？」

宋玉生頭大的有如笆斗，怒道：「在下說過不會娶妳大姊！」

林夢仙咭的一笑道：「娶我了？」

宋玉生急得幾乎想跳起來。

但他却迅快的想出了一個辦法，低聲道：「姑娘，今兒那藍帆帮的帮主兄弟要來，在下與他有仇，此戰生死，尙在未卜，如是在下不死，咱們再談其他可好？」

林夢仙搖頭道：「爲什麼此刻不能講呢？」

宋玉生道：「在下此刻要與顏眞卿老哥哥研究如何應敵之策，那有時間再與姑娘多談啊！」

林夢仙格格一笑道：「大哥，你好像很担心打不過那鄧芝龍，是麼？」

宋玉生道：「不錯，是以在下急於去與顏老研究……」

林夢仙微微的一笑道：「旣然夫君有這等重大之事待辦，妾身怎能就擱，不過，妾身要告訴夫君，你大可不必怕那鄧芝龍，只要你應允了妾身的婚事，妾身自有辦法要他們不戰而敗！」

宋玉生聽得呆了一呆，道：「不戰而敗？」

林夢仙笑道：「夫君可是不信？」

宋玉生說道：「在下委實有些難以相信。」

林夢仙道：「夫君，你如果答應不娶我姊姊，我就把他們一網打盡……」

宋玉生吶吶道：「在下本就不曾應允娶你姊姊啊……」

林夢仙突然歡呼了一聲道：「夫君，妾身去佈置啦……」

竟是嬌軀一擰，彩蝶般飛去。

宋玉生抹了抹額際冷汗，長嘆道：「這怎麼得了……」

× × ×

他剛剛起身舉步，突地一聲嬌笑打身後傳來。

駭然一震之下，只見林夢仙霍然未曾離去。

宋玉生眉頭剛皺，耳中已聽到她笑道：「怎麼？宋兄分不淸妾身是誰了？」

宋玉生倒抽了一口凉氣，暗道：「完了！這個竟是林夢蝶……」

林夢蝶說話之間，人已走到宋玉生身側。

她嫣然一笑道：「宋兄，你跟仙妹妹的談話，妾身全都聽到了！」

宋玉生把心一橫，道：「姑娘明白了最好！」

林夢蝶臉色一變，低聲道：「你……眞的願意娶她？」

宋玉生冷哼了一聲道：「誰說我會娶她？姑娘，你們姊妹倆個，眞是不……」

他不要臉三字已到口邊，但終於忍了回去。

林夢蝶咭的笑出聲來，喘氣道：「宋兄，你別不好意思罵，妾身自己也覺得有些不要臉呢！」

宋玉生不由得一怔，深深的吁了一口氣，道：「姑娘，在下身在江湖，不宜成家，姑娘應該明白吧！」

林夢蝶點頭道：「我當然明白！不過，妾身有一句私話，想在這無人時刻，告訴宋兄……」

宋玉生道：「姑娘請說無妨！」

林夢蝶道：「家父對妾身姊妹，一切放任，但只有一樁，却是十分嚴厲！」

宋玉生道：「那一樁？」

林夢蝶道：「未嫁之前，不許離島一步！」

宋玉生頓時明白了林夢蝶心意的大半，沉吟道：「姑娘之意，可是想借委身在下之名，以便離開桃花島？」

林夢蝶道：「正是如此！」

宋玉生嘆了口氣，道：「但不知天下男子極多，姑娘爲何却找上了在下！」

林夢蝶笑道：「宋兄，家父擇婿條件極苛，錯非如宋兄這等英雄人物，家父又那裏會肯？妾身這等做法，也是萬不得已的……」

宋玉生道：「姑娘在島上錦衣玉食，享福得很，一個婦道人家，離島他去，該是多麼不便呢！」

林夢蝶長長的吁了口氣，道：「宋兄，我實在告訴你吧，妾身離去，乃是爲了找一個人！」

宋玉生道：「找誰？令尊莫非不許你去見此人麼？」

林夢蝶點頭道：「可不？」

宋玉生道：「如此看來這人是紈袴子弟了！」

林夢蝶失笑道：「怎麼會？她是我娘啊！」

宋玉生幾乎笑出眼淚來了。

她是爲了找她娘，自己却以爲她愛上了個林伯達看不上眼的男人，無怪剎那間，會笑得腰都彎了下來……

宋玉生緩緩的伸直了腰，道：「姑娘的令堂不在島上麼？但令尊爲何不許姑娘去拜見她呢？」

林夢蝶道：「宋兄，家母與家父反目已有十載，此是家醜，本不應向外人提起，但妾身若不能得到宋兄應允，就無法早日去叩見家母，縱然被宋兄笑話，妾身也不得不向宋兄說出了！」

宋玉生道：「旣然如此，在下倒似是不得不權宜應允姑娘的婚事了！」

林夢蝶嫣然一笑道：「宋兄，妾身並非如舍妹一般之人，你應允了娶我，妾身雖然與宋兄有名無實，但終此一生，妾身不會再嫁他人，見過家母之後，妾身可能要尋一處名山勝境，落髮出家，永伴青燈紅磬了！」

宋玉生皺眉道：「姑娘不可如此……在下與姑娘的名份，出了桃花島便可向天下宣佈，解除名份約束，姑娘遇到適意之人，自是可以再嫁了！」

林夢蝶臉上掠過一絲幽怨之色，低聲道：「宋兄，妾身對名節二字，看得很重啊……」她語音一頓，接道：「宋兄，今日之戰，可能很凶險，仙妹妹說她去佈置，也許不假，如果鄧芝龍他們不大精明，也許仙妹妹眞能得手呢！」

宋玉生聽到林夢仙三字，不由得混身一震，脫口道：「姑娘，令妹那兒，在下怎生交代？」

林夢蝶嘆了口氣，道：「宋兄，仙妹妹的事，妾身根本不敢過問，如何應付，只好由宋兄自己設法了！」

宋玉生暗忖道：「這可好，原來，你也想不出辦法麼，看來，這事只有騎着驢子看唱本，走着瞧了……」

他轉念至此，苦笑了一聲，道：「在下有生以來，尙未遇到比這更爲棘手之事，姑娘，在下逼得先把話說明白，如果令妹當眞惹事，在下迫得無奈，也許就要化友爲敵了！」

林夢蝶幽幽一嘆道：「宋兄，如果事情到了那等地步，一切但憑宋兄放手施爲，不過，妾身見母的機緣，全在宋兄一言啊！」

宋玉生心亂如痲，長嘆一聲，掉頭回到客房之內！

× × ×

巳時三刻甫過，桃花島的碼頭之上，一字排開，停泊了七隻大船。

藍帆招展，在烈日之下，極爲耀眼。

大風叟褚明剛和凌少峯兩人在碼頭上代表桃花島主迎接這批前來赴會的藍帆帮人物。

藍帆帮主鄧芝龍率着他二弟鄧芝豹，以及普陀舵主雲七公、大鹿舵主杜二、帮中護法「子午喪門客」石澄章、賀三娘，大搖大擺的由當中那條船走了下來。

而在另外的六條船上，除了藍帆帮屬下子弟之外，赫然還有其他各大門派的人物。

褚明剛顯得甚爲意外，儘管心中吃驚，却也不便說將出來。

東海神叟和宋玉生等人，此刻已在祖師殿中相候。

桃花島方面人物，除了神叟的兩位閨女，還有另外兩名護法「千手觀音」蕭七姑，「九環劍客」齊白石。

祖師殿本是又高又大，這時除了東海神叟當中而坐，右邊的三席桌椅，全都是虛位以待鄧芝龍等一行人，左邊的兩席，則分由宋玉生及桃花島中護法佔位。

午時正點，鄧芝龍等一行在褚明剛引導之下，進入了大殿。

東海神叟循武林規矩，招呼了他們入席。並爲雙方引見，交代過了幾句客套，便令小婢們送上了酒來。

東海神叟敬過了酒，這才哈哈一笑，說道：「老夫隱居桃花島垂垂數十載，鄧帮主崛起東海，雖然爲時不久，但威名威著，老朽本已十分敬佩，今日竟是找到老夫頭上來了，這倒叫老夫由敬佩變成驚訝了！」

鄧芝龍濃眉一揚，朗聲道：「島主好說，鄧某承担不起！」語音一頓，舉杯乾

了一杯，接道：「鄧某至來，一是爲了拜訪島主，二來則是想向落足貴島的宋少俠索取一柄降魔戒刀！」

他這等開門見山的方式，倒叫東海神叟聽得怔了一怔道：「你不是要爲你那死在南燕島上的子弟報仇麼？」

鄧芝龍大笑道：「島主乃是絕代高人前輩，鄧某胆子再大，也還不配向你老尋仇啊！」

東海神叟不由得哈哈大笑道：「好說！老兄果然不愧是條好漢。」

顏眞卿一聽兩人對答，連忙向宋玉生道：「老弟，這鄧芝龍倒是很厲害，幾句話就把林老兒的氣弄消了！老夫看來，你最好還是快快出面，莫讓他們再多談下去了！」

宋玉生此時也有這等想法，當下當機立斷，突然站了起來，大喝道：「鄧帮主，宋某承蒙閣下瞧得起，不惜大舉出動，前來面找在下，委實深感榮幸，降魔戒刀乃是青海高僧苦禪尊者托我送回塔爾寺去，閣下如想取得此刀，至少先得取了宋某性命方可！」

他忽然出面，倒使東海神叟頗爲意外，楞楞的道：「老弟，這事何不容老夫與鄧帮主商量一番呢？也許鄧帮主並非眞的要奪戒刀呢……」

宋玉生大笑道：「老前輩，就算鄧芝龍不奪此刀，在下也要向他領敎領敎！」

東海神叟道：「却是爲何？」

宋玉生道：「落海之恨，今日必報！哼……」

突然舉步來到大殿當中。

鄧芝龍哈哈一笑道：「宋玉生，你想與鄧某動手麼？」

宋玉生道：「閣下如想奪刀，必得先行勝過在下！」

鄧芝龍正想縱起身子，他身旁的一人忽然笑道：「鄧兄別忙，這一陣且讓老朽如何！」

鄧芝龍道：「白老旣願出手，晚輩自當遵命退下！」

敢情這位老人乃是武當俗家長老白和靖。

他移步而出，向宋玉生笑了笑，說道：「老朽代鄧帮主與你一戰，老弟台小心了。」

宋玉生冷冷一笑道：「武當長老也介入此事，則叫宋玉生意外得很……」

白和靖微微一笑，說道：「何止武當？老弟應是知道，座中六大門派都有人在啊……」

宋玉生嘿嘿一笑道：「你們可也是冲着在下而來？」

白和靖笑道：「不是你，而是那把戒刀！」

宋玉生冷哼了一聲，舉手一拳，搗了過去。

白和靖立卽揮掌相迎，兩人頓時戰在一起。

但三招不到，白和靖竟然變色而退。

在塲之人，無不爲之一怔。

顏眞卿明白，宋玉生的刀法，可稱得上天下無敵，但是在拳掌之上，却不見得有何高明，白和靖收手，其中必有什麼道理。

果然，白和靖突然向宋玉生一抱拳，笑道：「老弟，你的拳法含有天王刀法，想必是天王刀的傳人了！」

宋玉生回答道：「不錯，尊駕問此作甚？」

白和靖笑着道：「司馬皇大俠乃是中原第一高人，旣然老弟是他的傳人，你取去降魔戒刀，必然不會佔爲己有，老夫等人能夠知曉此刀落入司馬大俠弟子手中，自是不必過問，老弟，老朽適才多有得罪了！」

雙手抱拳一禮，竟然退到法廣大師那一席之上坐下。

頓時，六大門派之人，紛紛離座，轉到右面的席上。

鄧芝龍不由得呆了一呆，冷聲喝道：「白老，你……」

他語音未巳，宋玉生突然冷笑道：「鄧帮主，你最好親自出手，與在下決一死戰吧！」

鄧芝龍怒笑了一聲，一按桌面，飛身而出。

右手嗆啷一聲，拔出長劍，口中却叫道：「亮刀！」

宋玉生慢慢的退到席上，取出金刀，身子一轉，目光注定在鄧芝龍身上，大喝一聲，舉刀行了過去。

鄧芝龍寶劍平伸而出，伺機而發。

不過是十步距離，但宋玉生却走得極慢！

他慢慢跨出四步，鄧芝龍竟然覺得有些不對！

一股森森寒意，突地湧向身前。

鄧芝龍心中暗叫了一聲：「不好！」猛然一抖長劍，平直而疾快的向宋玉生刺了過來。

宋玉生雙眉一剔，暴喝一聲，金刀一掠而出！

但見寒光電閃，刀劍相碰，一聲嗆啷之聲過處，鄧芝龍站在原地未動，手中寶劍斜斜下垂，搭在地上。

宋玉生退了兩步，雙目盯在鄧芝龍身上。

久久，這時東海神叟忽然失聲道：「好刀法，眞個不愧天王一刀之名……」

他此言一出，衆人都有些不解，但法廣大師却口宣佛號道：「鄧施主，貧僧巳在爲你默唸往生咒，安心瞑目吧……」

大和尙話音一落，鄧芝龍嘴角巳然鮮血外流！

鄧芝豹驚喝一聲，正待過來查看，只見鄧芝龍晃了一晃，一跤摔倒在地。

誰也不曾料到，藍帆帮主竟是在宋玉生一刀之下，便巳喪命。

鄧芝豹狂吼一聲，直向宋玉生身前撲來。

宋玉生金刀剛剛一舉，那鄧芝豹也忽然倒地不起。

接着，那藍帆帮的人，一個一個的倒在桌上，甚至連白和靖等六大門派之人，也同時撲跌在地！

東海神叟呆了一呆道：「這……是怎麼了？」

顏眞卿皺了皺眉道：「林兄，他們似是中了毒啦……」

東海神叟搖頭道：「怎麼會？什麼人在他們身上下了毒？老夫……」

這時宋玉生却盯住林夢仙道：「林二小姐，這是妳的傑作麼？」

林夢仙格格一笑，說道：「夫君啊，妾身還不是爲了你麼？」竟是盈盈的走了過來。

宋玉生却是搖頭道：「姑娘，妳未免太狠毒了一些！」

東海神叟目光一轉，陡地大聲怒喝道：「仙兒，你快用解藥把六大門派之人救醒！」

林夢仙轉首望了宋玉生，低聲說道：「夫君，你……」

宋玉生喝道：「快取出解藥，救醒他們！」

林夢仙忽然搖頭道：「不！你先答應我啊！」

宋玉生劍眉一剔，冷聲道：「姑娘是在要脅在下了？」

林夢仙道：「不錯……你如不允，那只好讓他們死了算啦！」

宋玉生心中，此刻是火冒三丈，但是他爲了各大門派之人的性命，却是不敢發作。

就在這沉吟之間，忽然，一條人影，閃電般衝來。

宋玉生抬目望去，這人赫然就是凌少峯！

只見他一把抓住林夢仙，沉聲道：「仙妹，妳要宋公子應允什麼？」

林夢仙抖開了凌少峯，怒喝道：「管你屁事，我要他娶我，你聽了不好受，是麼？」

凌少峯忽然臉色一變，說道：「妳……妳要嫁給他？姑丈不是把大姊許給了他麼？」

林夢仙恨聲說道：「是誰說的？他和我……」

她話音未巳，宋玉生己大聲道：「不錯，在下巳應允娶令姊爲妻，自是不能再應允於姑娘了！」

東海神叟聞言，竟是大笑道：「賢婿，你終於應允了麼？老夫總算沒有白費心血……」

林夢仙聞言，可就氣得粉臉煞白，她右手一揚，逕向宋玉生抓去！

宋玉生身形一閃，止待避讓，忽然聽得凌少峯大聲道：「仙妹，妳要嫁給他麼？這一輩子也別想了！」

忽然兩聲慘嚎傳來，只見凌少峯左手亮出長劍，右手把林夢仙攔腰一抱，劍尖由林夢仙後心刺入，更透過兩人身軀，打凌少峯後心露了出來。

兩股熱血，流在一起，兩人的身軀，也在互相糾纏中倒下！

東海神叟睹狀，老眼之中，滴下了凄涼的眼淚，長長的嘆息了一聲，道：「仙兒妳這孽障……孽障……總算妳是死在爲父之前，尙未造成武林大害，否則只怕林氏一門都將因妳永不翻身了……」

他拭了拭淚，忽然振作精神，大聲道：「蝶兒，查明仙兒用的什麼毒物，快將六大門派之人救醒，褚護法，煩你傳令，收拾了大殿之後，老夫爲蝶兒和佳婿完成大禮……」

（全文完）

失意俠士　自暴自棄

短篇武俠故事／凌波·文　可飛·圖

大俠淚



酒舖而能通宵營業，八成不是個好酒舖。

酒舖又有穿紅着綠的女人出現，穿插其間，這是個大可耐人尋味的所在。

別看此地是座小城，可不時有大轎大車經過。因爲，由合肥來此，赴定遠……什麼的，這兒算是咽喉孔道。如果想出省啊，赴蚌埠……這兒又是個必經之地。地方小，可就是四通八達，因此，歇脚啊，找店啊，挺方便。因勢順便，本來由幾個喜歡喝的、玩的、賭的……引開了個頭，後來，越來越具規模，再加本地的有力人士一插手，事情比通都大邑更易經辦，至少，山高皇帝遠。有幾位自命人物的，或者與幾個大地方，大縣城的一勾結，每年，逢上些年禮節敬的，哼，就此越辦就越大了……

也不知人心好賭，也不知是在太多的壓抑之下，無可發洩，人，自然而然的好酒、好賭、好色！

好吧！此地，因此而有了個色色俱備，引君入甕的落脚點來——

打起招魂旛，不怕沒鬼來，八步集就此變成了皖山山路間的一個有名的所在。

這兒是個藏垢納汚之所在。這兒也是個紙醉金迷的銷金窩。不過，這兒不至於有現代的，那麼眩人心目的設施，更不至於能合而爲一啊，此入而彼出啊的塲所。即使是相互往來，可還是酒是酒，賭是賭，色是色的……在一條巷子中，可不在一個地盤內！

酒舖能喝酒賣些下酒菜。能吃飯、吃麵、宵夜，決不至於十二個時辰恭候大駕，當然也分個早午晚市。過了市，祇能將就喝些冷酒就冷菜……上了排門，打開小門，算是過市，如此而已。不過，祇少還是通宵營業。

喝酒沒興，腰中有錢，可以上賭塲，當然可以下院子。一個在東，一個在西，各不相涉，可又有那麼些牽絲扳藤，也就是說有人來勸駕。

祇要你有錢，而手頭運氣又不壞，哈，那可是有您的樂趣，如果身上有值錢的東西，上當舖可極方便。可以當得高，利息比一般更高。還有，問得一淸二楚，別想打什麼馬虎眼。值一百両銀子的，一般通都大邑，有規矩盡當四十両。他們那裏，眞可能當個六七十両……一般利息年息一分二，對不起，他們要二分四，人家半年滿當，他們看人物，有的四個月，有的二個月……

別以爲沒生意，嘿，生意好得要通宵侍候，你說怪不怪？說穿了，是賭，酒、色……帶旺了這個副業。

不理他們發財、倒霉、歡笑、啼哭的事！事實俱在，有了那些個行業，除非是在裏面插手涉足混事的，否則，誰也該吃過苦，更可能有傾家蕩產，上吊抹頸子的大有人在。這，也算不了什麼天大事……眞格的，寫那些個事件啊，寫到幾時才算完？對吧？

這兒是太白居，當然是借了死人的名諱而已，並且，讓人一看就明白，此是沽酒的！簡單明瞭。

早市剛開……有幾個伙計呵欠連連的上下交班。

哦！有個年老的趙三大叔，他可有些不好意思的，走近了那張靠壁角的桌子……此地坐了個醉眼惺忪，滿臉于思的大漢在：「您老……吃些點心吧……」聲音挺低，也挺和善，親熱……分明，咱們的趙三大叔與大漢有些認識。

醉漢看了看三大叔！唉，不對啊，你瞧他這個看人的勁道，就該知道他九成九是醉了——並且，問非所答的：「這兒的酒——越喝——越不是個味兒……」

三大叔可幾乎是聲震四座的叫着：「湯包一客，燒賣四個……」不錯，是早市，該有些點心可買。不過，聲音太大，有幾個早客，可幾乎嚇了一大跳！大叔啊，您老吃飽啦，聲音這麼大。

但是，莫名其妙的，那大漢可是無動於衷的，在對三大叔套熱乎：「眞——我相信——那個水——」分明，大漢想說：酒對水，越對越多……酒味嫌淡。不料，三大叔可連忙接了下去：「要水，成，酒喝多了，嗯，我代您沏壺茶——」

大漢祇能傻了眼望他……有幾個早客可是看清了，三大叔又救了個人。

須知，太白居是唯一的酒舖。當然，沒有個三分霸道，七分的狠氣，再加上二分的財氣，此地，可別想打開招牌做買賣！酒、賭、色……三門全有個狠人作後台。因此，在他們的店中，你可以做你的大爺，祇要你規矩大方，祇要你能出錢化銀，就成。決不能胡作非爲，胡纏蠻攪，還有，在酒舖、賭塲，決不可說他們生意做的不規矩！酒舖賣酒對水，天經地義，當然，也得有個良心……三七對，二八對，不能逾出格……不過，掌酒能賺些外快，他或者會出格，閣下是決不能大庭廣衆的叫。你可以陰聲細氣的對堂倌投訴，馬上還給你個公道。大叫大嚷，對不起，非得把你打個半死，敎訓你不懂規矩不可。

大漢幾乎挨了打，並且，有不少人是眼見過，有三幾個客人就這樣的給打成重傷。有二個……是眞眞的，活活給打死。打死人不怕王法？不怕衙門？各位，上文早巳說過：山高皇帝遠。唉，誰敢多事？其實，也多不出什麼花樣來，說穿了，人死，還不是白死了。

大漢是讓三大叔給救下來了。

不，不成——大漢可站起身來，嗨，撞鬼嗎，人，一爬，爬上了個枱面：「我，越喝……」可憐的三大叔，他得作他的工作，他以爲可以沒事了，那裏想得到大漢會發了酒瘋……看，巳有二個比大漢還大的漢子上去了。三大叔是認得出啊，一個是老闆的妻舅雲四，一個是老闆的心腹打手柯思祥。這兩個是出手最重，而且殺人渾不當回事的兇徒。不能，這個大漢看來挺可憐，無家無室！對下人不壞。而且，他救過本村的胡家少奶——唉，如果沒有他啊，胡家的少奶還不是讓人逼進了風月樓！

三大叔是阻在雲、柯兩人之前：「兩位，兩位，常言道得好：『皇帝也讓酒醉人』。他醉了，醉人說醉話，那能作個準……這位大叔……」

可惜，這位大叔巳大叫大喝的出了口：「酒越來越不對勁，水越對越多，你們請看……看——這，這算是酒……是水！沒酒味！」這一叫，可就通了天，亂了鬨！誰也以爲，這大漢是來攪局的！

「趙三，退下！否則，連你一塊兒打……」那個被人稱爲四狗子的雲四在唬喝着。趙三大叔幾乎跪下了：「四大爺啊，他在咱店中，喝了足足有二天一夜啦……眞能是醉得神智不清了啊……」

「打得他醒醒，治治他的糊塗。」柯思祥冷冷的說。唉，這位柯大爺比雲四爺更陰更狠，打人，可專往死裏打！這樣個醉漢，能捱得起他的打？三大叔眞想哭出來，不料，那位醉爺還不知死期將至，他在招呼雲、柯兩人呢：「您來，來，嘗嘗這個水酒味……」

好了，兩人近了身，兩人全會武藝，更會陰損的折骨擒拿！可憐啊，大漢是莫明其妙的爲兩人一架一托，人，首先給托下了枱面。又不知兩人用的什麼手法，酒客們祇見一條長大人影，似勁箭般投出！

現在，人巳出了酒舖門，雲、柯兩人，宛如大雁掠地的，輕飄飄的落在他左右。三大叔是連忙追出門，哼，讓個人阻住了。看一看清……老人不禁嘆了口氣，低聲嘀咕道：「大爺……你！命中的死星，照上了你的頭啦！」原來，阻住三大叔去路的，正是老闆的三弟，人稱陰間秀才的阮三俊，最狠最辣，最陰最毒的小魔王。

大漢可遭了難啦，兩人把他簡直當了個稻柴梁！翻來倒去的打。本來，醉漢還在說水啊，酒啊，現在，口中說不出酒水

，却嘔出來不少血水。有幾個人更聽見了骨折聲，拳擊聲……人，不像了，漸漸的，站也站不穩了。倒，可人家不讓你「倒」下去！

「你們是人不是，是人不是？」好，看的人中，不禁有了個共同的嘆息聲！咱們，誰也不敢出頭，因爲，怕惹事，怕不能在本鄉本土立脚。可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醉漢被打，打得寃枉，而今打得他如此模樣。也該算了，難道非得把人家打死不可？所以，這兩句是人不是？可眞令看者心凉。不過，當他們看清發言人時，他們又開始心抖了。爲什麼？因爲，來的又是個惹人煩的人！

一個年約廿左右的農家少婦。生得樸實，敦厚，尤其是她的一張圓臉中，兩顆杏核似的眼睛，顯示出精神，更且嫵媚之感。人們可認識啊，是山後橫塘鎭的胡家少奶，山中人娶房媳婦難，出嫁的全冠以少奶的名——何况，胡家本還有些個家財！可惜，胡家少爺什麼也不學，只學個好賭！賭盡了副家產，還欠下了一身的債，他逃了！丟下了白髮高堂、紅顏的妻房。一走，走了個不知去向。

可有人說：她丈夫胡鴻升是死了。讓人殺死在半山間！更有人來向她說親，出身價銀二百兩。那，可以還了她丈夫生身所欠，也能留下老太太的生活度用，但是，少奶是個剛强的人，她寧死也不失節，推了。

大少奶，可以推了親事，可推不開債主啊！債主是聲勢洶洶，她們婆媳兩婦人，能辦得了什麼事？聽聽人家的算計吧！

至少，你欠人債，債主有個打算，嗨，一講出來，幾乎令胡大少奶立即上了吊。原來，她把寶下風月院，可得銀三百兩。

他們說得公道，講得情義，其實，是要她的命，不過，還了一百廿兩債項，他們決不會找她，反正，她不會上賭場，反正——欠不下二茬的債！

大少奶傻了眼。老太太幾乎想到死，想到了賣祖房——僅有的蔽身之所……巧得很，可能是天無絕人之路，也可能大少奶她命不該絕！在趙三大叔的引領下，見到了那個醉漢——當時，他根本未醉，不過，眼神呆呆的，有着些蒼凉之意。三大叔是偶然對幾位老酒客提說大少奶的不幸，讓這位爺台聽見了，而今更看見了大少奶的求告情況。唉！三錢五錢的，能等得多少？他——醉漢命三大叔過來，一出手，就是一百五十兩！三只五十兩的元寶！

大少奶是叩頭，是哭拜……他，苦笑了，笑笑擺了擺手，三大叔老眼不花，看見這位爺台是眼中有淚光。好人，這是個眞正的好人。也因此，三大叔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打馬虎眼，希望解救他。不料，他是無法救，可將個大少奶引來了！她來幹什麼？原來，她還清了閻王債，還剩下二十來兩，大少奶不是貪得的人，她得還他，最主要的是；她得再叩謝這位恩同再造的好人！

她看到了恩公捱打，幾乎給打死；她能不理？別看她是個女的，她比一般男的更正氣，更敢作敢爲！她一個虎撲，她可不理什麼男女授受不親，有夫之婦，無婦之夫的，她的心，犬是不該看錯的。她是掩住了醉漢，她得救人！

果然，她的正氣給那些小人有了個震驚！更可能是她的勇氣令兩個打手怔了怔，停了手。而耳邊依然盪漾着：「你們是人不是？」這幾個字的餘音。

三相公是點了點頭，兩個打手耀武揚威的回進酒舖，很有意思的看了看大少奶，並且透着邪門的笑了一笑。酒舖中，依然生意滔滔。因爲，此地是獨市的生意，他們一無選擇，如此而巳。

三大叔正想走出舖門，事實俱在，現在，祇有一個大少奶，即使她是有幾斤臂力，她那能扶起這個大漢……何况；大漢傷得實在重，不是說咒詛話，他，大有可能，活不到第二個日頭出，這樣個人——好人啊，該怎辦？不想，三大叔，你還沒走幾步，那個陰間秀才又阻住了他：「趙老三，什麼？吃了東家飯，幹西家的活？說實話，不是你對酒眞有些認識，我們能用你……別見趣不知趣！老實說，不是你從中插手打攪，這娘們巳陪了你三太爺睡了幾晚啦……明白乎？嗯——」

趙三大叔可發了火！不，他是有着了自疚之感！我，呃，原來是我害了這位好人的啊——原來，心心計算大少奶的，你三少爺也有份！那麼，如果不是我這個老頭子多事，這位大爺根本不會遭這個無妄之災。還有，他出了錢，救了人，反倒招來了殺身之禍……老頭兒是做人做扁了，不能再忍，老實說：「拚死無大難，討飯永不窮。」不幹了！老頭子老火迸發，把那抹桌的手巾一捋，抖手一摔，摔到了地上：「三少爺，恕老漢不能伺候了！」他，趙三大叔走了。走出了酒舖門，看見前面不遠處，胡大少奶扶了個醉漢，挺吃力……不，簡直是小貓拖了只大老鼠那樣，艱苦困難的，拖一步，走一步。

「大少奶，我來幫你……」三大叔在叫，在追。但是，當他看到了醉漢，現在巳成了半死的人，口角的血沫子不斷的流！面如金紙，雙目緊閉，連個出聲也挺不如意的，他不禁老淚縱橫了。可是大少奶是氣喘吁吁，頭髮披散的說：「不會死，我相信，天，不能沒眼睛……三叔……我……安置了恩公，我去叩頭，我去燒香，我去求神拜佛！我……我一定能讓恩公不死——」

一個被踢出來的人球。可憐，剛剛在大少奶與三大叔之前！此人是衣衫不整。頭面沾血。他又爬起了身，想再走進那個賭館的門，下意識的摸了摸口袋，廢然的嘆了口氣，又回過身來。突然，他算是看清了那三個人。突然，他小跑似的跑了過來……

「三大叔，三大叔……您，啊，打得那麼重啊！慢慢……三大叔，聽說：不知從那裏來了位財神爺……就是他唄！唉，我可是早巳聽到了些風聲啦，這小子不走，遲早有人會買下了他！不想有那麼快……唉……三大叔，我看看，我看看……」

三大叔對此人看了一眼，心中巳有了氣。說甚麼早巳聽到些風聲，你這老小子，我可給了你還少？你有錢，死命的往賭場中送；贏了，死不走。輸了，還讓人討厭，十次有九次，正是讓人架出來——那有好的。就是讓人打出來！就如今天。好，輸

清輪光了？這才想到了肚子，怎辦？求三大叔……一碗麵，一壳酒；；而今，想看，看個甚麼啊！

「眞……三大叔，我，可是家傳的跌打！」

哦，倒是眞不錯，這個康糊塗是個世醫。實在，他如果不是天性好賭，他是滿可以行醫治病的……三大叔該作主了！「大少奶，我看，讓他看看——」

「我會淸晨求神，黃昏拜佛……我不理山路有多難走，就算會摔死了……我也會走，我也得求……我想，天，天公必不會如此懵懵……」

「求天？唉，我的大少奶啊，求人不如求己，求天不如求人啊！天，您會相信天，老天幾時有個理的？放下，放下，讓我看看……」

「求神，拜佛……」可憐啊，大少奶是人急求佛啊，而且，一個大刺激的，令她有了些失魂之感。她目下祇有一個想法，將不幸的命運，交託付天神仙佛。所以，她是根本不理有人，即使有人能看顧，目下如此之情况下，她能信？她能聽？三大叔是了解的，不過，他不能如大少奶那麼的沒頭顚倒，他放下了傷者……大少奶是一個人，依稀是在拖……拖……拖着人走去她毫無目標的路……

康糊塗是在按脈，他有些皺眉！面色十分的莊嚴。奇怪，他看來完全不像個猥崽被打的賭徒，而是一個正襟危坐的名家醫士！翻過來，又翻過去……「幸運，還是打得不準？又或者他守護得法？肌肉鬆浮，手軟脚軟，看來，唉，說不出個名堂來……」

「康糊塗，你能醫？」

「能！」這個能字，是等了很久很久才吐出來的。

「眞，你能救恩公？」大少奶不知甚麼時候，她的魂回了竅。因此，她走回去，她看到了康糊塗的切脈、推按，然後，她聽到了一個「能」字。她十分興奮……

「可是，我得收錢。」

「我給你，我還有廿幾兩！你看！」大少奶取出了那個手帕包：「大爺！能救……我……」她想全推給了康糊塗。可讓三大叔攔住了！「糊塗，不是我不信你的醫術，我不能信你的人……你好賭，賭得天昏地黑，我怕你會誤了醫人的事，走，算是我趙三求你——我替你叩頭……醫好了人，我，除了這廿幾兩銀子，我還有十來兩的棺材本，全給你……祇是，得醫好了人……」

康糊塗不禁流淚了！唉，我能，幾時有人代我流幾滴淚？看看，地上的大漢……他苦笑了笑，「你這傢伙，憑些甚麼？有錢？你——」他搖了搖頭。正色的對趙三大叔道：「唉，就算我醫，也得藏身，也得不讓人知。眞，他不死，有人可心中不舒暢的啊！」

趙三大叔、大少奶可怔住了。不過，他倆可是豁出去了。眞，他倆是心中全有一本賬，此公之所以落得如此不幸，幾乎送命，全是爲是自己。

胡老太是當大翳子漢子是自己的兒子般看待！雖然有康糊塗的家傳醫術，更仗趙三大叔的奔走來回。藥方對症，醫術更靈。可惜，得有食補。三大叔不理年老力衰，竟然上山去打野味！

大少奶是洗刴烹調。看得出，他們是當大翳子是神般的看待——不過，大翳子越來越陰沉了。當他發覺自己在這些樸實的人手中，過着如此的日子。他不言，他不語，祇是請他們別太痲煩。還有，他要脅他們，如果不聽他話，他要麼自殺，要麼立時就走！

趙三大叔、胡老太太，胡大少奶……即使那個糊塗也點了頭。藥依然得敷，得服用，還得擦、按摩……應該的，大翳子點了頭。過份的，他不會屈服！好在，命，看來保得了啦。他們也不必過份令他不高興。

總而言之，順他的心，如他之意。

奇怪的是：糊塗是越來越高興……有時候，他在笑，在唱歌……低聲如哼着徽調——有好幾次，胡老太太不客氣的問他：「攪甚麼鬼？」他祇是裝了個鬼臉笑！

胡老太可向趙三大叔說了。並且，担心其中有沒有鬼？不想，老太太這一提，三叔可變了面——

他細細的聞了聞藥渣中的味……又看，看大翳子的傷勢……他仰頭望天——一咬牙，他是打了個主意。

「糊塗，現在咱們可以打開了天窗說亮話……」

「就該如此。嗯，不打開，不透氣？眞怕鱉出了病。」

「雲老四來找過你了？」

「對啊！」斯文大方，若無其事……糊塗看來是假糊塗，還是裝糊塗？

「出價多少？」

「二百兩……」

甚麼攪的，出價！二百兩！說甚麼？打啞謎？

「你賺少了？」

「我沒說！」

「那你爲甚麼不出手——」

「好，你不問，我也不想講。問了，不講也不像個話。接住——」月光下，見康糊塗往腰上取出一張紙來：「這是醫方……藥方，您取下了，以後，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照方配藥……」

「你說甚麼？」趙三大叔隱隱然有些明白了！他這是故意的反問一句。

「你該知道，我不能與他們鬥！我可更不肯害人。害個好人！說句老實話，不賭了十來天。我，可看清了自己，還不是只禽獸！雲老四說，用藥讓他死，事成了，他的一切，全屬於我的。另外，紋銀二百兩……哈哈哈，這位大爺的腰中，金葉子少說也值個幾萬……」

「你——我看他……」

「用得着我偷看？我代他換藥，按摩！我能看不出來……但是，老趙，我答應了雲四，其實，我是一推一天，一推二天……我明白，我永不能推到完，就算送他走……唉……，老趙，他們還是能夠追上去殺——」

「那不必關心，我，有辦法，祇要江南天鷹鏢局路過此地，我會求他們，把這位大爺護送出去……」

「我是料到你會走這一着，祇怕他們不肯放鬆。不，祇要大少奶——唉，老趙

，我眞想用藥……」

「甚麼意思？你……」

「藥死了她！天下太平……」

趙老三他响不出聲了……他看了康糊塗一眼。他心中明白，這實在不是個糊塗主意，但是，能嗎？

「大鬍子是個好人，我，是個廢物。大少奶又拜神求佛，說天有眼睛……其實，天，有他媽的眼睛？我，敷衍雲四，我等死……眞，老趙，我一輩子糊塗，數三看四，實買大壓小……贏了錢，笑！永不想住手！最後，明知是一定會輸光大吉，奇就奇在，這個骰子聲宛如魔音！吸住我心靈。好，輸光了，死膩活賴，讓人打出門……就因爲我懂得跌打、療傷，這才沒死。其實，我活着有啥用？死了，不就是死了！害人，能幹啥？不，反而，我在等死，反而，覺得死，可能是件好事！」

趙三大叔一把抱住了康糊塗哭了。他也說：柯思祥也與他開過談判，要我殺了大鬍子。非但太白居重新請他回去，並且，另加白銀二百兩……他巳一口拒絕！說實話，累大鬍子挨打，累他幾乎送了命，他能再出賣個好人——對，糊塗啊，你說對了，死，對咱們老人，眞可能是件大好事……

「你們想死了？」是陰惻惻的聲音！說實在，在這個烏燈黑火……不，四週一片暗黑的所在，月光巳開始下降……天，說明未明，是個最尷尬的晨光，來這麼一聲陰陽怪氣的說話，楞大膽吧，也能嚇一跳……何況：他倆心中有事，看了看清發話人……兩人祇有苦笑的份。以爲是雲四，或者柯思祥，不料，來的是阮三俊！

「趙老頭，您是該知道的，三少爺素來爲人，最不喜歡的是甚麼？而對付最可惡的人，用的是甚麼手段？本來，我不想將事情傳出去，唉，常言道人怕出名豬怕肥啊。這才託你們。而且，又不是白託人。而你倆竟敢如此的不受抬擧！哈哈哈……」笑得是可怕、恐怖兼而有之。「你以爲我沒了你們，就不能辦事？嗯……」說着，說着，他是慢慢的，踱着步般，走了過來……

站定了。阮三俊倏的眼露兇光的，一聲冷笑。「嘿」的一聲，祇見他手起掌落，有一塊大山咀石筍，爲其一掌砍下了塊掌大山石。這是示威！但也令兩個老人，有所驚凜之感……然後，阮三俊微微一笑。這個笑啊！比老虎對羔羊的笑更殘忍，更可惡。他斯文淡定的問道：「那一個先死？嗯……」

趙三大叔苦笑了笑：「誰也活不了……見到太陽的時分啦，誰先誰後還不是一樣？」

「啊……」阮三俊手起掌未落，而一聲慘號傳來，祇見一個披頭散髮的少婦奔來……「不可殺他——我，跟你走，我跟你走，成了嗎？成了嗎？」

是胡大少奶！不過，人人突然有了種毛骨悚然之感。是的，是她，但是，她面上有着血痕……分明，她自毀面容，然後，她來了：「三少！你……要我，我來了！何必多殺無辜？我——到今天——才算眞正的明白——女人禍水。唉！我，爲了我，毁了丈夫，而今，您看，三少——」

阮三俊是冷酷的人，人稱陰間秀才。但是，他是永不會想到讓自己看到這樣的場面……血，他見得多，有時候，別人的血，他會嫌流得少。可是，今天……這血……他竟然有了個凜然之感。何況？她在叫，她自己承認自己是禍水。然後，她跪在地下……她似膜拜鬼神般，向阮三俊叩頭，請求：「帶我走吧！帶我走吧……」

她之所以爲自己看中她，因爲，她美。現在，一件美好的物品，她，自己用手毁壞了！而且，毁壞得多慘：「爲甚麼？爲甚麼？」阮三俊突然狂吼！不知甚麼一來，他眼中透露出一點星光。不，是野獸的火花。獰笑了，他一手抓起了胡大少奶！他咬牙切齒的說道：「不理，不理，我，依然要你，一次，一次也好——」

這是魔鬼的呼叫，他幾乎發了狂……他也不理此地是甚麼所在，他開始撕破胡大少奶的衣服……突然，他手抖了，也可能……鄉下的粗布較厚較粗，堅韌有力，他撕不下去了。他——越來越沒有力……他，奇怪了，但再看了地下的血痕滿面的少婦！他叫了，他抖戰，全身抖戰！咦，爲甚麼，但會越顫越厲害，越抖越不能遏止了。

搅甚麼鬼啊？阮三俊他突有所悟的大叫：「雲四、柯七！出來……出來……」可憐啦，他是叫兩個人也會氣喘吁吁。這分明是爲人陰勁毁了穴……四顧無人，難道是他……他……

遠處傳來三聲呼應，分明是雲四，柯思祥。咦，兩人在幹甚麼？兩人是脚步無力，走路浮泛。並且，面上有着痛苦的顏色……這可是出了甚麼事！

「痛——心痛——」雲四在叫。

「我，週身乏力……我……」柯思祥更不對，說不滿二句，他整個人無事端端的扒跌在地……現在，阮三俊自顧不暇，他可是個有頭腦的人，看出來，他們巳爲人暗算了。不過，幾時受的偷襲？還有，誰？是他，他看了趙三大叔一眼。可是，趙三大叔的眼神比他更惘然。不會是他，難道是他，康糊塗？可憐的是；康糊塗睜着一對渾黃的眼球，有些明白，又有些糊塗的望着大少奶……

對，祇有她爲自己抓着——不過……她如果眞的有驕人的功夫，那麼，她又何必自毁面容？她大可出手，不，早就該出手了。苦肉計？不見得吧——不，無論如何！該拉貓當狗，先冒她一冒……但是，當他希冀與她有所分說之時，不對，她巳昏厥過去了。當然，因爲自己的意欲施暴，令她一口氣回不過來！

那麼是誰呢？

「前輩，大俠，請你現身——」阮三俊這厢叩頭了！叩頭了……」可惜啊，但現在是殺氣盡去，威風盡斂。因爲，他知道自己爲行道的俠義中人，看到了自己的兇行劣爲，對自己下了陰手，點了暗穴。甚至於大可以是自己的死穴！試問；人，那個不怕死的！

更有可憐的事，就是你聲嘶力竭的叫，而根本沒人理會。三個可憐人，面面相覷，誰也沒氣力再嚷再叫。連起身走路的神兒也沒了。你看，那有多可憐？

「誰呢？」趙三大叔與康糊塗在問。

誰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不過，他倆是兩個上了年紀的人，看着那個可憐而又可怖的大少奶，心中眞不知是個什麼味兒。這一道道的血痕，依然有鮮血在流出，加上一種激忿與苦痛之交迸情感，令她處於半瘋狂的狀態。口中是囈語，而說的是：「女人是禍水——」反來覆去，就是這句話！——老人的情感，即使比較遲鈍可也爲這種椎骨刺心的血淚語，刺激得泣不成聲。

「醒醒！醒醒——」

「我沒死……我……活着……」

「唉，大少奶，天殺的，可惡的瘟神是走啦，遭了報啦！大少奶……」康糊塗可笑了。

天是亮了！他們是你拖我拉的，將大少奶拖入了自己的屋中。胡老太是個勤儉人，即使在她家道富裕時，她也是黎明即起。今天，她老人家剛起身不久。她剛在奇怪，一向勤儉持家的媳婦，那會沒起身？還沒引火升灶？當兩老將個媳婦拖入來，她看清目前的一切，老人是再沒法遏住自己的難受。爲什麼？媳婦將張好好的臉蛋，劃成滿面的血痕。而且，口中唸唸有詞：「女人是禍水——」

半晌，在薑湯、加上康糊塗的藥材的驅壓下，去了邪火，也祛了些寒火……人，漸漸的老實……！可是，胡老太太心細，唉，家中吵得落花流水，即使是借居的，那位恩公大爺，那會若無其事的？該去看看——老太太剛移步向那恩公的房門時，奇怪，媳婦宛如見了鬼，也如上了身那樣，跳起來阻住了婆婆！

中年文士對大鬍子說：「難道還不能將過去的事忘掉？」

「不，不，婆婆……他……走了……他走……」

什麼事啊？那麼激動，那麼緊張，爲了什麼？嗯，其中有鬼……問！得問出個端倪來！

媳婦的口中却又念念有詞：「女人禍水……」

你該有些明白了，這件事可能與大鬍子有些關連了，可是，有什麼樣的關連呢？不，還是得開門，媳婦是一口死咬，恩公走了——就算走了，總得有個打算、看顧……因此，即使是媳婦死命的阻止……但是，她，依然推開了門。呃，祇見一個高大的身形，斜倚在竹床。他的雙眼無神地注視着窗外……

「恩公……您——」

「別叫他，他……他——」媳婦在哭泣着，當大鬍子看見了大少奶的臉容時；他不禁苦笑了，笑：「你罵吧，如果，你必需罵了才能心頭痛快的話——」

「我——該罵你什麼？是我的不是……」突然，她的說話十分流利了：「我們窮人，吃的是粗糧糠菜，但是，我們的行爲如眞人。我們吃的低卑，我們道說仁義。我們決不會悖義叛道……我們敬你，謝你，我們是出乎本心。但是，我們決不賣……我——不怪你，怪我——女人禍水，我——」

「大鬍子！你到底是幹了些什麼事啊！」三大叔跳着脚的向着，他有些明白，可有些兒不敢相信——

「我，憑心而論，我——對天盟誓。我，什麼也沒幹！大嫂，你信不信？」大鬍子幾乎哭了出來！誰也該看出來，他的面上可以絞出汗來！

大少奶可怔住了——她，傻乎乎的盯住了大鬍子。可是，明明是他！他調戲自己，他也是那麼個死模樣，訴說着自己的不幸……她，幾乎魂飛魄散，她，更不能相信這個爲自己深深敬佩的恩公，也會這個樣。他，比那些土豪劣紳更可怖。當時，她祇有一個念頭，那些對己垂涎的，明刀明槍的是：老虎、惡狼。而這個恩公，比魔鬼更陰狠……可是，她明白了，是自己……美色能亂人心——女人禍水，怪不得一直以來聖賢們咒詛着女人——

她出了手，剛好有把剪布條——包紮用的剪刀。她握在手中，她死命狠力的劃——劃——劃。血，在流，而人，巳搶步出了門——她依稀聽得阮三俊的說話——她更明白了兩老的爲人！她苦笑了，窮人，人窮氣不短。窮人，吃的是糠糠菜菜，但是，我們道的是仁義，眞正的仁義。而今，源禍始是自己。反正巳毁了容。走吧！由你陰間秀才把我如何處置吧……

現在，他說：他什麼也沒幹過，問我信不信？我，能信？我——祇有傻瞪眼的份……

「你那會信？死了你也不會信……」

誰？衆人眼前一亮，啊，又一個大鬍子……

「你……又來幹麼？」坐着的大鬍子苦笑着……

「想看你自暴自棄到那個地步？」

呃——聽出來了！這個大鬍子的聲音，有些兒不對味兒，更可看出了，大少奶

是碰見又一個大翳子對她如何如何……當然，決不能划給了這一位大翳子的份上——大少奶不禁火了——

「你是誰？你這是何居心？你幾乎讓我再不敢相信好人……你——」大少奶想拚命了。

「想死，還不容易？可是，得聽我說個明白！一直以來，我是永不相信人有良心，道德……不想，在這兒，我看見了。我，恨你們——恨你們，知不知道？如果不是他，唉，我早就殺了你們——」

「是個女人！」老人們耳聾。不，可心不聾。饒你化裝易容術有多高明，初初，他們可以讓你過了門。可是；決不能讓你長時間的瞞下去——不過，他們可不明白了，憑什麼你能殺人？還有，她……女大翳子分明的，與男大翳子是相識的……那又爲了什麼？

「你殺了他們，心中可安？」大翳子現在的說話，可是別有一股氣度了！

「那麼，你這樣的自暴自棄，於心就安了……」

「我，早已罰過誓了，我，再不會出手……我，是在求死，我，該死……」

「你恨我，恨我……你就不能原諒我了？」

「我幾時說，我恨你了……我恨我自己——」大翳子的語聲越變越落寞，越變越蒼涼。

但是，門外已有了人聲——女大翳子冷冷一笑，低聲道：「我不與你爭，目下，你也不能與我爭……」人一晃，不見了。而男大翳子剛想叫，大門已讓人踢開了！然後，趙三大叔搶步而出時，已看清，來了不少人。是此地有名的護院的衆頭領……白頭飛鷹馬興，後面是他認爲得意的門徒；十三太保，十四個人。試問，還不將個小家祖屋，擠了個密不通風！

馬興是眞個狂得可以，他是什麼話也不說，祇有兩個字：「帶走……」而他的手下，更不得了，有他們的師父壓陣，就算是個天，他們也敢扳了下來。至於能扳與否？他們可也不在意。

小子們，就算是你們奉了聖旨吧，也得有個手下留情，更不可以多取勝，仗勢凌人吧？他們，就是那麼狂，反正是有其師，必有其徒，還有一樁「可憐」處，他們是打慣了人，一年中，讓他們修整過的人，也不知有多少。不論本地，外地，來到了此地，敢於自鳴得意，敢於虎頭上搔癢的，打！他們有十幾種打人的名堂：什麼上天梯，什麼洒金錢，什麼倒地葫蘆，迴魂香……他們要打得你什麼個樣，就什麼個樣，決不會有半分差誤……這就是飛鷹爪下十三太保的能耐。故而，希望他們手下容情，簡直是向閻王借陽壽，十有九不回頭……

不理是老人、婦人、傷人、病人……稍有掙扎，踢打隨之、大少奶又發了個狠！現在，她決不能讓他們糟蹋個大翳子了。但是，她，突然看到了大翳子的眼神，是那麼悽然，蒼涼，爲什麼？她可弄不明白。

三太保與七太保本來是照顧大小奶的啊……本來，他倆有個乘機揩油的動機。但，一見那張血跡未乾的臉蛋，他們顯然下了火。兒她一面正氣的護住個大翳子，邪門人最恨見正氣的角色，邪火來啦，七太保是掄圓了手掌，預備結結實實的給她一巴掌。嘿嘿，不知是掄過了勁，還是什麼的，掄圓的手僵住不能動……

三太保推了他一下，不推還好，一推算，七太保像座剛砌好的雪人，倒了——一倒，不得了，大聲叫……慘聲號。撞了什麼鬼？三太保幾乎嚇了一大跳。哦，「志室」穴一痳，自己也不成了……「志室」穴痳，可是這股痳勁在鑽，全身流鑽，鑽到那裏，痳到那裏，接下來是痛，鑽心椎骨的痛……

兩個人一出來，其他人呆了。那個大翳子有鬼——本來大刺刺的坐在客堂上的馬興，發覺聲音有些不對，依稀聽得有自己「貴門生」的嘶叫，他不得不起了身，他推開了徒弟問：「什麼事大呼小叫的！」老兄，你不來，還好，你來，你也得遭些驚惶！

馬興一進入了人圈，突然有股極尖極銳的勁風向其胸間投入！馬興不禁嚇了一個大跳。他可不是個無能之輩，也因爲如此，他在此稱雄十來年，從未吃過跌。他一聽得勁風——於此可見，他的耳音練得不弱。就知是內家罡炁，自己根本無法可以抵擋！尙幸他是心靈手快，一抓就抓住了個可憐虫。哪，這也是他的手下，活該遭殃，那幾個老人，讓他手下紮的紮，綑的綑，不在手邊。因此，一抓抓住了大太保，先擋了擋煞再說。

大太保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讓恩師老人家做了個擋箭牌。呃了半聲，然後是慘叫厲號。現在，小小房間中有了四位太保在比賽嗓音了。而大翳子是搖了搖頭。他低聲說着：「我，有力——難施——」

馬興是跳東走西！好個老傢伙，果然是年老成了精，一手抓起了個康糊塗道：「大俠……出來……小老向你陪罪……」一邊說，他一邊已由腰間的百寶囊中，取出了一面黃澄澄的竹牌：「請看在石老前輩的法牌份上……您——高抬貴手！」

樑間有人「咦」了一聲：「你這個死老頭兒，那裏來的天山免死符……」聲到人到——又一個大翳子！兩眼閃着冷電般的光芒。冷冷的說道：「天山免死符，祇饒你一死，決不饒你第二次。速速帶這些死胚走！以後，別再在我面前出現！」

「是，女俠……但……我得……求你一件事……」

「你有什麼資格與我講條件！」

「不，不……女俠……阮大先生是奉命……」

「我不理他奉誰的命！我不會放過此地半個人——」

「女俠，你……人手少！」

「給我立即滾！」

馬興他是垂頭喪氣的說道：「事情，還得有個商議……」可是，當他看到兩道七首般光華，繞了打轉時，他嘆了口氣道：「我走，即刻走……」

誰也該看出來，這一對大翳子該有些話要說，他們——趙三大叔、康糊塗、胡老太婆娘，沒個人方便在中間。再說，也聽不明白，他們說些什麼？與自己有什麼關連……

現時，是兩個大翳子！

「你又怪我了？」女大翳子低聲下氣的說着。而大翳子面色蒼涼的看着窗外。

「是我不好，是我不對，我——不該不救這小媳婦……但是，我，冷傲慣了的人。我，眞不相信她會下手……後來，她一刀又一剪的，我想反正這樣了，讓她毀吧。我會代她報仇！我——善於殺人，而且，我……虹哥，我，逼你出來——你不能……你！」女翳子哭了：「給那些小人糟蹋，打，我……能忍？我當時已出了手，不過，要他們慢慢的痛苦一百天……但是，你，爲什麼？爲什麼？」

「不爲什麼？祇爲；我心已死……」

「虹哥……我，惹下個大對頭！」

「我明白你故意惹下個大對頭。並且，我也知道，你早已發出了千里風火……不出三天，他們會到……」

「老大，你估計錯了我們早到啦！」

「那麼，我放心了——」大翳子廢然一聲長嘆。他閉目，他不再說話了。

「你起身，你——」女翳子發狂了，她拉啊，推啊——

「四妹，又是那麼火爆激動了？」聲音中，進來了個年約卅左右的文士。雙目英華內蘊，分明內外功行均已達到了爐火純青之境。可是，他一見了大翳子，不知爲什麼，他那冷然淡漠的面容，一轉而爲蒼然涼茫的：「大哥……難道時間……還不能將過去的……磨滌盡淨？」

「我心已死！」

「威名震天下的龍門大俠紀虹奇，你就甘心束手就死，而死於無名之輩手下？」文士說着說着，眼淚奪眶而出了。列位；這位龍門大俠紀虹奇，實在是個俠踪遍天下的武林奇才。他又救黃河水災，三挽武林第一大帮龍門帮，更且一戟擋三劍——武當三劍。只身鬥丐帮。他功成不居，他寧可甘冒千災百難，而不願見爲武林門戶之見而四分五裂。當他眞正爲武林俠義道人知悉時，他失了踪。祇有少數幾個人，明白他爲了一男一女而傷透了心。但是，誰也不明白，他到底爲了何事會步入了自暴自棄之路。

冷艷魔女　毒人毒計

女翳子是江湖上，有名的女煞手，龍門帮帮主之獨生愛女，冷面千手毒龍女，鄭玄霜，而文士則是紀虹奇的唯一在世的好友蔣翊奇。

蔣翊奇爲紀虹奇救過三次性命，而三次全是經歷百災千厄。蔣翊奇是自忖必死，而且，有一次蔣翊奇立志自刎以謝。可是，紀虹奇仗着本身之出神入化之神功，更仗其堅韌不拔之志，最後，還是將蔣翊奇救脫險境。更難能可貴的是，爲了令蔣翊奇之功力回復，不惜千方百計，來回萬里的，覓取天山雪蓮，祁連枸杞……蔣翊奇是復原了，紀虹奇是累得幾乎脫了一層皮。蔣翊奇服一次藥，他哭一次，紀虹奇笑一次，最後，他失踪了……可憐的蔣翊奇啊，那個找啊，眞的，可以說是，找遍了天涯海角。而且，他一定得問個清楚明白，自己犯了什麼大罪，讓紀大哥如此的看不起……

今天，他找到了，他總以爲是鄭玄霜的危言聳聽，可是，一見老大哥落得如此模樣，試問，一個滿腔血誠的俠義人物，能忍得住？

奇怪的是：紀虹奇是面有愧恨之色！

「本來，我怪四妹出手……不，該，我，如果讓我看見了你……這個樣子，我才不理什麼天山免死符，殺，照殺——四妹，咱們，殺他個天翻天覆……爲大哥，我什麼也豁出去了。」

「爲我，我配嗎？」

「爲你，配！天配地配，誰敢說不配，我不敢說天下無敵，大哥，你該明白小弟我什麼禍都敢闖，什麼人也敢鬥……」

「我說我不配！」紀虹奇的說話，充滿了愧疚之意……

「你說什麼？……你——」蔣翊奇啞口結舌了。

「我該死，因此，我甘心死……我知道此地，有後台，後台極硬，我找了來……我，唉，總以爲死得似隻虫豸了吧！可憐……還有人不讓我死！

「本來，我大可自殺啊，什麼的。可是，我，又不忍心那幾個善良而可憐的眞正的人……我矛盾得很，我——唉——」他看了看天！「女人禍水……不錯啊……想不到，我一生以智計自詡的人，我，得在個樸實無華的鄉下少婦口中，驚悟前非……我，又算得了什麼大俠——」

四妹鄭玄霜想插嘴，爲蔣翊奇搖手示意，蔣翊奇是十分了解自己的老大哥的，現在，他是會自言一切，他可以在他的痛苦的獨白中，得悉老大的眞正心態。

是的，紀虹奇是說着極流利的話，好像，他一個人時，他是說過不知有多少百遍。並且，他的獨白，曾經對過天，對過紅日，對過皓月，也可能在狂風中，暴雨中說過，更可能他對孤寂的黑暗說過。

「我，喜愛着冷霜華……但是，桓賢弟要我留意，留意。可惜，我，哈哈哈——」笑聲蒼涼得可怕啊：「忠言逆耳……」這四個字是老生常談，但是，紀虹奇說出來，簡直你可以聽出了血與淚：「色不迷人人自迷，女人禍水，對，冷霜華借了我……爲我樹敵。不，爲我設了一個又一個的陷阱！蔣弟，你看來幾乎是爲死所困，是我救你，其實，你根本是因爲我而被詭計所中……我救了你出來，我以爲是救你，但是，桓賢弟出現了……他叫我不可出面，靜聽……

「我聽到了！冷霜華的陰狠刻毒的說話！桓賢弟被冷霜華的七絕冷魂圈困住了……她要殺他，引我……然後，連那個你——一併殺死……

「冷霜華，人稱美艷仙子……其實，她就是江湖上聞名而不見面的冷艷魔女！而我，一直視之爲仙神，純美的仙女，是個如此可怖的惡魔。

「她已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因爲，她知我一念情痴，她知我會爲她的撕破臉皮而痛心欲絕，何況：蔣弟之傷尙未十足痊癒，她祇要敗了蔣弟你，我會心神失馭，我將無法發揮出我的天陰三絕手——

「更可怕是；她與我在一起時間已久，反而她懂得如何尅制我的出手……

「桓賢弟，我……發現桓賢弟在拚命

。『不可！』我叫，我搶出，可恨，桓賢弟的霹靂斷魂掌已打出……這是拚死一擊，而冷霜華因一時之失愼，當然，桓賢弟的出手奇快，她被擊中……她却運用魔母門中的子午元辰魔椎，與桓賢弟互擊，桓賢弟中了元辰魔椎……他倒下了！我，更看到了噁心的一幕……

「冷霜華竟然用天魔噬體大法，希冀用桓賢弟之鮮血來補益自己的元氣！一個千嬌百媚的女子！我，做夢也想不到——會變成個如此可怖的嗜血妖婦……

「我出了手，可是，我是個匹夫，我是個畜生，她爲我的天險三絕，無形勁圈圈住，她向我哭訴，她向我懺悔，她訴說自己的不幸，她發誓改悔——如果不是桓賢弟的血，他的眼對準了我，我，依然會讓其漏了網，女人禍水，不，是我自己蠢不可及。我一咬牙，我用了……第一次運用這樣的滅絕手法……天神，天靈，天火……三炁合圍，冷霜華發覺不對，她用天魔姹女大法……唉，她是以身試險啦！我，三炁合圍了！她慘叫了，她反血了，她倒筋轉脈了……她自知不起了——她求我了，這是眞正的求我，保全她天魔陰靈門的一切！我，苦笑，我痛哭了，痛哭桓賢弟！痛哭我自己……我說，你們死了，我，也死了——對的，我也死了……」

蔣翊奇是個多歷事故之人，他突然想到了自己的病……最後幾天，他發覺紀虹奇是十分的高興。由於他倆居住個極具山灣形勢的秘窟……現在明白，是冷霜華的秘魔窟。本來想用來作兩人葬身之地的：：所以無人能發現、追踪。蔣翊奇見到老大哥如此高興，以爲他發覺自己功力將復原，代自己慶幸，那想到他是故作高興，而想與自己永別……唉，怪不得，他將自己的天險譜也留存，自己以爲他會回來，不想，他連自己的得意兵刄天靈戟也留贈給自己！他是代冷霜華陪罪，也可以說，他是代自己懺悔！

桓公望是他畢生唯一的知己。可是，也是他本人唯一認爲討厭的人……桓公望喜歡說他不愛聽的話，而最後，他却以身殉死。

冷霜華是紀虹奇認爲生平第一紅顏知自己。是的，見過她的人，那一個不說此女之奇艷、清麗。她與紀虹奇屢經危難，同襄大功，可是，誰又會相信，這是個附身惡魔。如果不是桓公望的再三冷靜思考，鍥而不捨的追踪，那麼，紀虹奇這一代奇俠，眞可能是讓她害死了還不知是什麼種玄虛呢！

難怪他心灰意懶！蔣翊奇哭了，此人殺人不眨眼，却是個感情十分脆弱的人！他那能聽到這種的風雲變幻，情海翻濤？好的，太好，壞的，眞壞！最後，好的讓最壞的殺了，而最壞的，讓他親手殺了！雖然，殺人，慣常事啊，誰，又能這樣的殺來殺去？

別說他啊，蔣翊奇突然眼前發現桓公望在對他笑。是的，桓公望生前是十分喜歡笑的，否則也不會有笑書護的外號。可恨的是，他死得慘！當然，他是以死殉友，求仁得仁，難爲的是活着的人，難怪老大哥啊……他們死了，他本人也死了——

「大哥……可是，老二，他決不是要你死，才自己死的吧……」對，人，被逼急了，有時候會更能言善辯的：「老二，他生前笑，對誰也笑，不知爲什麼，他看見了冷霜華，他笑不出。他對我說過，說冷霜華！那怕是說句話，也陰森森的，可惜，老大看不清！」

「是，我，有眼無珠……」

「所以，他最後，讓你看清了……」

「他們……太大……爲什麼？我有那麼好的朋友，而我，會有個時期恨他？恨他說冷霜華的壞話……因爲，他是個可憐的男人！而我，依然脫不出這個包圍……重色而輕友！單憑此一點，我還好意思偷生人間？」

「老大，憑這一點，你就該活下來……」對啊，有時候，是得做反逼文案的啊：「我敢保證，就算將個老二從天堂上拉下來，打一句，問一句……他也不會說，他要你死……唉，他明白你啊，你爲救我，別爭，就算是她佈下的毒計，而你總之是救了我。你也精疲力盡了啊，可是桓老二的拚死一擊，唉，其實，老二是要你走……待我功力圓滿時才出手，可是，你出手了……嗯，我更明白了，你殺了冷霜華，你非但功力受挫，你……身心更受傷……你，代老二報了仇，你也更看清楚了一切——如果，你也死，那麼，老二是白死了！」

其實，蔣翊奇的說話，可以說已到了語無倫次的地步了。可是，他激動，他自以爲據理力爭，他——千句併一句，他要求老大活下來。

有人飲泣，那個毒龍女，咦，還有誰？胡大少奶，她哭些什麼？

「我，一個鄉下人，一個……甚麼也不是……祇是，我，錯怪過您……大爺，而且，我可是受過您的大恩的人，您，是個眞正的人，可憐可憐我們吧，大爺……天下，有多少個可憐人，尤其是女人，生得難看些，她們……受苦受難，其實，生得稍爲好看些，更苦！活得不自然，一個不巧，爲人賣，爲人欺凌戲弄，作賤……能……讓我們——好好活下去，嗚嗚……大爺……」

大鬍子可怔住了，他神馳於外。

「咱們可沒罪吧，大爺……」是趙三大叔。

「我——可是救過你，至少，我是盡心盡力的……」康糊塗也在說，這不是他們居功，而是，他們在企求大鬍子別再自暴自棄。

他們全看出了，大鬍子是在自暴自棄，自毁其命。一個好人，那能讓他死……突然，大鬍子的眼中吐出了光，他看見了這三個鄉下人，他何嘗不知，他們寧可救自己，不肯出賣自己，放棄了那麼好的代價……尤其是康糊塗，他是個賭鬼，他爲求賭多一舖，他可以哀告、苦求，甚至於跪地叩頭。但是，他明明可以害死自己，那些江湖人是不會反悔食言的，因爲，他們明白康糊塗一生爲人所好者是賭，有個賭場在，他是無論如何走不脫！多多的錢，多多的銀子，到了他手中，等於寄在他的手中而已！否則，他的醫道，他能弄得如此潦倒？

可是，奇怪的是：他寧可得罪了當地的魔王，也不想出賣自己。他們，誠如胡大少奶所講的，他們吃的是糠糠菜菜，但是，他們吐的是：仁義道德。他們是人，眞正的人，現在，他們在求自己活下去。

× × ×

「是龍門帮的毒龍女，還有，死不了的金劍鐵矛蔣先生，那可好啦，反正，龍門大俠失了踪，我們是可以打一次落水狗，又何況，可以將天山老怪引出來，哈哈哈……」一陣極粗豪的笑聲，洪洪發發，初聽，你覺得他在笑，但是，越聽，你越是覺得他是在示威！

「是那個長笑小老兒？哼哼！不錯的，龍門大俠失了踪，你是可以打一次落水狗，至少，又有天山那個老不死作你們後台，可是，長笑老兒，告訴你吧，打落水狗麼，還得有些本領，否則，我眞代你担心……」

「小子，你要老夫担心些什麼？」

「打狗沒打成，可讓惡狗咬了個遍體鱗傷！」

「姓蔣的，不妨出來，咱們先在此交一手——」

聲到人現，是個年約六十左右的紅面老者，他是一臉的笑意，但是，這一對環眼，却透露出異樣的光華。他自以爲憑自己的天蠍功，大可一鬥眼前的兩人，老人根本不知道，那個受傷的——爲普通人所傷的——是個首要人物，也是他口中所提說的那個龍門大俠，老年人全有一股自信的勁，尤其是走了幾年順風，沒碰見過大風大浪，沒受過大的挫折，他以爲該一帆風順。至於蔣翊奇，那個大鬍子，可憐，他是連個大鬍子即是毒龍女也不知道，他是大刺刺的想出出風頭，而且，他是根本看不起龍門大俠那一行人。

那想到那個大鬍子突然身不動，手不動，「嗤」的一聲响，一股極勁極狠的尖銳勁炁，已向老人射到，這一次，老人可不比馬與，他是手指一迸一彈，立即回以一股天蠍神罡炁，兩人相交，微聞「嗤嗤」之聲，而毒龍炁突的向四面八方飛射而來……

老頭做夢也想不到，人家的罡炁可以不必一股專注，也就是說，祇能彈出一股玄炁算數，人家是可以分射，分投、分支、分打……老頭可以一股一股的對付，但是，他決不能一時之間連發幾股玄炁……好，老頭，這就可見到別人的內功修爲，已高出你本身一倍有餘！

他，祇能東奔西跳，突然，老人有所恍然，自己一聲打落水狗出了事，人家把他打成了狗形，也可以說，人家將他刺擊，如隻笨狗做馬戲！跳，跳不高，走，無法走，侷處在一角，人家打，你跳……老頭本精天蠍步，現在，他明白了，他根本無法是人家對手！打落水狗，簡直是笑話了！

突然，四週已無罡炁之存在。

「落水狗，滾走了吧！如果不看在我大哥份上，長笑天王，你早已變成了笑不出聲的屍首了。」

長笑天王走了，但是，依稀聽見他在叫，也依稀聽見他在怒吼，大鬍子在搖頭，蔣翊奇與鄭玄霜却在微笑，他倆看來是越形的安心了。

然後是一片靜寂，蔣翊奇是悄悄的拉了拉毒龍女的手，兩人是走了出去，因爲，自下又是個重要的關頭，紀虹奇必需沉思，如果他想通了，那麼，這位大俠會重新再回到人間，否則，他的一輩子是徹底的毁了，他倆是知道，因爲，紀虹奇是絕頂聰明的人，因此，他與衆不同，因此他會走別人不肯走的絕路，世界上就是由聰明人建設，也可以由聰明的人毁滅，唯聰明人會走極端。

他會毁滅自己，用各種出乎人情，悖乎人理的手法來毁滅自己。

思想上的結，應該由他自己來絞緊，或者解開。

祇有毒龍女，她依然化裝了個什麼人也認不出的鬼樣，不過，眼中滿蘊淚水，突然，她對蔣翊奇說着一句莫明其妙的話：「看來，爲什麼賭塲那麼好生意……我算明白了。」

蔣翊奇一凜，聰明人可立即有所領悟：「你也賭了！」

「嗯，賭了，祇賭一次，其實我這個人，也祇配賭一次……贏了，那麼……」

「你不會死！否則，你也不會賭！」

毒龍女笑了，笑得異樣的凄慘——

在屋中，依稀傳來了語聲——

「恩公，您喝酒！」是胡大少奶開口說話。

這宛如在死寂的水面，投下了塊巨石，紀虹奇突地凜然，他看見了那個滿臉血痕的臉，跪在地下，手中托了一張盤，盤上有着酒壺，酒盃。

「我爲什麼來了？」紀虹奇突的思緒轉到了另一邊：「我到底是誰？我——爲什麼要讓人這樣的對我，還有，她，該受苦受難？」

「恩公……」是眞誠而不打折扣的稱呼。

「我能？不！」突然依稀看見了，另外三張臉，樸實的好人，平凡、友善的鄉下人，「我算什麼？」又是一個突然，他起身了，並且，身法奇快的，祇是個騰跳，他人已出了胡家的門，他已翻到了屋後，走不幾步，一片山田——他看見了一幅農家的莊稼圖！

是誰造成了這些？是農民，鄉下人：：是他們胼手胝足的，夏頂熱日，佝背耕耘……但是，他們想到些什麼？爲魔鬼所苦，他們是眞正的主人，然而在魔鬼的作弄下，他們變成了魔鬼的僕人，他盯住了一切，看啊看的，突然，一聲悶哼……他心痛了……但是，他又聞到了酒香，他記起了自己的初願！死……莫明其妙的送死，爲什麼，因爲，冷霜華，不，爲了桓公雲……

桓公望是血淚交迹的規勸，自己在被打成重傷，幾瀕於死時，他竟然想不起他，而想到的是冷霜華……以爲，可以與她接近，相會……

他凜然，而另一張帶有血痕的少婦面，對他時，他竟然無動於衷，爲什麼因爲，他心中祇有個冷霜華，這是個荒唐透頂的殉情法！他竟然爲冷霜華的魔法所困。

「我死了……你也活不成了……」

冷霜華垂死之言，簡直是個魔法咒語，將自己狠狠的困住了，令自己偶然間，

天良一現，然後，立即歸於混噩，自己祇想到死……因此，根本不理別人的幸與不幸，我，莫明其妙的出手，拿出一些銀子，是極少極少的一筆錢，然後，引來了他們幾個鄉下人的誠樸回報，自己明知道，他們會被追逼，甚至於被殺，被苛待，哼，自己竟然是毫不在意，心中祇想到冷霜華及自己的死……

自己是大俠……不，是冷霜華的諛詞，而自己居之而不疑，桓公望則說，我們什麼也不是……他們才是眞正的主人，對！他們——紀虹奇看了田間揮汗的一羣，他明白了，再看一看胡大少奶，他更有所醒悟，他拿起了一壺酒！一口氣的，飲了下去！

「不夠?」

「多了，」然後，他得走，但是面前已有三個錦衣綉袍的劍客，分三面的，用劍尖對準了大少奶，其中為首一個，却陰惻惻的冷笑道：「大鬍子，與你無涉！」

紀虹奇心中明白，自己這幾個月來的風塵僕僕，又加上一場毒打，誠如好友所言：「自暴自棄」的情況下，三天，至少有三天不見陽光，頭髮鬍子又不打理，人，一定是滿面病容，而扣押個大少奶，他們以為可以當作人質，威脅自己朋友，至於自己，在他們眼中看來，一錢不值，哈，對，自己再不振作，死，也不是死了，一個無足輕重的人而已——至於這三個劍客，看一看清，是嵩山正宗的嵩陽劍啊，為何，這三個人的面上，却充滿了令人討厭的神色。

三人極快的三劍越圍越近，其中一人又在發令了：「臉上有傷，嘿，可偏添幾分冷艷傷折之色，身材不錯啊，先困了她，找個地方……」

說得得意，而三人的出手更快，略一眼轉，嵩山鈍劍的劍頭，已點中了大少奶的三重穴道，可憐，大少奶祇有為人擺佈的份了。

紀虹奇不禁氣血陡升，心火俱漲，名門正派，三個嵩山門徒，竟然如此的可卑可惡，一聲清嘯……好，但見一個大鬍子不知什麼一來，又貼近了少婦之身，三劍客不是沒用的乏手，他們心中有數，這嘯聲分明是個武林高手的勁炁所凝，來人決不是個泛泛之輩，再一看是個大鬍子時，他們可又看到了！這一對眼神，咦，那會一變如斯，本來，一副萎縮不振的眼光，幾乎當他身染不治之症的病漢。而今——這眼神直可以說能：「伏虎降龍！」

「尊駕是誰?」

「憑你三人，也能問我姓名來歷……出手吧！」

如此氣度，如此風範，照例，三位大劍客，總該有個明白了吧，那會來個虛聲盜名之輩，與你們開玩笑的?唉，世上儘有不少新進之徒，走幾次順風，經幾次風浪，就以為天下，如斯而已，眼中沒了人，也可能沒了自己的狂妄之徒，這三個自鳴為小輩劍客第一的，無畏神劍就是這種人。而且，更憤對頭，那個不起眼的大鬍子，說話輕視如此大的劍客，故而極不滿意的，三支長劍是「嗖」的一聲，說句公道話，三人的劍法也着實的有他們不凡之造詣，三人三劍這一抖，劍虹竟然如繁星般，閃爍不定。

這是嵩陽劍法中的「日麗幻虹」神劍，繁星閃爍，正如劍尖光影幻變，現在，三支神劍是分三角，是天、地、人三才之位，三劍迸發，那怕是個大羅金仙！也難抵這雷霆萬鈞的神力一擊……

大鬍子是嘆了一口氣，三人年紀不大，劍法學到如此地步，師門授藝，大是不易，但是，他突然想起死去好友的說話：「本領越大，為難武林越大。」對，老弟，是我錯了。好，就憑此一個字，三神劍算是已為勾魂使者判了死刑，大鬍子不知是怎麼一來，祇是移一移步，轉一轉手而已，三柄長劍是見隙即入，可以說：三劍挾了勁風疾雨般的巨力而臨，更可怕的是，一封上盤，一圍中路，一點下盤，大鬍子是全身為金虹繁星所繞。

還有，三神劍的起手一式之中，還有接連七式後進招在……

可憐的是，三位是不必再顧運勁使氣，駕馭長劍了，三人個個祇覺得劍尖為巨力所點，不，這一點非但將長劍的準頭點歪，奇怪的是，大鬍子那會點中了嵩山劍的劍門所在——就此一來，三人的長劍竟然打了一個結般，你劍捲我劍，我劍磕你劍！

其實，這個時候是脫身的好機會，如果三人發覺不對，立即撤圍而退，大鬍子即使對三人不滿，還不至於趕盡殺絕，壞就壞在！三個人個個好勝氣盛，祇以為一時疏忽，而且，三劍相會時，正好是三陽一炁的可誅神招起手式，三人是多年同門，念動即可領會，好，三聲龍吟響，滿天金光中，三柄長劍已挾風雷之聲而大鬍子追踪而臨。三人功力相仿，三人用功相若，可憐，壞就壞在三人功力不分軒輊。「噗噗噗」，一連三聲輕響，三個人是你望我眼！個個滿面驚疑之色的看着同門：：長劍一柄柄，直釘三人的心臟，部位分明為人不知怎樣一來，移形換勢的，將長劍釘中了自己人，三人死也難開口眼啊，因為，他們實在不知自己的劍，那會刺入同門的心……更難以瞑目的是，打了半天，對手是誰，死到了閻王爺台前，可眞答不上來。

大鬍子是冷冷的看了三人一眼：「名門中的惡弟子！老弟！你……唉……」

從現在開始，紀虹奇的腦海中，時時會看見他的至交，以自己魚、肉規動好友的桓公望。

大少奶嚇得幾乎閉過氣去，紀虹奇是笑了，「大嫂！你種田……」

「是，不種，吃什麼?即使神，還得讓財主刮！」

「嗯，那麼！你看到了稗子莠草，怎辦?」

「得清理，得拔走……否則……」

「害人不淺！」

「是，呃，應該說，會害了大片的田禾！」

「他們，是稗子，是莠草！」

說得冷靜，毫不動感情，突然，他長嘯了一聲，沒回音，他不禁面色微變，「難道出了事了?那麼快，哈，我不找他們，他們就像死了般，什麼，我才出手，他們又復活了?嗯……」

他走了，少奶也跟在他後面。現在，大少奶可是眞放了心，也明白，大鬍子才是眞正的君子，可惜，自己，唉……生不逢辰啊，她……

康糊塗、趙三大叔，胡老太到底年紀大，有閱歷，看出大鬍子的神色變了，糊塗還問：「大爺，再讓我看看……」大鬍子笑了笑，很自然讓糊塗驗看傷痕，糊塗可傻了眼：「決不可能，我的藥，決不能那麼快……」

「是大叔你治好了我！救了我！」

康糊塗奇怪了，他尷尬的站在一邊，這又可看出此人的樸實，他決不肯把別人的功勞當自己的，他自己清楚，他決不能在短期內，可以治癒大鬍子的傷。

「你的確可以做個好醫生，但是，您為什麼如此自暴自棄……」嘿，自暴自棄四個字才出口，大鬍子他自己的臉也潮紅了紅，他長嘆了聲：「大叔，賭能發財嗎？還有，大叔，傳你醫術的，他希望你救人，還是要你讓人救啊！」

康糊塗說不出話來了，好像個孩子做錯了事般，低下了頭，眼中淌下了清瑩的淚珠！

「我相信你有你的事，唉，大叔，開一間好的醫館，盡量的救人，鄉間，山裏，該有人跌傷啊，挫損的。」

「我不能！我不能！」哭了，康糊塗號啕大哭了，「我孩子死了，採藥時——一個不小心，我叫他別大膽……他硬是不聽，為了救人，他……摔死了自己……」

衆人動了容，原來，康大叔有他的痛心史。他孩子為了救人，自己摔死了，難怪啊，他會糊裏糊塗啦，但是，在做人的最重要關頭上，他不糊塗，紀虹奇更難過了，自己算什麼大俠？人家才是眞正樸實無華的好人。

「我叫你一聲爹，我幫你揹藥筐，我帮你上山！」大少奶跪在地下，對康大叔磕了頭，很響很響的頭。

趙三大叔流了淚，總以為康糊塗不是個人，糊裏糊塗，有好事不幹，盡幹混事，誰知道他為救人把個孩子也送了，那麼，是難怪他心灰意懶。

「大少奶！」

「叫我荷娃！」

「好！荷娃，記住，本來，幹惡事，我們比年輕人更可怕，為什麼?我們不怕死，因為，老了，什麼時候也能死，可是，我不能，我的黑娃摔死了，我本想翻了天——我想儘幹惡事，我說過，我還怕你老天什麼?我大不了死……我不能……我祇能——糊塗……不，我在找死……往死裏鑽，我死了，就算完了。」

紀虹奇幾乎跳了起來，老人的心態，他能說出如此深具哲理的話，不錯，幹惡事，老人可以比年輕人可怖，他們根本沒什麼後顧之憂……但是，他不幹，他求死，自己何嘗不在這個圈子中掙扎過。

憑自己的本事，鬧個天翻地覆還不容易?是的，冷霜華是幾乎令自己往這條路上走。她死也要自己神經錯亂的，殺人，作惡……但是，自己明白，祇要一沾上了一次血，他算是完了，他求死……他，其實與康大叔一個樣。

「荷娃?我，會死，我會教你，可惜，書沒了。」

什麼書，家傳的醫書，三代祖傳的銅人經，雷公訣，他賣了……其實，也可算是讓賭場騙了，最可憐的是那部神農本草經，有他祖與父親詳細註釋，銅人經，雷公訣還可背誦出來，神農本草，他背得原文，也無法可以背得出註釋，他哭了，因為，他想不到自己再有勇氣，面對現實。

「大哥！」一聲歡悅萬分的呼聲。

「好，你贏了！」蔣翊奇也來了。他的歡喜看來比鄭玄霜更多幾倍。你看，他眼淚也流了下來了。老大不小的人，又哭又笑的。

但是，後面還有幾個人呢！一個是豹頭環眼的黑大漢。一個是黃衫執扇的老頭。一個是面目清秀的中年師太。還有一個生了副哭笑不分，行動偏又古怪的矮子。就是那個矮子，他一把抱住了紀虹奇，又打又罵的：「老大哥，我幾乎自殺了！你可知道，我這個沒人可憐的倒霉蛋！一想起你，在華山腳下的往事！沒人和我喝酒，求他們，請他們，沒半個人理我……是你，大哥，和我對飲了一夜，祇有你，不以貌取人，祇有你！可是你是個名動天下的大俠。我，什麼也不是！」

「淳于老弟，你是一個天下眞正的好漢。」

「你呢！好，不談這個，酒！是我從天池老頭那兒求來的，天池凝靈滴……」

「你……求來這麼一大壺！化了你什麼?」

「為你，什麼也是小事。大妹子說你啊，讓那些小人打，好，哈哈，矮閻君別的本領沒有，打人，打得他們來不及買棺材這點功夫還有……」

「為了你，就算是玄煞子、嵩陽祖師、七絕眞人，連天山的十三劍，峨嵋連璧大師全得罪了，咱們也不怕……」

哈哈，這個禍可越闖越大了啊！那個黃衫老者提出來的人，那怕其中一個，也不是輕易可以得罪的。現在，一下子得罪了五派宗匠，就差少林、武當幾個大門戶而已。天山十三劍就是十三個絕頂的劍術巨擘，大鬍子看了他們一眼，看他們好似與高采烈的，他怔住了。咱們，可不是有門有派的，雖然，各人有不同的武功技藝，以前，他們祇是默默的做着俠義道應份之工作。自己，也不知為什麼，無形中成了這批人的主持者，其實，配嗎?為了個魔女冷霜華，哼，自己算是個天下第一，絕頂大混蛋。實在，與他們見面也覺難堪，還配他們為了自己闖大禍……

突然，他一聲長笑道：「淳于賢弟，天池凝靈滴不喝不成啊，荷娃，請取清水來……」

「她懂嗎?哈，不勞費心，水，早已取來了。」是那個看來十分清秀的師太說的。果然，看見她腳邊有一隻異乎尋常的硃紅大葫蘆。

「無因師太……看來你取的是寒沙泉了。」

衆人個個吃了一驚。寒沙泉在萬里外的瀚海中心的一道寒泉，比平常水重十三倍。這一葫蘆水，少說有三百來斤，試問；這一葫蘆水究竟重多少斤?何況：萬里迢迢，登山涉水……無因師太是個異人，

行一般人不敢爲的事，但是，爲了紀虹奇，她爲什麼出這份死力？

「有人不肯出面，我祇不過帶過來而已……」

誰也知道她是托詞，不過，性情中人，不必多講其他，飲！天池凝霰滴，一滴能溶成一壺好酒……這香味……這酒味……一瞬間豪興逸飛，鄭玄霜是眼凝淚珠：「大哥，飲！」

「好興緻！」清逸、瀟洒、有勁，在場人個個聽得出，這三個字已顯出了此人之功力，聲音入耳時，此人分明在極遠處，可是，緻字才收音，人已在衆人眼前出現。一個唇紅齒白的中年道者，面帶微笑，手執拂塵，在場人個個認識，江湖人稱，劍、掌、功、棋、拳、簫、叉七絕的七絕眞人。

「貧道涵眞，風聞此地出了些小事，而其他幾位道兄，尚未來到，而我早就聽說紀大俠是個光明磊落，絕頂聰明的人物，一直不能見面，今日，總算得拜清塵，幸何如之。不過，貧道却有一事不明，化名冷霜華，其實是魔母鐵門宮中的唯一傳人的魔女明殊，怎麼會與君爲一齊，而明殊殘殺武林七大門派，這筆賬又該如何算法？」

噢！爲了冷霜華的賬，追到了此地？

「哈哈哈！老雜毛，別在你王爺爺面前吹螺氣……冷霜華的帳再也好算沒有了，他們這些人，個個看上了冷霜華，意圖沾身！好，中了計，讓冷霜華施展天魔搜魂法，殺了……至於紀老弟，最後也殺了她，代七門派報了仇，算了……」

「原來是鐵扇眞君王紫虛。貧道與紀君算帳，你來插什麼咀？」咀字才出口，好，但見一道青虹，其疾如電的，向王紫虛——黃衫老頭投到。王紫虛手中扇子才動，祇見一條長大身形比他們更快的，但在兩人之前，而噗的一聲響，衆人一齊驚呼中，祇見大鬍子的左肩，已有一股黑血射出。分明爲那個看來斯文的七絕眞人涵眞子的青光擊中。衆人哄叫眞陽叉時，紀虹奇是冷冷的說道：「爲冷霜華之事，我甘受道長一叉。人言化絕眞人，出手必中，中必殺人，我不願令君失望，就算此事已了如何？」

無因師太、矮閻君淳于乾、鐵扇眞君王紫虛、黑大漢鐵手華陀楚何奈，鄭玄霜，蔣翊奇個個眼中幾乎冒出火來。涵眞子是別有打算，說實話，七大門派中的少林支系，白鶴拳陀門乃是他的本身門戶，涵眞之再入上元天鐵宮，也得本門師長韋金鰲的首肯。冷霜華之死，不少秘密被傳開了，這就令涵眞子大爲不忿。可是，找不到紀虹奇，當然，涵眞子是不會明白，自己的寶貝師弟韋金鰲之子韋泊他首先爲冷霜華美色所誘，更不爭氣的是他門下弟子，一個又一個墮入了冷霜華的天魔搜魂大法中。好，最後，一個又一個自相殘殺，最後，韋泊也不倖免，與其他六門戶，幾乎異曲同工的毀了。

當時，紀虹奇又何嘗知道其中曲折？王紫虛是桓公望的知交，他保有公望之遺書，這就明白了此事其中經過。紀虹奇之所以甘受一青陽叉，他是爲自己懺過。可惜，涵眞子還不罷休，拂塵抖起，好，引起公憤了。無因師太是躍身而入，青虹如劍氣般投來——這是上元天鐵宮中的玄磁炁催動的青陽叉，也祇有天鐵宮中，投擲暗器有劍虹般的勁炁相附相催。涵眞子自以爲江湖上異軍突起之殺星，不想，無因師太是更具別幟的好手。她的大幻百截手，可以不帶五全神氣的玄勁，更可以一截一截劃斷玄磁炁！青陽叉這一次是發了七次，也可以說：每人一支，那想到爲一個無因師太截斷磁氣，嗆啷的聲响中，七枝青陽叉因失磁炁之附催，爲師太擊飛了。

無因師太是得理不饒人，人已如一隻大鳥般，向前撲去。百截譜中的天網截手式向涵眞子兜頭撲到……涵眞子是一聲冷笑中。拂塵已抖起一片青光，先固己身，再作反擊。但是，無因師太是心中早有打算，天網手中已夾雜了了師太輕易不用的紫雷丸。幾粒星光，幾股勁風，向涵眞子當頭打下。涵眞子是號稱七絕，他那會畏懼暗器，正擬用拂塵的天磁炁裹住抖開，嗨嗨，涵眞子你可上了當。突然，他發覺這幾股勁風又熱又燙……不能，非但裹不住，更且有脫弦之力般入了圈。幾股紫焰中，幾聲霹靂，涵眞子不愧爲七絕手，如此厲害的，近身炸裂的紫雷丸，除了初初幾朵紫焰打中了他，其他，全爲他一個出人意表的旋風，人，避過逃脫了。

「後會有期！」依然如此從容，依然聲勢不挫的走了。

有鐵手華陀楚何奈在，青陽叉是打了出來，也敷上了藥！但是，楚何奈有些不忿；怪紀虹奇的不自珍惜。但是，紀虹奇却說：「血，可減輕我對公望老弟的罪愆。該我死，但是，他怕我死，好，我不死！我在償清了冷霜華的債後，哼哼，我得看看他們，那些自命爲正派門戶中人的本領。」

閧然歡叫聲中，一個又一個抓了紀虹奇的手、頸，每個可抓的部份。他們看得出，紀虹奇復活了。最心喜的是，鄭玄霜。毒龍女並不求嫁給這位可尊敬的大哥，她祇求她的大哥，活得好好的……如此而已。

「我們算什麼？」突然，淳于乾莫明其妙的問了一聲。

「怪人，我們是怪人，七個怪人……哈哈哈，江湖七怪，江湖七怪！」無因師太說着，有人附和着，別看那個黑大漢，其實他最冷靜，最具智謀：「七個人，我們是人，或者，是天上的惡星，我該說：江湖七星！」

七星，對，互相照耀，互相閃爍，也就是說，我們比兄弟更親近……更熱乎。對，鄭玄霜是笑了。她最滿意。其實；她們根本不怪嘛！

「你們誰殺了我的門徒！」

「其實，開設賭場……唉，咱們賺的是有錢人的錢嘛……

「而且，我們是有爲而設……」

這一場武林的爭殺是免不了。誰也有理，開賭場的這一邊有不少人助拳。當然，他們不至於以多取勝吧！至少，在目前，天山十三劍已有十三人，嵩山派的掌門嵩陽祖師、玄煞子、連璧大師，阮家的後台看來人不少。何況：還有請來助拳的各門各派的拳師，名宿。

而他們祇有七粒星。可憐，那怕是天罡七星吧，也無法將那批人的光芒盡掩。當七絕眞人涵眞子將紀虹奇與冷霜華之勾結，甚至於說他倆是狼狽爲奸時，紀虹奇已變成了衆矢之的。

阮大成，阮二功得到這個消息後，更爲高興。當然，他們開設了賭場，表面上說來，他們是爲江湖上的俠義人士衆歛錢財，以便作善擧之用。但是，山高皇帝遠，最近，他們的兄弟，難免有着不少爲非作歹之事。好在，地處山僻之鄉，決不至於有眞正的，有名的俠義道經過。即使經過，也爲他們手下打發去。說實話：如果不是紀虹奇的一心求死，莫明其妙的闖進來，他們決不至於會洩露風聲，而鬧了個不可收拾。

所以，他們是希望打散場。而今，有了這樣個藉口，更好，一吃一個準！讓紀虹奇根本無法再提說其他。紀虹奇不禁苦痛了。

如果，自己不是爲色所亂，自己能擊劍揮魔絲，那會落到今日如此的地步！他眞想死了……

「不，」鄭玄霜說道：「七星，咱們誰也不想有那一粒星自己隕落。」

打！那是正派人的內鬥。尤其是嵩陽祖師，他的乾坤一炁劍，與天山十三劍竟然結成了個降魔劍陣，分明，說的是好聽話：「饒你是千軍萬馬，咱們也是十來柄劍。」其實，人多欺人少。

紀虹奇的天靈劍由蔣翊奇交還，但是，他即使具有驚天動地的武功，就算他的朋友，與他一樣的具有詭異莫測的身手。在十四柄劍的圍合下，首尾呼應，個個是無懈可擊的第一流劍家，現在，更可以你我在相補相輔下，試問，又有誰能在如此精密的劍陣下脫身。

「放他們走！」紀虹奇不熱不冷的說道。

「讓他們出外去宣揚？我們不會做這樣的笨事……」嵩山派的掌門說着絕情的話！該明白了，他們根本是要求毀屍滅跡。嵩陽祖師是讓紀虹奇數說過教規不嚴！因此，他恨極了他，他更不想這件不名譽事讓江湖人知曉。而今，誰也要求他們死——事實上，誰也有不可告人之醜事爲他們抓在手中。也可以說：他們是議決了，先解決了七星，然後再自己解決自己門戶中事！

七星是決不能放，一個也不能留。

「哈哈哈！紀老弟，明白了沒有？還有比你更不能自省己身錯失的混賬。你，是眞正的大俠，他們，浪得虛名，他們自封大俠，放他媽的十七八個連環屁！」

這一番話令在場人，令雙方人個個凜了一凜。但是，再看一看四週！也不知什麼時候，竟然已經爲人包圍住了。每個包圍者，手中强弓勁箭！而且，箭頭泛着暗藍的光華。不必說：箭頭上有着極毒的毒藥。

「試試咱們的神箭手的功夫如何？」聲音一歇，勁風中，十四人的長劍，個個中了一下强勁利箭。不錯，他們的出手，沒錯半分。而且，誰也讓這勁箭讓退半步。事實上，出手發招，對付的，又不是江湖上的凡庸平乏之輩，說眞的，稍爲半步之差，立可讓他們反客爲主的，佔了上風。如果，他們乘此時機，順手進招，十四人中，至少有七八個，中了反擊。但是，他們並不動手……

又是一陣箭雨射來……即使你們不怕，可也不得不有所退讓閃避。

「紀老弟，別留下來了吧！事情並不算完，讓他們自己瞧着辦吧！去吧……」

紀虹奇是冷冷地看了衆人一眼，他突然一聲清嘯：「請各位前輩成名英雄，冷靜的想一想吧！如果，紀某是罪該一死，那麼紀某決不避死！但是，作盡了喪天害理之事，還要自飾門楣，這決不是英雄正義之爲！紀某去矣，好在，青山不老，綠水長流，你我之是是非非，總得有日會一清二楚。」

冷笑聲中，七星去了。他們，那些自命爲英俠之流者，無法可阻，因爲，主客之勢已易，何況，毒箭……

當最後一陣毒箭射出，此地平靜了。

在巢湖上，有着隻大船，只聽得船上有人大叫大喝，酒！酒……

他們在開懷暢飲。船上有着一面旗，是一條龍，江湖上人都明白，這是水路上唯一大幫龍門幫的標幟，而船上的人，一共有十一個！原來，胡老太婆娘、趙三大叔，康糊塗等人也在場，也在他們中喝着酒……。

現在有個人正在問紀虹奇道：「你正高興？」

「不！我面前又看見了桓賢弟，我，對不起他！」

——完——

美蘇諜海爭霸戰／羅唐納・文

鬼城龍虎鬥



埃及全盛時期，威震萬邦，建築許多座神廟，留下許多金銀珠寶，最神秘的一處地下迷宮，又名「鬼城」，幾帮特務在該處展開龍虎血鬥。

蘇聯特務透過埃及天主教，潛入美國活動，地心爆炸，威力驚人，美國國防部的高級官員大起恐慌，派人深入調查，終於在埃及鬼城展開一場火辣辣的龍虎鬥！

二百呎深地下爆炸

美國的五角大廈裏面，有幾個重要的將領，正在召開秘密會議，研究今後的戰爭形勢。

高級參謀杜爾斯上校說：「我絕對不會反對國防計劃側重於太空的武器，我只是根據現實情況作出眞實的報道而已，當局過份重視發展太空的武器了，他們應該知道，只是準備作出毀滅性的戰爭，然後需要使用太空武器，這樣做是毫無意義的，我應該傾全力研究地面之下的秘密武器，才是辦法，另一方面，深海的秘密武器也是需要特別注意的，這兩種武器防不勝防！」

勞頓上校身經百戰，聽了這句話，有些反感，說：「杜爾斯上校，你是否認爲老虎坦克之類的武器已經落伍呢？」

「不，坦克是戰場上面最犀利的武器，靠它掩護，步兵才可以節節推進，怎能說它落伍呢？我並非說地面的戰爭不足重視，只是說那一類的秘密武器如果使用，老虎坦克或激光炮之類，一旦出動，便是大規模的戰爭了，依照我的判斷，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然是不露痕跡的，埋藏在地底之下三百呎深的定時炸彈，一旦爆發，可以摧毁一個大都市，至於放在深海的輻射綫炸彈，使當地的魚類含有輻射綫，人吃了它，等於慢性的自殺，這兩種武器，都是極端隱蔽的，使用它的時候，不管成敗，是完全不露痕跡，故此我認爲它更加可怕。」

勞頓上校說：「你說的話，當然值得重視，我想知道這一點，它是否有些綫索可尋呢？抑或絕無根據，純然是你的推測呢？」

「不，它並非我胡亂猜測的，當然有些綫索可尋，我才作出這種判斷，爲了證實我所講的地心炸彈以及深海炸彈確有其事，我已經邀請奧倫博士列席，請你們聽聽他的意見，他是現時美國最負盛名的秘密武器專家，每一句話都是可信的，希望你們密切注意他的偉論。」

奧倫博士已經接近七十歲了，看來相當健康，他站了起來，說：「我一生研究秘密武器，早已知道地心炸彈的威力，必要時我可能向當局提出一個計劃去摧毁敵人後方的大都市，例如：莫斯科，料不到我還沒有提出具體的辦法之前，敵人已經潛入我們境內，做出同類的活動，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點，敵人使用的地心炸彈，比較我們將來可能使用的地心炸彈威力更大，效果更强，現時我想你們看看我帶來的照片，它是實地拍攝的，地點是美國北方懷俄明州的一個小鎭，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那張照片上面顯示的形象是地震或者雪崩，可是，看清楚點，你們就會發覺到它並非地震或雪崩造成的災難，雷克先生，你是國防部的一個出色科學家，相信你會看得出來的，你可以把你看到的秘密說出

來嗎？」

雷克博士是唯一能夠兼備化學以及電子學的科學家，對爆炸方面很有研究，他只是看了看那張照片就發表意見，說：「它當然不是雪崩，因爲地面裂開的任何一條罅、隙沒有堆上積雪，顯然那種破壞的力量是由地底之下發生了，它可能是人工做成的地震。」

「爲甚麼你否定它是天然發生的地震呢？」奧倫博士說。

「假如它是天然爆發的地震，地面不會像一塊切開的蛋糕，最深的裂洞達到五千多呎，仍是很完整，此外，連結在地面的硬雪也沒有震碎，可見震動的力量很强，而且是一下子就爆發，只是爆了一爆，便即停止，並非像地震似的震完又震，憑着這個觀點，我認爲震動的力量由地底下三百尺深或者超過三百尺深的下層爆發，它並非炸藥。」

「爲甚麼你說它不是普通炸藥呢？」

「因爲地面沒有燒焦的痕跡，另一方面，由炸藥激發的爆炸是會發生火焰的，它必然使地面僅有兩三呎的積雪溶化，既然照片沒有任何一片積雪溶化，我就加以判斷，認爲它不可能是炸藥爆炸造成。」

「那麼，你認爲它大概是怎樣子造成的呢？」

「依照我的看法，它必然是由氣體爆炸造成，換句話說，它是最新的氣體炸彈，先把一種氣體壓縮到變成液體，又再把它變成固體，它的體積縮小到十萬份之一，突然膨脹，從固體恢復到原來的氣體，就有可能使地面爆炸。」

「你認爲那種氣體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嗎？」

「照我所知，能夠從氣體變成固體的氣，只是氫氣，我的意思指固體氫。」

雷克博士把那張照片看得如此深入，令人佩服。

奧倫博士說出他的想法，加以補充，說：「剛才雷克博士所發表的意見，各位一聽就懂，不必加以解釋了，照我的看法，大概敵人派出科學家組成的特務，走到我們境內一些荒凉的地方，揀一處人跡罕到的地方，作爲試驗場所，故此出現這一張照片，他們這一次只是試驗性質，如果他們打算在紐約的地底爆炸，那種地心炸彈的威力恐怕超過現時作爲試驗的炸彈一百倍，到時整個紐約有半數摩天大廈倒坍，對美國的打擊是極端嚴重的，不必打仗，也使美國社會發生騷動，並且有可能造成資金外流以及工廠倒閉，經濟危機立刻出現，它再也沒有力量保護別的國家。」

奧倫博士說得十分逼眞。

雷克博士也同意這種講法，在會場裏面升起了一片愁雲慘霧。

稍停，奧倫博士補充一句：「各位不必太過担心，我跟雷克博士所講的話只是一個推測，不一定是事實，特別是固體氫這種東西，直到現時，我們仍是沒法研究出來，充其量只是製造液態氫而已，假如敵人的特務潛入美國境內進行這種科學性的爆破，只是使用液體氫，那就不必過慮了。」

勞頓上校問：「液態氫以及固體氫作爲爆炸的燃料，在爆炸之後，是否難以分辨呢？」

「的確是難以分辨的。」

「這兩種爆炸品的分別，在甚麼地方呢？」

「大有分別。既然固體氫恢復氣體的時候，它的體積膨脹了五十萬億倍，如用少許的固體氫已可達成任務，反之，只用液態氫，它的體積充其量只是膨脹一萬倍，利用它爆炸就要使用五十倍於固體氫的數量了，一來携帶不便，二來裝置困難，故此我們一致認爲固體氫比較液態氫可怖得多。」

「聽說現時民航機也使用液態氫作爲推進飛機之用，是否屬實呢？」

「這是千眞萬確的，七年之前已經使用它去推動飛機了，它所運用的方法就是把液態氫混和在最純淨的石油之內，放入飛機尾部的推進器，一旦引火燃燒，液態氫體極度膨脹，於是產生反擊的力量，使飛機向前航行，要是使用液態氫去發動地心爆炸，做出懷俄明州的爆炸景象，起碼要用一萬磅過外的液態氫，那種東西能夠着火燃燒，不易携帶，照我看，假如敵人眞的使用液態氫作爲爆炸的動力，他們一定不會走那麼遠，索性在莫斯科郊外進行這種試驗好了，因此之故，雖然我懷疑他們還沒有發明固體氫，仍有一種理由需要到懷俄明州做試驗的，如果我們查出某一間民航公司曾經失去一批液態氫，就可以確定這一次試驗並非使用固體氫了。」

「你的意思是否暗指有些民營的航空公司虧了本，索性售出液態氫，利用那些資金週轉呢？」

「不錯，我有這種想法，最好在國防部選擇一個有份量的人，負責這件事，所需要的經費由國防部儲備金支付，不必驚動聯邦統計調查局，免得多生枝節。」

「你認爲那一個人最夠份量呢？」

「我覺得楊奇中校最適宜做這種工作，因爲他打過硬仗，槍法奇準，且又擅長中國功夫及日本空手道，身入虎穴，臨危不亂，更難得的是他對爆破科學有很深的認識，現時楊奇中校仍是休養時期，如果各位同意，我可以單獨見見他，暢談這件事。」

仍然有人發問：「奧倫博士，你打算叫他單獨負責進行調查工作呢？抑或需要多找十個八個人，協助一起出動呢？」

奧倫博士很鄉重的說：「我早已說過，他一個人鬥得贏十多個人，何必率領大隊人馬呢？只是他一個出動，已經夠了，我打算徵求他的同意，可以從保密局調派一個眞正的特務小姐，跟他一起出動，表面上看來就像是一對新婚夫婦，往往懷俄明州渡假，掩人耳目，假如她懂得用水彩畫的方式寫生，那就更合理想，她可以走到最可疑的地方寫畫，由楊奇中校保護她，要說的話我都說完了，希望各位發表意見。」

座上客全部贊成，散會之後，奧倫博士立刻驅車到訪中校楊奇，徵求對方的同意之後，當晚他就到保密局拜訪前局長「沙摩」，提供這個計劃，請求沙摩派一個適合協助中校楊奇的美女一起出動。

只是短短的十五分鐘，「沙摩」就派出一個叫做「賽夢露」的特務小姐協助出

發。

她看來眞的像是「再世夢露」，十分風騷，沒有人看見她會懷疑她是特務的，唯其如此，她是最適當的人選，最大的弱點就是她根本不懂得用水彩畫描寫風景，不過，這個弱點是可以改變的，只要她拿得起畫筆就一切不成問題了，她可以亂寫一頓，說是「抽象派」的畫，摹倣去世不久的當代藝術大師「畢加索」。

裸女誘敵楊奇出擊

這一個美女叫做「蔡絲」，既然她綽號「賽夢露」，就把她如此稱呼吧，楊奇中校只是三十五歲，本身係一個好色之徒，當然喜歡她。

兩人在啓程之前同到奧倫博士家裏密談了很久，吃完晚餐，奧倫博士還把各種「氣體爆炸」的知識很詳細的灌輸給他們，希望他們有更充份的準備。

最後，他對兩人說：「我們的科學發展有限，只是懂得在氫氣上面打主意，有五十七種氣體那麼多，說不定對方的科學家已經發現更爲進步的氣體爆炸，因爲那種氣體在美國懷俄明州大量存貯，故此他們必須在懷俄明州進行地下爆炸，這種猜想未必是事實，卻又有可能是事實，你不妨把它記在心上，到時見機行事。」

楊奇跟賽夢露以新婚夫婦渡蜜月的姿態出現，有如乾柴烈火，一拍即合，很快他們就弄假成眞的睡在一起了，懷俄明州雖然是一個大州，因爲它十分荒凉，靠近北方，氣溫很冷，冬季積雪很厚，汽車往往沒法在公路上面通過，故此遊客不多，不過，風景倒是一流，因爲它下面緊接那一個大峽谷特別多的科羅拉多州，前往科羅拉多州遊玩的人，往往順路往北走，順便逛逛它，因此之故，它的南部仍有相當多遊客，北部就很少人踪出現，特別是那張照片顯示的村莊，不單是遊客極少，居民也少，因此之故，他倆前往該處遊覽，酒店也找不到，只是在一些變相的渡假屋暫時住下來。

那種地方只是民居而已，按月付租，由於它一排房屋都有人負責供應食物和酒，水電不缺，仍可稱做渡假屋的，兩人此行根本上不是渡蜜月，一笑置之。

第二天中午，趁着陽光旺盛，他倆就以畫家的身份走到照片所顯示的地方，作實地研究。

爆炸之後留下來的雪坑仍在該處，只是可惜落過幾場雪，它已被雪封閉，只是略見地面有幾處地方拱起而已。

楊奇經驗豐富，他早已帶備噴火筒，看見附近無人窺望，把它拿出來，向拱起的地面噴射火焰，忽然間，火焰熊熊，有些積雪被火燒熔，露出一條條坑，它就是照片上面看得見的裂坑了，他吩咐賽夢露把風，先用六吋長的鐵釘插入堅實的地面，然後抓住一條長達五百碼的尼龍繩子，逐步沉下去。

爲了安全着想，他還佩戴防毒面罩。

他如此安排，十分高明，事實上能夠令到哪一處地面爆炸的氣體，不知道是甚麼，倘若它有毒，那就糟了，故此他預先做好了防衛工作。

他逐步沉下去，賽夢露緊握手槍，坐着把風，看來一切安定，過了一會，她看見一輛吉普車自遠而近，駛到她附近，仍然沒有停下來，她暗呼不妙，擺出了備戰姿態，隨時射擊。

她屈居下風，簡直是毫無招架之力，只見吉普車上面伸出一柄槍桿來，隔開了擋風板，看不見臉孔。

即使看見了槍桿，仍是危機四伏，她索性就地一滾，滾到拱起的土地另外一邊去。

僥倖她如此機警，否則，她必然喪生，因爲槍桿剛剛伸出來，就有一連串的槍聲爆發，震耳欲聾。

那是機槍的槍聲！

她只有一柄手槍，沒法跟車上的人駁火，因此她沉住氣守候到吉普車駛開，然後大胆走出來。

她看得很清楚，那一帮人決不是當地人，顯然跟地面爆炸有關，換句話說，有些人負責監視那個地方，爆炸過後，仍然不准別人走近。

既然爆炸的特務有吉普車的機槍，她一個人固然不是對手，加上了楊奇，未必鬥得過他們，如此一想，她就替楊奇担心，不自覺的伸手抓住尼龍繩子使勁搖動！

她知道那個裂坑決不會深達五百碼，因爲裝在鐵釘的尼龍繩子，只是鬆開了一半，便即停止。

她使勁搖動，下面毫無反應，顯然楊奇已經抵達裂坑的底層，而且離開了繩子了！

他到了甚麼地方去？

她想走下去看看，又覺得他就快走上來，不敢輕舉妄動。

此外，她還担心裂坑最深處有毒氣遺留下來，她沒有防毒面罩，貿然走下去，太過危險，終於她呆呆的坐着守候。

兩個鐘頭渡過，她才覺得繩子震動，似乎有人爬上來。

她趨前接應，抓住繩子爬上來的人，果然是楊奇，不過，身上有幾處衣裳破裂，皮膚和臉孔有些地方被污泥所染，看來似是一名掘煤礦的工人，她看清楚點，還發覺他十分累，搖搖欲倒，趕快扶他躺下來，協助他呼吸新鮮空氣。

五分鐘後，楊奇似乎振作了些，緩緩的說：「裂坑深處缺少空氣，我沒有携帶氧氣筒，險些窒息，眞笨！」

她趕快把剛才發生過的驚險遭遇說出來，跟着很焦躁的說：「他們隨時把吉普車駛到這個地方，用機槍出擊，我們必須步行回去，我們並非他們的敵手，趕快走開爲妙！」

她的說話似乎很有道理，可是，楊奇另有一種想法，對她說道：「對方有吉普車、走得快過我們，如果我們在天黑之前步行回去，被他們截擊，九死一生，還是等候天黑才走比較好些，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她恍然大悟，說：「楊奇，你比較我高明得多。」

稍停，她忽又開口：「楊奇，我想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他們眞的是監視這個裂坑的一帮人馬，發覺有人走近，立刻用機槍掃射，爲甚麼他們看見我滾下較低的地

面，找個地方躲起來，却沒有再用機槍掃射呢？」

「這一點是不難解釋的，因爲你只是女流之輩，裂坑上面的積雪有一部份被火燒熔，顯然你還有同黨，而且可以進一步推測到你的黨羽正在進入裂坑之內，他們企圖把你一帮人生擒，故此沒有再度向你追殺。」

「是的，楊奇，你眞是足智多謀，我想問你一句，我們在天黑之後離開這個地方，怎樣走呢？你應該知道這一點，對方有吉普車，可以在崎嶇不平的雪地上面走動。」

「你放心好了，我有極妙的方法愚弄他們，可以安然脫險。」

「好的，楊奇，一切倚靠你了。」她很高興，說過這一句，便即閉嘴。

那時距離黃昏還有一段時間，她發覺楊奇很累，不便多說，索性閉目養神。

美國靠近北方的幾個州俱是很快就是黃昏，只是五點鐘，雲幕巳經陰暗無光，就快天黑了，楊奇對她說：「賽夢露，如果你在雪地上面守候，企圖截擊一個人。守候到天黑，是否看見雪地上面有些火光兼且聽到脚步聲就會追踪它呢？」

「當然如此，相信他們也非例外。」

「那麼，我想你看看這一個寶盒，它只是一個鞋盒大小，扭開了掣，它就會發揮作用，透出忽明忽暗的火光來，還有脚步聲响，它也是忽强忽弱，這種盒子喚做救命箱，那是在戰塲上面用以愚弄敵人的，只要我把它拋在東面的雪地，向西方行走，必然可以脫險，也許走不了多遠就聽到一陣强大的爆炸聲。」

「你的意思是否暗指那個鐵盒裏面除了錄音機還有一枚炸彈，只要有人移動它，就會爆炸呢？」

「是的，正是如此，照我想，對方只是一些三流的特務，從來沒有看見過救命箱，一定上釣，我們不必走得太遠，只是聽到爆炸聲就向聲响發生的方向走，可能捉住一兩個半死半活的人，查問地心爆炸的幕後人是誰。」

她聽了，有些着急，說：「這樣做仍是太過冒險的，車裏的人未必全部炸死，我們一旦出現，可能死在槍下。」

「即使我們兩個人當中被命運註定有一個人必須喪命，死在槍下，這個人一定是我，決不會是妳，因爲所有男人都不忍心向裸女射擊。」

她聽了，倒抽一口氣，說：「楊奇，你忍心叫我脫光了衣裳肉誘不知名的敵人嗎？我可能冷僵的！」

「妳不必担心，我給你吃一枚保溫丸好了，事不宜遲，你趕快準備出擊。」

她沒辦法可想，只好依照他的計劃去做。

天色越來越加陰暗，她忽又開口：「楊奇，現時還有一段時間可以交談，請告訴我，你走到裂坑下面是否跟一個人交手，拚個你死我活，後來，你還殺了他？」

「你只是猜對了一半，不錯的，我殺了一個人，可是，他並非活人，只是機械人！」

「是的，你在裂坑裏面逗留的時間長了一點，險些窒息，對方當然不會派人留在那個地方了，最可靠的還是機械人！照理任何一個活人都是鬥不過機械人的，你憑甚麼秘密武器打贏他呢？」

「再簡單也沒有了，機械人的行動必然是被光和熱吸引的，微光鬥不過體溫的吸引那麼强，可是，强光電筒就不同了，我所握的一種電筒特別粗壯，那是夜間行軍所用的超級强光電筒，光度超過市上售賣最强的强光電筒五倍，我是把光亮扭細，看見機械人，才把它扭亮，機械人被它吸引，伸出一雙手，向它走過來，我拋出了手榴彈，立刻把它消滅。」

「爲甚麼我聽不見手榴彈爆炸的聲音呢？」

「那時巳經是我抵達裂坑底層二十五分鐘之後，我巳經向橫走了很遠，兼且地坑深達二百多呎，故此你聽不出來。我本來是贏得乾脆玲瓏的，可惜强大的爆炸震毁了强光電筒的燈泡，我必須在黑暗中摸索，才能夠走回來，故此弄破了衣裳，好像跟甚麼人發生過惡鬥，其實我完全沒有受傷。」

她稱讚了一聲，說：「楊奇，跟機械人打鬥而且能夠獲勝，聞所未聞，你眞是了不起！現時巳經天黑了，你叫我脫個清光，向前走動，你一直留在我的背後，保持一定的距離，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認爲我走動的時候要不要大聲呼救呢？」

「必須大聲呼救，表示那一枚炸彈爆炸的一瞬，你也受傷。」

最後，楊奇看見她吞了保溫丸，叫她準備出聲，此外，他親自出動，扭開了掣，把救命箱放在吉普車比較容易行駛的雪地之上，然後走開。

果然不出所料，他倆走開了不久，突然聽到隆然巨响，顯然是敵人巳經觸動鐵箱之內的炸彈，發生爆炸，她巳吞了保溫丸，立刻脫光衣裳，走向吉普車那邊，而且依照他的吩咐去做，快要走近敵人的時候，大聲呼救。

楊奇繞道走向吉普車的後面，吉普車沒有炸毁，只是走下車廂前往救命箱那邊把它檢起來的人炸死而巳，車上的人雖然有槍在手，看見裸女走近，沒有發槍射擊，到了楊奇用手提機槍對準他們掃射之際，只有一個人沒有中槍，巳經嚇個半死。

楊奇並非心狠手辣，他爲了勇救佳人，不能不向他們掃射，發覺對方五個人當中死剩一個，正合心意走過去伸手把這傢伙抓起來，又向半死半活的人補加幾槍，認爲對方絕對沒法跟他對抗，然後罷手。

雖然入黑，亮了强光的電筒，仍然可以看清楚那個人的嘴臉，楊奇發覺他所穿的衣裳並非制服，而是礦工所穿的衣裳，頗爲詫異，說道：「你看來不是軍人，也不是特務，是否被人利用呢？我的意思是指你受僱於人，駕駛吉普車在雪地上面巡視。」

「是的，先生，我只是一名礦工，由於礦塲被積雪封閉，沒有工作，我有妻兒和母親一家人，必須賺錢活下去，故此有人肯花錢僱用，樂於效力，想不到因此闖禍。」

「你叫甚麼名字呢？」

「我喚做卡德西，是煤礦的礦工。」

「我隨時可以殺你，你懂不懂得我爲

地面的積雪沒有溶化，地下的泥土逐塊崩開，地心二百呎深有巨大的爆炸聲。

甚麼不殺你嗎？」

卡德西搖了搖頭，說：「先生，我實在不懂得。」

「我之所以不殺你，因爲我鑑貌辨色，認爲你不是特務，如果你投靠於我，把你如何被人利用的情況和盤托出來，我可以給你五千美元，而且協助你一家人逃走，我的身份是怎樣子的，你不必理會，請你考慮一下，立刻決定取捨。」

卡德西很爽快的說：「先生，你對我這樣好，我還有甚麼選擇呢？當然是一口答應了，希望我所講的話對你有些帮助，眞的協助我逃出混世魔王那帮人的掌握，這件事情說來話長了，我們還是離開這個地方再談吧，說不定混世魔王的爪牙偶然在夜間巡視，發覺了屍體，找不到我，會難爲我的家人。」

看來卡德西所講的話屬實，楊奇笑了笑，說：「卡德西，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把吉普車以及雪地的屍體一起毁滅，那樣安排，混世魔王就會發生錯覺，以爲你跟他們同歸於盡。」

卡德西喜出望外，說：「我絕不介意，根本上我們只是烏合之衆，同是在飢餓的邊緣掙扎，誰也顧不了誰。」

「好，你等着看吧！」楊奇說了這一句，便即動手，在死者身上搜索一番，然後從他携帶的一個占士邦箱之內取出一瓶藥水來，把它倒在屍體上面。

說也奇怪，藥水是白色的，倒了出來，它接觸到的東西，包括人和車，立刻溶化，升起了一縷縷烟。

只是片刻之間，眼前的屍體以及吉普車化爲烏有，只是剩下一堆含有臭味的泥漿。

這樣厲害的藥水，聞所未聞，不單是卡德西嚇到脚軟，賽夢露也嚇呆了半截。

那時她巳經趁着兩人交談之聲，穿回衣裳，不再感到尷尬，眼見焚毁屍體的工作巳經辦妥，她就柔聲說：「楊奇，我們快些走吧，回到渡假屋再談好嗎？」

楊奇點了點頭，卡德西跟着他倆走，馴若羔羊。

拔槍指嚇金荷頓

夜色越來越深，他們三個人在渡假屋密談，卡德西喝了一小杯酒之後，心情稍爲好轉，說：「先生，我現時可以開始我的談話了，即使我沒有開口問你，我也會感覺得到，你們兩位必然是爲了調查煤礦礦坑爆炸而來的，是也不是呢？」

楊奇聽了愕然，很快他就十分機警的順着對方語氣說：「是的，我剛才還走到礦坑之下搜索，你還是把混世魔王的陰謀說出來吧。」

「好的，先生，我雖然不是圈子裏面的人，因爲我有些朋友無辜受害，我對他抱着很大的疑團，曾經作出深入的調查，最低限度也明白了整件奇案的一半，總之一句話說，有個叫做柯達路的一個人，綽號混世魔王，他買了一個古老的煤礦，並非企圖賺錢，只是想利用那些煤氣發生大爆炸。」

「爲甚麼他要這樣做呢？」

「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他自始至終

只是想製造那一次爆炸而已，煤礦的礦坑十分曲折，它有一截路在地面之下伸展了幾百碼，其中有些通道透出地面，那是準備煤礦之內發生火災，或者爆炸之際礦工有機會逃生的，剛才你用繩子把自己吊入礦坑之內，所走的路正是煤礦工人準備逃生的通道。」

「它不是因爲那地心爆炸，而造成的嗎？」

「不，沒有發生大爆炸之前，已經有這一條通道，其實通道不止一條，起碼有四條，別的通道也是如此，總之，它本來準備礦工逃生的，料不到發生大爆炸的一晚，沒有一個礦工能夠逃生出來，地面也炸裂。」

「卡德西，你有沒有發覺這一點呢？那一晚煤礦的礦穴之內所發生的爆炸，其威力極猛，遠遠超過任何一次煤礦爆炸之上。」

「是的，我正是爲了這一點，滿腹疑雲，故此想盡了辦法調查，甚至不惜委身於敵，希望取得他的信任，然後搜集資料證據，把他的罪名公開。」

「你查到了一些甚麼？」

「我經過深入調查之後，認爲他買了一個絕對不能夠賺錢的煤礦，唯一的目的只是想把它引爆，三十個礦工炸死，也是他的原定計劃。」

「那些礦工跟他無冤無仇，他何苦把他們炸死呢？」

「不，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只是說他在礦穴最深處做一些極端秘密的工作，有幾十個礦工參與，他明知那種工作十分危險，一旦爆炸，可能死個清光，仍然容許他們留在地穴之內，因此炸死，並非說他蓄意謀殺，不過，世事十分離奇，假如他已經替所有礦工買了保險，他們炸死了，便有巨額保險賠償的款項到手，可能是佈局謀殺！」

卡德西忽然把話題落在另一方面，說：「他是否如此心狠手辣呢？仍待調查，現時我該說及他組織巡邏隊方面的事了，爆炸發生之後，他就躲起來，揚言有人破壞，用每天五十美元的工資吸引一部份人，組織巡邏隊，在災區巡視，凡是有人走近爆炸地點，能夠把這些傢伙生擒最好，否則，索性用機槍掃射，我就是受僱於他，是礦工當中的一個，說到這裏，我想補充一句，加以解釋，剛才我說他企圖殺死礦工騙取保險公司的賠償費以及撫恤金，並非信口開河的說出來，有多少痕跡可尋，因爲，他挑選的礦工一共有二百五十人，分班工作，超過半數以上的人是沒有結過婚，兼且沒有父母兄弟的獨身漢，分明是他想把那些人在煤礦裏面喪生的工人應得保險公司撫卹金據爲己有。」

楊奇想了一想，說道：「你所講的話全是有根據的，我立刻要抓他，你快點說，到甚麼地方才可以找到混世魔王柯達路呢？」

「聽說他已經回到埃及，假如你想抓他，必須親自到開羅打聽，整個埃及只是首都開羅最出色，柯達路這個人一定是在當地很有名氣的，走到該處一問便知。」

楊奇說：「他是埃及人嗎？」

「是的，開礦的資本家甚少是埃及人，故此我對他們的印象很深，而且直覺到他不懷好意。」

「憑着你的觀感，你是否眞眞正正相信他開礦的目的只是想騙取保險費呢？」

「我本來的確是這樣想，他是否除此之外還有別的陰謀呢？不得而知。」

楊奇再問一句：「雖然你是礦工，由於你掘礦有許多年的經驗，起碼你會知道這一點，煤礦爆炸的威力雖然大，決不會使二百呎之上的地面，炸到拱起來，是否他用特殊的方法，去達到這個目的呢？」

「我對於物理化學沒有甚麼研究，如果你想展開更爲深入調查，不妨找金荷頓先生，他負責礦穴的空氣調節，對煤氣認識很深。」

「你知道他的寓所嗎？」

「他沒有離開本鎭，我可以帶你去看看他，希望你注意這一點，我在場的時候，切勿動武。」

「我是一定不會動武，」楊奇很快回答。

夜色一點點的加深

金荷頓的寓所就在礦場附近，很容易尋找，那是一座精緻的花園別墅，點點燈輝，透過濃濃的夜色，照映出來，十分艷麗，眞的不相信在煤礦的礦場附近有那麼幽美的地方，可是，兩人站在戶外按動電鈴，門內沒有聲响，也沒有狗吠聲，顯然是屋裏的人不想見客了，已經夜深，他們二人只好轉身走開。

楊奇對卡德西說：「你已經列入炸死的名單之內，不宜露臉，還是回到渡假屋找個房間休息吧，明天早上，我立刻叫賽夢露按址拜訪卡太太，把她以及孩子帶到安全的地方，還贈給她五千美元，作爲酬謝你協助我破案之用，我們做事一向十分週密，你留在房間裏面，十分安全。」

那時卡德西已經騎上虎背，只好一切聽從楊奇的吩咐去做。

翌日上午，大概十點多鐘，楊奇單獨去找金荷頓，仍是那樣子沒有任何一種聲响從屋裏透出來，如果他不是晚上走近它，看見屋裏有燈光透出來，可能懷疑它是空屋了，他想破門而入，用掌使勁拍打，任何一塊玻璃門沒有裂痕，顯然對方裝置了防盜玻璃，只好沉着氣走開。

回到渡假屋，他跟卡德西密談，研究怎樣找到金荷頓。

卡德西說：「他的體力旺盛，喜歡美色，鎭上難得有一個美麗的少婦出現，如果你的女人肯犧牲色相誘他走出來，包管我們有機會捉他。」

因爲卡德西看見過她裸體誘敵，故此這樣說，楊奇聽了，沒有責備他想得太過刁鑽，點頭答應，說：「她只是我的女人，並非我的太太，你打算怎樣利用她都可以，隨便說吧！」

卡德西聽了，喜形於色，果然說出一個具體的計劃來，楊奇准許他這樣做，於是當天下午她就擺出一副蕩態投奔戴維絲，希望在她的歌舞團裏面插進一脚，四十六歲的戴維絲說：「你的體型臉相都是一流貨色，請你在我的面前跳幾跳，如果有點樣子，我就把你安插在歌舞團之內。」

「我立刻可以做些跳舞的動作，另外表演脫衣舞，那是我最擅長的一種表演，單人表演更妙！」

她說完，果然做出許多個美妙姿勢，一邊跳，一邊脫衣，戴維絲看了喜出望外，頻頻讚賞她，說道：「我給你每晚一百美元的薪酬，一晚表演兩次，如果你同意，即晚登台，正如你所說，單人表演脫衣舞，」

就是這樣，她以天涯孤女的姿態，晚晚登台表演，卡德西預料得到，不出三晚，金荷頓必然獲悉這個消息，走過來欣賞她的嬌姿，進一步就邀她在深夜返家一敍，正好把他綁架。

這個辦法雖然古老，仍是有效的，賽夢露登台表演的第一晚開始，楊奇跟卡德西已經夾在觀衆的座位當中，暗中保護她，同時守候金荷頓，到了第三晚，金荷頓出現，卡德西指點他給楊奇認識，俟機出擊。金荷頓惑於美色，透過歌舞團的老闆娘戴維絲，邀她在第二次表演脫衫舞之後在側門外邊相見，她接受這個邀請，暗中通知楊奇兩人，早作準備，到時她離開後台，從側門走出，他迎上去，吻了吻玉手，邀她到家裏坐坐，就在這時，有一個老翁攔住去路，說：「先生，可憐我這個瞎子。」

爲了掩人耳目，卡德西早就化裝做老翁，他站在背光的一處，不容易看穿他的本來面目，金荷頓覺得這件事情極不尋常，定眼看他，說：「你不像瞎子，更加不像乞丐！」

楊奇認爲時機成熟，一躍而出，在金荷頓的背後拔槍威脅，低聲說：「金荷頓，想活下去，就跟我一起走進汽車廂！」

她佯作吃驚的模樣，纏住金荷頓，使他沒法拔槍，卡德西不再保留老翁的形象了，很敏捷的走前一步，喝令金荷頓舉手，然後搜索他身上的武器。

金荷頓被他們押到停車場，經過他自己的汽車，他嘆息了一聲，不敢留步。

他被押到一輛黑色的房車前面，拉開車門，楊奇跟賽夢露分別坐在他的左右兩邊，由卡德西駕駛。

金荷頓相當鎭定，沒有開口，他逐漸明白整個局勢了，那個脫衣舞娘只是釣魚的香餌。

他被押到一座殘舊的古老大屋門外，走出車廂，再度押入一個大堂，屋內沒有半點聲息，他隱約記得起那是鎭上有名的鬼屋。

他被逼坐在一張大椅上面，手脚被鐵綫縛牢，牆上有兩盞風燈高懸，光綫相當明亮，他認得出卡德西，冷笑一聲，說：「老卡，你的化裝本領倒是不錯！」

「關於我的事，你不必關心，還是關心你自己好些，他們並非想要你的命，只要你把柯達路的秘密說出來，包管你安然走出去，如果你句句說謊，那就很難說了，他們全是殺人不眨眼的傢伙，包括二八佳人在內。」

「好的，我已經落在你們的掌中了，有問必答，用我的性命保證，半句沒有說謊。」

金荷頓十分坦誠的說。

楊奇扭亮了一盞座燈，它只是很普通的釣魚燈，不過，另有一個特色，那種光亮是淺藍色的，十分刺眼，即使閉上了眼睛，被燈光投射，那個人的一雙眼仍然發出劇痛。

楊奇先把強光投射在他的眼皮之上，他緊閉一雙眼，仍然覺得它就快裂開，很是痛苦，說：「我明白你們的意思，別再折磨我了，開始發問吧。」

「我首先想知道的是煤礦爆炸究竟是甚麼氣體燃料弄出來，你是礦場唯一的化學師，必然懂得這種秘密，請你說一個詳細。」

「你們有些誤會了，礦穴之內雖然爆炸，並非煤氣爆炸，它是一個圓球形物質爆開做成的，叫做魔鬼球，可能在球裏貯下壓縮的液態氣體，我不知道它是甚麼，因爲它是老闆自己帶來的，我不便多問。還有一點，它沒有爆炸之前，我不覺得它有何種特色，不會注意它，故此沒有打聽它的眞相。」

「爆炸的時候，你是否仍留在礦穴之內？」

「當然沒有留下來，如果我留下來，早已炸死了，讓我再重覆講一句，我根本不知道直徑只有二呎的圓球，炸力那麼强大。」

「你在爆炸之後有沒有向他查問此事呢？」

「沒有！」

「爲甚麼你沒有查問？」

「我想向他查問，可是找不到他。」

「照這樣看來，他是有預謀的了，那一次爆炸死了三十多人，你是否在事前知情？」

「我固然不知情，相信柯達路也不知情。」

「憑甚麼理由你這樣說呢？」

「因爲那一次爆炸是在深夜發生的，比較準確的時間是凌晨四時，當時全部礦工已經離開，被炸死的礦工是他們自己潛入的，可能是他們偶然碰跌那個稱做魔鬼球的東西，突然爆炸，自取其咎。」

「礦工爲甚麼擅自潛返礦穴之內呢？這樣做十分危險，他們應該知道礦穴之內有機械人留守。」

「你也知道礦穴有機械人嗎？你能夠潛入礦穴，碰上了它，活着走出來，眞是了不起！」

「金荷頓，你不必把話題扯得老遠，我希望你盡可能的吐實，三十多個礦工不怕危險，擅自潛入礦穴，必有所圖。」

「我不知道他們有甚麼打算，因爲我不是礦工，如果你想知道得更加淸楚，請向卡德西盤問。」

卡德西趕快插進一句：「一共有二百多個礦工，當然是分作許多個小組的，我不是他們那一組，無從知情，如果你一定要我找出一個答案，我只能說他們懷疑柯達路有些很值錢的金銀珠寶，收藏在礦穴最深處，這種推想只是我個人的猜想，未必是事實，可能有更好的理由，你應該問問金荷頓。」

金荷頓嘆息了一聲，說：「不管我怎樣說，只是猜想而已，金荷頓或者卡德西不過是受僱於他的職工，怎會知道其中奧妙呢？如果你叫我說出更爲可靠的一種解

釋，我認爲那是一場特務龍虎門！」

「誰是特務呢？」

「柯達路是中東派來的特務潛入礦穴搜索秘密情報的一帮人，是美國特務，眞是可惜，他們全部被魔鬼球炸死了，無從查問。」

「你的意思是否柯達路負責收集美國北方幾個大州的秘密情報，他攪煤礦只是掩護這種工作呢？」

「不錯，我確有此想。」

「金荷頓，我現時提出來的另外一個問題，頗爲重要，你有沒有這種感覺，以爲柯達路帶來的一個金屬球就是秘密武器，他揀懷俄明州作爲試驗品呢？」

金荷頓聽了，搖了搖頭。

稍停，他續說下去：「那個金屬球的外殼只是鋁的合金，貯不了多少燃料，即使它爆炸，威力有限，沒法造成重大的破壞，你千萬不要這樣想，以爲它在地底爆炸就使地面炸爛，其實那種爆炸力只是沿着走道衝上去的，沒有走道，它決不會把地面炸到不成樣子，我認爲它並非秘密武器，假如他有特殊的武器，他決不會把它收藏在礦穴之內，只是收藏在他居住的別墅之內。」

遠征埃及地下迷宮

「是的，這種推想倒也合情合理，你知道他的寓所嗎？」

「我知道他的豪華別墅，如果你想走進去搜索，我可以帶你到那邊去。」

「好，現時立刻動身。」楊奇欣然點頭。

柯達路是一個神秘的人物，他的別墅也是相當神秘的，佔地甚廣，屋內除了一個大房，還有泳池以及花圃，奇怪得很，那座巨型的園林別墅只是他一個人居住，沒有女傭，也沒有園丁以及廚子，他是否有時暗中召喚一些美女返家享受熱情的擁抱呢？不知其詳，在柯氏煤礦公司裏，比較所有人都接近他的一個化學師金荷頓也不知道屋裏的秘密，別人更加難以獲悉眞相。

那時四個人一起離開鬼屋，駕車駛向那座園林別墅，差一點就是午夜，到時陰暗，在車廂裏面沒有人開口，他們都有這種感覺，似乎覺得那個地方危機四伏，就快發生不測之憂。

抵達戶外，金荷頓伸手按動門鈴，鈴聲震耳，屋裏沒有人聲，他停了手，說：「這座屋子大概是杳然無人了，它到處裝上了防盜玻璃，沒法打爛走進去，唯一的通道就是烟囪。」

「好的，金荷頓，你先由烟囪走下去吧。」

楊奇好像發施命令似的說。

金荷頓忽然停步，很鄭重的說：「我有些不安之感，懷疑烟囪之內巳經設下陷阱。」

「這種想法是可信的，既然那一座怪屋唯一的通道是烟囪，他想阻止任何人入內，很可能在烟囪之內佈下死局，鑽下去必死，除了烟囪，還有別的通道沒有？」

楊奇同意這種忖測。

金荷頓想了想，說道：「相信沒有別的通道了，不過，我們可以從瓦面走下去。站在這裏看不見屋頂，但却可以想像得到，這種僅有兩層高而瓦面特別闊大的屋頂，必然裝置一呎闊的厚瓦，它是不難撬開的，把它搬開，便是一層石綿用來隔熱防火，再把石綿撬開，便可入內，如果你們同意這樣做，我可以担任這一項工作，進入屋內，我還可以協助你們到處搜索，我有一個請求，不論如何，天亮之後，希望你們讓我恢復自由。」

「好，我答應你，金荷頓，明天早上你一定可以步行返家。」楊奇很是肯定的說。

金荷頓開始做出那種行動了，他很是穩定的扳登高處，揭開瓦面，撬開石綿，露出一個大洞。

楊奇始終緊隨在後，手裏有槍，在他背後順着次序滑下去的人就是卡德西，至於賽夢露，留在戶外把風。

看來金荷頓眞是徹底合作的，可是，他們忘記一件事情了，那個地方是匪帮的巢穴，金荷頓熟悉地形，剛剛抓住繩子滑下去，一雙脚接觸地面，他的身形一閃，就此失了踪，楊奇跟卡德西沒法可想，只好暫時把他放棄，自行搜索。

卡德西自告奮勇，他到處鑽動，突然慘呼一聲，楊奇定眼看時，只見他被一個機械人伸出一雙鐵臂，十隻鋼指緊緊的握住他的咽喉，沒法施救，氣湧如山，却又無可奈何。

楊奇十分機警，他懷疑機械人不止一個，驟然聽到沉重的脚步聲，來不及轉身去看，使勁往斜裏飛躍，站穩了脚步，定眼看看，果然有一個機械人襲擊他。

到了這時，他才知道金荷頓花言巧語，無非想誘他到來，希望他落在機械人的手中，決心報復。

橫豎卡德西巳經喪命，他不想再留步了，況且屋裏除了兩個機械人之外，金荷頓沒有死，可能在屋裏找到一桿手槍偷襲，越想越覺不妙，索性抓住繩子逐步向高處扳登，幸而機械人沒法跳高，他才可以逃出魔掌。

他的身上還有袖珍的手榴彈，威力甚大，他儘可以立刻把它抛出去，毀了機械人，可是，他決心報復，並不急急忙忙的反攻，寧願走到戶外再算。

他巳經把一枚威力更加强大的唇膏炸彈放在賽夢露的手袋裏面，離開那間屋，飛奔出去，找到了她，立刻打開手袋，拿出長條形的炸彈來，轉身走向屋子前面，扭開了掣，把它抛到屋頂。

唇膏炸彈剛剛脫手，他就向一塊用來裝飾的人形石撲過去，躲在石後。

他剛剛躲藏起來，那座房屋就給唇膏炸彈炸到瓦石紛飛整座倒坍，火光熊熊。

那種炸彈含有燃燒彈的成份，故此它爆炸之後，隨即發生大火，他認爲機械人跟金荷頓同歸於盡，然後走向賽夢露的身邊。

雖然他沒法找到更多的證據去證實混世魔王柯達路是個惡魔，可是，關於雪地爆炸案件，他巳經查探得清清楚楚，不必再留下來。

卡德西本身只是一名礦工，死於非命，他的遺孀巳得到五千美元，楊奇自問無

負於他了，不必理會這方面的事，稍爲收拾應用物品，他就帶賽夢露乘搭航機離開懷俄明州。

回到華盛頓，他立刻到國防部謁見高級參謀杜爾斯上校，很詳細的報告此行各種遭遇。

杜爾斯上校說：「你的成績不錯，地心炸彈的疑雲被你揭開總是一項成就。」

「我沒有找到那個引起爆炸的魔鬼球，怎算是有成就呢？」楊奇很謙虛的說。

「不，你巳經找到證據確定了那一次爆炸，所牽涉的秘密武器，並非地心炸彈那麼嚴重，卡德西所講的話，確是事實，如果，沒有三幾條準備礦工逃生的走道，彷彿是烟囪，那一次爆炸的力量不能夠透過二百多呎深，使地面的冰雪炸開，可以說它只是一種巧合，既然沒有地心炸彈這麼一種秘密武器，不必過份緊張了，這是你的功勞，最低限度可以使美國國防部鬆一口氣，不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案中有案，恐怕你仍要多走一次，到埃及的首都開羅，找混世魔王决鬥。」

「你說的是柯達路嗎？」

「是的，我說的另外一件案叫做埃及迷宮，相當湊巧，敵人的姓名做柯叫達路，世界上沒有這樣巧合的事，這傢伙必然是你說的混世魔王。」

「好極了，我正想追踪緝捕他。」楊奇很是興奮。

「楊奇，你應該對埃及的歷史以及地理的形勢有更深刻的認識，然後出動，希望你在十日之內，走到指定的考古學家以及地質學家那邊，加緊學習，對埃及懂得越多越好，現時我想問一問你，你打算單槍匹馬走天涯呢？抑或帶她同行？」

杜爾斯口中說的「她」，當然是指賽夢露了，楊奇毫不思索就說：「我希望帶她同行。」

「爲甚麼？」

「因爲她擅長各種舞蹈，體型美妙，派她潛入夜總會展開各種活動，十分適合，埃及流行肚臍舞，希望她在這方面精益求精。」

「好的，我就叫她苦練肚臍舞，跟你同行。」

「上校你對我眞是體貼入微，我必然傾全力出擊。」最後，楊奇很認眞的說。

十日之後，杜爾斯上校召集楊奇以及賽夢露，說：「你們快要出動了，我想把一宗奇案對你們說知，它跟埃及的歷史有關，故此需要你們好好的研究古埃及每一個朝代的戰鬥。

「照現代考古家的意見，他們一致認爲古埃及的全盛時期只有兩個皇帝，一個是距今三千五百年的富福法魯克，他就是建造埃及最巨型金字塔的人，十年前，還在人面獅身石像附近沙地下面二十五呎深的一處，找到貯放了許多珠寶的太陽船，它也是富福王製造的，金字塔以及太陽船證明他統治埃及的時期，武功蓋世，兼且十分富裕，另外一個皇帝叫做阿佳，他只有十四歲就病逝了，雙親極爲哀傷，把大量金器放入他的墓內，他睡的棺木當然是金棺了，那時只是距今二千五百年，那一個收藏得很深的金墓是在帝王谷裏面掘出來的，其實古埃及還有一個秘密的地方，叫做地下迷宮，係古埃及第五代皇朝所建，它竟然伸展了五十哩之遙，全是在地下築成，那一代的皇帝卡拉沙，跟隣國蘇丹連場血戰，變成瞎子，他橫豎永遠看不見，故此他把皇宮建築在地面之下，此外，他又因自己失明，驍勇的將軍全部開眼，担心他們叛變，即使是整座宮殿建築在地面之下，仍是分作八截，似連非連，機關密佈，叫做迷宮，最爲慘絕人寰的一種苛政就是宮內妃嬪以及宮女全部被藥師在食物下毒，逐漸瞎了一雙眼，那就不會討厭他是個盲眼的人。

「如此心腸陰毒的人，當然會收藏了許多金銀珠寶，古埃及一直是相當富有的，自從他做了皇帝之後，苛征暴歛，人民窮了下來，直到今時今日，仍然沒法翻身，可見他一定收藏了無數金銀珠寶了，古埃及許多座皇墓都巳經發掘出來，單是卡拉沙的地下迷宮，沒法找到，三年前在開羅有一個做收買古物的小商人發了達，警方懷疑他巳經進入迷宮，掠奪了大批古物以及金銀珠寶，把他拘捕盤問，展開廣泛的調查，足足有兩年之久，然後放走他，始終沒法找到他盜取墓中古物的證據，以上就是埃及迷宮奇案的經過情形，那個古物商人的姓名就是柯達路，照理他只是商人，就算他找到了金銀珠寶，不過是富翁，沒有理由變成混世魔王的，我們十分懷疑他當年被捕之後能夠釋放，純然是蘇聯當局給埃及政府一些巨大的壓力，他恢復自由之後，不能不投靠莫斯科，可能他在一年內把自己完全改變過來，變成了一個犀利無比的特務，言盡於此了，你們到了開羅，不論遲早一定碰見他以及他的爪牙，將有連場血鬥，十分夠刺激，如果你們需要幾個殺手或者幾十個助手，隨時通知開羅的總部跟他們聯絡，祝你們好運！」

鬼城裏面一場龍虎門

一個月後，楊奇以及賽夢露都在埃及的首都開羅落脚，爲了掩飾他們的身份，一個變成夜總會的舞娘，另外一個，化裝老貌一點，看來是個流落在埃及的考古學家，他倆甚少見面，除非準備展開攻勢。

那天黎明的一段時間，兩人在公園的石櫈上面坐着交談，四望無人，賽夢露說：「我們只是知道此行追踪搜索的目標是個男人，戰鬥力强，他叫做柯達路，綽號混世魔王，那麼短少的資料不夠份量，根本上柯達路只是很普通的一個姓，下邊還有他本人的名字，如果他入了教，另外有一個屬於宗教的教名，整個姓名長達十多個字，我結識的埃及人以柯達路爲首的男人，有十多個，不覺啼笑皆非，至於混世魔王，在美國來說，這兩綽號顯示他是一個窮兇極惡的人，並不多見，開羅的風俗習慣並非如此，凡是名列黑帮的人，而又屬於小頭目，一概稱做混世魔王，一句話說，我們實在沒有足夠的資料調查他！」

楊奇說：「你說自己在夜總會工作，結交了十多個叫做柯達路的男人，也許其中有些人特別可疑，不妨把他說出來，讓我逐個跟踪，必要時夜間入屋搜索。」

「好的，你用紙筆把三個人的姓名地址寫下來，他們都是自命不凡的大男人，



黑鬍子威朗父子燃亮火把，把美國特務楊奇以及賽夢露帶入鬼城之內。

記得這一點，除非逼不得已，不要殺人，否則，我們在開羅未必站得穩！」

「是的，這些話很重要，我必然緊記在心！」

楊奇說完，用紙筆寫下她說的姓名地址，然後分手。

三個「柯達路」俱是很有名氣的，他跟蹤最可疑的一個。

他依照過去的方法處理，企圖用酷刑屈服一個人的意志，在「柯達路沙哈羅德塔斯莫拿」走近停車場的時候，一躍而出，另有兩個浪子是他的助手，一柄手槍兩把刀，分別威脅「莫拿」，逼他放棄了自己的汽車，同進另外一輛黑色小車，駛往貧民窟。

楊奇以前逼卡德西招供就是使用這個方法，選擇非常僻靜的街走！一間古老大屋，以及强烈的藍光，先行令對方失去了門志，畏懼失明，然後逼他說出任何一種秘密，楊奇把這個方法重演，料不到「莫拿」被他們押入古老大屋之後，他們還沒有機會拿出繩子來，他就冒險發動攻勢，一個後脚，把揸刀的人踢開，突然轉身，一個劈空掌打在楊奇的右手上面，閃電般俯伏下來，避過另外一個人的刀，抓了手槍，對準楊奇，說：「舉手！三個人都舉手，不然的話，我立刻發槍射擊。」

楊奇舉了手。

另外一個略爲躊躇，終於舉手，第三個人乘着舉手的姿勢，飛出刀子來。

這個浪子擅長飛刀，剛剛出手，就是飛出三把刀，其中有一把刀插在「莫拿」的左腿，莫拿咬了咬牙，扳動槍機，打算一口氣連殺三人，他太過樂觀了，那一柄槍並非他的東西，他根本沒有手槍帶在身上，對方的手槍是特製的倒後槍，一定要握了槍管，槍嘴對正自己，扳動槍機，從槍尾射出子彈，才可以擊倒敵人，假如他依照一般拔槍射擊的程序去做，自己就會中彈身亡。

這是「倒後槍」，特務經常使用它，「莫拿」毫不知情，連發三槍，三粒子彈都打中自己的胸腹，倒在血泊打滾，很快就氣絕，因爲那些子彈有毒，見血封喉。

第一個「柯達路」如此慘死，另外兩個「柯達路」，因爲他不是楊奇追殺的人，沒有半句供詞，藍色的光向眼皮投射的時間太長，引致眼睛爆裂，倒地喪生，不止是變成瞎子那麼簡單。

三個「柯達路」先後喪命，她担心自己受到牽累，不敢回到夜總會去。

這一條綫索中斷了，不過，她有另外一條綫索，對楊奇說：「我們闖了禍，風聲越來越緊，這件事情必須速戰速決，柯爾斯上校曾經對你說知，眞的混世魔王可能找到埃及迷宮，我知道有一個人曾經進入迷宮幾次，可否給他一些錢，由他引路，闖入迷宮看看？說不定在迷宮裏面找到一些寶貴的綫索。」

「你認爲那個人是否可靠呢？」

「他可能是靠得住的，因爲他需要錢，酒癮極大。」

「他已經懂得迷宮如何走進走出，怎會窮呢？」

「楊奇，你想得太過簡單了，現時迷宮裏面已經找不到有金銀珠寶，他懂得入路有甚麼用？」

「好的，你相信他，我相信你，那個人是誰？你究竟怎樣認識他的？」

「他是一個黑鬍子的老翁，叫做威朗，兒子叫做威哥，兩個人都是明珠夜總會佈景部的技工，每次我出場跳舞就看見他們，見面的次數多了，自然變成朋友。」

「那麼，給他們二人總共美金三千元，他們帶我們進入迷宮之後，我們就要用彈簧刀和手槍威脅他，稍爲有甚麼風吹草動，立刻發槍兼且出刀，明白嗎？」

「我一聽就懂，依計行事好了，」賽夢露說。

翌日下午，楊奇跟黑鬍子威朗見過面，交了一千美元給他，另有三千美元，在地下迷宮的入口交出，總共是四千美元。

威朗收了一千美元之後，說：「我們在城內第七街一處荒廢的建築地盤見面，

到時你跟她一起晤敍，切勿多帶一人。」

楊奇同意這樣做，猜不透爲甚麼，他黑鬍子威朗揀那個地方見面，翌日的晚上跟賽夢露同赴該處，威朗說：「就在這一座建築地盤之內，有一個深井，井底就是地下迷宮的入口，鈔票帶來了沒有？」

楊奇說：「古埃及的神廟以及皇墓，必有巨型的石像把守門戶，而且有機關，你必須把我們二人帶到迷宮之內，我然後把鈔票奉上，不過我可以讓你看看它！」

楊奇把一雙手伸進囊內，拿出兩大叠美鈔來，晃了晃，便即把它收回，黑鬍子威朗沒法不依，只好點頭答應，先行走入深井。

他的兒子「小威」也走進去。

楊奇跟賽夢露先後沿着繩子滑下，置身井底，扭亮了强光電筒，只見井底的右邊有一個小洞，僅容一人可以爬進去。

四個人先後爬入小洞，黑鬍子威朗燃亮了火把引路，小威也拿着火把跟他走，楊奇還沒有走近他們，已經看見前面不遠之處有幾個石像，另外有些門戶黑沉沉。

在火光照耀之下，黑鬍子威朗很順利的走進去，原來它沒有木門封閉，更加沒有大石擋路。

「以前這個地方有機關，隨時殺人，現時所有機關都被天火教的人拆掉，再往前進，也是暢行無阻，你們稱它是地下迷宮的地方，我們把它稱做『鬼城』，再入就是鬼城了，在這裏交貨好不好？」

「好的，鈔票足數，請你點收。」

楊奇趁着兩父子點收鈔票之際，跟她打個眼色，不約而同的拔出武器，逼他們在前引路。

在一刀一槍指嚇之下，黑鬍子威朗仍是握了火把在前面走，小威也是走在第一綫。走了很久，仍然沒有別的東西發現，不過，地面倒是很平坦的，顯然經常有人走動。

黑鬍子威朗停下步來，說：「楊奇先生，我已經說過，這個地方稱做鬼城，甚麼都沒有，不見天日，即使走到天亮，仍是一片空白，我已經走倦了，實在沒法移動一雙脚，停下來休息一會，好嗎？」

這個請求是合理的，楊哥依了他，仍是拔槍監視，料不到他們坐下的一處正是天火教徒召開大會的祭壇，由於火光吸引，教徒逐漸走近，楊奇定眼看看，發覺對方一層又一層，起碼有三百人，自知不是他們的敵手，笑了笑，說：「威朗，今晚我們可能同歸於盡了。」

黑鬍子威朗沒有回答，黑暗中有一個粗壯的語聲飛出來，說：「不必同歸於盡，只要把你們二人深入開羅調查地下迷宮的眞相說出來，我就把你們放走。」

楊奇不知道對方的底蘊，只好吐實。

那個人大概是領袖，始終沒有露臉，只是透過播音器講話，說：「原來你們是爲了緝捕柯達路卡卡而來的，我可以把他交給你，任由你把他帶走，可惜得很，他已經喪命。」

「他是你們殺死的嗎？」

「這一層你不必過問，你想殺他，有一個屍體交給你送回美國保密局，你就完成任務，不過，我饒你一命，還把你想殺的人交出來，那是有代價的，我要五十萬美元，必須現鈔，不要支票，如果你同意，我把你帶來的女人扣押，到時你交出鈔票，我就放人，同時讓你帶走你想要的死屍。」

「我怎能夠立刻籌出巨欵呢？」

「這是你的事，十日爲期，到時我不看見你走進來，或者看見你走進來而沒有看見鈔票，她就完了，你走吧！黑鬍子威朗帶你走，切勿難爲他，因爲下次你走進來，仍要靠他帶路。」

天火教的領袖再也沒有話說，楊奇只好走開，分手之前，他安慰了她幾句。

他回到地面，當晚就到杜爾斯上校指示的地址，用密碼交談，找到開羅的「海外保密局」負責人「都勒」。

「都勒」說：「我先向杜爾斯上校請示，再行定奪，你暫時留下來。」

透過美國保密局的協助，有人把五十萬元美鈔送來，全是假鈔，放在一個鐵箱上面的一層，下層是催淚彈，只要伸手把鈔票拿出來，便有大量催淚氣噴出，到時他們可以乘機反攻，逼對方放人。

這樣做等於賭博，楊奇不高興，却又沒有更好的辦法營救她，只好依計行事。

到了約定之期，三個人一進入地下迷宮，兩個人扛了鐵箱，楊奇在前引路，帶路的人仍是黑鬍子威朗，小威沒有同行。

四個人走到地下迷宮的祭壇停步，有一個高大的人走出來，說：「這個棺材裏面躺着的死屍就是柯達路，交出鈔票，你們立刻把它抬走，另外帶走你的女人。」

「她在那裏？」楊奇問。

「交出鈔票再說！」

楊奇打開鐵箱，他們果然看見花花綠綠的鈔票。高大漢子叫威朗把一張鈔票送給他看看是否眞鈔，威朗照做。

楊奇走開了，威朗翻動箱子裏面的美鈔，一陣白烟升起來，全部天火教徒流淚，沒法睜開一雙眼。

楊奇跟同行的人早有準備，一齊動手，閉了眼睛活動，三柄手槍一齊壓住對方的領袖，展開談判。那個領袖似乎受制於他們，甚麼都答應，不單是放走了她，還叫人協助他們抬起那個屍體。

他們大功告成，雙方沒有一個人流血，值得自豪，不過，離開了鬼城之後，楊奇認爲太過順利，他始終猜不透天火教爲甚麼沒有好好的對付他們。

屍體交到「都勒」的手上，由他轉送美國，他跟賽夢露回到酒店房間歇息，坐下不久，有人打電話給他，他的心上一動，接聽的時候，馬上緊張起來。

對方不單是自稱係天火教的首領，還說他才是眞的柯達路，綽號混世魔王，他把一個死屍說是柯達路，既然可以使對方有所交代，不致於空手而歸，同時可以擺脫蘇聯的控制，以爲他眞的被捕。

最後，他很鄭重的說：「天火教只是想復興埃及，跟美國無涉，上次我到美國不過收集情報，因爲莫斯科的人，有恩於我，不能不替他們做一點事，現時，作爲特務的柯達路已經死了，美國保密局的頭子儘可以睡得合眼！這個秘密是我對你說知的，你不會這樣蠢把它洩漏出來吧。」

說完了這一句，對方截斷了電話，楊奇呆若木鷄。

（完）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　飛・圖

金笛劍客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卓少華帶着十三個使者來至小界嶺，城主留下大公主嚴文蘭接待，這位大公主心中有數，因爲解迷藥已交給妹妹玉蘭爲卓少華解去「無憂散」之毒，爲了查淸情況，用試探口吻詢問，卓少華知道瞞不過，杜撰了一番說話，自己已解迷，但師父等人尙不敢解除，尙幸瞞騙得文蘭相信，吩咐按行程表辦事，趕去武當山，卓少華和師父等人商量，衆俠見過城主的舉動，懷疑她就是當年紅燈會的大公主，她誤會武當掌門人謀害自己情侶嚴凌峯，故此說出「二十年後報雪血仇之語」，而文蘭再喬裝爲藍允文試探卓少華，老哥哥却將她道破眞面目。

圍困紫霄宮　對陣說因果

卓少華笑道：「那是老哥哥喬裝的，和姊姊打架的就是飛跛子，對不？」

嚴文蘭又點點頭，說道：「那晚，老哥哥一定要看我的眞面目，硬說我左眉梢有一顆朱痣，是他一位故人的女兒……」

卓少華突然想起老哥哥大鬧五龍山莊的事來，口中低啊一聲道：「小公主左眉不是有一顆朱痣，莫非她……」

嚴文蘭嬌軀驀然一震，目光凝注，問道：「你……有沒告訴老哥哥？」

卓少華道：「沒有，我發現小公主左眉有一顆朱痣，今晚還是第一次見到老哥哥。」

「這樣就好。」

嚴文蘭舒了口氣，柔聲道：「華弟，我想求你一件事，你會答應嗎？」

她一雙盈盈秋水，盯着華弟弟，似有無限心事。

卓少華道：「姊姊有什麼事，只管說出來，小弟無不答應。」

「你不要答應得這樣快。」

嚴文蘭紅菱般小嘴，漾起了一絲甜笑，道：「我央求你的這件事，就是……」她頓了頓，接道：「就是不要把玉蘭的事告訴老哥哥，好嗎？」

「這……」卓少華一呆，問道：「爲什麼呢？」

嚴文蘭道：「你是不是肯答應我？」

「姊姊，這使小弟好生爲難。」

卓少華接着道：「我不願騙妳，但我也不能瞞騙老哥哥，小弟雖然不明內情，但我看得出來，這是老哥哥唯一的一件心願，他爲了找尋左眉有一顆朱痣的女孩，是他受一位朋友之託，而那朋友，又已經死了多年，好像那小女孩的身世，十分悽慘，他不找到她，一生不能安心……」

嚴文蘭聽得只是點着頭。

卓少華又道：「姊姊，妳是知道的，小弟沒有老哥哥，也就沒有今天，老哥哥對我恩重如山，義同父師，我……怎忍心瞞騙他呢？」

「唉！」嚴文蘭輕輕歎了口氣，才道

：「你說的也是實情，但娘她……」

卓少華問道：「姊姊，妳到底有什麼爲難之處嗎？」

嚴文蘭看了他一眼，徐徐說道：「華弟弟，我也不想瞞你，事情是這樣，我娘是個很可憐的人，她年輕的時候，人比花嬌，又是外公唯一的掌上明珠，可以說是十分幸福，只是出身旁門，才註定了她一生悲慘的命運……」

卓少華心中暗道：「她說的旁門，自然是紅燈會了。」

嚴文蘭道：「三十年前，外公失敗了，娘那時才十八歲，結識了一位武林世家的少年公子，就去投奔他，兩人就結爲夫婦，那知那位公子的師傅，瞧不起外公是旁門左道，把他叫去訓斥了一頓，不知怎的那公子竟被人毒斃，我娘結褵不過數月，聽到這個消息，就像晴天霹靂，她茹苦含辛，守節三十年，爲的就是要昭雪殺夫之仇……」

卓少華現在可以證實了，她說的這番話，和紫雲道長說的完全吻合。

嚴文蘭又道：「娘一生沒有生育，自然也沒有子女，我和玉蘭，都是穆七娘抱去賣給娘的，我那時已有五歲，已經懂事了，但玉蘭却一生下來就抱上芙蓉城去的，因此在她心中，一直以爲是娘親生的，娘也特別疼愛她，把她視如己出，如果老哥哥一旦知道了，找上了娘，你想，敎娘怎麼辦呢？」

她不待卓少華開口，又道：「我看得出來，娘的心意，只要報了仇，她就要解散芙蓉城，從此不出江湖，她老人家要替妹子挑一個佳婿，傳接嚴家的香烟，她要在晚年過平平凡凡的生活，抱抱孫子，好享含飴之樂，玉蘭若是給老哥哥領去了，娘這後半輩子，又去依靠誰呢？」

卓少華笑道：「這是姊姊多慮了，老哥哥告訴了玉蘭身世，她父母雙亡，依然是城主的女兒……」

嚴文蘭微微搖頭道：「不一樣，譬如我，知道不是娘親生的，我雖然一樣孝順，在娘和我之間，總是有着一綫距離，玉蘭不同，她把娘當作生身之母，娘也把她當作自己生的，一旦揭開了玉蘭的身世，在玉蘭的心裏，就不一樣了。」

「姊姊說得也是。」

卓少華道：「只是有一件事，只怕姊姊還沒有想到呢！」

嚴文蘭道：「什麼事？」

卓少華道：「姊姊對小弟一片眞心，小弟也不得不說了，就是咱們此行，城主這仇，只怕不易報得成呢？」

嚴文蘭目光一聚，凜然道：「華弟弟，你說什麼？」

卓少華道：「城主此行，目標自然是武當山了，武當派數百年來，和少林寺一直是中原武林的泰山北斗，門人弟子，遍及天下，咱們這點人手，未必勝得了人家，何況……」

嚴文蘭目光如劍，盯着他問道：「何況什麼？」

卓少華道：「何況當年嚴大俠中毒，也絕不是武當派把他毒死的。」

嚴文蘭道：「你怎麼知道的？」

卓少華道：「這事情很明顯，武當派是名門正派，因爲是名門正派，才重視他們的聲譽，處事就比較守舊，才會反對他們門下弟子和旁門左道的女子結婚，這是一定的，但嚴大俠旣已和城主結褵，師長最多也不過訓斥幾句，如果認爲有玷辱師門，最多把他逐出門牆，因爲嚴大俠當時只不過是一個俗家弟子而已，武當派絕不會因這一件小事去毒斃一個門人，如果他們眞的會下這種毒手，那就不成其爲名門正派了，因此小弟覺得此事大有疑問，或者另有兇手，也未可知。」

嚴文蘭聽得一呆，說道：「這兇手會是誰呢？」

卓少華道：「這就要問城主了，當時有沒有什麼可疑的人？」

「唉！」嚴文蘭輕輕的歎息了一聲，道：「事隔三十年，當時就是有蛛絲馬跡可尋，現在也找不到了……啊！」

她目光又注視到卓少華臉上，問道：「華弟弟，你說一句眞心話給姊姊聽聽，你對武當之行，究竟抱的什麼態度，會不會全心全意幫助娘呢？」

卓少華被她問得不禁一愣，抱抱拳道：「承蒙姊姊不棄，小弟也不敢隱瞞，城主茹苦含辛三十年，志節清高，爲夫報仇，題目也正大光明，只是似乎略嫌偏激一點……」

嚴文蘭道：「你這是不肯幫娘了？」

「不是。」卓少華道：「小弟經姊姊這一席深談，得知城主的苦心，自然要盡我之力，協助城主，報雪此仇，但小弟說的並不是幫助城主盲目的去殺光武當派的人，咱們必須找出當年嚴大俠致死之因，找出眞正的兇手來。」

「聽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

嚴文蘭幽幽的續道：「姊姊早就知道，你神智已清，絕不肯盲目依附，怎麼說武當派總是名門正派，娘擄了這許多人，又用穆七娘的『無憂散』迷失了許多人的心神，這種手段就會使人感覺她一定不是正派中人的行爲，也許會想到娘是個手段毒辣的人，要消滅武當派是一個極大的陰謀，我想你一定會這樣想的，所以我內心一直很亂……」

卓少華道：「我也想得到，姊姊對我不放心。」

「不是不放心。」

嚴文蘭微微搖頭，一顆頭忽然低垂下去，幽幽的道：「自從在蘭赤山莊第一次見到你……」

她羞澀的看了他一眼才又道：「我……姊姊就有……助你之心，後來……我化名藍允文，和你結爲兄弟，你……應該知道姊姊一片心意……」

卓少華忽然伸手握住了她的雙手，說道：「小弟知道。」

「你……你……」

嚴文蘭粉臉脹紅，兩道清澈的眼神盯在卓少華臉上，全身起了一陣輕微的顫慄，終於一下撲入了他的懷裏，口中嬌喊：「卓少華……你……」

緊緊抱住了卓少華，眼中充滿了淚水，再也說不出話來。

卓少華一顆心跳得好猛，雙臂輕輕環住了她的嬌軀。

兩人默默的擁抱著，好似千言萬語，

都在不言之中。

這樣過了一刻工夫，嚴文蘭才從卓少華懷裏挺起身子，抬着一雙淚眼，笑道：「華弟弟，你不會笑我太癡情吧？」

卓少華看她眼角掛着晶瑩的淚珠，不覺輕嘆一聲道：「姊姊怎麼哭了？」

卓少華忽然低下頭去，用嘴去吮她的淚水。

嚴文蘭羞得一偏頭，低低的道：「不要……」

但她兩片櫻唇，已被他火燙的嘴唇給堵住了。

她沒有掙扎，柔順的承受了他的吮吸，於是兩個身軀又緊緊的抱在一起。

這回，不知過了多久，他才緩緩的鬆開了他擁緊的雙臂。

嚴文蘭含羞輕嗯了一聲，站直身子，低低的道：「華弟弟，你壞！」

卓少華紅着臉道：「姊姊，謝謝妳，小弟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妳的。」

嚴文蘭靦覥一笑道：「姊姊也很感謝你，我從小被穆七娘抱上山，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家庭，沒有一個親人，只有你……才是我眞正傾心所愛的人，華弟弟，這一刻溫存，足慰我一生相思，老實說，我率領四路人馬，此去武當，爲了報答我娘二十年養育之恩，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今晚約你來，就是爲了要告訴你，你有一個你還不知道，但愛你很深的人，我怕上了武當山，萬一被人所殺，你就永遠不知道了，現在你已經知道姊姊的心了，姊姊也放心了，我們走吧！」

說罷，轉身疾掠而去。

卓少華回轉莊院，依然穿窗而入，悄然走至床前，伸手撩起羅帳。

秋月一個人坐在床上，看他進入帳來，急忙悄聲問道：「爺去了這麼多時間，是到那裏去了？小婢明知爺武功高強，就是放心不下。」

卓少華在床上坐下，含笑道：「我當妳已經睡熟了呢！」

秋月含羞低低的道：「爺一個人出去了，小婢如何睡得着？」

卓少華柔聲道：「現在我已經回來了，妳快睡吧！」

秋月眨動眼睛說道：「爺還沒說那人是誰呢？」

卓少華含笑道：「妳猜猜看？」

秋月看了他一眼，抿嘴道：「據小婢看，那人可能是個女的，而且和爺是很熟的人，對麼？」

卓少華道：「妳怎麼知道的？」

秋月嫵媚的點笑着，道：「因爲爺回來之後，好像不想和小婢多說，如果是敵人，爺早就告訴小婢了。」

「妳眞是善解人意。」

卓少華一把摟住她嬌軀，低笑道：「妳還沒猜她是誰呢！」

秋月柔順的偎入他懷裏，低着頭，幽幽的說道：「小婢的猜想是小公主了，對不？」

卓少華說道：「差不多，只是沒有猜對。」

秋月螓首微抬，詫異的道：「那會是誰呢？」

卓少華道：「是大公主。」

秋月吃驚道：「大公主，她找爺做什麼？」

卓少華道：「她故扮男裝，化名藍允文，還和我結爲兄弟，方才她就是以藍允文的身份，約我出去的，敢情她不相信我們之間，沒有燕婉之私，就是她故意佈置的，所以一見面，故意拿話套我，我因她是結義兄長，就把實情告訴了她，她才相信。」

秋月又問道：「爺早知他就是大公主麼？」

「不知道。」卓少華道：「還是後來老哥哥制住了顧總管，現出身來，才把她揭穿的。」

秋月吃驚道：「顧總管也去了？」

卓少華道：「顧總管好像是跟踪大公主的。」

秋月問道：「後來呢？」

卓少華道：「後來老哥哥挾着顧總管走了。」

秋月一顆頭躲在他懷裏，低聲笑道：「那就剩下爺和大公主兩個人了，你們……你們說了些什麼呢？」

「妳想知道麼？」

卓少華把她一顆頭輕輕抬了起來，自己一顆頭也漸漸低了下去。

「爺……」秋月嬌軀一陣輕顫，就默默的承受了一切。

第二天早晨，秋月臉上閃發着青春的嬌艷，內心也有着喜悅的充實，只是有些嬌羞不勝。

兩輛馬車繼續上路，卓少華沒有把昨晚大公主找自己的事情告訴師父，因爲那是私情，只是兒女之私。

第三天，第四天……每天行程，都是按照總令主那張行程單上規定的地點打尖、住宿，所謂有話即長，無話即短。

第五天下午，兩輛馬車一過石花街，車把式就接連揚鞭叱喝，兩匹馬本來跑得已經不慢，這一來馳行突然轉速，一路急馳，車廂也隨着不住的顛簸搖擺。

秋月低低的道：「令主，咱們快要到啦！」

卓少華回頭，以「傳音入密」朝獨行叟道：「老前輩，咱們到了之後，該當如何？」

獨行叟也以「傳音」答道：「少俠只管照密柬行事，等到了紫霄宮再說。」

這樣急速行車，約莫馳行了半個時辰，就漸漸緩慢下來，接着便自停住。

車把式一躍下車，打開了車門，躬着身道：「王令主請下車了。」

卓少華當先一躍下車，秋月和車上諸人，也相繼下車，第二輛車上的人也跟着一齊下車。

卓少華舉目四顧，只覺停車之處，已在一處小山腹間，正想回頭問問秋月，自己一行人該當如何走法？

只見第一輛車上的車把式已經走上兩步，躬着身道：「小人替王令主帶路。」

卓少華問道：「你知道路麼？」

車把式道：「小人是今日中午打尖時，奉到顧總管之命，要小人替王令主帶路，趕到象山，就沒小人的事了。」

「好，你就在前面走吧！」

卓少華朝他揮了揮手，心中卻在暗自

尋思：「那晚老哥哥把總管帶走，原來沒要她的命？」

車把式答應一聲，就在前面引路。

卓少華回身道：「諸位使者，請隨本座來。」

說完，舉步跟了上去。

你別看那車把式只是趕車的，這一上路，只見他洒開大步，在前面走得極快。山徑一路往上，走的都是上坡，連上下十八盤，車把式居然奔行如飛，絲毫不慢。

卓少華率領的第四路人馬，個個都有絕高武功，自然走得毫不吃力。

只有秋月，雖然也有一身武功，但女孩子內力較遜，一路跟在卓少華身後，不住的提吸眞氣，這一陣工夫下來，已經臉紅氣喘，鬢髮邊上也有了汗水，差幸這樣奔行，不到半個時辰，便已趕抵象山。

卓少華抬頭看看天色，正好是黃昏時分，心想：「密柬上寫着『限日落前抵達』，果然分毫不差，看來顧總管辦事，連里程都算得極準了。」

車把式領着一行人繞過一片竹林，但見翠樹林中，矗立着一座小廟，那是觀音廟。

車把式走近廟前，腳下一停，躬身道：「小的領到這裏爲止，小的告退了。」

卓少華看了觀音廟一眼，問道：「咱們就在這廟中休息麼？」

車把式說道：「這個小的……就不知道了。」

卓少華點頭道：「好，你去吧！」

車把式一躬身，就轉身奔行而去。

秋月道：「顧總管既然要他把我們領到這裏來，廟中可能早已有準備了，也說不定。」

卓少華頷首道：「不錯，現在時間尚早，咱們就到廟中休息去。」

當先舉步，跨入廟門。

只見一名身穿青衣道袍的中年道人迎了出去，打着稽首含笑道：「諸位施主，大概就是結伴遊山來的了，三日前有一位顧施主前來，定了幾間客房，說諸位施主今日傍晚可到，還要小廟準備了兩桌素齋，施主們請隨貧道到裏院奉茶。」

他這話說得含含糊糊，但一聽就知是顧總管給自己一行人準備的。

獨行叟有意無意的看了紫雲道長一眼，這意思是說：武當山上的道士，都是武當門人，看來已被芙蓉城收買了。

紫雲道長微微點了下頭，心中太息不已！

一行人隨着中年道人直入後進一座跨院之中。這裏一主兩廂，足有七八個房間，中間一個客廳上，早已放好兩張八仙桌，桌上也沏好了兩壺熱茶。

中年道人陪笑道：「諸位施主請用茶，貧道就要廚下開上素齋來。」

獨行叟立即以「傳音入密」向卓少華道：「卓少俠，你要他叫廟中當家前來見你。」

卓少華大剌剌的朝中間一坐，說道：「道長去請寶廟當家的前來見我。」

中年道人稽首道：「回施主，貧道一塵，就是小廟的當家。」

獨行叟道：「少俠問他顧總管可有什麼交代？還有，他可是武當弟子？武當山近日有何動靜？」

卓少華道：「道長既是此地當家，不知顧總管可有什麼交代麼？」

一塵道人說道：「三天前是一位姓顧的施主派人來定的，貧道不知他是不是總管。」

卓少華臉色一沉，探手取出令牌，喝聲道：「你見了本座，還吞吞吐吐的作甚麼？」

一塵道人一呆，連忙陪笑道：「令主說得是，顧總管昨晚確實有一封密柬，要小道面呈令主，本來小道準備等令主用過餐，再單獨呈給令主的。」

秋月替卓少華倒了一盅茶，卓少華喝了一口，說道：「這裏除了本座，就是各位使者，並無外人，你把密柬呈上來就是了。」

一塵道人應了聲「是，」從懷中取出一封密柬，雙手呈上。

卓少華接到手中，並未立即拆閱，抬目問道：「道長可是武當門下麼？」

一塵道人躬着身道：「是，是，小道是武當十九代弟子，一字輩。」

卓少華又喝了一口茶，才回頭問道：「近日武當山可有什麼舉動麼？」

一塵道人道：「這幾天掌門人似是已經得到了風聲，要各處道觀、廟宇，嚴加戒備，但不准露出半點形跡，如果不明來歷的香客、遊人，都要嚴密注意，隨時向紫霄宮值日師父稟報。」

卓少華心中暗道：「芙蓉城行動再隱秘，武當山卻也早已有了準備，看來紫雲道長說得不錯，武當派若是毫無戒備，那就眞該覆亡了。」

一面頷首道：「好，道長請退。」

一塵道人應了聲「是」，打着稽首退去。

不多一回，幾名香火道人在廳上點起燈燭，陸續搬上酒菜。一塵道人口中說是素齋，搬上來的卻是大魚大肉。

卓少華舉起筷子，說道：「諸位使者請用酒菜，飯後，還可略事休息，初更前出發。」

說完，衆人也隨着開動。

飯後，卓少華才取出秘柬，打了開來，只見上面寫着：「各位使者應用兵刃，均已預置房中，可按號自取，此次進攻武當並非偷襲，令主所率第四路爲左翼，初更抵達紫霄宮東首，路上毋須掩蔽行踪，遇有武當弟子攔截，一律格殺勿論。」

看完之後，就站起身道：「諸位使者，現在可以回房休息，各位應用兵刃，也均已放在房內，按各人字號取用好了。」

大家依言站起，各自往房中行去。

卓少華也接着走入房中，果見臨窗一張木桌上放着一柄綠鯊皮鞘的長劍，配着淡青色的劍穗，看去極爲古樸淡雅。

秋月跟在他身後，說道：「這口劍大概是給爺準備的了。」

卓少華伸手從桌上取起寶劍，輕輕一按劍口，但聽「錚」的一聲，抽出劍來，但覺青光瑩然，森寒奪目，映燭生輝，不禁讚道：「果然是一口好劍。」

秋月欣喜的道：「這大概是城主收藏的幾口名劍之一了，也只有爺才配使這柄

劍呢！」

卓少華淡淡一笑道：「可惜，我現在不使劍了。」

秋月一怔道：「那爺使的是什麼兵刃呢？」

卓少華用手輕輕拍了一下懸在腰間的竹簫，笑說道：「我的兵刃就是這支竹簫了。」

秋月輕哦一聲道：「對了，爺這支竹簫，一直隨身不離，爺若是愛吹簫，小婢從來也沒聽爺吹過，原來它是爺的隨身兵刃，小婢直到今晚才知道呢！」

說到這裏，接着又道：「但這口劍是城主賜給爺的，又是一口名劍，爺也佩着不好麼？」

卓少華點頭道：「這樣好了，我看由妳佩在身邊，遇上有事，妳也可以拿來使用。」

秋月柔順一笑，道：「小婢跟在爺身邊，還用得着使劍麼？時間還早，爺還可以到床上去運一回功呢！」

卓少華道：「不，我坐一會就好。」

話說完，走到窗前一把椅子上坐了下來。

秋月倒了一盅茶，雙手奉上，說道：「爺請用茶。」

卓少華道：「今晚情形如何，此時還不知道，你去休息一回吧！」

秋月嫣然一笑道：「小婢不累。」

卓少華知道自己不休息，她是不肯休息的，也就只好由她，一面端起茶盅，輕輕喝上一口，心中只是盤算着芙蓉城主今晚進攻武當，自己這一行人該當如何呢？

他究竟對此種大舉進攻，缺乏經驗，越想越覺得茫無頭緒，甚至連自己該怎麼辦，都沒有一點計劃了。

再繼而一想：「自己一行連師父都要聽獨行叟老前輩的，何用自己操心？至今自己該如何脫離芙蓉城，自有師父和四師叔決定，更不用自己多想了。」

一念及此，心頭不覺稍寬，又取起茶盅喝了口茶。

秋月只是靜靜的站在旁邊，她看卓少華似在想着心事，她就不敢開口，直等卓少華又取起茶盅來，才伸過手來接住茶盅，說道：「小婢給爺倒茶去。」

「不用了。」

卓少華站起身道：「時間差不多了，咱們也該動身了。」

秋月笑道：「時間還早着呢。」

「不！」卓少華道：「時間充裕，咱們可以走得慢些，不用急着趕路，我心裏一點準備都沒有，在路上大家可以商量一下。」

秋月道：「既然如此，那就早些走也好。」

她隨手取起長劍，替卓少華佩在腰間，就隨着卓少華走出房間，在走廊上嬌聲喊話道：「諸位使者，王令主請大家上路了。」

大家聽到秋月的喊聲，紛紛佩帶兵刃，走了出來。

芙蓉城主確實做過一番調查工作，對每個人的兵刃特徵，都有詳細的記錄，因此送來的兵刃，都適合每一個人的習慣。

其中只有三個人沒有兵刃，第一個是「天」字獨行叟，他一生從不使用兵刃。第二個是「月」字血手煞神田無忌。第三個是「盈」字翻天印陸浩，他們都是以掌力擅長，自然不用兵刃了。

卓少華道：「目前離初更還有半個時辰，咱們早些上路，免得誤事，只是咱們是四路人馬的左翼，此去紫霄宮，隨時都會有武當派的人攔截，因此咱們也應該把人手分作三股，互相掩護，才不致首尾不顧……」

他是故意把話聲說得極緩，好藉此聽聽獨行叟有甚麼指示。

果然在他說話之時，耳邊來了獨行叟「傳音入密」的聲音說道：「少俠要『黃』（紫雲道長）、『洪』（武當啓眞子）、『荒』（武當歸眞子）、『日』（武當俗家日月雙環勝鎭山）四人做爲此行的前鋒……」

卓少華就跟着道：「現在本座指派『黃』、『洪』、『荒』、『日』四位使者爲前鋒，遇有敵人阻攔截擊等情，一律格殺勿論。」

紫雲道長等四人一齊躬身道：「屬下遵命。」

獨行叟又以「傳音」道：「你要老朽（天）、石開天（地）、令師（宇）、令師叔（宙）四人隨同本座爲中軍。」

卓少華聽了隨着又說道：「『天』、『地』、『宇』、『宙』四位隨同本座爲中軍。」

獨行叟隨即以「傳音」道：「你要『元』（不明身份）、『月』（血手煞神田無忌）、『盈』（翻天印陸浩）、『昃』（笑煞人蕭道成）、『辰』（惡財神何三元）五人爲後衞。」

卓少華接着道：「『元』、『月』『盈』、『昃』、『辰』五位爲後衞。」

『元』字等五人也躬身道：「屬下遵命。」

卓少華道：「現在人手已經分配停當，四位前鋒，可以先走了。」

說話之時，朝紫雲道長等四人抬了抬手。

獨行叟在他說話之時，立即以「傳音入密」朝紫雲道長道：「道兄記住了，四位務必迅速上路，在中軍到達之時，四散開來，名爲各據一方，守衞陣地，暗中可派歸眞子道友先入紫霄宮面見貴掌門人，但必須在初更以前回轉來，才不致露了馬腳。」

紫雲道長等四人，等卓少華話聲一落，便自先行往外行去。

紫雲道長回頭以「傳音入密」朝獨行叟道：「敝派叛徒一塵，請老施主轉知卓少俠，務必代貧道清理門戶。」

四人走後，卓少華道：「現在咱們也可以走了，五位後衞，務必和中軍保持十丈距離，聽本座手勢行動。」

說完，帶着秋月和獨行叟、石開天、九眺先生、董仲萱等人往外行去。

一塵道人慌忙送了出來，說道：「貧道恭候王令主。」

獨行叟以「傳音入密」說道：「卓少俠，紫雲道兄臨行之時，託你代他清理門戶，咱們這番調度，確也不宜洩露，此人不用留他了。」

說話之時，一行人已經出了觀音廟。一塵道人連連打着稽首躬身說道：「王令主！請恕貧道不遠送了。」

卓少華沉喝一聲，道：「一塵，武林中人最忌欺師滅祖，叛門背派，本座奉城主之命，將你處死，以謝武當。你可心服麼？」

口中說着，右手一指，朝他心窩點過去。

一塵道人聽得大吃一驚，口中叫道：「令主……」

身形一閃，朝旁掠出。

卓少華這一指使的正是老哥哥傳他的「穿雲箭」指功，豈容你躲閃得開，身形堪堪閃出，人已往後跌倒下去。

卓少華一指點出，便已展開腳程，往前奔行而去，一行人無不是武林中的頂尖人物，輕功卓絕，這一全力施展，自然疾若奔馬。

不多一回，就已經過三座山脚，一路上居然沒遇上一個武當派的門人，如今巍峨高聳的紫雲峯已在面前，夜色之中，看去朦朧而寧靜，好像絲毫沒有戒備一般。

卓少華率着大家趕抵東首一片懸岩之下，舉頭看看天色，還沒到初更時分。

正在打量之際，只聽身後獨行叟低聲的說道：「卓少俠，咱們就在這裏歇一歇吧！」

現在一行人中，已經沒有外人，因此不用再以「傳音入密」說話了。

卓少華低聲道：「老前輩，紫雲道長他們怎麼一個不見呢？」

獨行叟微笑道：「他們就在前面隱蔽之處了，你現在可以朝身後的後衞打出手勢，要他們停在後面，離十丈之外，等待命令。」

卓少華點點頭，舉起左臂，往後揮了兩揮，大家沙在右首一片林下停了下來。

再說紫雲道長率同啓眞子、歸眞子和勝鎭山三人，爲了時間迫促，剛趕抵紫霄岩東麓。只見一名青衣道人從岩上飛奔而下，擋在四人身前三丈左右光景，打了個稽首道：「諸位施主，請留步了。」

歸眞子掠到他前面，喝道：「一靖，你連我都不認得了嗎？」

一靖道人目光凝住，打量了歸眞子一眼，驚喜的道：「是五師叔，弟子……」

正待拜了下去。

「快不用多禮。」歸眞子伸手一指紫雲道長等三人，低聲道：「師叔祖和三師兄、勝師兄他們都已來了，今晚形勢十分凶險，這裏一共有多少人防守？」

一靖道人聽說師叔祖（紫雲道長）、三師叔（啓眞子）、勝師叔都已來了，更覺驚喜，忙道：「回五師叔，由弟子負責，扼守東岩，共有本門弟子二十五人。」

歸眞子道：「好，你在守護，不可妄動，今晚這東岩已可無事，我要立即趕去晉謁掌門人。」

說完，提氣急掠，往岩上而去。

那一靖道人急忙朝着紫雲道長迎了上來，躬着身說道：「弟子一靖，叩見師叔祖……」

紫雲道長擺擺手道：「一靖不必多禮，你速即回到崗位上去，我和你三師叔、勝師叔目前還不宜露面，來敵太强，不可洩露了行藏，快去吧！」

一靖道人唯唯領命，心中却也止不住暗生疑竇，忖道：「師叔祖和三位師叔怎麼都穿了一身黑衣？神色又如此詭秘，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當下行了一禮，就匆匆回上岩去。

紫雲道長也朝啓眞子、勝鎭山二人打了個手勢，三人立即分散開來，隱入了黑暗之處。

卓少華和獨行叟等人剛走近右側林下，紫雲道長已飄然閃了過來。

獨行叟連忙問道：「道兄，歸眞子道友可是已上去了麼？」

紫雲道長微微頷首道：「已經上去了，目前芙蓉城主尚未發動，三處人馬大概都已抵達她的指定地點了，今晚武當派能否安然渡過危難，全仗老施主諸位大力回天了。」

獨行叟道：「道兄毋須客氣，只不知貴派是否已有準備？」

紫雲道長點頭道：「看來掌門人早已得到警訊，單以這裏來說，岩上就有二十五名弟子扼守，應該已有準備，只是力量仍嫌單薄，如果咱們這一行人沒有卓少俠的解藥，這二十五名弟子就不堪一擊了，咱們這裏如此，其他三處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石開天道：「幸好歸眞道友及時趕去，貴掌門人聆悉之後，必有適當安排，依老朽看，芙蓉城主已在密柬說明了此行並非偸襲，自然要和貴派明伙交戰，討回公道。因此咱們這四路人馬，分由四個地方逼近紫霄宮，只是要助長聲勢，給貴派來個先聲奪人，眞正的主力，還是在芙蓉城了。」

卓少華望望師父、師叔，朝獨行叟問道：「老前輩，咱們這第四路，是不是在雙方爭執之時，出面調解呢？」

獨行叟道：「這話目前還言之過早，總之，這要看當時的情況而定，少俠不必焦急，到時老朽自會通知你的。」

卓少華道：「老前輩說得極是，只是晚輩還有一點顧慮之處。」

獨行叟一手撚鬚，微笑道：「少俠倒說說看？」

卓少華道：「晚輩顧慮的是那五個神智尚未恢復的人，咱們如果另有舉動，他們該如何處置呢？」

獨行叟笑道：「你是令主，你就帶着他們去好了。」

剛說到這裏，突聽「嗤」的一聲，一道紅色的火花，沖天直上，接着又是「叭」的一聲，爆出漫天花雨！

獨行叟道：「芙蓉城主已經到了。」

卓少華皺皺眉道：「歸眞子道長不知回來了沒有？」

獨行叟道：「現在信號已發，你快發令登上岩去，也許他會及時趕回來的。」

卓少華右手摘下竹簫，向空一揮，大聲道：「諸位使者隨本座登岩！」

當先往前急步行去，秋月緊隨他身側跟了上去。

只見前面黑暗處，人影連閃，迅快閃出四條人影，向卓少華面前集合，那正是紫雲道長、啓眞子，歸眞子和勝鎭山四個人。

（未完．十六）

俠情中篇故事

七星翡翠

傳說非事實　劍俠在人間

蕭逸・文
可飛・圖

「酒」是好酒——四川陳年「五糧液」。

「菜」是好菜——馬家「龍鬚大烏參」。

酒是一甕。菜只一味。也就足夠了……

×　×　×

「好醇的酒！」那人仰天哈出了一口酒氣，醉態迷離的强睜着一雙紅眼，却把盤子裏最後的一條海參叉起來放進嘴裏，大嚼一陣，嚥下肚裏。

「行了！」他說：「再喝我可要躺下了！」

四下裏拱拱手，算是答謝了這番盛情。

那麼多雙眼睛釘着他，一張張黑裏透紅的臉……

人們的「渴望」只瞧瞧那種「呆滯」了的表情，就能知道，很明顯的表示出「意猶未盡」，祇是說着意興闌珊，已有離開的意思。這就不免掃興了。

「世如春夢了無痕，人生一世如白駒過野！對於大俠談倫來說，雖然他過世的早些了，才二十來歲，但也就很不錯了！」

飲下了半碗殘酒，嘆息着拿起了他的紅木枴子，似站未起，脚下叮噹作響，怪不俐落。

「嘿嘿，他年輕，漂亮，本事大，一口青鱗劍，當得上打遍天下無敵手，各位放眼當今天下武林，就拿近一百年來說吧，祇怕再也找不出這等少年英雄了，更何況……

他總算站起來了，是個殘廢者，斷了一條腿，裝着義肢。

此人六十開外、兩鬢飛星，倒還不顯得太老。

「……他文采風流，以書香世家，棄文從武，文經武畧，樣樣精通。在關中，劍斬七惡，走岳陽技伏羣丑，哼哼，陝西的『黑馬騮』，西川的『老刀螂』，雲嶺的『黑白雙煞』這些個主子，那一個是好惹的？可都在他手裏吃過苦頭，姓談的只要活着一天，這些魔王可都連大氣也不敢喘上一口，咳！現在活該他們走運，又都一個個神氣活現了……不說了，越說越有氣，走啦——！」

故事像是說完了，有人却硬賴着，不叫他走——

「喂，等等……老頭！談倫談大俠，他眞的死了？」

「噢——那還錯的了？」

「是什麼病？」

「這……？」斷腿老者半擰過身子來，思索着：「聽說是一種毒……在苗疆中的一種『瘴毒』！」

「這就難怪了！」

本地人一向是談「瘴」色變，誰要是中了瘴毒，八成兒準活不了。姓談的旣是中了「瘴」，保不住一命歸西。

有人爲他忿忿不平的搥着桌子——

「這就叫好人沒好報，媽的，好人不長壽，禍害一千年……最可嘆的是那『玉燕子』冷幽蘭她……竟然也變了心，居然會嫁了人？什麼人她嫁不了，她偏偏嫁給那個姓段的？」

說話的漢子瞪圓了眼，扯着一條破鑼嗓子：「老頭，你倒是說說看，媽地，姓冷的這個娘兒們，她還有點人心沒有？」

「這……」斷腿老者淒凉的笑着：「你問我，我又問誰？唉……人心嘛……女人終歸是女人……你還能叫她終身不嫁？」

「可是姓談的活着時候，對她不薄……」

「誰叫他現在死了呢！」斷腿人冷笑着：「君在日口說恩情，君去又隨人去了——咮——這檔子事千古亦然，說也說不清，唉——走啦，走啦——」

這一次他眞的走了。

杖聲「篤篤！」帶着他偉岸的身子邁出了飯店的門坎兒，身後影子半截鐵塔也似地撂在地上，吸住了那麼多雙目送的眼神——秋風裏正有幾片黃葉在打着轉兒……

提起此老，却也赫赫有名——「飛天豹子」左大同——一個曾是無惡不爲，橫行黔貴垂二十年之久的黑道人物……然而，曾幾何時他却沒落了，銷聲匿迹，落拓至此。

這些是不爲外人所知的……

人們不知道的事情還多啦。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就像是拿走左大同那一條腿的「仇家」不是別人，正是他嘴裏說的那個姓「談」的——「青鱗劍客」談倫。

一個能促使敵人讚賞欽佩；衷心折服的人，畢竟不同凡响。準乎此，劍俠談倫之飲譽江湖，可就絕非偶然了。

×　×　×

談倫眞的死了？

答案是「否定」的！

說來可笑，天下事也就是那麼湊巧，正當「飛天豹子」左大同像是「說書」也似的在談論着「談倫」這個人的時候，談倫此人却戲劇性的正好就現身在眼前附近。

甚至於同在一家字號——「馬家老棧」。

所不同的是，左大同在前店「喝酒」，談倫在後店「住棧」，當中隔着一堵粉牆，却開了一扇溝通前後的六角洞門，酒館叫「馬回回館」，客棧是「馬家老棧」，根本就是一家買賣——在此「騰越」地面上，稱得上是最叫「字號」的一塊招牌了。

× × ×

透過了那一抹青黃不一的老樹枝椏，秋天的太陽懶洋洋地洒落下來，這裏，那裏……凡是沾着了一點邊兒，都涉染上那種明晃晃的「金」色！

「他」正倚身在廊子裏晒着太陽。

身邊上响着那種單調的蟬鳴聲音，秋日黃昏裏，傳送着那種淡淡的野柚子花香。秋風無力，驕陽正暖，此時此刻，苟能拋却人世煩惱，偷暇的打上一個盹兒，該是一種享受了。

人還活着，可是活的並不「舒坦」！

姓左的倒也並非全是胡說，最起碼他身中「瘴」毒這一節，却是眞的！

自從兩年前打苗疆裏出來，身子骨一直就不對勁兒，自己知道是中了瘴毒，照江湖上的傳說，便似祇有等死之一途，偏偏他却奇跡似地躲過了病發的第一年，熬過了更厲害的第二年，眼前這就進入到「不可思議」的第三個年頭……

秋風起，他的病勢益見不起，仗着有一身硬朗骨頭和精湛內功，强自支持着，猶能「不倒」，可是心裏却有數的很。

「就快不行了……」

不止一次的，他這樣告訴自己。

當生命向下沉淪時，人的感觸常常是麻木的，耳邊上早已習慣了江湖上對於自己死亡的種種傳說。就是在這個可怕的陰影之下，一些應該持續不移的東西却都變了質……

像是最堅固的「愛情」，也迫不及待的改變了方向，其它的一切，就更不足道了。

欠坐起身子來，迎着鑿面的悵悵秋風，他發出了深沉的咳聲……一咳一吸——其間的距離，像是……有一個世紀那麼遙遠……

咳勢初起時，小腹間照例的引起一陣攣痛——他遂即知道自己又在咳血了。

陽光依然燦爛，閃爍如金。他的心却祇是向下沉淪……如果不是這陣子要命的咳嗽，他眞當自己已經死了，「活」與「死」之間的距離，其實祇不過是差上這麼一口氣而已，「生命」這種東西，如果沒有一種「向上」的意志去鼓舞，眞不知怎麼支持下去？再如果喪失了「愛情」，那該是如何的枯燥與乏味？

對他來說却像兩樣都不存在了。他却還沒有死，也不想死，在似乎已被認定「必死」的陰影籠罩之下，猶自能奇跡般撐持下去，直到那一天眞正「絕望」的日子到來。

最起碼，他還有一個希望，那也許只是「一綫」希望，但却是他目前所能看見的僅有希望。

就是這僅有的「一綫」希望，支持着他還沒有眞的「倒」下去。

他像是睡着了。

小手指上的那一枝碧綠如洗的長方形翡翠戒指，在殘陽照射之下，泛射出一串星光——

如果你仔細端詳一下，數一數那串星光，配合着戒指本身的長度，整齊的排列下去，一共是七顆銀星——這便是傳說中極爲罕見名貴的「七星翡翠」了。

據說這種「七星翡翠」的唯一產地，祇有雲貴交界的苗疆洪荒峭壁，數量極微，百十年不過流出那麼一件兩件，雖不足方寸大小，只要能現出全數「七顆銀星」者，無不價值連城，帝王公卿視同拱璧，每懸萬金而不可得。

談倫何以會擁有這類稀世珍寶？他之深入苗疆，乃致罹染重疾，是否與這塊「七星翡翠」有關？却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了。

無論如何，他深愛「玉燕子」冷幽蘭的一片眞心，却是不容否認。在他活着由苗疆出來的時候，雖在重病瘴毒侵襲之下，仍能找到了專製翠玉的雕鑲名匠，「洗星子」，把拳頭大小的一整塊翡翠交給了他，經過洗星子一番鑑定，斷爲罕世奇珍「七星翡翠」無異，一番切磨棄捨，只留下核心的小小一塊，再經過細心的打磨鑲配，便成了眼前戴在他手指上，光可奪目的這隻長橋形戒指了！

——他曾憧憬着，把這枚「七星翡翠」戴在冷幽蘭宛若春葱；修長均勻手指上的那一霎——那一霎，必須博得美人一粲……也將是定情終身的一笑——該是何等「彌足珍貴」的一笑？

世事多變一如白雲蒼狗，鐵定不移的「鑄情」竟然也會瓦解於一夕之間。

美夢成空，佳人變情的痛心往事，細節之微妙，已不忍卒思，對於談倫「死亡」的認定，似乎在他未出苗疆之前，就已經被「有計劃」的傳揚開了，於是，接下來的「美夢成空」「佳人變節」摧心瀝胆的般般痛苦，也就不足爲奇了。

「玉燕子」冷幽蘭的變情，在她猝然絕望於愛人的喪生，容或可以理解。

不能讓人同意的是，何以她委身下嫁給有「銀刀」之稱的段小侯爺？

長久以來，被江湖上渲染爲「勢不兩立」的寃家對頭，也即當世最稱勁敵的兩個人——「青鱗劍客」談倫，「銀刀」段一鵬，這一雙併世的傑出高手，是否基於「雙雄難以併立」的微妙心理而無能共恰？抑或是別有因素？這就不得而知了。

傳聞「銀刀」段小侯爺的刀法，雖說世罕其匹，終不能蓋過「青鱗劍客」談倫的詭異劍招，一定要分出勝負，只怕前者還要差上一皮，只是要論及家世的喧赫富貴，前者由於是「世襲」的侯爺，一向看薄功名富貴的談倫，在這方面可就難以望其背項了。

——「玉燕子」冷幽蘭的變情與投懷下嫁，是否與此有關？可也就費人思忖。

女人，天下的女人，又有幾個能免於「富貴榮華」誘惑！冷幽蘭即使被譽爲當今不可一世的俠女子，終究她仍然還是一個「女人」……更何況段小侯爺英俊儀表，翩翩風采，較之談倫更不少讓呢！

談倫眞的心灰意冷了，想到灰心處，恨不能自己眞的死了算了，偏偏他猶自還在活着，這活着的滋味，即使不待重病的

折磨，也足足地堪人消受。

× × ×

即使閉着眼睛，「他」也能感覺出有人來了。

——一條人影，極其輕靈的現身於身後瓦脊，隨即伏下來，一弓一縮，模似狸貓。

第二條人影，第三條人影，緊接着相繼閃身而出，一脚跨入六角門裏，即行快速的向兩邊挪開。

談倫嘴角牽出了一絲無奈的苦笑。

雖然他一時還摸不清來者三人的眞實企圖，但却可以猜知，一定是冲着自己而來，是無可疑。

翻了個身子，他發出了一陣咳聲，下意識的希冀着告訴對方，自己並沒有眞的睡着。

也許是他所顯示的形象過於「弱」了，非但不是以嚇阻對方，反倒給了對方「有恃無恐」的暗示——

一陣疾風，夾帶着來人長衣破空的「噗嚕嚕」聲息——緊接着另一條人影跟踪而起，夕陽殘照裏，有如剪空而臨的一雙燕子，不過是交睫的當兒，雙雙已到了眼前了。

一高一矮，兩個截然不同的體形，却顯示着兩張完全相似；冷漠無情的臉。

也就在這一霎間，談倫睜開了眼睛——「一代名劍」畢竟有其不同一般之懾人心魄的威儀。猝開的目光有如寒星二點。

兩個人原打算一鼓作氣，迅雷不及掩耳的幹下一手漂亮「絕活兒」，爲此竟有了躭擱，在談倫猝開的目神裏，由不住爲之一怔，雙雙向後退了一步。

——一式的穿着打扮。

灰布長衣內罩月白色繭綢緊身衣靠脚下是「福」字薄底雲履，十足的「練家子」形像，却不着江湖人物那種風塵氣息。

這就令人費解了。

「姓談的，你認了命吧，橫豎總是一死，却要咱們好朋友費手碍事，不夠意思了——」

說話的是高個頭兒，沉重的湖北口音，還是個「左嗓門」，聽起來眞叫刺耳。

像是早就商量好了，話聲未歇，身側的矮個頭兒，已自點足而上，十足的一個虎撲勢，隨着他疾快的進身的式子，一雙「手插子」交織出刺目寒光，直向着談倫身上招呼下來。

一片衣影，起自談倫揚起的左臂，展開的扇面，巧妙的避開了一雙刀鋒，却於兩刄之間，電也似的切了進去——

大蓬血光，隨即在矮個頭兒滿生虬髯的臉上炸了開來，「劈拍！」聲中，隨着「扇面兒」般的長衣展勢裏，矮個頭兒足足摔出了七尺開外，一跤倒地，可就再也爬不起來。

長衣一擊即收，忽悠悠蛇也似地纒在他的左腕上——姓「談」的這會子看起來，可是睡意全消，白皙的臉上，由於猝然運功，泛起了一片紅潮。

禁不住他又咳嗽了。

大片的血，咕嘟嘟由矮個頭幾乎裂成兩半的腦門裏冒出來，紅的是「血」，白的是「腦」，空氣裏渲染着陣陣的血腥氣味，久久不散……

武林裏早有「掄衣成杆」「飛衣爲刄」之一說，似乎也只有極少數幾個內功達到頂尖兒程度的人才有此能耐，也只是傳說而已，見者不多。

對於現場那個高個頭兒來說，今天他可眞是開了眼啦，目睹之下，一張弔客臉，頓時變得雪也似白，擰着黃焦焦的一雙眉毛，祇是着着對方發起楞來。

談倫似乎仍然保持着原來的坐姿，這一手「飛衣爲刄」施展得可是太快了，太妙了，到底是怎麼出的手，簡直不容回憶，一出一收，恰如野雲振飛，去留無迹。

高個頭兒驚魂甫定，由於一上來架式擺定了，這會子再想裝不成了，可是不大得勁兒，再說他是「身不由己」——這可是「耗子舔貓鼻樑骨兒」——自己「作死」了。

「好……你敢下毒手？……」

「下腰的當兒，手上可已多了件傢伙，「唰啦啦！」抖開來銀光閃爍裏，足足有七八尺長短——蛇骨索子鎗！

「連向斜刺裏盪了兩步，高個頭「嗶啦！」收回了鎗身，右手緊攢着索子鎗的蛇形鎗頭，那一對三角眼，極其凌厲的瞪向對方，眞像是要把對方生吞進肚裏模樣似的。

談倫倒是不再咳了。

原想說幾句話，交待清楚了，再動手也不遲，偏偏對方連說句話的時間都不給他，這倒也省了事。

冷颼颼地刮過來一陣子風，空中飄下來幾片黃葉。

認準了這股子勁道，高個頭身子向前一個猛撲，右掌抖處，索子鎗「唏哩」電掣而出，鎗尖上爆射出銀星一點，直取向對方咽喉。

談倫恁地好涵養，身子紋風不動。

高個頭由不住心裏發毛，這一鎗原是個虛招，所謂的「引子」，目的在掩飾下一手的殺着，一見對方如此氣勢，自個兒先自沉不住氣，不容招式用老，緊接着往回裏一收，就勢旋風般往地上打了個疾滾，向前急切進去。

這一手滾身進招，有個名堂，叫「醉打乾坤」，高個子琢磨了半天才得此招，蛇形鎗掄起了一片銀光，沒頭蓋臉，直向着對方身上招呼下來。

談倫發出了一聲嘆息——

大片耀眼銀光裏，他偏偏不慌不忙，右手穿處，三指輕束，却似分花拂柳般地輕巧，已拿住了對方落下的第七節索子鎗身。

一拿一捏，恰到好處。

高個頭那般猛的鎗勢，吃對方這麼輕巧的一拿，頓時嗒然垂落，勁道盡失，其勢宛若爲人押住了「七寸」的長蛇，談倫的出手，堪稱高明之至了。

高個頭大驚之下，再想奪回手裏的鎗，那裏還來得及？眼看着談倫左手揮處，纒在臂腕上的那一襲長衣，怪蛇也似地直穿眼前。

一股凌人的勁風，直襲向高個頭面門，不容他再生別念，只覺得喉頭一緊，已給對方緊緊勒住了咽喉。

一陣要命的窒息，隨着談倫揚起的手勢，高個頭整個身子直直地拋起了丈許高

下，頭下腳上「噗！」一地撞在了石墩子上，頓時一命嗚呼。

兩個人，兩條命，不過是瞬息之間，即可解決。

身後輕輕的響起了一陣風聲——衣袂破空的獵獵聲。緊接着瓦面微鳴，一條人影，霍地拔空直起，狸貓似地已撲向上了北院聳立的一顆大樹。

樹帽子微有顫動，這個人已自長烟一空般地騰身而起，直向牆外掠出，夕陽殘照裏，顯示着此人腦後的一簇白髮，隨即無踪。

顯然，這人的身手要較諸死者二人高明多了。

什麼人這般暗裏追踪自己？

什麼人又這般處心積慮的非要置自己於死地不可？

——倒是惱人費解的問題，只是談倫却有自信，這一個謎團，即將就快要解開來了。

× × ×

「馬家客棧」雙屍命案事，立刻宣揚開來。

對於這家客棧，甚至於整個地面上來說，都稱得上是驚天動地之事，妙在官人不請自來、抬屍，結案，一切像是早在情理之中，官人不與聞問，倒省了許多麻煩，一件人命關天的大事，即可以草草結束，消案於無形之間。

這其中焉能沒有許多打點？

無論如何，談倫却不欲在此多有逗留，第二天他起了個早，買棹西下，直發於燦爛的「瀾滄江」水之上。

× × ×

經過昨日的出手一戰，談倫病勢加劇，現在看起來似乎更形微弱了。

東方日出不久，一輪朝陽，把眼前江面照射得霞光萬道，亮若燦銀，蒸騰着的江面薄霧裏，不時傳過來幾聲水響，銀鱗乍翻，偶見魚兒的撥刺。

談倫無疑是重病之軀，倚身船舷，話也懶得多說一句——一側的愛馬「棗騮紅」，也像是着了寒氣，不時的打着響鼻噗嚕。

船身不大，却只能容得下一人一馬。

江水湍急，舟行如箭，旋踵間已是百十丈外，眼前來到了兩岸懸崖的夾縫直流境地，前瞻江水一瀉如箭，亮若匹練。風乍起，洋溢起銀星萬點，景緻如畫，惹人遐思。

談倫又自在咳嗽了，頸項間的藕色絲巾，隨風輕飄，時令入秋，早晚寒氣襲人，他却仍然祇穿着一襲綢質單衣。看上去却是過於單薄了。

拴上了舵，繫穩了帆。操船的年老伕子，由身上抽出了旱烟袋桿子點火抽烟。

「這位客官，我看你一路咳嗽不停，病的不輕哩！」噴出一口烟，他打量着談倫：「這裏早晚涼，別是受了寒，可要早點醫，要是轉成了肺病可就不得了——」

談倫點點頭，算是答謝了他的一番好意。

「客人你老貴姓？」

「談——談話的談！」

談倫的眼睛，一瞬也不瞬的向對方注視着。

操舟老者想不到對方答的如此乾脆，微微怔了一怔，隨自「嗤嗤！」有聲的吸起烟來。

想是烟吸得太猛了，嗆了喉嚨，大咳了幾聲，吐出了一口濁痰，伸手撲住了舵，忽然掉過頭來。

談倫的眼睛仍然盯着他。

四隻眼睛不經意的對在了一塊，難以形容的發出了一種震撼。

這種感觸，極其微妙。

對於操舟老者來說，一切的虛情假意，詭計做作，簡直潰於一瞬，失算於對方一瞥之間。

光棍眼裏揉不進砂子——就是這句話了。

此時此刻，如果再多說半句話也屬多餘。

像是一陣猝起的狂風，操舟老者驀地拔起了身子，一起即落，怒鷹搏兔般，直向着談倫身上落了下來。

他既爲鷹，談倫可也不屑爲兔。

閃爍進退之間，操舟老者已自走了空招，「喀嚓！」猝響聲中，一雙鳥爪般地怪手，已自深深陷入艙板之內。

這老頭兒端的好身手！一招失手，不容招式用老了，隨着擰轉的身勢，却把一雙腿腳，直向着談倫力掃過去，「呼——」帶出了大股凌人疾風。

一撲一掃，頓見高明。

猝驚於老者的凌厲身手，談倫却也不顯示弱，他存心要給對方一些顏色——雙掌同舒，貫力內來，「噗噗！」兩聲，同時拿住了對方一雙足踝。

一拿一捏，力道何止千鈞！

「喀喀！」脆響聲中，一雙足骨，頓時爲之片碎。

老頭兒「吭！」了一聲，硬是不服輸，將起未落的當兒，分出一雙鳥爪般地怪手，正待想向談倫的臉上抓來，可惜力道不繼，方自遞出一半，已吃後者抖手摔了出去。

「碰……」一頭撞在艙板上，整個船身都爲之大大震動起來。

談倫自不會便宜放過了他，腳下輕點，極其輕靈的已抄身而前。

老頭兒大驚之下，再想抽身，那裏還來得及？隨着談倫遞出的右掌，直叩前心，一掌擊個正中，前者身形後仰，「噗！」噴出了尺許來高的一口鮮血，就勢一個咕嚕，滾落江心。

談倫微吃一驚，想阻止其勢已似不及，身飛處，點足江面，一落即起，却只抓下了對方頭上那一頂破舊的毡帽，在對方快速下沉的一霎，猶可見此人腦後醒目的一簇白髮。

× × ×

至此來犯的三個人都死了，可謂之全軍覆沒。

他們當然不是眞正的「點子」，只是被人運用的三顆棋子而已。

那麼，眞正下棋的人又是誰？

無論如何，談倫暫時是難能得到這個答案了。

× × ×

蒼白的天。

蒼白的臉。

當他仰視上天，發出嘆息時，形象之淒涼，一如秋日黃葉，涵蓋着多少「無可奈何」。

寄問蒼天，我生何如？似乎每個人的命運都欠缺點什麼，任何苦力追求，最終仍缺圓滿。

這就是「命」。

這就是「人生」。

寶劍如雪，快馬如龍，「他」却已失去了昔日那般豪氣，更何況眼前重病之身，又待如何？

耳邊上響着淙淙流水聲。

「馬」在喝水。

他彷彿聽見愛馬飲水時間歇的打着噗嚕，不時的刨着蹄子的那種聲音。

這些聲音其實對他是再熟悉也不過，這一霎聽起來却是那麼的淒涼，單調，當中混雜「死亡」的意味。

幾隻山蚊也來湊趣，不時的在他臉上繞飛着。時而低襲，作怪鳥俯衝對「人」的嘲弄與不屑，可謂極至矣。

談倫支撐着坐正了身子，只覺得全身像是虛脫了，一些兒勁道也提不起來，口乾舌燥，身子熱的厲害。

「水……這裏有水……！」

一出聲才知道，敢情嗓子都啞了。

他用劍鞘支持着地面，總算站了起來，幌幌悠悠地來到了眼前流水處。

好一潭子清泉。

水面倒影，一如圖畫。

畫面中應該丰神俊朗的這個人，却似失去了原有的丰采，目中神采，應似出匣之劍，此刻却萎縮了，倒是那一雙溢起的長眉，兀自英挺如昔，顯示着他「強者」的最後尊嚴，不容侵犯。

喝了幾口水，精力恢復。

早就該飢餓了，却不思吃食。

這可不是什麼好兆頭，這一次病發的來勢不輕，如果在日落之前，再不能找到那個地方，那個人，只怕……後果之嚴重，實在不堪設想。……

咬着牙，他強自振作的又跨上了馬背，胯下愛駒，深悉主意，不待吩咐，即行循着眼前山道，快踏前進。

點蒼一山，共有十九座峯頭。

多日以來，他已踏行過半矣，昨日日落時分，遇見了一個苦行山僧，問明了他所要去的地方「冷月書軒」，很是希罕的打量了他一陣子，告訴他走錯了。

那僧人看他病勢不輕，好心要收留他在廟裏住上幾天，談倫執意不肯，討了一份山糧，就此別過。

臨行之前，那苦行和尚就在地上畫了幾下，標出「冷月書軒」所在，隨即用腳塗掉，說了聲：「巴先生麼？」

談倫點點頭，眼中神采一亮。

待要再問些什麼，和尚却揹起一袋老米，逕自去了。

走了一半，他却又回過頭來，吟哦半晌，疑惑着說道：「巴老先生我們久仰了……人很怪異，我們雖然都住在點蒼，可平常也沒有來往……他那住處，一向是不欲爲人所知的，我們方丈也關照過……誰問都說不知道，也是我多咀……唉，回頭見着了他老人家，可不要提我這麼一個和尚多的口就是了。」

談倫點頭答應，想到對方的話中有因，却不容他多問，對方便自去了。

敢情那和尚身手頗是不弱，幾丈高的山岩，連縱帶跳，身上還揹着大袋的步，不過一會的工夫，已自攀越過去。

談倫再回頭打量地上和尚所畫的圖標，敢情已無復辨認，就憑着方才留下的一點印象，他開始攀上了另一座山頭。

那裏知道，情形並非他所想像，也不如和尚標示得那般輕鬆，幾個打轉下來，天已黑了。

一夜露宿，病勢加劇，幾至寸步難行眼，看着這就支持不住了。

身邊上是胯下愛馬，亂蹄踐踏的聲音，眼前花團錦簇，綠草如茵，彷彿來到了一片錦繡世界，原來那點蒼山，風光之美，冠絕西南，奇花異卉，遍於岩谷多，經不凋。

尤其此刻，傍晚不久，雲氣未稷，遠近羣山，盡落眼底，一片黛綠，蒼翠欲滴，山行越高，景緻越美，只可惜，病傷之中的談倫已無能領會。

恍惚中，他幾欲入睡。

恍惚中，他却又於睡夢中驚醒。

座下的那匹「棗騮紅」不知何時已經不再前行了。

眼前風勢極大，呼呼的風，幾欲要把他由馬上吹下來，顯然已是身處極高境地了。

談倫振作着，雙手撐着馬頸，把身子坐直了，手觸處才感覺到馬身上一片水濕，全已汗透。

迎着風，這匹棗騮紅唏哩哩祇是嘶鳴不已。

談倫驚覺着睜大了眼，含糊的道：「地方到了麼？」

四面天光，刺目難開。

一輪金烏高懸天際，粉紅駭綠，又自換了世界。

耳邊上響起了幾聲雁唳，一行雁影，緩緩由當空轉過，彷彿就在頭頂上移動，低到舉手可攀。

談倫扳鞍認蹬，坐正了身子，身上時冷又熱，雙瞳所見，只是一片混沌，却有一道長可百十丈，匹練般地白氣，首尾相啣，將對山攔腰抱住——這便是最具盛名的點蒼奇景之一；俗謂的「玉帶鎖蒼山」了。

迎着風勢，他大咳了幾聲，吐了一口血，感覺着有「墜馬」的趨勢，眼前身處絕崖，却是失足不得。

「棗騮紅」深悉主意，不俟吩咐，即時轉過身來，繼續前行。

含糊的說了聲「好馬……」拍拍馬的頸子，他又自俯下了身子，身後劍鞘，輕磕着馬鞍，鏗鏘作響，棗騮紅祇走了幾步，便自又停了下來，不時的揚頭擺尾，打着響鼻。

談倫心裏有數，罵了一聲「懶東西」，正待舉掌向馬頸上擊去，身邊上却聽得一人笑道：「風流自有高人識，要與梅花作伴來，寄語老友，只怕你的清靜日子不多了。」

跟着是棋子落向石案的細響之聲。

談倫不禁心頭一驚，猛地坐起身來，恍惚之間，這才看清了原來就在身前不及

丈許之處，座落着一座小小茅亭，此時此刻，正有一僧一俗對坐下棋，一個小和尚蹲在一角，正在煮茗。

「啊——」心中一喜，談倫慌不迭翻身下馬，却不意病體不支，頭重脚輕，一脚踏空之下，整個身子由馬上翻落下來。

正在下棋的和尚抬頭向這邊看了一眼，咀裏喧了一聲佛號：「無量佛——廣因，快去扶他進來！」。

小和尚應了一聲，放下手裏的扇子，三脚兩步趕出，忙自把談倫扶了起來。

談倫道了聲謝，苦笑道：「有勞！」

即爲小和尚扶進了亭內，在一張石鼓上坐下。

小和尚驚訝的道：「這位相公，你病得不輕，身上燒得很呢！阿彌陀佛，這可怎麼是好？」

亭中棋者之一說道：「先拿碗熱茶他吃——」

小和尚答應了一聲，忙即轉身取茶。

這當兒，談倫才注意到亭子裏下棋的兩個人——一個慈眉善目，年過半百的瘦高和尚，一個身着紫衣，面相清癯，頗不俗氣的白面儒者。

一僧一儒正在對奕，石几上散滿了黑白二色棋子，由所佈棋子看來，這盤棋已下了很久，可能已近尾聲。

方才說話之人，正好是那一個紫衣儒士。

咀裏說着話，一隻手尚還持着一顆白子，遲疑着要下不下，却不曾向談倫看上一眼。

倒是那個瘦高和尚，在談倫初進亭時，即向他微微點首爲禮，這時向對面儒士嘻嘻一笑道：「你今日未能專心，這局棋想勝我，只怕不易，大勢已去，還不甘心麼？」

一面說，哈哈一笑，即行伸手把几上殘棋攪亂。

紫衣儒士却也不怒，搖頭一哂，這才轉過身來，却把一雙堪稱精銳的眸子，直向談倫臉上注視過去。

談倫正自口渴，接過了小和尚送來的茶，三口兩口喝下肚裏，茶水極燙，他却也顧不得了。

瘦和尚看在在眼裏，道了聲：「阿彌陀佛，施主小心燙了咀，慢慢地喝吧！」

談倫却已把滿滿一碗茶水飲盡，只覺茶質純清，入口芬芳，微微有些苦辛，俟到放下碗來，却自又覺出甜來，再看碗內茶葉，僅得兩片，每一片約有半個巴掌那般大小，上面微生細細長毛，倒是生平僅見的怪狀。

「無妨……」紫衣儒士接上了老和尚的話頭道：「此茶有去火生津之效，多飲有益，小師父，煩你再爲他斟上一碗。」

小和尚答應着回去取水。

談倫却覺着十分過意不去的向着二人抱拳道：「多謝二位高人賜茶隆情……這一小錠銀子，就權作爲老師父廟裏的香火錢吧。」

一面說，取出一個銀錁子，置於面前石桌上。

瘦高和尚見狀呵呵笑道：「弄錯了，弄錯了，貧僧那得如此造化，享用此茶，都是這位先生，要謝你只管謝他，我和尚却是不便掠人之美呢！」

接着一笑又道：「話可又得說回來，施主既是爲廟裏佈施，和尚却也不便推辭了，呵彌陀佛，這就代佛祖謝謝你了，俗語說的好，拿人錢財，爲人消災，看看我和尚能爲施主效些什麼勞吧。……」

說時，却已將對方置在几上的銀子拈起來，掖進袖裏。

談倫自飲下一碗熱茶後，彷彿精力稍振，却發覺到和尚說話時，對方那個紫衣儒士，一雙眸子瞬也不瞬盯着自己，俟到和尚說完，便把眼睛轉向對方。

四雙眼睛交接之下，談倫心頭不禁爲之一振。只覺得紫衣人一雙眸子，精氣逼人，簡直不容追視，這可就非比尋常了，心裏正自駭異，小和尚已爲他斟好了第二碗熱茶。

紫衣儒者伸了一下手道：「喝茶。」

既知此茶如此之好，也就不便辜負主人盛情，當下雙手接過，又自飲下肚裏。

座上和尚呵呵一笑道：「施主可知此茶，乃是產自點蒼極峯的『雲霧茶』，此茶經冬不凋，處身雲霧，常人萬難攀摘，設非是我這老友有此身手……別人何得享受！」

一面轉向紫衣儒士笑道：「老朋友你的差事來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却也不能一概而論呢！」

紫衣人面色甚是深沉，聆聽之下，由鼻裏冷冷哼了一聲，一雙眸子又自落向談倫，微微領首道：「足下無懼於三伏滾水，瞬息間飲下滾茶兩碗，必然具有非常之內家功力，病傷之中，有能耐，更遑論常時一般了，佩服，佩服——」

談倫這才想到敢情自己疏忽於此了，他傷病至此，一心求治，倒也不曾心存掩飾。

當下嘆息一聲，據實道：「不瞞先生高人，在下習武有年，精於內功，否則，只怕也就拖不到今天了……」

邊說邊自咳了起來。

紫衣人忽地正色，凝神引耳細聽，像是要由對方咳聲裏辨出些什麼。

談倫以一方紗巾捂向口鼻，怒咳一陣才自少歇，一張臉早已經漲得緋紅。

紫衣人俟到他咳聲稍止，微微頷首道：「足下患此咳疾有多久了。」

談倫只覺喉頭發癢，只怕一說話，又自咳個不休。

紫衣人見狀頷首道：「算了，可將掩口之紗布借來一看？」

小和尚忙即代爲轉達，即將談倫用以掩口的一方紗巾取過送上，其中早已沾滿血迹。

紫衣人看了一眼，神色微變，即行交與小和尚道：「我知道了——」

一旁的那個瘦高和尚隨即變色道：「咳血症麼？」雙手合十，喃喃喧了聲佛：「阿彌陀佛——」

紫衣人臉色更見陰沉，五根手指只管來回的在桌面上敲着——

「足下貴姓？」

「談——」談倫又自咳嗽了：「談……倫……」

邊說邊咳，語音不清，紫衣人約莫只

聽見了一個「談」字。

「談先生來此何事？」

眉頭微皺，頗似不悅，竟在暗責怪對方病成了這個樣子，尚不知珍惜調養？

談倫陣咳之後，尙在喘息。

紫衣人指了一下茶碗，小和尚會意，忙自取過爐上開水，滿滿斟了一碗。

談倫飲了一口，嘆息道：「多謝先生高誼隆情，在下此來，是在拜訪一位前輩先生，如蒙賜告，感激不盡……」

紫衣人道：「啊——！這位先生貴姓，住在點蒼？」

談倫飲了幾口茶，情形才自好轉：「這人姓巴，名叫壺公，當世神醫，住在此間的『冷月畫軒』……」

聽到這裏，座上和尚先自哈哈笑了。

紫衣人偏地好涵養，不動聲色，不俟和尚發話，隨即點點頭道：「你認識這姓巴的麼？」

談倫搖搖頭，苦笑道：「慕名拜訪而已——」

「是了，」紫衣人微微點頭道：「這麼說，你是來專爲找他看病的了？

談倫點了一下頭：「不瞞先生，正是如此——」

紫衣人哼了一聲道：「巴壺公自視甚高，却是不輕易與人看病，他那冷月畫軒，蓬門久閉，更不會爲你所開，足下這一趟怕是白來了！」

談倫呆了一呆：「這麼說，先生是認得他了？」

「對了，」一旁的瘦和尚道：「施主算是問對人了，阿彌陀佛，我這位朋友也擅岐黃之術，可不比那自視清高的巴壺公差到那裏——」

邊說邊自哈哈大笑起來。

「和尚你少缺德，」紫衣人探出二指，探向頦下短鬚，一雙精光四射的眸子，逼視着對面的談倫。

「足下取手過來——」

談倫楞一楞，只覺得對方正氣逼人，心中正自費解，却也不容多思，隨即將手腕送上。

他所以狀似猶豫，自非無因，原來越是精通武術之人，行動越是謹愼小心，以眼前情形論，紫衣人果眞居心叵測，談倫性命休矣！

精深武技如談倫者，雖是病傷之中，亦不容少有疏忽，當下左手平擱几面，讓對方把持，右手却暗裏戒備，精力內蓄，一個發覺不對，即可隨時擊出。

正在把脈的紫衣人，長眉倏地挑得一挑，冷冷的道：「足下這番小心，未免多餘，只怕對你病情不利！」

話聲未歇，談倫果然再次發出了咳嗽——這才知敢情病情已然惡化如此，一時大爲沮喪，由此可見對方非但深精醫理，即使武學一道，也大有可觀。

紫衣人以所料不差，不免莞爾，只是緊接着，那雙長眉却微微皺起，說道：「那一隻手——」搖搖頭止住了談倫的開口說話。

片刻沉默，紫衣人放下了持脈的手，却將面前茶碗端起，就唇呷了一口——一雙深邃瞳子，緩緩抬起，直向談倫逼視過來。

「足下奇經八脈，兼帶一百單八處骨穴，均已打開，功力之高，世罕奇匹，欽佩之至！」

哈哈一笑，隨即接下去道：「若非如此，只怕去歲病發之時，已絕人世……」

接着不禁搖頭，長長的發出了一聲嘆息。

「你是……？」談倫疑惑的眼光，向對方注視着：「莫非先生就是……？」

「我就是你要見的那一個人——巴壺公！」

一旁的老和尚哈哈大笑道：「這可是你自己說出來的，不怪我和尚多口了。」

談倫怔了一怔道：「這就失敬了——」

待要站起執禮，却爲巴壺公按住道：「不要多禮，你的病勢不輕，想是不愼爲瘴毒所中，可是？」

談倫微微點頭，苦笑不語。

巴壺公一雙眸子在他臉上轉了一轉，忽然想起道：「哦——莫非足下就是傳說中的青鱗劍客，談倫談少俠麼？」

談倫先時早已報名，却想不到對方直到現在才行悟出，聆聽之下，黯然笑道：「江湖上傳說我已經死了，却不知我仍在人世，只是……今日幸會了前輩，尙希直言相告，我這病可還有救沒有？」

巴壺公「哼」了一聲，緩緩地道：「你既直言問我，我便也直言相告，換在旁人，十九是不得救了，你嗎，情形或有不同……」

「阿彌陀佛！」一旁的老和尚詼諧笑道：「談少俠你放心吧，死不了，巴老頭這麼說了，也就是給你打了包票，無量佛——善哉，善哉……」

巴壺公冷冷一笑，說道：「和尚你說錯了。」

隨即向談倫介紹道：「這是點蒼九峯，歸雲寺的至青長老，談少俠可曾有過耳聞？」

「阿彌陀佛——」至青長老呵呵笑道：「老衲一介出家人，跳出紅塵之身，那裏比得談少俠赫赫大名，巴老哥你這不是存心拿和尙我開心麼？」

邊說邊自站起道：「天不早了，我可回了，失敬，失敬——」

一面招呼着隨身那個小和尚，這就離開，談倫原是久仰「至青長老」的大名，聆聽之下心中暗吃一驚，待要說些什麼，對方和尚却是說走就走，已自步出茅亭。

巴壺公微微含笑的望着和尚背影，却向談倫搖首，示意他不必在意，再看對方至青和尚已步出甚遠，出家人不沾世俗，倒也不能以常情俗禮度衡。

秋風過處，草木蕭蕭，轉瞬之間，老少二僧，已消失於迴峯叢林之間。

談倫因想到昔年有關這個「至青」和尚的種種傳說，原是有興一談。無如給眼前山風一吹，遍體生寒，且自兩踵之間，隱隱昇起一片痲痛感覺，正是病勢發作之前兆，只嚇得忙自收心定神，不再出口多言。

「冷月軒主」巴壺公目送「至青」長老師徒離開之後，搖頭輕嘆一聲，喃喃道：「『龍起鉢中水，濤生松下風……』和尚你交友不愼，這就認了命吧……」

（未完。一）

魔曲

現代奇幻歷險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陰來福帶着魯志生、畢修身連同幾個槍手進入秦陵，裡面機關甚多，魯志生不敢大意，和幾個槍手先打個招呼，暗中觀測陰來福的動靜，步步爲營，畢修身書獃子氣十足，見他們鬼鬼祟祟，仍不甚爲意，陰來福將他們帶到編鐘的地方，就先要索取現金，要即付七萬美元，收到欵後，才肯帶他們入內，將編鐘全部取出，再由陰來福帶路出陵穴，他懷恨魯志生不再與他合作，用機關將他們困在裡面，自己亦不幸中機關跌落陷阱，亦不能出來……鍾楚雄跟踪來到秦陵，發現兩個守在秦陵外的槍手先將其中一個槍手繳械，總算找到他們踪影……

追踪來香江　人已去英國

秦川吃了一驚，褲子也掉在地上，脫口道：「你還未死？」他乘機要蹲身，那知耳際已聽到一個扳動機頭的聲音，登時又挺立着。

「我問你的話，你還未答！」

「我答覆你，有什麼好處？」

「你該知道我的爲人，你實在死有餘辜，隨便殺死你，不但良心不會受譴責，而且也不用負法律上的責任！」

秦川心裏明白，道：「你……你替政府辦事嗎？」

鍾楚雄手上微一用力，槍口鑽進他肌肉裏。「我答應你，假如你肯跟我合作的，便放你們一條生路，以後別再去上海混，做了什麼歹事，也不要讓我聽到！」

秦川沉吟了一下道：「老闆進秦陵去了！」

「什麼時候進去的？」

秦川立即答道：「昨晚上半夜，現在還未回來！帶路那個人你也認識，便是陰來福！」

「還有什麼人？」

「畢修身和咱們的兩位兄弟！」

「他們進去幹什麼？」

「盜取編鐘！」

鍾楚雄眉頭一皺，道：「盜取編鐘幹什麼？」

「好像跟埃及的一個寶藏有關係，詳細情形，我也不知道，您知道老闆不會告訴咱們的！」

「他們何時才出來？」

「不知道，咱們也等急了！」

鍾楚雄想了一下，道：「你叫你的同伴過來，小心一點，不要讓他發覺！」

秦川道：「我願意跟你合作，不過事後你一定要放走咱們，要不老闆知道，咱們也沒命！」

「可以，你開始吧！」鍾楚雄收了槍道：「你不要出林！」

秦川撥開一枝樹枝，大聲叫道：「老郭老郭，你快過來一下，他媽的，原來這裏有個進口！」

郭進財也大聲笑道：「有你在就行，我還是守在這裏！」

「他媽的，我叫你過來，你就來吧！原來老闆被困在裏面，在呼救哩！」

郭進財聽他這樣說，不虞有詐，連忙跑了過來：「在那裏？」

鍾楚雄在樹後閃了出來，槍管抵在他後背上，冷冷地道：「在這裏！」他伸手到他腰間，將他的槍拔了出來。

秦川苦笑道：「老郭，我不是有心害你，實是沒辦法，他便是『通天曉』鍾楚雄先生！他答應等下放咱們離開，原來政府已知道咱們的行動，鍾先生是配合政府行動的！」

鍾楚雄道：「你們兩個站在一塊兒，蹲在地上！魯志生出來之後，我自然會放你們離開！」

秦川臉色一變，道：「假如他們不能出來呢？」

「難道我會要你們一直陪下去？」鍾楚雄踮脚望向出口那裏，不見一個人影，不由問道：「你們爲什麼不進去？」

「老闆要咱們守在外面，避免有人破壞，咱們今早也想進去看看，可惜咱們不懂開啓機關！」

鍾楚雄不斷望着出口，郭進財向秦川打了個手勢，表示合力制伏鍾楚雄，秦川有點猶疑不決，但郭進財已經帶頭發難，他只好也撲上去！

鍾楚雄耳力靈敏，微微聽到聲響，立即料到是怎麼一回事，身子一偏，右臂自左臂窩穿出，食指一扣，子彈穿膛而出！

槍聲一起，秦川立即滾開，跪在地上，高舉雙手：「鍾先生請饒命！」

鍾楚雄槍口指着他，卻轉頭去望郭進財，只見他仰頭躺在地上，額中不斷湧出血水，看來已經活不成了，鍾楚雄冷冷地道：「站起來！」

秦川乖乖站起來，鍾楚雄一手握槍，抓住他後背，一手扯住他的後衣，向出口的方向走去。

×　　×　　×

那窄窄的甬道好像無窮無盡一般，但幸好一路平安，再沒有機關，到了盡頭，蔣子龍已點上第二根桌脚，只見那裏有個石門，不過石門緊緊地閉着，蔣子龍道：「博士，請你來！」

畢修身走前看了一陣，被他發現石門後有一塊露出山壁的大石塊，他五指抓緊石尖，用力一旋，只聞一陣「軋軋」聲響，接着石門便緩緩打開了。

一道强烈的陽光照了進來，令到衆人睜不開眼來，都低着頭。魯志生急道：「快！」提着銅鐘走了出去，畢修身等人也爭先恐後離開這座「地獄」。

當他們剛稍能適應外面的光綫，背後「蓬」的一响，石門又再關上！

沈斌深深吸了一口氣，只覺得這世界無限美好，吸進去的空氣，帶着田野的芬芳，跟裏面完全不同，他忍不住道：「咱們終於出來了！」

蔣子龍道：「咦，咱們昨晚不是由這裏進去的！」

畢修身道：「這座陵墓這般大，出口不止一個！」

話音剛落，遠處忽然傳來一道清脆的槍聲，畢修身嚇了一跳，忙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魯志生忙道：「你們兩個快去看看，小心！」

沈斌和蔣子龍應聲而去，畢修身與魯志生坐在地上抽起烟來，兩人互望一眼，都有隔世之感，心中說不出的喜悅，要不是那道槍聲，他們一定放聲大笑起來！

過了一陣，沈斌與蔣子龍神色慌張地跑了過來，輕聲道：「老闆，秦川讓人制住了！」

魯志生吃了一驚，急問：「是誰，郭進財呢？」

蔣子龍道：「那人好像……好像便是鍾楚雄！」

「他媽的，你白日見鬼？」

「因爲距離太遠，我不敢肯定，不過也有七八分……咱們不見郭進財！」

魯志生臉色一變，口中喃喃地說道：「難道洪長勝他們竟會失手？這是不可能的……」

沈斌問道：「那麼現在怎辦？」

魯志生瞪了他一眼，怒道：「怕什麼？他才一個人，難道咱們還鬥不過他？你們兩個悄悄過去，在他背後開槍！」

蔣子龍苦着臉道：「可是咱們槍膛內已經沒一顆子彈了！」

魯志生輕罵一聲，畢修身道：「魯老闆，現在時間不多，你快作個決定！」

魯志生道：「大不了讓秦川死在他槍下，有什麼了不得的？走，咱們由這邊離開，到了西安再說！」

×　　×　　×

鍾楚雄押着秦川到了出入口，問道：

「他們會由這裏出來嗎？」

秦川道：「這個我可不知道，但這一條路陰來福說他走熟了的，還叫咱們守在這裏，料還是會由這裏出來！鍾先生，你要我陪你多久？」

鍾楚雄道：「最少一天！」他鬆開手退後幾步，從皮袋裏掏出兩隻包子拋給他：「接住！」

秦川也不客氣，立即狼吞虎嚥起來。鍾楚雄也吃了兩隻包子，道：「還有四個包子，夠咱們晚上吃的！」

秦川餓了大半天，吃了那兩個包子，只能算半飽，但也恢復了一點精神，他心知逃不掉，索性坐在地上假寐。

日頭逐漸偏西，石門仍毫無動靜，鍾楚雄也焦急起來，想來想去又覺得秦川不像騙自己，心中忖道：「莫非他們死在裏面！」當下問道：「他們會遇危險嗎？」

「這很難說，那陰來福十分邪門，進去之前還燒香拜祭一番，說什麼裏面危險重重！」

鍾楚雄眉頭一皺，再問：「他們可有說何時出來嗎？」

「沒有說清楚，但聽陰來福的語氣，天亮左右便該出來了！」

鍾楚雄心頭一動，道：「起來！」他重新押着秦川，繞着山坡走。到了山後，只見山壁有此異狀，地上多了好些「新」泥土，鍾楚雄蹲下看了一下，跺足道：「他媽的，他們九成由這裏走了！」

秦川道：「不會吧！」

鍾楚雄冷冷地道：「你以爲他一定會來帶你們去埃及嗎？別做夢了！」

「是的，我也相信，但你爲何還抓住我？」

鍾楚雄猶疑難決，道：「回去前面，天黑之後再走！」

× × ×

魯志生等人回到西安，已是深夜，他們提着銅鐘，長途跋涉，一日一夜，滴水不進，當眞是人瘦馬乏，全靠這十三隻銅鐘作精神支持，但一進西安城，四個人都坐在馬路上，再也不想走了。

遠處傳來一陣吆喝聲，魯志生忙道：「他媽的，別在這骨節眼上出事！快找家旅館歇歇！」

沈斌一回頭，見小巷裏挑着一盞紙燈籠，燈籠上寫着旅館兩個字，便道：「這裏便有一家。」

魯志生道：「老沈，你去火車站看看，盡快買到火車票去上海！」

蔣子龍問道：「咱們還要回上海？」

魯志生道：「現在沒有錢，要去埃及也沒錢！」

畢修身道：「我怕去上海會有危險，你知道我現在不方便！」

「但沒有錢寸步難走呀！」

畢修身道：「你跟香港大唐古玩店的唐祥交情有多深？」

魯老生心頭一跳，道：「很好，咱們就去香港，就算他不肯借錢給咱們，也可以打電報到上海，叫人滙欵去！」

「旣然如此就不用住店了，咱們就去火車站吧？」畢修身有點急不及待。

魯志生道：「就這樣去，有點碍眼，還是先找個地方歇脚，然後將這些東西包起來，再到火車站托運！老沈快些去，買去鄭州的車票，再由鄭州轉乘去廣州的列車。」

沈斌走後，魯志生等人便提着銅鐘進旅館，去鄭州的火車是上午九時才開出，他們買了幾隻鐵箱，將十三隻銅鐘裝在裏面，然後僱車送去車站。

當魯志生登上火車，不由得意地道：「鍾楚雄呀，鍾楚雄，饒你奸似鬼，也料想不到老子會直接赴香港！」

「嗚——」火車開動了，鍾楚雄與秦川在這個時候才到達西安市。

秦川道：「鍾先生，現在我該自由了吧。」

「隨便你，但我希望你跟我合作。」

秦川目光一亮，問道：「這對我有什麼好處。」

「假如你能改邪歸正，以後咱們便是朋友！」

能跟鍾楚雄做朋友，是件愉快的事，也十分誘人，秦川咳了幾聲，道：「我有兩個條件，我現在一無所有，上海又不能回去……」

「我准你回上海取回你的家當，更希望你以後能到局子裏辦事，戴罪立功。」

「這個我辦不到……」秦川面有難色：「第二個條件是我絕不正面跟魯老闆衝突？」

鍾楚雄道：「我素來不勉强別人！」

秦川想了一下，道：「爲了免除你的顧慮，我決定跟你在一起……三天，這樣你便不會懷疑我去報訊！」

「現在咱們先找個地方歇歇，再好好吃一頓，然後到城北守候。」

× × ×

他倆吃了東西，便找一家客棧歇下，這家客棧沒有電話，鍾楚雄十分放心，吩咐秦川睡一陣，自己却跑去局子裏，掏出那封介紹信，要當地治安人員協助調查。

由於這件事非同小可，所以西安市的治安人員，幾乎全部出動，到了黃昏，便有音訊：有四個人帶着三隻大鐵箱在今早乘車去徐州？

秦川一聽治安人員描述那四個人的裝束，便叫了起來：「就是他們！」

鍾楚雄着局長撥電話給鄭州和徐州有關當局，通知火車站的工作人員，注意這批人的行踪，然後他們便乘晚上的火車出發。

到了鄭州，鍾楚雄下車到站裏查詢，却沒有魯志生的消息，原來鄭州方面接到電話後，魯志生他們一行已登上南下的火車了。

鍾楚雄撥電話到徐州，徐州那方面的消息更加令人失望：「火車已到，沒有那四個人。」

魯志生是在半途下車，還是火車站的工作人員失覺？鍾楚雄沒辦法，只好撥一個電話到上海找殷局長。

殷局長道：「上海已經準備妥當，他們一到上海便插翅難飛，你且在鄭州等候我的消息吧。」

鍾楚雄道：「留意他們家人的動向，叫郵電局協助！」

「這個我曉得！」

鍾楚雄收了綫之後，便在鄭州旅館住下來，他每天都去打探消息，但都失望而歸，直至第六天，上海才有消息過來，還是殷局長告訴他的：「魯志生家人滙了一筆鉅欵到香港，交給一間叫大唐古玩店的唐祥！」

鍾楚雄訝異道：「他到了香港嗎？」

「我們估計是，已經知會香港的我方工作人員注意：大唐古玩店的地址是上環嚤囉街……假如你需要欵項的話，請去中環中華百貨公司找鍾華，他便可以替你解決一切困難，還有一點，你不要帶槍出境，有需要的話，鍾華會協助你！」殷局長笑着道：「老兄，嘉獎令已經等着你來領取。」

鍾楚雄立即收了綫，他將槍交給鄭州當局，撇下秦川，一個人乘火車去廣州，到廣州，他又忙着買船票去香港，他決定在香港截住魯志生，不讓國寶外流。

× × ×

魯志生四個人一路平安到達香港，連那十三隻銅鐘也安全地送到陸海通旅館。

魯志生安頓好行李，便帶人去找唐祥，這時候，香港淪陷已將近一年，市面蕭條，民不聊生，市民都爲三餐而奔波，還有誰會去買古玩，所以大唐古玩店的生意十分清淡，不但如此，而且還害怕日本皇軍會來店裏搶掠，因此每天只打開一扇門板，貴重的東西也不敢放在店內。

由於晚上戒嚴，所以四點多鐘，唐祥已吩咐店裏的唯一的小夥計關門，可是魯志生却在這時候到達。

唐祥見到魯志生愣了一愣，訝然問道：「老魯，你怎會在這個時候到香港。」

魯志生笑嘻嘻地道：「來辦點事。」

唐祥哈哈笑道：「那一定是跟錢有關係的了。你跟日本那方有關係？」

魯志生哼了一聲：「你是洪門中人，也會說這種話？我魯志生就算混不下去，也不會投靠日本做個漢奸。」

「現在香港的富翁都紛紛回內地去了，你爲什麼反而來這裏？」

「想託你辦點事兒，等我回來時，一定不會忘記你的好處。」

唐祥道：「你我一塲交情，只要我辦得到的，絕不會『托手踭』！」他的國語說得很別扭，很多時候又夾上粵語俗話，魯志生不明所以。

「什麼叫『托手踭』？」

唐祥哈哈一笑，道：「我帮你，你說吧？」

「替我找幾張船票，去埃及的！」

唐祥抓抓頭，道：「現在客輪很少直接去埃及的，你到馬六甲轉船吧！」

「安全嗎？」

「這個我不敢担保，現在打仗，風險一定有一點的了，但票子則是『眞』的，而且不太難弄？」

「還有一個問題，我有幾隻箱子要託運，不會有問題吧？」

唐祥看了他一眼，問道：「不是槍械吧？假如你有槍的話，最好留在香港，回來再拿，要是被『蘿白頭』搜到，將你當作游擊隊員，就不好辦了。」

「不是槍械，是幾件古董。」

唐祥一怔：「你帶古董去埃及賣。」

畢修身連忙應是：「我在埃及找到主顧，他們很想買中國的古玩。」

唐祥道：「老魯你這就不夠『老友』了，有這種發財的路也不關照我？」

魯志生道：「詳細情況不清楚，而且我也不會只去一趟，下次帶你一齊去！」

畢修身道：「我可以做介紹人，替你們找主顧。」

「佣金絕對不會少你的！」唐祥頓了一頓，又問：「什麼時候起程！」

「等上海滙錢來之後就起程，我叫家人將錢滙來你這裏，沒問題吧？」

「旣然你信得過我，還會有問題？只要你下次能關照小弟，小弟也恨不得你早日登上發財之路！」

「這樣我就拜託你了！」

唐祥問道：「你住在那裏？」

「陸海通三一七號房！」

畢修身忙加上一句：「請唐老闆小心一點，因爲中國政府對我有誤會，怕他們會對我不利！」

唐祥道：「放心，我不會出面。嗯，假如需要聯絡的話，我會派人去，他唸一句：丈夫志四海，你們便答一句：萬里若比隣！」

魯志生說道：「快戒嚴了，我們要走了！」

唐祥道：「幾時替你們洗塵？」

「回來的時候，再替咱們接風吧！」

× × ×

六天之後，已是實施戒嚴的時候，房門才被敲响，魯志生問道：「誰？」

「倒水的！」

「沒叫！」

「剛才唐老闆叫的！」

魯志生心頭一跳，連忙叫沈斌開門，進來的是旅館的一位老夥計，魯志生問道：「唐老闆叫你來說什麼？」

那夥計道：「丈夫志四海！」

「萬里若比隣！」

夥計關上門，走至魯志生臉前，捧出一隻袋子來，輕聲道：「魯老闆，咱們老闆叫我交給你的！」

魯志生收下之後，賞了他一塊美金。夥計哈腰問道：「老闆問你要買幾時的船票？」

魯志生道：「越快越好！你叫什麼名字？」

夥計道：「我叫阿勝，一有消息，就會通知你！」

× × ×

第二天，阿勝便帶着船票及證件來了，船是第二天下午開出的，夥計細聲道：「魯老闆，咱們老闆叫你小心一點，有人在大唐店外盯梢！」

魯志生吃了一驚，忙問：「是那一條綫上的？」

「還摸不清楚，不過不是地面的弟兄，老闆懷疑是地下工作人員！」

畢修身急問：「他們知道咱們住在這裏嗎？」

阿勝笑道：「如果讓他們知道，咱們老闆還能夠混下來嗎？」

魯志生付了船票錢，道：「煩你告訴老唐，說魯某回來，必有重謝！」

阿勝去後，畢修身十分緊張，魯先生道：「別緊張，有事他們會來通知咱們，

倒是咱們明天出去時，要小心一點，那五隻鐵箱太礙眼了！」

第二天早上，魯志生便吩咐蔣子龍去中華百貨公司買洋裝，午後便僱人將鐵箱扛下樓去，僱了黃包車，送去碼頭。

魯志生一直注意四周的情況，不見有形跡可疑的人，才比較放心。

忽然一輛大卡車迎面開了過來，魯志生大驚，忙叫道：「快轉入小巷！」

那車夫聽不懂他那上海腔的國語，轉頭問道：「你講乜嘢？」

魯志生指着一條小巷，說道：「轉進去！」可是已經來不及了，那卡車便停在附近，由車上跳下幾個日本兵，他們都用槍指着魯志生等人，叱喝道：「停住！開槍！」

魯志生自信沒有什麼把柄便向手下打了個眼色，高舉雙手。

「幹什麼的！」

「做買賣的！」

兩個日本兵走來他們身邊，伸手在身上摸索，也是魯志生仔細，將身上的錢，大部分交給畢修身保管，因爲他是美籍人士，身份超然。

日本兵搜出那叠錢來，低頭議論起來，魯志生拿出護照，用英文跟他們交談，可是日本兵不懂英語，幸而車上又跳下一個中國人，看來是位翻譯。

翻譯道：「皇軍問你帶這許多錢幹什麼？」

「我是美國人，來東南亞做生意的，這是資本！」

「做什麼生意？」

「收購古玩！」

那翻譯跟日本兵談了一陣，又問畢修身：「箱子裏裝着什麼？」

畢修身看了魯志生一眼，期期艾艾地道：「是一些不値錢的古玩！」

「打開來看看！」

魯志生沒奈何，只好叫沈斌和蔣子龍打開一隻鐵箱，給他們看。那翻譯抓起一個銅鐘看了一下，又放下，魯志生舒了一口氣！

忽然司機也跳下車來，嘰嘰咕咕地對那些日本兵說了一陣話，那翻譯臉色忽然一沉，問道：「這些東西，你們是買來的嗎？」

「是的，咱們去廣州買的！」魯志生哈腰遞了一根香烟給他。

翻譯不接，把手一伸，道：「發票在那裏？」

魯志生一怔，說道：「發票已經丟掉了！」

那翻譯不信，道：「在廣州那一家買的？」

魯志生知道廣州有家賣古玩的小店，叫榮寶齋的，便告訴翻譯。翻譯跟日本兵說了一陣，回頭又道：「皇軍懷疑你們這些古玩及錢都是你們偷來的，全部要充公沒收！」

魯志生大吃一驚道：「咱們是生意人，怎會偷？」

畢修身道：「我要到領事館求救，你們不尊重美國人！」

翻譯冷哼一聲，道：「你們沒有發票，就是偷的！美國替你出頭也沒用！還有，這些東西根本不値錢，這是你們剛才說的！」

日本兵又對翻譯說了一陣，翻譯又道：「皇軍將錢退給你們，這些破鐘要沒收，快走！」他立即叫車夫將鐵箱搬上卡車去。

魯志生心頭怒火中燒，恨不得一槍打死他們，可惜他不但身無寸鐵，而且對方的十來枝槍槍口都對着己方，只好和顏悅色地道：「請先生替咱們說情，他們要多少錢，大家都可以商量！」

翻譯指一指他手上的錢，道：「你手上的全部，再加十三萬塊美金，你們肯不肯？」

「這些東西沒有用處的，你們拿出來也沒好處！」

翻譯冷冷地道：「沒有好處，你們還會去這些古玩偷嗎？快走，要不可要開槍了！」

魯志生道：「大家中國人，您就行行好吧！」

翻譯神氣地道：「如果不是念在你們是中國人，我早就叫他們開槍了！不將你們當作游擊隊員，已是萬幸！」說罷他便跳上車，坐在司機旁邊。

魯志生沒奈何，只好將畢修身拉到一旁去，畢修身怒氣未消，道：「眞是豈有此理，我要去找領事！」

魯志生道：「沒用的，不要做這些傻事吧！」

「誰說沒用，難道咱們辛苦一場，白白將成果送給他們？」

魯志生無言以對，沈斌也道：「老闆，讓他去領事館試試吧，或者再去找唐老闆！」

魯志生掏出袋錶，道：「還來得及，咱們去找唐老闆，就算追不回來，也得叫他退船票！」

就在這時候，對面有個高大的外國人低頭疾奔過來，還呼嘯着。畢修身也叫着迎上去，兩人在路旁擁在一起，看來兩人必是朋友。

魯志生和兩位手下站在一旁，冷眼旁觀。

過了半晌，畢修身轉頭道：「我來介紹，這是我的學弟鍾士，這位是魯老闆，這位沈先生，這位是蔣先生，都是我的好朋友！」

那西人用純正的京片子道：「魯老闆，沈先生、蔣先生，您們好！」

魯志生驚奇他能說中國話，不由生了點好感，也跟他打招呼，畢修身用英語跟鍾士交談，有些途人看見都忍不住投來好奇的目光。

畢修身轉過頭來，道：「老魯，鍾士知道在外國有一套編鐘，咱們可去那裏想辦法！」

鍾士道：「是英國，八國聯軍打中國的時候，有個叫威爾遜的人，他是英國海軍司令西摩爾的助手，當年在故宮得到一具，他這人有收集古物的興趣，所以運回英國，現在已經死了，由他兒子佐治保管着！」

畢修身問道：「他們住在那裏？」

「在伯明翰，你們到那裏問一問便知道了！」

魯志生道：「只怕他要價太貴！」

鍾士道：「不一定，這種東西，不能放在家裏陳列，市値不高！」

畢修身道：「既然這樣，咱們便去試試！」

「馬來西亞有船去英國，你們可到那裏轉船！」

「鍾士，你何不跟咱們一齊去？」

鍾士道：「我要到印度，大概會在那裏一年，將來有機會再見面！噢，希望將來能看到你的考古論文！」

「我對你同樣有這個希望！再見。」

× × ×

輪船離開維多利亞海港，極目望去，都是藍靛靛的海水，遠處的海水跟藍天連在一起，魯志生依欄看了一下景色，點上烟，吸了一口，問道：「那位鍾士也是考古學家？」

「他是博士，年輕的博士，充滿幹勁，既是考古學家，更是冒險家，跟我同學于柏遜教授門下，他比我遲了好幾年，不過我在柏遜教授家門見過他幾次，算得是朋友！」畢修身道：「你害怕他會騙咱們嗎？」

魯志生乾咳一聲，道：「他騙我，也不會騙你！就怕空跑一趟，老畢，你去過英國嗎！」

「第二次大戰之前去過一次，倫敦是個繁盛的地方，包你可以大開眼界！」

「我跟你不一樣，我這個人雖然滿身銅臭，但只對自己國家有興趣，叫我在外國住可沒興趣！」

畢修身也點上烟斗，笑道：「我以爲你是個『海派』的人物，想不到思想這般守舊！」

魯志生自我解嘲地道：「如果我不守舊，就不會做古董生意！」

畢修身敲掉烟灰，道：「老魯，您放心，這次你損失多少錢，咱們扣起來，再分配，我不會讓你吃虧！」

魯志生苦笑道：「我本來充滿信心的，但經過這幾番周折，已信心全失！」

「假如到英國找不到編鐘，咱們再想辦法，要不我也會將我應付的費用滙寄給你！」

「就算能找到編鐘……」

畢修身這才知道他沒信心的原因，忙道：「只要找到編鐘，又能順利進入埃及，我便保證能夠打開那座地下寶藏！成功機會逹百分之九十！」

魯志生吸了一口氣，問道：「眞的這般値錢？」

「是的，其實那座古墓內的東西也可以賣很多錢，不過我怕打草驚蛇，所以沒有動它們。哼，如果再加上密室內的古物，價値根本不能計算！」

魯志生有點興奮，又刁上一根香烟，道：「但要將那些寶物運出埃及，也有問題！」

「沒問題！有錢使得鬼推磨，一切都有辦法解決！不說你，就是我也得將古物搬運離埃及，要不也賣不了多少錢！」畢修身右手在他肩上拍了幾下。「你的問題，就是我的問題，我一定帮你解決！」

魯志生伸手握住他雙臂，道：「老畢，能交上你這個朋友，眞是我魯某人的運氣！」

畢修身反抱住他道：「能認識你，也是我的榮幸！」

魯志生不習慣跟男人擁抱，鬆開了畢修身，道：「英國天氣很冷吧，錢夠不夠花用？」

「夠了，到英國我便有辦法，我在英國有銀行戶口！」

「嗚——」輪船汽笛嚇了人一跳，夜幕低垂，輪船就像走進一個無底洞般，魯志生忽然有點惴惴不安，舉目所見，都沒有邊際，他忽然害怕起來，道：「老畢，快進船艙吧！」

× × ×

鍾楚雄單槍匹馬到香港，湊巧，爲了方便聯絡，他也住在陸海通旅館，不過這時候魯志生坐的船已在太平洋航行。

鍾楚雄見時候還早，便去中華百貨公司，他到顧客服務部找鍾華，他問的那個人就是鍾華。

「您是誰找他？」

「我從上海來的，也是姓鍾！」

「可是殷兄的表弟！」

鍾楚雄沉吟地道：「是的，我是他表弟，表哥叫我找他向你問候！」

「我就是！幸會幸會！」鍾華伸手跟他一握，壓低聲音道：「您住在那裏？我下班後去找你，這裏說話不方便！」

「陸海通二一零房！」鍾楚雄大聲道：「表哥身體很好，叫你以後不用再寄補藥了！」

鍾華道：「明天咱們在『金龍』喝早茶！」

× × ×

鍾華果然在戒嚴之前來找鍾楚雄，還帶了燒肉、花生和米酒。「您怎麼這般客氣？」

鍾華將食物放在桌上，道：「來，咱們邊吃邊談！」他拿了兩隻茶杯，斟滿了酒，「鍾先生，乾一杯，祝你順利完成任務！」

「這不是任務，鍾先生你誤會了！」

鍾華笑道：「難道是責任？」

鍾楚雄不想再分辯，喝了一口酒，問道：「魯志生的行動你們都知道嗎？」

鍾華道：「這個人十分神秘，他也住在這裏！」

鍾楚雄眉頭一皺道：「在那間房？」

「走了——」鍾華低頭吃燒肉。「他用假名住店，咱們守在大唐古玩店附近的人，都不見他去跟唐祥聯絡！」

「不是說由上海滙出來的錢，是交大唐嗎？」

「是的，錢已經滙了，但不見魯志生去拿取！」

鍾楚雄暗罵一聲飯桶，淡淡地道：「魯志生不去拿唐祥也會派人送給他！」

「問題是他的親信那幾天，全部不出來露面，所以咱們沒法跟踪！」

「那你們又怎會知道魯志生住在這家旅館？」

「昨天他們去碼頭乘船，才被咱們的人發現的，可惜爲時已晚！」

「有關魯志生這次來香港的事，你可清楚？」

「淸楚。」

「他得到一具編鐘，那編鐘有沒有上船？」

「下午剛查出來，他們一共四個人，沒有一件行李。」

「這就奇怪了！」鍾楚雄問道：「船去那裏的？」

「去馬六甲！」

「去馬六甲做什麼？」鍾楚雄口裏喃喃地說道：「難道殷局長得到的消息有點錯？」

「不，馬六甲有船去埃及！」

「沒有編鐘去埃及沒有作用的？假如有作用的，畢修身又何必千里迢迢回來？」鍾楚雄心頭忽然一動，問道：「他們會不會先將貨物託運，那裏有人接收？」

「不，咱們旅館有人，事後調查，他們離店時，有三件大鐵箱一齊出來，但却沒有下船！」

鍾楚雄脫口道：「莫非他們先走，再叫唐祥替他付運？」

鍾華一拍桌子，道：「眞是英雄所見略同！」

「唐祥那邊有什麼行動？」

鍾華笑笑。「他這個人是洪門的老大哥，鑑于種種原因，咱們不敢動他，你來了就好辦了！」

鍾楚雄側頭望着他，問道：「非要我動手？他身邊有沒有人？」

「咱們配合你！」

「正面動手，還是……」

「不，不……」鍾華忽然附耳說了幾句話。

鍾楚雄臉色一變，不悅地道：「要我去擄刦他兒子作人質？這種事我不幹！」

鍾華苦笑一聲，道：「隨便你，反正這件事咱們只是『配合』而已！」

鍾楚雄不禁有氣，道：「好，我明天親自去大唐古玩店找他！」

× × ×

十點十五分，唐祥才托着一個鳥籠，施施然回店。店裏已坐着一個穿緞布唐裝的男子漢。那漢子咬着一根象牙烟咀，冒着裊裊白烟。

夥計對他道：「老闆，這位先生要找您！」

漢子站了起來，伸出手道：「小弟鍾楚雄，素仰唐老闆大名，特地來拜訪！」

唐祥見他說國語，心頭一跳，忙向小夥計打了個眼色，堆下笑臉道：「那裏那裏，不知鍾先生有什麼指敎？」

「不敢當，有點事要打擾你一下，不知道唐老闆有空嗎？」

唐祥哈哈一笑：「生意清淡，怎會沒空，鍾先生是跟我談生意嗎？」

鍾楚雄遞了一根烟給他道：「不但是生意，而且是大生意，就怕你沒興趣！」

唐祥道：「生意上門，却之不恭！鍾先生，請進裏面談談！」

店後有間小客廳，放着一套酸枝椅，牆上掛着一張于右任的草書，一幅梁伯譽的畫。「唐老闆是個雅人！」

唐祥道：「附庸風雅而已，請坐！」他大聲向內呼喊：「送茶來！鍾先生喜歡喝香片？」

「不，龍井！」

「好茶！我這裏剛巧有朋友送來一斤上好雨前龍井。」唐祥捺熄了烟蒂，問道：「鍾先生要關照小弟的是什麼生意？」

鍾楚雄雙眼澄在唐祥臉上，一字一頓地道：「編鐘的生意！」

唐祥一怔，反問：「什麼是編鐘？」

鍾楚雄冷笑道：「唐老闆是做這一行的，我不相信你會不知道！」

唐祥臉色一寒，道：「鍾先生，做生意貴在坦誠，希望你明言！」

一個小女丫頭送上兩盅茶來，唐祥嘆了一聲，揮手叫丫頭下去，舉杯道：「鍾先生，先喝一口熱茶再談生意！」

鍾楚雄神色不變，揭開茶盅蓋子，將浮在茶湯上面的細葉撥開一邊，低頭啜了一口，讚道：「原來唐老闆也好茶道，更是雅人無疑！不知道唐老闆對音樂有興趣嗎？」

「廣東音樂倒還有聽一點，談不上興趣！」

「編鐘是古代的一種大型敲擊樂器，直至清代還有製造，但只供宮廷使用！」

唐祥道：「我省起了，好像聽人說過，但我從未見過！」

「我想跟你做的生意便是買一具秦朝的編鐘！」

唐祥呵呵笑，說道：「那一定很值錢了！」

「也不一定，這種東西，民間不會有人收藏，只有博物館才會感興趣，購買的人不多，價錢就不能提得太高！」

「可惜小店沒有這種貨色，而且我敢相信香港和澳門也不會有人擁有，鍾先生你這宗生意，我賺不了，眞對不住！」

鍾楚雄仍然穩穩地坐着：「但我知道你最近得到一具！」

唐祥一呆，隨即仰天大笑：「鍾先生你眞會說笑，不知你是聽誰說的！」

鍾楚雄直截了當地道：「魯志生將一具編鐘交給你！」

唐祥又哈哈大笑起來：「我不知你是那條綫上的朋友，但想用這種方法試唐某人，那就錯了！老實告訴你，你得到的情報完全錯誤！」

鍾楚雄却只知他是僞裝出來的，便正容地道：「唐老闆，做人要有良心，這編鐘是咱們先祖遺傳下來的智慧結晶，難道你忍心讓它流落異國嗎？魯志生給你多少錢？我可以想辦法補償你的損失！」

唐祥不悅地道：「鍾先生，我已經把話說清楚！」

「唐老闆，偷運國寶出境的罪名不輕，而且這也有失中國人的立場，做生意也不能出賣國家的利益！要不，將來你也會受良心的譴責，日子也不會好過！」

唐祥道：「你要怎樣才能相信？」

「假如唐老闆不介意的話，我想在貴寶號裏查一下！」

唐祥想了一下，眼珠子一轉，道：「好，不過以後請你別再提這件事，請到裏面看！」

鍾楚雄見他答應得這般爽快，微感意外，忙又道：「假如你將編鐘放在別處，我在這裏找，豈不是自縛手脚？」

唐祥沉下臉道：「鍾先生，您請吧！送客！」裏面湧出三四條大漢。

鍾楚雄仍然坐着，道：「唐老闆，你

要的只是錢而已，何必甘冒大不諱？請開個價來，萬事可以商量！」

唐祥拂袖而起，道：「我要十萬美鈔，你付得起嗎？」

鍾楚雄站了起來，踏前幾步，問道：「唐老闆，我不相信魯志生會付你這個價錢，請你看在國家的份上……」

唐祥道：「我現在生意一落千丈，國家爲什麼不看看我？送客！」

一位大漢伸手去抓鍾楚雄，道：「走吧！」

鍾楚雄看也不看他一眼，伸手一撥，便將他腰臂撥開，那漢子叫大隻廣，是唐祥的心腹兼保鏢，冷不防被他撥開，臉上掛不住，立即扭腰，反手一肘望鍾楚雄腰上撞過去！

鍾楚雄反應甚快，左臂一沉，手掌及時將其手肘按住。「唐老闆，我們有話好說……」

話音未落，背後的另一個打手高佬林，已飛起一脚，踢向鍾楚雄的後腰！

鍾楚雄聽見風聲，及時向旁閃開，但第三個打手狗仔洪迎面打出一拳！

鍾楚雄知道不動手不行，上身向旁一側，左脚悄沒聲息地踢出，他脚抬得低，狗仔洪看不到脚影，右脚上五寸下五寸之處，中了一記，痛得他幾乎站不住，瘸着腿跳開。

這時候大隻廣及第四位打手瘦皮周已從一左一右攻過來！

鍾楚雄見他們武功根基十分好，知道不下殺手，難以奏效，左臂一橫，擋住大隻廣的拳手，右手五指箕張，偏身一撈，準確地揑住其腕脈，掄臂將他拉近，高佬林一掌掃過來，見狀急忙收招！

大隻廣也不是省油燈，左臂乘勢自右臂下穿出，直取鍾楚雄脅下，但鍾楚雄比他更快，收回左臂一拳擊在其小腹上！

大隻廣像隻煮熟的小蝦蜷縮起來，那一拳擊在鍾楚雄身上，已起不了作用！鍾楚雄再用力一扯，同時換了個方向，被大隻廣瘦皮周推去！

高佬林喝道：「打瓜佢！」但鍾楚雄已從空隙處冲了出去，奔向唐祥！

唐祥劈臉便是一拳，鍾楚雄重施故技，伸手一撈，唐祥手腕一翻，掌緣如刀，反切其手腕！

鍾楚雄右手一縮，左掌斜印唐祥的脅下，唐祥手臂一沉，以手肘格開，又回了一拳。

鍾楚雄正想擋格，說時遲，那時快，高佬林又從後面攻至，鍾楚雄倒退一步，一個「虎尾脚」向後一掃，高佬林應聲倒地！

唐祥又驚又怒，猱身撲上，鍾楚雄急打一拳，直奔對方面門，唐祥舉臂一格，左脚飛起！

鍾楚雄左脚也同時踢起，將對方的脚蹬開，他不等左脚落地，右脚又飛了起來！俗語謂南拳北腿，這連環鴛鴦腿，着實厲害，唐祥冷不及防，腰上着了一記，連忙退後！

鍾楚雄那裏肯放過他？右脚一點，左脚又再飛起，這次不踢而掃，唐祥立足未穩，應聲倒地！

與此同時，高佬林、大隻廣及瘦皮周向三面迫來！鍾楚雄比他們更快，一彎腰，已刁住唐祥的右臂，將它扭到背後，同時將他拉起。「停手！」

唐祥上身彎下，幾成九十度角，黃豆般大小的汗珠，涔涔淌下，不用問也知道他必然十分辛苦，大隻廣道：「他媽的，你別想離開這裏一步！」他一揮手，幾個打手都抄出傢伙來，有刺刀也有水喉鐵。

鍾楚雄冷靜地道：「我相信你的話，不過我更有信心，在你們打死我之前，先行卡死你們老闆！」他左臂箍住唐祥的脖子，將他的上身扳直，唐祥從喉管中迸出幾個字來：「唔好亂來！」

大隻廣道：「快放開咱們老闆，咱們也放你離開！」

鍾楚雄只當作沒聽見，道：「唐老闆，請你說實話！」

唐祥喘着氣道：「我剛才說的句句都是實話！」

鍾楚雄左臂微一用力，唐祥連話也說不出來，大隻廣忙道：「眞的，咱們根本不知道魯志生有什麼編鐘，可能他的確有帶編鐘來，但並沒有交給咱們！」

鍾楚雄手臂略鬆，唐祥喘了幾口氣，沙着聲道：「關帝爺就在我面前，假如我有說一呼謊話的，敎我不得好死！」

「好，我不再追問這個問題！」鍾楚雄將他拉退幾步，讓自己後背貼在牆上，續問：「他們在那裏？」

「去馬六甲再轉埃及，這個騙不了你，你可以去船公司查！」

「魯志生叫他家人滙欵來香港，是不是由你收的？」

「是的，但我一早已派人交給他，一毛錢都沒扣！」

「他可有說要去埃及做什麼嗎？」

「他說去做古董生意，一位姓畢的博士做中人，還說將來帶我去！」

鍾楚雄左臂又加了幾分力道，冷笑道：「你說謊話！」

「沒有……他是這樣告訴我的，或者是他騙我的……我可不清楚！」

鍾楚雄再問：「魯志生在香港除了你之外，還有什麼朋友？」

「這個我不清楚！他是上海青紅帮的元帥，在香港有『馬仔』，完全不出奇，但我跟青紅帮却沒有來往！」

鍾楚雄沉聲道：「既然沒有來往，你又怎會認識他？」

「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我去了幾趟上海收購古玩，就是在那個時候認識他的！」

鍾楚雄左想右思都看不出他有騙自己的成份，便道：「你還有什麼消息可以提供嗎？」

「沒有，我知道的只是這麼多！」

「對不起，請你送我到門外！」

唐祥連忙道：「聽見沒有？快讓開！」大隻廣等人依言讓開，鍾楚雄推着他走向大門，他果然依諾，到門口便放了唐祥，快步走了。

大隻廣等人要追上去，唐祥忙道：「且慢！這小子不知什麼來路，不能明幹，先派人跟踪他，看他住在那裏，再慢慢動手！」

（未完・五）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方孟海和錢有多談了棋劍之事，頗津津有味，錢有多更談到雖然自己是九省棋王，有一次却輸在一個深藏不露的棋手手裏，沒有錢還棋債，只好爲他做了三年奴隸，這個苦頭吃够了，是一個很好的教訓。方孟海無形中得到了教益，也覺得錢有多這樣做，願賭服輸，並非奸詐，更覺可親，此時忽然來了神通教敎主的女兒萬靈聖姑萬如意，還有鬼獨夫練鷩紅，聖姑說錢有多是棋騙子，弄得她舅舅發瘋，一定要將錢騙子殺掉，見方孟海在旁也要一同陪死，練鷩紅對方孟海有好感，錢有多寧願犧牲自己也要成全方孟海，聖姑提出打賭決定生存……

柔情難領悟　說出有原因

但一個「四」字，又到底代表着甚麼意思？

——兩人下棋，各勝三局！

無論從那一方面看，都似乎和「四」字完全沒有半點相干。

因爲即使每人贏了三局，加起來也只不過是六局而已，又怎會和「四」字發生關係？

「每人贏三局！」方孟海不斷地思索，「就算除了這六局之外，再加上四局和棋，情況也是一樣的！」

練鷩虹忽然又嘆了一口氣，對萬如意說：「蠢人是該死的，我還是回去喝酒好了。」

萬如意微笑着，略爲揚了揚頭，道：「要不要用人頭殼來盛酒？據說那樣喝才夠詩意。」

練鷩虹道：「這樣喝酒，並非詩情畫意的那種詩意，而是死屍臭皮囊所散出來的『屍意』。」

萬如意悠然一笑，道：「練老宮主，你從前不是已經嚐試過這種滋味嗎？」

練鷩虹哈哈一笑，道：「不錯，而且那人頭殼，乃是屬於『川北摩雲叟』陸白星的。」

萬如意道：「陸白星是個很精明的江湖高手。」

練鷩虹說道：「陸老兒擅長沽名釣譽，更精於笑裏藏刀，他的腦袋堪稱無價之寶。」

萬如意道：「這姓方的小子看來也不錯，用他的人頭殼來盛酒，自當別饒一番風味。」

「蠢材的頭殼，我可不敢領敎，」練鷩虹搖手不迭，「沒的弄蠢我這個老腦袋。」語畢，「嘿嘿嘿」乾笑了四下，然後大步返回長樂樓。

「他又笑了四下！」方孟海心中更加肯定：「這個『四』字一定就是問題關鍵之所在！」

萬如意冷冷的瞧着他，那種眼光眞使方孟海有受不了的感覺。

他只覺得心跳越來越快，臉龐却是越來越熱。

又過了片刻，他忽然興奮地叫了起來，說道：「我明白了，總共是四個人在下棋！」

萬如意「唔」一聲，道：「是四個人在下棋又怎樣？」

方孟海的臉更加脹紅，道：「妳說兩人下棋，各勝三局，但却不是握手言和，那是因爲他們並非互相對棋，而是各自跟其他人下棋，雖然大家都贏了三局，實際上根本就沒有正式對壘！」

萬如意緩緩地點點頭，道：「不錯，這兩人根本就沒有對壘過，既無下過棋，握手言和這句話却又從何談起？」語畢玉指倏揚，解開了錢有多被封閉住的穴道。

錢有多如釋重負，但仍然半信半疑地望着萬如意：「妳眞的不殺老夫了？」

萬如意沒有回答，只是冷笑一聲，然後就折回長樂樓中。

×　　×　　×

猜拳行令之聲已不復再。

錢有多驚魂甫定，忍不住用力按着方孟海的肩膊，感激地說：「方老弟，老夫欠你一條性命了。」

方孟海吃了一驚，忙道：「前輩此言萬萬不可再說，沒的折煞了晚輩。」

錢有多嘆了口氣，道：「大恩不言謝，說不說都是一樣的，就只恨老夫光棍一條，對此大恩暫時無以爲報！」

方孟海面有慍色，道：「前輩若再如此，晚輩可要生氣了。」

錢有多忙道：「不要生氣，不要生氣，老夫不再說便是。」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岳小玉傳

方孟海道：「多謝前輩。」

「唉，這又有甚麼值得你說多謝了？」錢有多瞪住方孟海，又道：「還有，你是不是眞的把老夫當做朋友？」

方孟海說道：「既是老前輩，也是朋友。」

錢有多搖頭道：「這話就不對了，咱們若是朋友，那就不能叫老夫做前輩。」

方孟海道：「但前輩——」

「住嘴——否則這一次輪到老夫生氣了，」錢有多說道：「方老弟，你若不嫌棄錢某是條老光棍，咱們就結拜爲兄弟如何？」

方孟海大喜，連忙翻身便拜：「錢大哥，小弟正是求之不得！」

錢有多也極是高興，當下兩人跪拜立誓，就此成爲結義金蘭兄弟。

兩人歃血爲盟之際，神情都是異常莊重，錢有多望着方孟海半晌，忽然把一把短劍交給方孟海。

方孟海吃了一驚：「大哥，這怎麼可以？」

「胡說！」錢有多沉聲道：「區區一把短劍，算得上甚麼？就算是愚兄給你的小小禮物好了。」

這把短劍，劍鞘是用鹿皮套着青銅打造而成的，雖然看來並不奪目，但却式樣古雅高貴，一望而知絕非凡品。

只聽見錢有多嘆了口氣，道：「這把短劍，和羊牯坑主人牆上掛着的那一把長劍，實在是相差得太遠太遠了，希望你不要嫌棄。」

「錢大哥何出此言？」方孟海道：「雖然是千古神兵器，但若和情義兩字比較，却又是微不足道了。」

錢有多道：「這一把『短劍』，名曰『鹿谷』，相傳乃『鹿谷天師』鍾北凡所鑄。」

方孟海「啊」地一聲，面上爲之動容，「鍾天師乃一代劍術名家，而且也是『陰陽再世爐』的主人！」

錢有多微微一笑，道：「方賢弟雖然初涉武林，但對武林中一般掌故，倒不陌生。」

方孟海道：「那是家師在練功之餘，經常談及武林中事的功勞。」

錢有多道：「令師尊怎麼稱呼？」

方孟海道：「家師姓謝，他老人家的名諱是上不下害。」

「謝不害？」錢有多「噢」一聲，說道：「原來尊師就是『無塵羽士』謝九先生？」

「正是，錢大哥認識家師嗎？」

「尊師我倒不認識，但謝九先生的大名，愚兄却是早已如雷貫耳。」

方孟海道：「家師在年輕之時，也曾在江湖中有過一段叱咤風雲的日子，但後來鳥倦知還，近十餘年來已絕少在武林中走動。」

錢有多道：「尊師幼承庭訓，博學多才，是個人人讚頌的謙謙君子。」

方孟海道：「家師文武俱備，智勇雙全，那是不必說的了，只可惜這個徒兒資質庸劣，多年來所學，還及不上他老人家百分之一。」

錢有多道：「有志者事竟成，況且賢

弟年紀尚輕，將來還大有進展之餘地，只要勤加努力，就一定會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

方孟海微微一笑，道：「錢大哥這番勉勵之言，小弟定必永記心中。」

錢有多哈哈一笑，說道：「咱們已成爲結義金蘭的好兄弟，說話也不必太客氣了。」

方孟海吸了一口氣，道：「小弟現在担心的，是丹楓不知道怎樣了。」

話猶未了，長樂樓上忽然有人叫道：「小方，樓姑娘在這裏。」

方孟海和錢有多同時呆住。

「是練鷲虹的聲音！」錢有多詫異地說。

方孟海聽見樓丹楓在上面，當下不再遲疑，立時便已搶了進去。

× × ×

長樂樓在長安城內享有盛名，自非一般尋常酒家食肆可比。

方孟海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樣富麗堂煌的酒家。

在一串彩色珠簾後，就是練鷲虹的桌子。

這時候，練鷲虹在，樓丹楓果然也在，但萬如意却已不見了。

方孟海驀然看見樓丹楓突然無恙，不禁爲之鬆了一口氣，道：「丹楓，妳怎會在這裏？」

樓丹楓苦笑了一下，說道：「我不知道。」

方孟海一怔：「妳怎會不知道？」

樓丹楓道：「我給人擄走的時候，同時嗅到了一陣異香，接着便暈迷過去。」

方孟海莫名其妙，忍不住問練鷲虹：「練老宮主，事情到底是怎樣的？」

練鷲虹淡淡的道：「很複雜。」

方孟海吸了口氣，問道：「如何複雜法？」

練鷲虹說道：「複雜得不可思議，你若想知道眞實的情況，不妨問一問萬大小姐。」

「萬大小姐？」方孟海道：「她在那裏？」

練鷲虹道：「她已經回到提龍王府去了。」

方孟海苦笑了一下，道：「提龍王府可不是長樂樓，我怎能到那裏去找她問個清楚？」

練鷲虹嘆了口氣，道：「其實，這件事情，你們知道不知道眞相，都是沒有甚麼關係的。」

「爲甚麼？」

「不爲甚麼，」練鷲虹道：「總而言之，樓小姐沒事，樓夫人也沒事，你大可以放心了。」

樓丹楓却叫了起來：「不！我應該有權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練鷲虹道：「妳受了傷沒有？」

樓丹楓搖搖頭：「沒有。」

練鷲虹道：「既然妳連一丁點兒傷也沒有，這件事情就此不了了之也罷。」

方孟海大不以爲然，說道：「練老宮主——」

「不要再叫我甚麼老宮主了，我已不再是血花宮的主人。」

方孟海道：「不管你現在是誰，我只想知道，易無天是給誰殺掉的？」

練鷲虹道：「不是我。」

方孟海道：「不是你又是誰？」

練鷲虹道：「你若有興趣，可以自己慢慢的去追查。」

「是萬如意！一定是萬如意！」錢有多忽然沉聲說道：「只有她才有那麼快的劍。」

練鷲虹却搖搖頭，道：「不是她，我知道絕不是她。」

錢有多皺眉道：「何以見得？」

練鷲虹道：「易無天在長安固然是個活閻王，天煞星，但像萬如意那樣的大小姐，根本就不屑去動手殺他。」

錢有多目光一閃：「這麼說，是她手下幹的好事了？」

練鷲虹道：「你喜歡怎樣想便怎樣想，也許給你猜對了亦未可料。」

方孟海吸一口氣，目注着樓丹楓道：「妳怕不怕？」

「怕甚麼？」

「在妳眼前這位老者，就是飲血峯血花宮的練鷲虹！」

「我不怕他。」樓丹楓冷冷的說：「他若要殺我，我早已是個死人。」

方孟海道：「他不但沒有傷害妳，而且好像還救了妳的性命。」

練鷲虹淡淡道：「事實的確如此。」

錢有多目光一閃，道：「早一陣子，江湖中有一個傳聞，說血花宮給神通教逼得很緊，是不是有這回事？」

練鷲虹道：「空穴來風，自非無因，這種傳聞倒是一點不假。」

錢有多道：「但你如今却不是跟萬大小姐談得很投契嗎？」

練鷲虹道：「那又怎樣？難道這就值得你們大驚小怪了。」

錢有多說道：「常言道，兵不厭詐，你們兩位在攪甚麼花樣，老夫是不便過問的。」

練鷲虹哈哈一笑，道：「想不到你居然也有這個胆量，跟我說這種話。」

錢有多嘆了口氣，道：「人老了，就會有所變化。」

練鷲虹道：「變成怎樣？」

「各有不同，」錢有多道：「有人越老變得越是怕死，但也有些人剛好相反，活到了某一個年紀的時候，就會認爲差不多了，能否繼續再活下去，已不是一件太重要的事。」

練鷲虹說道：「你就是後面那一種人呢？」

「好像是的。」

「無論如何，你絕不是一個尋常的奴隸。」

「這句話是你說的。」

「不是我，是楊羊山。」

「這個老羊牯，其實是只披着羊皮的豺狼猛虎，和他太接近的人，通常都是個豬。」

練鷲虹嘆了口氣，道：「你說的不錯，你是個豬，我也是個豬。」

錢有多看着他，道：「但我總是覺得，楊羊山對你特別不同。」

「有甚麼不同？」

「楊羊山對任何人都可能會裝蒜扮豬，然後一口氣把對方噬掉，但只有你是例外的。」

「你認爲他把我當作甚麼看待？」

「朋友！」

「朋友？在楊羊山心目中也會有『朋友』這兩個字存在嗎？」

「有，你就是他的朋友。」

「爲甚麼他會選擇我這個『鬼獨夫』做朋友？」

「老夫不知道，也許，老夫畢竟只能做楊羊山的奴隸而已。」

練鷲虹嘆了口氣，不再說話。

樓丹楓忽然拱了拱手，說：「晚輩告辭了。」

錢有多揮了揮手，道：「妳也應該回去看看娘親了，這裏的事，老夫會盡力帮妳查個水落石出的。」

「如此拜託啦！」樓丹楓的目光裏充滿了感激。

她從來也沒有對這位「九省棋俠」如此尊重過。

× × ×

天亮了。

方孟海仍然在長樂樓附近，沒有稍爲離開過。

錢有多雖然陪着他，但却不時開溜了一會，然後才折轉回來。

街上行人漸漸多了。

方孟海忽然把錢有多拉住：「你查到了甚麼沒有？」

錢有多吸了口氣，道：「我不是個神捕，我只是一個第二流的棋手。」

方孟海一怔：「連九省棋俠都只是二流棋手？」

「第一流的棋手，乃是羊牯坑的主人楊羊山！」錢有多嘆了口氣，「只不過除了老夫之外，一般人都不知道而已。」

「小弟不想跟你談論弈棋之道，我只想知道樓丹楓和她娘親那邊發生了甚麼事情？」

錢有多皺着眉，嘆口氣道：「但江湖上有許多事情，是一輩子也無法弄得清楚的。」

方孟海一怔，怪聲叫道：「還沒有半天，就打算放棄了？」

「這不是放棄不放棄的問題，只不過，唉，眞不知道該怎對樣對你說才好！」錢有多唉聲嘆氣地說。

方孟海倏地臉色一沉，「錢大哥，你莫不是已經知道了某些秘密？」

錢有多默然半晌，才緩緩地說：「那也不是甚麼秘密，只不過……唉……」

「你怎麼了？」方孟海臉色再變，「是不是又弄出了命案？」

錢有多苦笑着，無可奈何地說：「又給你猜中了。」

「是丹楓出了事？」方孟海吃了一驚道。

「不是她，是她的娘親死了。」錢有多嘆了口氣。

「甚麼？」方孟海驚詫之極，「是誰下的毒手？」

「她自己。」

「她自己？」方孟海道：「她是自殺了？」

「不錯，但却不是死在家裏。」錢有多道：「她今天一早就跑到城門下一頭撞死了。」

「怎知道她是自己一頭撞死的？」方孟海道：「說不定有人在她背後用力推了一把！」

「沒有人推她，」錢有多說道：「因爲最少有七八個士兵看見她在自殺時的情況。」

方孟海倒抽了一口涼氣，道：「丹楓呢？丹楓知道不知道這件事？」

錢有多點點頭，道：「她已知道了，如今已傷心得死去活來。」

「我要去找她！」方孟海急忙拉着錢有多，「快帶我去！」

錢有多嘆了口氣，道：「我現在當然是非要帶你去不可了。」

× × ×

樓夫人果然死了，她自殺的方法很簡單，也很有效，她是用盡全身氣力，把腦袋撞向城牆脚下的石塊而死的。

據說，她死得很痛快，連一點呻吟聲也沒有發出來。

她死得痛快，但樓丹楓却悲痛極了。

沒有任何人能阻止她的哭聲。

連方孟海也不能。

他怔怔的望着錢有多，問道：「你說該怎辦？」

錢有多聳了聳肩，嘆口氣道：「只好讓她哭至筋疲力竭，到時她自然就不會再哭了。」

「這根本就不是甚麼辦法？」

「不是辦法的辦法，往往却是唯一的辦法！」錢有多苦笑着說。

方孟海沒話說了，因爲他也沒有任何更好的辦法。

× × ×

不是辦法的辦法終於「生效」了。

樓丹楓終於停止了哭聲，而且還很快就冷靜下來。

她彷彿在忽然之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完完全全的另一個人。

她冷冷的瞅了方孟海一眼，道：「你能帮我一個忙嗎？」

方孟海立刻說：「只要能力所及，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你毋須爲我赴湯蹈火，只要馬上給我滾出長安就可以了。」樓丹楓的聲音，竟然變得如此冰冷無情。

方孟海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怔地瞧着樓丹楓，良久才道：「妳爲甚麼要趕我走？」

樓丹楓冷冷道：「因爲你這個人不吉祥！」

「不吉祥？」方孟海的臉色變得一片煞白，「妳把這件事歸咎在我身上了？」

「是的！」樓丹楓咬了咬牙，恨聲說道：「若不是你這個不祥人進入了長安，我相信一定不會發生這些事情！」

方孟海面上的肌肉不斷的在抽搐，胸膛同時起伏不定，道：「妳眞的要把我趕走麼？」

「不錯！」

「好，我走！但妳會後悔的！妳一定會後悔！」方孟海說完之後馬上就走了。

錢有多立刻跟了上去，同時罵道：「女人眞是天下間最蠢的羊牯，哼！」

方孟海的輕功雖然不弱，但和錢有多相比，却又是差了一截。

錢有多很快就追上了他。

方孟海却突然一個閃身，「颯」的一聲進入一間小酒舖內。

小酒舖的老闆是個肥胖婦人，她一看見方孟海鑽進來，便搖頭擺手不迭：「現在還沒開舖，遲兩個時辰再來好了。」

方孟海一怔：「若還沒有開始營業，爲甚麼却會門戶大開？」

胖婦人道：「老娘不是開門啓戶，而是正想到菜市場去，你這個小子就剛好撞進來了。」

但她這句話才說完，一錠最少有十兩重的銀子已在她眼前閃閃發亮。

銀子發亮，她的眼睛也在發亮了。

銀子是錢有多的，他笑咪咪的對胖婦人說：「肥娘，既然老夫的結拜兄弟這麼賞臉，妳就將就一點好不好？」

肥娘接過銀子，笑得滿臉肥肉顫來顫去，又「嘖」的一聲叫了起來，說：「估道是誰，原來是錢老爺子大駕光臨，倒不知道外面吹的是甚麼風？」

「是王八風！」錢有多桀桀一笑。

「嘖，錢老爺子眞會說笑。」這肥娘居然還風騷得很。

但方孟海這時候心情不佳，別說是這個肥肥胖胖的酒舖老闆娘，就算是西施復活，他也不會去多瞧一眼。

總算有酒可喝了。

錢有多瞧着方孟海，見他大口大口的把竹葉青猛喝，不禁眉頭一皺，道：「你想大淸早就醉得不省人事，然後讓愚兄抬你回去？」

「抬我去那裏？」

「當然是抬到樓小姐那裏去。」

「難道你沒看見，丹楓已把我趕走嗎？」方孟海又「咕嘟」一聲把酒吞掉，「她要把我趕出長安城外。」

錢有多臉色一沉，道：「但你可知道，她爲甚麼要把你趕走？」

方孟海苦澀地一笑，道：「難道你沒聽見嗎？」

錢有多道：「我當然是聽見了，但我想看看你的耳朵靈不靈？」

方孟海「呃」的一聲，又喝了一大口酒才道：「她說我是個不吉祥的人，若不是我無緣無故的進入長安，她的娘親就不會死！」

錢有多道：「她不錯是這樣說，但你若只是用耳朵去聽這幾句話，那麼你就是天下間最笨的大笨蛋！」

方孟海道：「不用耳朵聽，難道要用脚趾來聽嗎？」

錢有多道：「你現在就是用脚趾來聽她的說話，她叫你走，你立刻就像一條喪家之犬挾着尾巴愁眉苦臉地走了。」

方孟海哈哈一笑，道：「這又有甚麼不對？」

「當然不對，大大的不對，他媽的不對之又不對！」錢有多嘿嘿一笑，道：「你若用心來聽她的說話，就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麼可笑，多麼荒謬。」

「用心來聽？」

「不錯。」錢有多道：「你認識她多久了，是不是只有一兩天？」

「若以在長安城來說——」

「不要只算長安城的事，你們以前是不是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

「不錯。」

「你也不是第一次見過樓夫人了？」

「當然，我還記得，我們年紀還很小的時候，樓夫人經常教我們下棋、奏琴，甚至是玩捉迷藏，或者是捕捉蝴蝶的遊戲。」

「你還記得就好了，」錢有多冷笑一聲，道：「你若眞的是個不吉祥的人，樓夫人早就死了，又何必等到今天。」

方孟海眨了眨眼，嘆道：「這道理我是明白的，但丹楓却不明白。」

「你怎知道她不明白？」

「她若明白，剛才也就不會把我趕走了。」

「唉，你這條笨豬獵，」錢有多惱怒地說：「她把你趕走全然是爲你着想！」

「爲我着想？」方孟海一怔。

「當然是爲你着想，」錢有多冷哼一聲：「這小妮子對你眞是太好了，她怕你會惹禍上身，所以就故意把你趕走！」

方孟海沉默了很久，才道：「她眞的這樣想嗎？」

錢有多冷冷一笑，道：「愚兄在江湖上混了他媽的幾十年，難道連這點小小的事情都看不通透？」

方孟海却還是搖搖頭，嘆道：「不管怎樣，她已把我從她身邊趕走，我若再死賴着不走，未免是太沒種了。」

錢有多臉色倏變，怒道：「怎麼？直到現在你還是這麼冥頑不靈嗎？」

就在這時候，肥娘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眞是一條又老又蠢的豬，眞是冥頑不靈之極的老糊塗。」

錢有多陡地一呆，瞪着她道：「肥娘，妳到底在罵誰？」

「老娘沒有罵人呀！」

「還說沒有？妳——」

肥娘道：「嗯，老娘只是在稱讚一個人又老又蠢又像豬，而且還冥頑不靈兼老糊塗而已。」

「這分明是損人的說話，怎麼還說是稱讚了？」錢有多氣忿忿的說。

「哎唷，瞧你這副德性，動不動就大發脾氣，難怪老是胖不起來。」肥娘吃吃地笑個不停。

錢有多「呸」一聲：「妳做妳的賣酒老闆娘，咱們兄弟談咱們兄弟的正經事，妳少插嘴好不好？」

肥娘悠然道：「這麼說，你是看不起我這個女流之輩了？」

錢有多冷冷一笑，道：「妳知道自己是個女流之輩就好了，老夫還以爲妳把自己當作是男人哩！」

「你看不起女人？」

「女人到底是女人，又還能兇到甚麼地方去？」錢有多嘿嘿一笑。

「但在幾個時辰之前，你在長樂樓門外遇上了萬層樓的女兒，哈哈，倒不知你這張兇臉怎會變成紙一般的蒼白？」肥娘這幾句話，就像是針一般刺在錢有多的心裏。

錢有多的臉色，現在也已變得紙一般蒼白了，他怔怔的望着肥娘，良久才道：「昨天晚上，妳也在長樂樓附近嗎？」

肥娘又吃吃一笑，道：「怎麼？你覺得很驚訝嗎？唉，長樂樓又不是皇宮禁地，你去得，練驚虹去得，萬如意也去得，爲甚麼老娘就去不得了？」

錢有多臉色陡地一沉，冷冷道：「好啊，眞箇是眞人不露相，想不到一間小小酒舖的老闆娘，原來也是個武林高人。」

肥娘淡淡一笑：「老娘比你還矮上五六寸，說我是個肥人倒還可以，高人二字實在是愧不敢當了。」

錢有多向肥娘抱拳作禮，道：「老夫錢有多，請教芳鄰高姓大名？」

「姓名是一點也不重要的，你以後還是叫我一聲肥娘好了。」

「這樣也好，但未知老夫怎會是個老糊塗了？」錢有多道。

肥娘走到方孟海身邊，笑道：「這小子叫方孟海，對嗎？」

錢有多道：「是的。」

肥娘道：「你認識他多久了？」

錢有多道：「還只不過是三幾天的事情。」

肥娘道：「你對他的認識有多深？」

錢有多道：「既不算深，也不算淺，而且咱們已結拜成爲金蘭兄弟。」

肥娘「唔」的一聲，道：「錢老兒，你的眼光不錯。」

「當然不錯，」錢有多道：「方賢弟雖然武功不高，但却有俠骨，有正義心腸，爲人又爽快之極，老夫一看便已暗暗叫好。」

肥娘道：「你不是正在找尋衣砵傳人嗎？怎麼不把方孟海收爲弟子？」

錢有多道：「老夫不配。」

肥娘點點頭，微笑道：「人貴自知，你能夠這麼想，總算是糊塗之中尙有一點點分寸。」

方孟海想說話，但却給肥娘阻止住。

錢有多皺着眉，道：「肥娘，妳說話轉彎抹角，但仍然沒有說出，老夫怎會是個老糊塗？」

肥娘嘆了口氣，道：「你是個老騙子，對不？」

錢有多乾咳一聲，半晌才道：「老夫承認，我並不是一個很老實的人，有時候，老夫會把別人騙得團團亂轉！」

肥娘道：「但你不會騙好人，只騙該騙的傢伙，對不？」

錢有多傲然道：「妳這句話雖然分明是在老夫臉上貼金，但老夫却也是受之而無愧的。」

肥娘道：「但老娘若在你的臉上塗屎呢？」

錢有多乾咳一聲：「只要塗得有理，塗屎也當作貼金，絕不光火便是。」

肥娘呵呵一笑，道：「難得你有這等量度，老實說，你可以騙人，方孟海爲甚麼不可以騙騙你？」

「騙我？他怎樣騙我了？」

「你以爲他眞的不會知道丹楓的心意麼？」

「他知道？他知道些甚麼？」

「他若眞的要離開長安，就絕不會跑到我這兒來喝酒。」

錢有多臉色一呆，怔怔地瞧着方孟海的臉。

方孟海聳了聳肩，笑道：「大哥生氣了？」

「生氣？」錢有多怪叫了一聲：「我爲甚麼要生氣？就算我要生氣，也絕不是生你的氣。」

肥娘冷冷一笑，道：「你不要妄想兜圈子罵人，老娘也是個騙人精，母狐狸，你少玩花樣最爲上策。」

方孟海眨了眨眼，向錢有多道：「不瞞大哥，這位肥前輩，是家師一位好友的女兒。」

錢有多「嘿嘿」一笑，道：「這倒乖乖的好本領，你一直裝窮裝蒜，好像眞的連十五兩銀子買一把劍都拿不出來！」

方孟海苦笑了一下，道：「我的銀子實在已輸光了，就只剩下幾兩。」

錢有多道：「你可以向肥娘借呀！」

方孟海搖頭不迭，道：「這怎麼可以，隨便向別人借貸，家師知道了一定會很不高興。」

錢有多哼的一聲，道：「借不可以，所以就跑到古玩店門外冒充窮人了？」

方孟海苦笑了一下，道：「小弟知道，那樣做法也是不對的，但這只是權宜之計，而且數目又不算太多，嘻嘻……」

「眞是笨蛋！」肥娘笑了笑，道：「若換上了老娘，只要耍點手段，不管錢棋王身上有甚麼寶貝，保證他乖乖的就要奉獻出來。」

錢有多臉色發青，忙道：「賢弟切莫學這一套，以免將來悔之已晚。」

肥娘吃吃一笑，目注錢有多道：「你好像眞的想跟老娘擺陣擺陣了？」

「不敢！不敢！」錢有多搖頭不迭：「老夫年紀老邁，氣虛血弱，實在禁受不起大大的刺激。」

肥娘得意地一笑，道：「你別的本領也許是第八流的，但對於明哲保身這一門學問，却是一等一的大行家。」

「這話却不怎麼對了。」方孟海連忙道：「錢大哥若是個貪生怕死，欺善怕惡之輩，晚輩也不會跟他結義金蘭做了兄弟呢。」

錢有多哈哈一笑：「好賢弟，眞是不枉愚兄結識一場！」

肥娘眉頭一皺，對方孟海說：「你怎麼老是把老娘喚作肥前輩？」

錢有多笑道：「這種稱呼又有甚麼不對？難道妳認爲自己不够肥嗎？」

肥娘哼地一聲，道：「老娘可以認肥，但却決不認老，方小子叫我肥姐姐就好了，幹嗎要叫成肥前輩，平平白白的老了一截？」

「原來是不肯認老！」錢有多「呵呵」大笑，道：「這個容易，賢弟以後就叫她肥姐姐好了。」

方孟海莞爾一笑：「小弟遵命。」

肥娘這才滿意地點點頭，道：「孺子可教也。」

錢有多却忽然緊蹙着眉，道：「不知道樓丹楓那小妮子怎麼了？」

方孟海沉吟半晌，道：「我們一定要設法幫她！」

「帮是一定帮的，但是却不知道要怎樣個帮忙法！」錢有多嘆了口氣，道：「這小妮子似乎很固執，不肯接受別人的帮忙。」

肥娘道：「對於整件事情，你們所知道的究竟有多少？」

方孟海搖搖頭，道：「所知不多，但却紊亂得很。」

錢有多嘆了口氣，道：「老夫總是覺得，樓夫人搬到長安定居，又開設藥局，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

方孟海道：「會不會是爲了長安閻王易無天？」

錢有多道：「這一點幾乎是可以肯定的，但除了易無天之外，只怕其中還大有內情。」

肥娘道：「最奇怪的一點，你們可想得出來嗎？」

方孟海道：「是不是和練驚虹、萬如意他們有關？」

「不錯，」肥娘慢慢的說：「練驚虹把血花宮交給公孫我劍和岳小玉師徒，已經是一件怪事，至於昨晚，練驚虹居然會和萬如意在長樂樓喝酒猜拳，這就更加怪異得令人難以理解。」

方孟海道：「錢大哥認爲怎樣？」

錢有多道：「對於神通教和血花宮之間的糾葛，愚兄也曾略有所聞，但到底眞實情況怎樣，却是不大了了，所以還是不要胡亂猜測的好。」

肥娘道：「這算是甚麼說話？是不是甚麼事情也不要理？」

錢有多一呆，道：「然則肥娘又有甚麼好主意？」

肥娘道：「易無天忽然大發慈悲，賑濟窮人，你可知道是爲了甚麼？」

錢有多道：「準是爲勢所逼，以他的爲人，平時連施捨一文錢給乞丐也不捨得，又怎會自願做出這等驚人善舉？」

肥娘點點頭，道：「這個分析很有道理。」

錢有多道：「但是誰逼他？」

「是練驚虹！」

「練驚虹？」

「不錯，除了練驚虹之外，江湖上能够把易無天逼得如此貼貼服服的人，實在還沒有幾個。」

錢有多吸了一口氣，道：「妳怎麼不說是萬大小姐幹的？」

「萬如意不會這樣做，」肥娘淡淡的說：「但練驚虹却會，而且這也不是第一次了。」

錢有多一怔，道：「莫非已有先例在前嗎？」

肥娘道：「據老娘所知，兩年前在大名府也發生過類似的情況。」

錢有多「噢」的一聲，回憶的道：「老夫記起來了，那一次大發善心的是杜富年！」

「對了，就是杜氏錢莊的杜老闆，」肥娘點頭說道：「那一次，他散盡家財，救濟了不少窮人，但後來却瘋掉了。」

錢有多嘆了口氣，道：「杜富年本是個一毛不拔的守財奴，他吝嗇的程度只怕猶在易無天之上。」

肥娘說道：「但他却無法不『做點善事』，否則一場滅門的大禍，立刻就會降臨！」

方孟海深深吸一口氣，道：「這是練驚虹的威逼，使他無法不就範？」

肥娘道：「不錯。」

方孟海皺了皺眉，道：「能够令到一個刻薄成家的富翁大做善事，本來是功德無量之極的，但用到這種方法，那就使人不敢恭維了。」

肥娘道：「但你可知道，杜富年曾經做過甚麼事？」

方孟海搖搖頭：「我不知道。」

肥娘道：「杜富年家裏有八個老婆，十九個兒女，但他仍然不滿足，還想去討第九個老婆。」

方孟海奇道：「一個這樣吝嗇的人，又怎會捨得花錢去討八九個老婆？」

肥娘道：「對他來說，討老婆不但不必花錢，而且還有黃金可賺。」

方孟海更加感到奇怪：「討老婆可以賺金子？這又是甚麼道理？」

肥娘道：「道理很簡單，因爲他有一個很古怪的伯父。」

「古怪的伯父？」方孟海越聽越奇，「難道這個古怪的伯父有辦法可以讓自己的侄兒賺取黃金？」

肥娘道：「不錯，他這個伯父很有錢，每當杜富年討老婆的時候，他就給這個侄兒黃金五千兩。」

方孟海一怔：「五千両金子的數目可不少！」

「這數目當然不少，」肥娘道：「所以他每次討老婆，都會發財大吉，十分過癮。」

方孟海嘆了口氣，道：「但老婆太多了，未必就是一件幸福的事。」

肥娘道：「杜富年要的是金子，管他幸福不幸福。」

方孟海道：「他不是已經很有錢了？爲甚麼還要拚命的去攫取？」

肥娘道：「你去問他好了。」

錢有多搖搖頭，道：「現在老杜雖然仍然活着，但已沒有人能够從他口裏知道任何事情。」

方孟海道：「他眞的瘋得很厲害？」

「厲害不厲害，我不敢說，但這兩年來，他只會說一句話。」

「一句怎樣的說話？」

「他現在只會說六個字：『俺做了大善人！俺做了大善人！』除了這六個字之外，他嘴裏再也不會說出任何一個字來。」

「這倒可憐。」

「他現在雖然看來很可憐，但又有誰去可憐董梨兒了？」肥娘冷冷的說。

「董梨兒是誰？」

「是大名府一個書塾老師的女兒。」肥娘的聲音忽然變得很悲哀，「她上吊的時候，才只不過是十七歲。」

方孟海吃了一驚，道：「她爲甚麼要上吊？」

肥娘嘆口氣道：「是杜富年的好事，他給了老師一千両銀子，硬要把董梨兒娶回杜家，但結果却把這個無辜的少女逼死了。」

方孟海臉色一變，恨聲道：「這太可

惡了。」

肥娘道：「但在大名府，誰也不敢說他不對，因爲人人都知道，杜富年是不好欺負的。」

方孟海冷笑道：「這個守財奴是會家子嗎？」

肥娘點點頭，道：「他不但是會家子，而且武功之高，在大名府內無人能望其項背。」

方盈海道：「這樣太不公平了。」

肥娘說道：「不，老天爺是很公平的，你有聽過『惡人自有惡人磨』這句話沒有？」

「聽過，」方孟海吸了口氣，道：「練驚虹就是專門折磨惡人的那種惡人？」

錢有多嘿哧一笑，道：「練驚虹要他去做善事，他又怎敢不做？」

肥娘道：「所以，他終於爲了做善事而做瘋了。」

錢有多道：「這可算是善惡到頭終有報，他做壞事十分過癮，但做善事却做得變成一個瘋子！」

肥娘道：「所以，這一次易無天突發善心，顯然也是練驚虹逼使的。」

錢有多道：「但易無天死了，兇手却不是練驚虹，也不是萬如意。」

肥娘道：「長安城內伏虎潛龍固然不在話下，而且經常有外地高手潛入，絕不單只有練驚虹和萬如意兩個人。」

錢有多道：「但無論怎樣，這兩人都很可疑。」

肥娘道：「樓夫人一頭撞在城牆下的時候，老娘也在附近。」

錢有多說道：「她爲甚麼要自萌短見呢？」

肥娘道：「我現在不知道，但這件事將來一定會水落石出的。」

錢有多道：「妳有甚麼好主意？」

肥娘道：「先把樓丹楓關起來！」

「爲甚麼？」方孟海吃了一驚。

「她把你趕出長安，是怕你有危險，」肥娘盯着方孟海的臉：「但她自己呢？難道她自己又不會有危險了？」

肥娘接着又道：「她當然也有危險，而且她的危險比你們更大得多。」

方孟海的臉色一陣發白，道：「不！她是無辜的，她甚麼事情都不知道。」

肥娘道：「江湖上許多事情，往往都是這樣的。」

方孟海倏地站直了身子，大聲叫道：「咱們既巳知道她有危險，還在這裏等甚麼？」

肥娘笑了笑，道：「你想馬上去救她回來？」

方孟海道：「是的。」說完，用盡全力向街外衝了出去。

但他才衝出一丈，就巳給一個人攔住去路。

這人身形極快，而且胖得出奇。

「肥姐姐！」方孟海一呆，想不到肥娘的輕功居然也這樣了得。

肥娘立刻伸手掩住了他的嘴巴，道：「不要大呼小叫，跟我來！」

「不！」方孟海搖頭道：「我現在要救丹楓回來。」

「現在才去，太遲了。」

「肥姐姐，妳說甚麼？太遲了？」方孟海的身子一陣冰冷。

肥娘眉頭一皺，道：「你以爲老娘一直在跟你們磨菇，是存心拖延時間來害樓丹楓嗎？」

「不！我絕對沒有這樣想過！」

「但你現在應該這樣想的。」

「可是我眞的沒有這樣想！」

「那只能證明一件事。」

「甚麼事？」

「你眞的很蠢！甚至比錢有多那個老糊塗更蠢！」肥娘板着臉，道：「你現在甚麼事情都不要做，只管跟着老娘走。」

「我跟妳走？錢大哥怎辦？」

「只要咱們一走，他還會不跟着趕來嗎？」

方孟海怔住了，最後還是跟着肥娘走了。

× × ×

肥娘的估計沒有錯，他們一走，錢有多立刻就跟了上來。

方孟海心中忐忑不安，不知道這時候是否還應該跟着肥娘。

但倘若不再跟着肥娘，又該怎辦？

他不知道，所以也就只好先跟着肥娘再說。

肥娘雖然肥，行動却敏捷得像是一隻貓。

三人一直望城西疾走，不到半盞茶時光，巳來到了一間雜貨店的後院子門外。

錢有多目光一閃，對肥娘說：「這不是呂五叔的店子嗎？」

肥娘點點頭，道：「不錯，呂五叔是個羊牯。」

方孟海一怔：「怎麼說這雜貨店的老闆是個羊牯？」

肥娘道：「你怎麼不問問你的錢大哥呢？」

錢有多訕訕一笑，對方孟海說：「這雜貨店的老闆喜歡下棋。」

方孟海這才恍然，忍不住笑道：「他不會是另一個楊羊山罷？」

錢有多怪笑一聲：「像楊羊山那樣的假羊牯大惡人，世間上有一個巳經很足够了。」

方孟海笑了一笑，但旋即又再雙眉深鎖起來，問肥娘道：「我們爲甚麼到這裏來？」

肥娘道：「因爲這裏有一輛很舒適的馬車，可以把我們儎出長安城外。」

方孟海訝然，道道：「我們要離開長安？」

肥娘點點頭，道：「不錯。」

方孟海搖頭道：「不！我不走！」

肥娘道：「爲甚麼不走？」

方孟海道：「在沒有找到丹楓之前，我可以死，但不可以走。」

肥娘聽得爲之一呆，半晌才道：「老娘眞是越來越羨慕這個姓樓的小妮子了，唉，我若有一個這樣關心自己的人，就算立時死了，也是絕無半點怨言的。」

方孟海的臉一紅，錢有多却冷冷一笑：「肥妹子，妳到底想帶咱們到甚麼地方去？」

肥娘道：「這一點，等待咱們離開了長安再說。」

（未完・三）

古代宮幃歷史故事

文武至治（上）

陳魯西・編繪

1 開創過“文景之治”的漢文帝，被後世譽爲一代明君。一次，爲了抗禦匈奴的入侵，他親自到甘泉、太原去巡狩。回到長安後，御案上又積壓了許多國家文書，他沒有休息，立刻又日以繼夜地批閱起來。

2 這天，他好不容易得了空暇，想微服出遊，消遣一下。於是帶着十二歲的太子劉啓和四個心腹侍中，乘坐馬車到上林苑去了。

3 上林苑本是秦代的御獵場，裏面修有離宮。這些年由於國家無錢修葺，已無當年豪華的景象。文帝進苑，只見殘紅滿地，腐葉塞路，一派荒涼。他頓覺掃興，無心觀賞。

4 善於察顏觀色的侍中們勸他到離宮休息一下。他喝了一杯水酒，靠在龍榻上閉目養神，不久，就打起呼嚕來。侍中們和太子怕皇上醒來呼喚，不敢擅離，在一旁屏息侍候。

5 文帝慢慢進入了夢境。在他眼前出現了一幢金碧輝煌的宮殿，朱紅大門的額匾上寫着："文武至治"四個大字，閃射着五彩光芒。

6 隨着樂曲，殿門大開，出來兩排儀仗。在一片山呼萬歲聲中，蟬聯走出五位威嚴的帝王。文帝認出那是古聖賢堯、舜、禹和文王、武王。

7 先聖們看見了下面的文帝，笑盈盈地說："當今的漢天子也是仁惠愛人的君王，請他也上來吧！"立刻，彩雲中落下個錦綉花飾的天梯。文帝喜出望外，伸手去抓，但總是差一點兒夠不着。

8 文帝正在焦急，忽然覺得自己的身子被什麼人托着升起來。他連忙雙手抓住天梯，往上爬了幾步，回頭看梯下托他的人，戴着黃帽，象是宮庭中幹雜役的黃頭郎，衣帶後邊還有個破孔兒。

9 文帝心中很是感激。正要問那黃頭郎的姓名，只聽嗆啷一聲巨響，睜眼一看，自己仍斜臥在離宮的龍榻上。原來是太子不小心碰倒了一個花瓶，把他從夢中驚醒了。

10 文帝好不掃興，拂袖而起，信步走出離宮。來到琉璃河畔，見有個身軀瘦高、面皮微黃的人，正在水中的破龍舟旁，彎着腰撈什麼。文帝好奇地問："你撈什麼？"那人見他穿戴平常，並不理睬。

⑪ 侍中叱道："陛下問你話呢！"那人一聽"陛下"二字，噗通跪倒水中，惶恐地說："陛下恕罪，奴才該死！"文帝又問："你是幹什麼的？""奴才是洗船的黃頭郎。"文帝猛想起夢中的黃頭郎，好不高興，忙叫侍中拉他上岸。

⑫ 黃頭郎正要起來，忽然興奮地叫道："找到了！"說着抓起個沾滿泥的東西，在水中洗淨，爬上岸來跪下呈給文帝說："是奴才刻的印方。"文帝一看，上面刻着"文武至治"四字，竟和夢裏天門上的字一樣，十分驚奇。

⑬ 文帝心想：今天巧遇此人，像是天意。再看他的相貌：八字眉往下垂，尖腮厚唇，似乎不善言辭。是不是夢中的黃頭郎？他轉到這人背後細瞧，驚喜地"哦"了一聲，衣帶後面果有一掛破的孔兒。

⑭ 文帝問他姓名身世。黃頭郎說："奴才鄧通。父親曾隨高祖皇帝打仗，年老時安排在上林苑作黃頭郎。他死後，苑監叫奴才接替幹活。"文帝說："你今後不用洗船了。"鄧通以為要治他冒犯之罪，嚇得連忙叩頭求饒。

⑮ 文帝拍着手中的印方，笑着說："朕提拔你到御前侍候，任議郎之職。"一個奴才擢為議郎，年俸八百石皇糧！鄧通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侍中們也都驚呆了。鄧通含着淚問道："萬歲爺，這是眞的？"

⑯ 文帝很喜歡鄧通這俯首貼耳的樣子。他哈哈大笑着說："眞的，快到議郎府上任去吧！"說完，便帶領着太子和侍中們回長安去了。

⑰ 封建時代，皇帝喜歡誰，就給誰封官，想封多大，就封多大。鄧通從自己的發迹中悟出了一條偉大的眞理：要想升官發財，就得討皇上歡喜。於是他對文帝百依百順，幾年間升為上大夫，位列九卿，年俸二千石。

⑱ 有個黃公，當年曾救過鄧通父親的命，生活上也曾多次接濟過鄧通，後因窮困潦倒，流落街頭靠相面卜卦為生。這年冬天大雪，黃公家斷了糧，萬般無奈進了上大夫第，想向鄧通借點錢。

⑲ 黃公說明來意，鄧通冷淡地說："各有各的難處，我也正為過冬發愁呢！"黃公心想：不說你年俸，僅皇帝的賞賜，每次萬兩就賞了十幾次，你還哭窮！轉眼看見桌上放着數十罐黃澄澄的金錢，心中更是惱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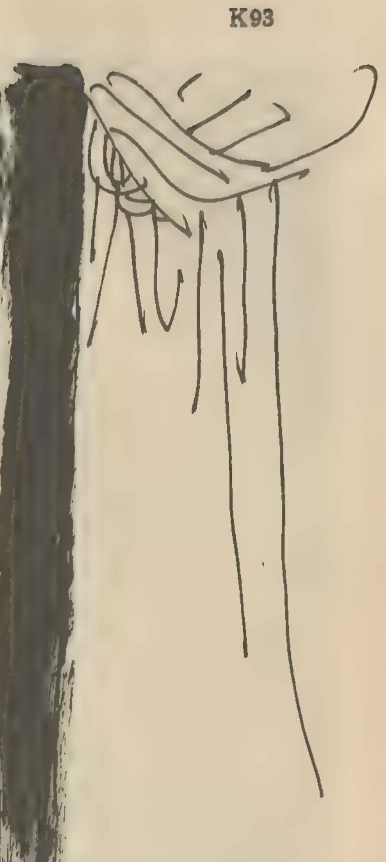
⑳ 鄧通指着錢罐，誠惶誠恐地說："那錢是皇上御賜，我不敢妄動一文。"黃公說："我不向你借錢，你把當初我給你的錢還我吧！"鄧通故作驚詫地說："那是你送我的，怎好再要回？"

㉑ 黃公正要跟他講理，一家奴驚慌進來稟告："皇上幸臨！"鄧通急忙換上朝服、官帽，並把黃公推到屏風後迴避。

㉒ 文帝走進廳堂，鄧通伏地叩頭。文帝說："黃頭郎不必拘禮。我案頭批卷疲憊，出來散散心。"文帝受那夢影响，雖封鄧通為上大夫，但仍稱他為黃頭郎。

㉓ 文帝見錢罐前燒着高香，便打趣道："你供起財神來了？"鄧通早就準備好了答話，此時假意想了會兒說："臣在朝廷侍候陛下，回到家裏供奉御物，也如見到陛下一般。"文帝見他木木呆呆，但話說得倒很貼心，十分高興。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寫至姜紅杏、謝素秋帶着迷失神智的粉羅剎偷襲徐廷封，他用天龍八式抵擋不住，且戰且走，被猿長老碰見，見粉羅剎矯捷的身手，連徐廷封都不是對手，嗜技狂的念頭油然而生，接上手後，果然厲害，空手對白刃不是敵手，用樹枝抵擋亦會被削斷，更覺過癮，興緻勃勃，想將她捉回仙桃谷去，永遠爲他過招，正在妙想天開，姜紅杏怕有閃失，恐粉羅剎藥力不繼會失敗，連忙吹哨撤退，猿長老趕回破廟，小子已被徐廷封救走，徐廷封帶小子回到侯府安頓，晉謁皇上，見皇上聘番僧爲他煉十全大補藥，又回復當年荒淫舉動，心裏愕然……

尋踪鬥番僧　被捉上仙谷

丹藥皇帝還是吃下，四個藏女隨即替皇帝按摩，皇帝一面享受一面問徐廷封：「你可知我這一次急召你回來是什麼事？」

「近日沿海倭寇爲患……」

「這只是小事。」皇帝終於說出來。「王守仁曾有密函送來，說他在南京寧王非獨不與他合作，而且處處爲難。」

徐廷封沒有作聲，皇帝接又說：「還有一個消息是寧王的兒子由扶桑回來，帶來了一羣倭奴，一個個本領高强。」

「這個微臣也知道。」

「中原高手能人不少，朱君照却要到扶桑拜師學藝，這是否有些奇怪？」

「可能這個扶桑高手武功有獨到之處。」

「我看是沒有這麼簡單，以我看，寧王也許已經與倭奴勾結一起。」

徐廷封一怔，不由負起當日蕭三公子臨別時的話，皇帝接下去。「這一次我召你回來，就是要你陪我到江南走一趟。」

「皇上要下江南？」徐廷封又一怔。

「我是要借欣賞江南的景色爲名，打探寧王的行動爲實。」

「江南乃是寧王的勢力範圍，皇上這樣下去未免是冒險一些。」

「以你的意思應該怎樣？」

「還是不動聲色，讓他疏於防範，一方面着王守仁嚴密監視，到時機來臨便一網打盡。」

皇帝考慮一會，終於點頭，徐廷封信口一句：「皇上明察。」

「又來這種話了。」皇帝笑接。「你離京之後我日子過得也不知何等沒趣，現在你回來，大可以每日進宮，跟我過幾招，好使我舒舒筋骨。」

「這個……」徐廷封有些爲難的。

「你有話便說，用不着吞吞吐吐。」

「微臣尚有一件事未了，必須再離京一趟。」

「是江湖上的事。」

「不錯，一個處理不好，只怕又是一場武林浩刦。」徐廷封憂形於色。

皇帝歎了一口氣，道：「我實在不明白，富貴榮華你毫不在乎，却去管江湖上的事情。」

「皇上對微臣一番好意，微臣已感激不盡，不敢再奢求什麼的了。」

皇帝搖搖頭，道：「人各有志，我也不想太勉强，只是江湖事了，可一定要立即回來。」

徐廷封當然答應。

×　×　×

徐廷封離開了沐恩殿，兩個番僧便追上來，將一封信恭恭敬敬的交到他手上。

信是天河上人寫的，字句也很客氣，却是約徐廷封子時到城東日壇一會，請徐廷封指點幾招。

徐廷封沒有拒絕，隨即着兩個番僧回報天河上人準時候教，他也是一心要將天河上人擊倒，好讓他知道中原武林不簡單，莫再胡作非爲。」

他當然明白，天河上人也是有這個意思，而人稱活佛，又敢胆受聘進宮，當然有幾下子，絕非庸手可比。

只見他仍然有信心將天河上人擊倒。

×　×　×

離開了皇宮，徐廷封很自然的走一趟什刹海，看看長否遇上小子與憶蘭。

他沒有失望，却是看見小子抱着憶蘭神色慌張的走來給他出其不意的截下，小子幾乎沒有失聲驚呼，轉身便要跑的。

徐廷封一把拉住。「出了什麼事？」

憶蘭替小子回答。「他說看見了一個老怪物，我也看見了，我是不覺得有什麼可怕

的。」

「猿長老。」徐廷封試探着問。

「這個老怪物，不知怎的竟然跑到這裏來。」小子歎了一口氣，道：「幸好及時發覺，也沒有給他看見，否則可又痲煩了。」

「說不定他是追着你來的，我看你還是暫時留在侯府裏，京城雖大，好像今天這樣，湊巧還是會遇上的。」

「這唯有希望他在京城悶着沒趣，很快便離開。」小子無可奈何的。

× × ×

回到安樂侯府，知道徐廷封與天河上人約戰日壇，小子反而不怎樣担心，對徐廷封的武功他有極大的信心。

皇宮方面，天河上人這時候亦已將這件事稟知皇帝，皇帝並不反對，只是問道：「中原的武功與密宗比較，國師以為如何？」

「中原武功淵源流長，博大精深，只可惜門戶之見太深，私心又重，可以說今非昔比，至於密宗，雖然只得大手印揚名，但不停改善，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境界，足以獨步天下的了。」天河上人分析中原武功倒還很中肯，但提到了密宗，便自然驕態畢露，目空一切。

「今夜一戰，國師是勝卷在握的了？」皇帝接問。

「微臣自問必勝。」

「不勝又如何？」

「微臣立即離開中原。」

「勝呢？」皇帝一面笑容的再問這一句。

「可是要安樂侯爺親口承認中原武功不及密宗。」天河上人語聲一頓，轉顧皇帝。「皇上的意思——」

「依你的意思做好了。」皇帝笑笑，道：「我也想藉這個機會一挫安樂侯的銳氣。」

「微臣一定不負所託。」天河上人精神大振。

「只是有一點你要記着。」皇帝的語聲一沉。

「請皇上吩咐。」

「今夜一戰不管勝負，不能傷安樂侯分毫。」

「皇上——」天河上人面有難色。

「這是我的旨意，」皇帝笑問：「你不能夠做到？」

「皇上吩咐，微臣焉敢不盡力而為？」天河上人忙應。

「天下未定，少不得安樂侯。」皇帝這句話沒有說出口，經過劉瑾的叛變，他已經懂得有所保留，無論是對什麼人。

天河上人當然看不透皇帝的心意。

× × ×

徐廷封當夜準時赴約，輕騎上路，出到城東，周圍一片寂靜，蹄聲尤其顯得响亮。

他沒有考慮到這會驚動什麼人，更想不到驚動的竟然是猿長老。

猿長老臥在一株高樹上，被蹄聲驚動，也有些着惱，近日來總是找不着小子，他的心情已經不大好的了，但探頭一看，目光下看得清楚，見來的竟然是徐廷封，立時轉怒為喜。

徐廷封一騎迅速奔過，猿長老也立即從樹上躍下來，跳躍着大笑。「還不給我找到你，倒要看你跑到那裏去，那個臭小子也一定就躲在那兒。」

他隨即追問那邊，以他的一身輕功，要追上徐廷封並不是一件難事，但既然立心追踪，自然就保持一定距離。

× × ×

天河上人已經與四個番僧等在日壇前面的廣場上，看見徐廷封一騎奔到，滾鞍下馬，立即迎前。

「侯爺果然是信人。」

「國師豈非也是。」

「看見侯爺我才放下心頭大石。」

「國師担心我失約。」

「赴我的人之前不多。」

「令我不敢赴約的人之前却是一個也沒有。」徐廷封目光一轉。「國師也是一個人出手還是五個人一起來。」

天河上人把手一揮，四個番僧急忙退下，他合什。「侯爺請。」

「國師請——」徐廷封蓄勢待發。

「崑崙派以劍術揚名天下，我是要領教侯爺的劍術。」天河上人雙掌一翻，霍霍有聲。

「恭敬不如從命。」徐廷封亦拔劍出鞘。

「好劍。」天河上人脫口大讚。

「國師的兵器。」

「在這裏？」天河上人雙掌向徐廷封一登，一股內力疾湧了過去。

徐廷封衣衫一陣飛揚，知道對方有意顯示威力，內力也果然深厚。

天河上人接着喝了一聲，身形追前，雙掌反向徐廷封，招式很簡單，却實用，徐廷封長劍連隨開展，攻中有守，守中帶攻。

眨眼間已過百招，天河上人身形突然倒退三丈，徐廷封沒有追擊，一聲「承讓」方要出口，天河上人衣衫無風自動，雙掌剎那轉變成淡金色，膨脹起來。

徐廷封看在眼內，脫口一聲：「大手印——」

「正是大手印！」天河上人應聲飛撲回來，雙掌交擊，發出金鐵之聲，一分左右向徐廷封攻去。

徐廷封龍吟劍無堅不摧，但天河上人雙掌却不與劍鋒接觸，連環十數掌，將徐廷封迫出了丈外。

徐廷封天龍八式立即施展出來，翻騰於半空，到底是一派絕學，天河上人一時間如何看得透其中的變化，也碍於龍吟劍利，不由被迫回來。

密宗大手印却也是威力奇大，徐廷封連攻擊也攻不入，到天河上人抓住天龍八式變化間的空隙，便又被迫回去。

天河上人得勢不放鬆，步步進迫，徐廷封先機一失，只有退避的餘地，他也明白若非龍吟劍利，一定更狼狽，這個天河上人的武功事實在他之上，但却也有信心五七百招之內仍然可以支持得住，其間天河上人若是內力不繼他便有反先的機會。

要支持到那個時候當然很吃力。

天河上人也顯然看透徐廷封的心意，招式由快而慢，只等再抓住空隙，一下子殺入，迅速將對方擊倒。

他的功力也不止這樣，大手印只是用出八成，唯恐十足之下，自己也控制不住，將徐廷封擊傷，皇帝面前不知道如何交待。

徐廷封也終於發覺天河上人有餘力未盡，雖然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到底不能不佩服這個天河上人的武功造詣。

一退再退，他越來越感吃力，所以看見兩個梨子飛來，知道猿長老又找到要插手，還是不由鬆一口氣。

那兩個梨子直飛天河上人腦後，天河上人的腦後彷佛長着眼睛，左手一翻，將兩個梨子拍碎，一面暴喝：「什麼人？」

猿長老翻着觔斗從天而降，四個番僧要阻擋，幾下子便被他打翻地上。

徐廷封趁機會收劍，天河上人沒有追擊，目光一轉，又回到徐廷封面上，冷笑。「是你找來的帮手？」

「不是。」徐廷封冷應。「但這個人到來，你一定有痲煩。」

「他是什麼人？」天河上人目光轉向猿長老。

徐廷封應道：「猿長老——」

天河上人又一怔，對於這個人他顯然多少也有些印象。「他就是猿長老？」

「如假包換。」猿長老隨即一把抓住徐廷封，道：「你這個老小子，寧願跟別人打架也不來找我打架，可算得忘恩負義的了。」

徐廷封苦笑一下，沒有分辯，猿長老又問：「那個小子是不是你救了去？人現在給你藏在什麼地方？」

也不等徐廷封回答，他目光已轉向天河上人。「你這個和尚看來是本領，難得遇上，指教幾招如何？」

他問儘管問，把手一鬆，將徐廷封推過一旁，便向天河上人招手。

天河上人搖搖頭。「我與安樂侯這一戰關係重大，待我們分出了勝負再說。」

猿長老聽說便自大搖其頭，可憐兮兮的道：「老兄你有所不知，一看見高手我兩隻拳頭便發癢，一直癢到骨子裏去，說不出的難受，你還是先跟我過幾招，到我過足癮，兩隻拳頭不癢了，才跟安樂侯過招去。」

「那有這樣的道理。」

「我們還是不要說道理的好。」猿長老忽然妙想天開的。「你若是不喜歡在這裏動手，可以隨我到仙桃谷去，那是個好地方，保管你一定會喜歡。」

不等天河上人答話他又道：「若是多幾個你這樣的高手在那兒，我老人家才叫快活哩。」

天河上人沉聲道：「你最好還是立即離開。」

「出家人怎麼這麼容易生氣？」猿長老大笑。「生氣却也好，最低限度我們這一架是免不了。」

天河上人揮手。「廢話——」

「我也不喜歡說廢話的。」猿長老這句話出口，身子便翻騰起來，迎頭襲向天河上人。

「好沒由來。」天河上人不得不出手，一見他出手猿長老眉飛色舞，手脚也就更迅速更敏銳。

徐廷封看在眼內，心念一轉，倒貿退開去，天河上人看在眼內，心裏一急，大手印展開，只道速戰速決，那知道猿長老身形矯活，反應敏捷，內力又強勁充沛，既閃又躲，既接又擋，緊緊糾纏着，完全不讓他有抽身的機會與空閒。

看見他越焦急，猿長老便越高興，一面怪笑一面搶攻，極盡招式變化。

天河上人招架得倒也不易，看見徐廷封上馬遠去，更加焦急，到底忍不住向隨來四個番僧一招手，喝一聲：「上——」

四個番僧方才被猿長老打翻地上，心裏有氣，聽得吩咐，立時一聲吶喊，全力撲上。

猿長老既要應付四個番僧，又要應付天河上人，當然是吃力得多，顯然已沒有方才的輕鬆快活，但仗着反應敏銳，身手靈活，竟然仍能够糾纏着天河上人。

眼看徐廷封去遠，一騎迅速消失在黑暗中，天河上人到底忍不住，再喝一聲：「殺了——」

那四個番僧齊聲暴喝，內力都聚在雙掌上，身形同時交替移動，準備配合天河上人的行動，全力一擊。

猿長老却就在這時候突然一個翻滾從四個番僧頭上越過，落在他們身後。

天河上人很自然的喝一聲，道：「那裏走！」

猿長老也沒有立即走，出其不意，打翻了那四個番僧，指着天河上人，大搖其頭。「看你一身武功，就是沒有武德，又是圍毆又是什麼的，完全沒有高手的風範，太令我失望了。」

天河上人冷笑。「你在胡說什麼？」

「沒有什麼，只是對你已經完全提不起興趣。」一頓猿長老又道：「還是那個姓徐的好玩。」

語聲一落，接連三個觔斗倒翻開去。

四個番僧怒吼着要追，却被天河上人喝住，只看猿長老的去勢他便已知道絕不是四個番僧所能够追得上，甚至連他自己也沒有信心，而即使追上，也沒有信心將猿長老擊倒，一個不小心反而給猿長老弄翻，後果更不堪設想。

四個番僧還待說什麼，但看見天河上人一面凝重之色，連忙飛回去。

天河上人的心情實在很不好，他自問密宗大手印已練到第九重，天下少有敵手，那知道對付一個徐廷封已經不容易，再出現這個猿長老更就是令他信心大失。

中原武林臥虎藏龍他早有所聞，現在更就是不相信也不能的了。

× × ×

小子還沒有睡覺，他雖然相信徐廷封必勝，但不知何故，就是牽掛着這件事，一些睡意也沒有。

看見徐廷封這種神態回來，小子雖然猜到了幾分，還是問：「到底怎樣了。」

徐廷封直言：「我不是那個天河上人的對手。」

「你敗在他的手下？」小子仍然有些懷疑。

「雖然還沒有分出勝負，事實他的武功是在我之上。」

「還沒有分出勝負他却是肯罷休？」

「那是因為在勝負關頭，猿長老走來了。」

「他來了——」小子吃一驚，「幸好我沒有去……」

「你就是在場地也不要緊，看見天河上人他便什麼也忘掉，只顧跟天河上人過招。」徐廷封微喟：「若不是這樣，我如何脫身？」

小子打了一個「哈哈」。「遇上這個老怪物，也够那個天河上人受的了，那個老怪物也可謂神通廣大，知道那兒有高手便找到那兒去。」

「我看他只是追踪到這裏來，目的還是在找你。」

小子呆了一呆。「幸好有那個天河上人。」

「對那個天河上人我看他也沒有多大興趣，到頭來，還是要找你。」

「那如何是好？」

「反正我們要上武當山，爲免生枝節，還是立即便起程。」

「皇帝那兒沒有你的事的了？」

「應該沒有。」徐廷封却一聲歎息。

「只是蘭蘭方面——」小子顯然看出徐廷封的心意。「你才回來又離開，她一定會很不高興。」

徐廷封苦笑一下。「你去打點一下，我這就去看蘭蘭，她已經懂事的了。」

話雖然這樣說，徐廷封仍難免心頭悶悶不樂。

小子亦苦笑。「憶蘭就在你後面。」

徐廷封一怔，回頭果然看見憶蘭站在後面不遠處，瞪着一雙大眼睛，好像要哭的。

「蘭蘭——」徐廷封走過去。「你聽爹說——」

「小子哥哥已經告訴蘭蘭，師公被人殺死了，爹要去查清楚這件事。」憶蘭很懂事的樣子。

「你是不會怪責爹的了。」徐廷封將憶蘭抱起來。

「可是爹一定要答應，事情完了立即便回來。」憶蘭的眼淚還是忍不住流下。

徐廷封不由歎息。

×　×　×

徐廷封小子天未亮便起程，一路上馬不停蹄，到中午，人馬都疲倦了才停下來休息。

馬繫在樹下，徐廷封小子也就坐在不遠處溪旁的石上，一面吃着乾糧，一面喝着山溪清水，倒也輕鬆快活。

吃罷了，小子更就將整個頭浸在溪水裏，好一會才抬起來，一面痛快地將頭甩着，一面大笑道：「幸好我們大清早上路，否則讓那個老怪物找到去，現在也不知道變成怎樣子。」

徐廷封接道：「我就是什麼也不希望，只希望順順利利趕到武當山，又能够順順利利將事情解決。」

「事情開始順利，一定會順利下去的。」小子又大笑。「沒有那個老怪物從中作梗，又還有什麼不順利？」

笑語聲甫落，那邊便傳來一陣馬嘶聲，兩人不由得回頭望，只見兩匹坐騎的韁繩不知何時已鬆脫，長嘶着往來路疾奔了開去。

兩人不約而同，一齊躍起來，往那邊追去，追到樹……坐騎已去遠，追也追不上的了。

「好好的韁繩怎會鬆脫？」小子很奇怪。

徐廷封面色突然沉下來。「我看是人爲——」

「那一個有這個胆子？」小子叫嚷起來。

「當然我是了。」猿長老應聲從樹上躍下。

一聽這聲音小子便已變了面色，看見眞的是猿長老，更就倒退了三步。

猿長老只是看着他大笑道：「你輕功沒有我的好，馬又給我放掉，還能够跑到那兒去。」

小子怔住，猿長老轉顧徐廷封，笑罵：「你也不是好東西，昨夜我替你解圍，你却是不告而去，幸好我還有幾下子，才沒有給那個賊和尚弄翻。」

「晚輩有事在身，萬不得已。」徐廷封一揖。「我們現在必須趕赴武當山，還望老前輩網開一面，讓我們離開。」

小子接道：「最多事情完了，我們立即趕去仙桃谷，侍候你老……老人家過招好了。」

「不是老怪物了？」

「怎也是一句，你老人家不會介意的。」小子打蛇隨棍上。「一言爲定，我們這就趕赴武當山。」

「我可沒有答應什麼。」猿長老雙手張開，擋住去路。「難得找到你們，若是輕易放過，又如何對得起自己？」

徐廷封一正面色。「老前輩也是武林中人，武當派現在又面臨一場浩刼，怎能够見死不救？」

「武當派跟我有什麼關係？」猿長老把手一招。「你們兩個快快跟我離開。」

「老前輩一意孤行，晚輩只好冒犯了。」徐廷封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擺開了架式。

小子架式隨亦擺開，一面道：「今時不同往日，合我們兩人之力，一定能够將他擊倒。」

猿長老大笑。「要打架，好極了。」

雙拳一掄，第一個出手。

徐廷封小子左右齊上，知道猿長老厲害，所以也不客氣，出手便全力搶攻，各盡所長。

小子的武功絕無疑問已有很大的進步，徐廷封打通任督二脈內力循環不絕，當然亦有一定的帮助，他們的招式變化却在猿長老的意料中，猿長老的招式變化則是層出不窮，內力又在他們之上，而他們話雖然要拚命，彼此間到底說有什麼深仇大恨，又如何拚得出來。

他們雖然通力合作，也只是支持一段時間，結果還是給猿長老打翻地上。

猿長老隨即封了他們的穴道，小子破口大罵，連啞穴也給封住了，看見猿長老這樣，除了歎氣，徐廷封亦無計可施。

他們也就被猿長老送到仙桃谷，一路上猿長老興緻一來便解開他們的穴道，找他們過招。

眼看武當山之約越來越近，說盡了好話，猿長老還是一意孤行，非獨小子，連徐廷封也變得沒精打采，提不起勁也提不起興趣跟猿長老過招。（未完・四十）

司馬洛傳奇故事

末路英雄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蘭心和那一隻神秘的箱子失踪了，莫先生的情報組織請司馬洛參與偵查此事，而那隻神秘的箱子，裏面裝的原來是一種細菌，若是讓細菌散佈在人間會引起嚴重的疫病，目前正有數批人物在搶奪這箱子，他們均是爲了個人利益而千方百計去搶奪，而司馬洛等人却是想毀掉這箱子，但蘭心失踪了，司馬洛找到蘭心的妹妹，從她那裏得知不少的綫索……兩個漢子捉到蘭心拷打逼供，蘭心却沒有吐露一些消息，大漢無情地猛踢她，在危險關頭司馬洛出現了，開槍殺了兩個漢子及時救起蘭心，而蘭心也因傷重昏迷過去……

尋找箱子　兇案頻生

司馬洛吃了一驚，連忙把把蘭心的脈，幸而她並不是死了，她只是暈了過去。

司馬洛把她抱了起來，抱向那片田的盡頭，到了路上。蘭心的身體是軟而輕的，很容易抱起。他把她抱着，沿路而行，一面希望不會再有甚麼暴客出現了，不然的話，他就必須把蘭心丟下，而用快手法把槍拔出來。

如他所願，再沒有人出現了。

司馬洛回到了他藏在林中的車子，把蘭心放進去。蘭心已經完全失去了知覺，甚麼都不知道，現在是任從他擺佈了。

×　×　×

當蘭心醒過來的時候，就馬上要張開眼睛來，但是沒有用，視綫是一片模糊，甚麼都看不到。她哀鳴起來，伸手揉着眼睛，一面回憶着前事，一面則在懷疑她的視綫已經損壞，而她變成失明了。

「你別動吧，」有一把男人的聲音說「讓我給你洗一個臉！」

雖然那把聲音是溫柔而充滿善意的，蘭心還是一陣恐懼的發抖。她是不能信任任何人的。

一條熱巾敷到了她的臉上，那熱力果然使她精神一振。敷了一陣之後，熱巾拿開去了，她的眼睛張開了，這時她果然就可以看清楚了。

首先看到的就是司馬洛。司馬洛在對她作着一個慈祥的微笑。一個英俊而溫柔的男人，不過這並不是值得她信任的表示。在蘭心離奇曲折的一生，她遇過不少英俊而溫柔的男人，而且往往這些才是最壞的男人。

她的眼睛從司馬洛的身上移開，向四面張望一下，看到這是一間擺設很簡單而且很整潔的房間，一隻五桶櫃上放着一隻精緻的洋娃娃，用玻璃紙包裹了起來的。

蘭心的視綫也不知道爲了甚麼，就停留在這隻洋娃娃的上面。

「哦，這個，」司馬洛對她微笑，「這是你姐姐託我帶的，帶給你的女兒，不過我還沒有空去，我光到你丈夫那裏去找你了！」

「哦！」蘭心說。她就只能說這句話了，在未清楚這個是甚麼人之前，她是不方便說甚麼的。

「也幸而我到那裏去找你，」司馬洛說：「不然你是一定死了！」

「哦！謝謝你！」蘭心說。這個人懂得去找她的姐姐，懂得找她的女兒，懂得到她的丈夫那裏去找她。這個人知道這麼多，這個人究竟　誰？

「我叫司馬洛！」

「唔，司馬先生，我可以喝一杯咖啡嗎？我的頭——痛得要死！」

「可以的，」司馬洛說道：「馬上就來！」

他出去了，進來的時候拿進了一壺熱咖啡，一面替她斟進杯子裏，一面說：「我已經找醫生來看過你了，醫生說你沒有甚麼大碍，只要休息一下就行了。你可以喝咖啡，要多少塊糖！」

「用不着了，」蘭心說：「也不要奶，就這樣行了。」

司馬洛遞上一杯咖啡，蘭心接過來，急不及待地喝下去了，就像巳不覺得熱似的。

然後，蘭心舒了一口氣，又問：「這裏究竟是什麼地方？」

「這裏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司馬洛說道：「在這裏，你不愁那些人會追上你的！」

「安全？」蘭心苦笑。「我猜你也不會是善意救我的吧，如果我想離開，你一定也不會讓我走的，除非我告訴你那隻箱子是在什麼地方？」

「你很坦白，」司馬洛說：「我也希望你坦白下去！」

蘭心搖頭：「我不能告訴你，因爲我也不知道箱子在何處。我巳經忘記了，你也別以爲我是打算留起來自己用！」

「你不能制止我這樣想的，」司馬洛說：「除非你能夠證明！」

「我不能證明，」蘭心可憐地說：「但是我說的是眞心話，我上次逃出了之後，就覺得厭倦了！我厭倦了殺人，也厭倦了我的性命受到威脅，我忽然很想過一些寧靜的生活，甚至與我那個丈夫住在一起也是好的，但是你們却不肯放過我，你們還是找來的！」

「我也對你坦白點吧，」司馬洛說：「我來找你和別人找你是不同的，我找你是爲正義的原因。」

蘭心詭譎地微笑了起來。也許在她的心目中是根本沒有正義這一回事！

司馬洛又說：「我是眞的，我是代表S組。有聽過S組這個組織嗎？」

蘭心的臉忽然嚴肅起來了：「那麼，你是——是把我關在這裏了？」

「讓我再告訴你一件事吧，」司馬洛說：「那隻箱子，你不能賣掉，也不能藏起來！」他把這隻箱子的眞相告訴了蘭心，而且告訴她，他們還有多少時間。

「你在騙我！」蘭心說。

「你自己想一想吧，」司馬洛說：「看看我說的話有沒有道理，這是一箱細菌，細菌是會繁殖的，巳經這麼久了！」

蘭心想了一想也不由得發抖起來。

「到了最後，情形不可收拾的時候你也會死的，」司馬洛說：「而且死得一樣慘！」

蘭心用雙手掩着臉，呻吟了起來。「唉！我的天，我們不能就這樣忘掉了這件事嗎？」

「不能，」司馬洛搖着頭：「絕對不能的！」

「那麼——」蘭心聳聳肩，「那麼我就糟了，我是眞的記不起！」

「讓我帮助你記憶一下吧，」司馬洛說：「你的記憶到何處爲止？」

「我只是記得逃離了那間別墅，有車子追我，這之後就是一片空白了。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失去了知覺，當我醒過來的時候，我巳經是在一間空置了的破屋之中，傷得很厲害！」

「在那裏的一間破屋？」

蘭心說了一個地點，那裏是很接近她丈夫的家的。

「之後我就去找醫生，」她又說：「醫生替我弄好了，他告訴我，我是因爲受了重大的刺激，所以失去了一段記憶。在這種情形之下，總是會把最可怕的一部份忘記掉的，但他說記憶不會永遠失去的，終會再出現，但不知道什麼時候。」

「唔，他們一定把你打得很厲害，那幾個傢伙企圖强姦你！」司馬洛說。他把警方在那林中發現屍體和車子的事告訴了蘭心，很詳細地說。

蘭心凝神想了了好一會，又搖搖頭。

「我完全不記得了！」

「媽的！」司馬洛的拳頭一搥手掌，「沼澤距離你醒來的地方很遠，你可能在中途任何地方把箱子收藏了起來的！」

「會不會別人偷去了？」蘭心問。

「不，」司馬洛搖着頭：「一定是你自己帶走了，你知道那是一件很重要的東西，而你又是帶傷在身，不能到處跑，所以你一定先把它藏了起來。」

「那麼……」蘭心說：「我有好幾個地方可以藏的！」

「說出來，」司馬洛執住她的手臂，把她搖動着，「讓我去找找。」

蘭心忽然又露出狡猾的神情。她說：「如果我能帮助你把箱子找回來的話，這對我又有什麼好處呢？」

司馬洛一時沉默了下來，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她好。終於，他說：「我也不能給你什麼保證，蘭心，你是一個兇手，你也知道的！」

「我也知道，」蘭心黯然地嘆了一口氣，「但是，現在再回頭也太遲了！」

司馬洛看着她：「我也不相信你這個人會悔改的吧？」

蘭心苦笑：「在這件事之前是的，但是在這件事之後……」她搖搖頭。

「你想一想吧，」司馬洛說：「我對你說的是坦白話，我會爲你盡力的，但我不敢保證什麼，總之，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那隻箱子找回來，爲了自己，爲了所有的人！」

蘭心聳了聳肩說：「好吧，我再帮你吧。」

「我們應該先到那裏？」司馬洛問。

「但是我也得說明，我是不能保証甚麼的，」蘭心說：「可能在那裏，也可能不在那裏。」

「我們都盡力好了，」司馬洛說：「你爲這件事盡力，另一方面，我也爲你盡力，這樣好不好？」

「好，」蘭心從床上下來，試走幾步，脚步有點浮。

「你再躺一會就沒有事了！」司馬洛說。

× × ×

蘭心再睡了幾個鐘頭之後就可以行走了，雖然身上還有傷，但是有特殊的醫生給她特殊的止痛藥，所以她並不覺得痛。如果脫下衣服，也許可以看到不少瘀腫的傷痕，但是在外表上，她就看不出有什麼不同了。

而且她巳經過了一番打扮。

一個美麗的女人，是任何時候都不會放過打扮的機會的，尤其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像蘭心這樣一個美麗的女人。經過

了一番打扮之後，她就更加好看了，簡直是一位絕世美人，眞是難以看得出，她是一個好厲害的殺手。

走在司馬洛的身邊，他們倒是很登對的。司馬洛是一個非常英俊的男人，尤其是在一番加意打扮之後。

他們走在那條窄窄的小路上。巳經是深夜，不是第二次天的深夜，而是同一天的深夜。那條路很僻靜，路的兩旁有着參差不齊的屋子，都是沒有幾層，而且都是破落窄小的。

而且，那條路愈走愈靜了。路的兩旁不一定有屋子了。

司馬洛說：「到了沒有？」

「在前面，」蘭心說：「下了山坡就是！」

他們現在是沿着一條斜斜的路向上面走上去。前面，路的兩旁根本就沒有屋子，只是一片荒亂的草坡，有些地方還有大堆的垃圾，也有一個地方棄着一堆不知什麼建築公司遺下的廢料，那是一條一條上面凝結了水門汀，還有一根一根釘子伸出來的木板。

他們終於登上了山坡的頂上，這時候可以看見，山坡下面原來有着疏落地散佈着的木屋。剛才經過的巳經是相當貧乏的區域了，下面那些則更加貧乏。

「就是那一間，」蘭心指點着，「左邊，那間黑色的！」

司馬洛看見，那是一間很小的木屋，漆成黑色的。窗口之內並沒有燈光，黑色的屋子上，黑色的窗口，因此看上去，就不免使人懷疑，這屋子是根本沒有窗口的了。

他們慢慢地向那些木屋走下去。

經過幾塊大石的時候，看見那裏坐着一雙男女，正互相倚偎着坐在那裏，正在喁喁細語，一雙情侶。蘭心忽然咭的一聲笑了出來：「我們不也像是一雙情侶嗎？」她把司馬洛的手臂挽得更緊地。

「我們本來就是正在扮演一雙情侶！」司馬洛說。

蘭心嘆了一口氣。「扮演，這只是扮演，在我，從來都是扮演，沒有一次是眞的！」

司馬洛不禁詫異地看着她，「人人都有少年時代，人人都嘗過戀愛甜蜜呀！過後也許覺得是假的，但當時覺得是眞的，那就是眞的了。」

「但我沒有那麼幸運，」蘭心搖着頭：「記得我是多麼早婚嗎？這之後，我就再不可能有眞的感覺了。我做過許多普通人沒有做過的事情，例如殺人。但是，却也有普通人享受過的事情，我還沒有享受過。」

司馬洛把頭低了下去，沒有做聲。

蘭心說得也完全沒有錯，上天對有些人的確是很不公平的，不公平到使這些人爲了自己是有充份的理由去爲非作惡了。

接着，他們巳經走近了那間木屋。

「誰住在這裏？」司馬洛問。

「我們孩子時代的乳娘，」蘭心說：「她也對我好過，所以後來我也對她好了。對我好的人，我從來不會以怨報德的。不過大多數的人都是對我不好。我經常會給她一點錢，有時，我也會把一些需要收藏的東西藏在她的家裏。沒有人知道，相當安全的。」

他們巳經到了木屋的前面，停了下來。忽然之間，司馬洛聽到木屋之內傳出來了一陣奇異的「沙沙」之聲，就馬上緊張了起來。他的手也移近了上裝的下面，準備隨時把槍拔出。

那聲音又响了，像是有什麼人在抓那木板。

「沒有燈光，」司馬洛說：「但是有人在動，奇怪。」

接着，屋內傳來了一陣教人毛骨悚然的哀鳴聲，起先他們還以爲是一個孩子，但跟着他們聽出了那是貓的聲音。

「六嬸有一隻黑貓，」蘭心說：「巳經十歲大了。」

這樣說着，她忽然激動地衝前去，用手把門一推，那門應手而開了，裏面頂着門的一張櫈子之類的東西「嘩啦」一聲跌倒了。

屋內是一片墨黑的，一時什麼都看不見。一陣難聞的氣味直冲出來。

司馬洛馬上感到心裏作悶，不是因爲那陣氣味太難聞，而是因爲他嗅出了那是一種什麼氣味。那是血的氣味，和死亡的氣味。

司馬洛也衝到了門口，掏出了一隻手電筒來，向屋內一照，就看見了。

各物凌亂得像剛剛刮過了一塲大風，而且有很多血。

一張用木板擱在二張長櫈上造成的板床也給折掉了，床板只有一端擱在櫈上，另一端則擱在地上，斜在那裏。

那木板上就躺着一個年老的女人，巳經死了。她身上穿一件中國式的衣服，但是這件衣服却是巳經破爛不堪，幾乎不成爲衣服了。

「我的天！」蘭心把一隻拳頭放到咀巴的前面，叫道：「六嬸！」

屋裏的東西是那麼亂，全部都破掉了，想找一盞油燈來點上也不行。司馬洛就只能用電筒來照射。

他看見這個六嬸的咀巴巳給破布塞住了，眼睛大大地張着，眼珠子凸出，全身都是用香烟蒂所灼傷的傷痕，她在生前顯然是巳經受過了嚴酷的苦刑。

「巳經有人比我們先到了！」司馬洛說。

蘭心啃着她那隻拳頭，痛恨地不斷咒罵着，很可能她自己也曾經如此對付過一個人，但是她所關心的人受到了這種對待，她就痛恨起來了。

司馬洛用電筒照射着，一隻手握着槍，盡可能地小心檢查着那個老婦人。他發覺老婦人的身上並沒有什麼重要的致命傷痕，然而，人却是巳經死了。

「她是痛死或者嚇死的，」司馬洛判斷，「那即是說，不論來的是什麼人，他們很可能並沒有問出他們要問的事情！」

「但是——他們在這裏搜過，」蘭心說：「如果我是放在這裏——那——那他們就巳經拿去了。」

「你有沒有放在這裏？」司馬洛問。

「我怎麼記得？」蘭心嗚咽着，「我完全記不起來了。」

「讓我看看，」司馬洛用電筒四面照

射着，「他們在這裏搜索過的，但是並沒有掘地。」

「掘地？」

「是的，」司馬洛說：「掘地！你和我都知道，那隻箱子是一件大件的東西，如果是在這屋子裏的話，那根本用不着搜，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的，除非是埋在地下，但是地下沒有掘過，他們大概沒有想到可能埋在地下吧！」

「不會埋在地下的，」蘭心搖頭：「六嬸很寶貴她住的地方，如果我交給她一件東西叫她收藏起來，即使我叫她掘地埋起來，她也不會答應的！」

「而你肯定收藏在這裏是安全的？」司馬洛說：「那麼，如果你交給她收藏，她也只是就這樣放在屋裏，或且充其量收在床底就算了。」

「是的，」蘭心說：「以前有一兩次也是如此。」

「總之無論如何，」司馬洛說：「如果是收藏在這裏，那是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的，他們之所以大搜一頓，就是因爲沒有找到，所以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你並沒有把箱子拿來交給六嬸。」

「我——我害死了她！」蘭心哀鳴地說。

「也不能算是害了她的，」司馬洛安慰道：「許多人都在找這箱子，而這些都是不擇手段的人，他們會不擇手段，探討每一樣可能的綫索。」

「我們——得把六嬸埋葬——」蘭心嗚咽着。

「算了吧，」司馬洛說：「如果我們動手埋葬，那會牽涉到很多煩雜的法律問題的，還是等警方來辦這件事吧！」

「可憐的六嬸，」蘭心流着淚，「她從來就沒有享過福，一生都是這樣勞碌的，想不到到了現在，她還是要死，而且死得這樣慘！」

「有些人的運氣是特別差的，」司馬洛說：「我們還是走吧。」

那隻黑色的老貓這時在屋角發出一聲哀鳴，似乎知道不會有人把牠帶走，因而感到傷心了。

「等一等，」屋前有人說道：「放下槍！」

司馬洛僵在那裏了，蘭心也震了一震，司馬洛慢慢地轉過頭去，看見門口出現了兩個人，一男一女，就是剛才在那塊大石後面情話綿綿的兩個人，那個男人的手中現在已經拿着一把手槍，槍咀就指着他們。

「我說放下槍！」那男人喝道。

馬上，司馬洛就知道這兩個不會是好人。決不會是警探，警探發現了謀殺，決不會把屍體就這樣放着，躲在一邊等着嫌疑人物出現的，這兩個人大概就是經手殺死六嬸的人，他們殺死了六嬸仍然沒有收獲，就留在附近守着，等待任何有關的人前來了。

司馬洛放了手，讓手槍跌下去，那把槍跌在床板上，再彈了起來，這時蘭心就動了。她的動作，可眞是快如閃電，她用手肘向司馬洛一撞，使司馬洛整個人向旁邊仆了開去，而她同時就一手接住了那把槍。

司馬洛仆開的時候，電筒也從手中跌落了，屋中頓時回復了漆黑。

門口那人的槍响了兩聲，但是子彈似乎沒有射中什麼人，起碼就沒有射中司馬洛。

蘭心也撲到了另一邊，她一轉過身來，手中那一把取自司馬洛手中的槍就响起來了。

門口是比較光的地方，一個光亮的長方形，很容易瞄準的。那個男人手中的槍丟掉了，倒退着跌到地上，要再爬起身，又一顆子彈鑽進了他的身體，他便倒了下來，不動了。

那個女人轉身逃走。

蘭心再放槍，這個女人跪了下來，蘭心繼續放槍，這個女人的身子一搐一搐地倒了下來。

司馬洛叫着撲過去制止蘭心，不過已經稍遲一點了，蘭心已經把手槍中的子彈放完，外面那二個人，也顯然是已經死掉了。

蘭心把槍放下了。

司馬洛跑出去，看看那一男一女，發覺他們果然是已經死了，那個女人的裙子翻了起來，露出大腿，可以看到她的大腿上是縛着一隻皮袋的，而且皮袋上面還插了一把刀子。

一個殊非善類的女人，也不美麗，頭髮長長的，髮型弄得不錯，却有着一張母夜叉的臉。

蘭心也走出來了，她恨恨地一踢那女人的屍體。「這兩個，一定就是殺死六嬸的人。」

「你不該殺死他們的，」司馬洛說：「應該留個活的。」

「那又如何，」蘭心說道：「留個活的，你又能够問得出什麼來嗎？如果他們知道箱子的下落的話，他們就根本不會出現在這裏！他們也是爲了找尋那隻箱子而來的！」

她這句話倒有點道理。沒有什麼好問的。把他們殺掉，反而可免麻煩。

司馬洛嘆了口氣：「我們走吧，到下一站去碰碰運氣！」

「你知道嗎？」蘭心說：「你應該給我一把槍的，這樣，碰到和剛才相同的場合，就沒有那麼危險了！」

司馬洛却沒有做聲。

「你還是不信任我？」蘭心問。

「以後再算吧！」司馬洛說。

他們離開了那裏。

周圍還是很靜，這一連串的槍聲，似乎也沒有吸引到任何人的注意。

他們在離開那裏的時候，並沒有人看到。

他們仍然是像一雙情侶一樣手挽着手離開那裏，因爲這正是他們所扮演的。兩個人都沒有做聲，不過司馬洛是有所思的。他是在想着，剛才蘭心拿了他的槍。也許，蘭心是可以配給一把槍的，正如她所說，如果她有槍的話，他們的危險性就會大大減少了。

以前，他認爲如果給她一把槍，是對他會有危險性的。

她只要把他一槍轟倒，她就可以脫身了。但她剛才是可以這樣做的，她只要留

下一顆子彈就行了，可是她並沒有留下一顆子彈來對付他。

他們上了司馬洛的車子，開走了。

「我們的下一站是痲城，」蘭心說：「我們還得在此地過一夜，明天一早坐船去！」

「我們找一間旅館吧！」司馬洛說。

「自然，我們要睡在一起了，」蘭心說：「你還是要提防我會逃走的！」

司馬洛聳聳肩：「找一間有兩張床的房間好了！」

蘭心瞥了他一眼，淡淡地微笑：「爲什麼不找只有一張床的呢？」

「兩張床，那我可以放心，你也可以放心了。」司馬洛說。

蘭心奇異地看着他：「這麼大方？現在你是絕對權威的，你要怎樣把我擺佈，我都非服從不可！」

「我不要把你怎樣擺佈，」司馬洛說：「我現在是正在做一件工作，不是在追求享受。追求享受有追求享受的時間！」

「這樣的君子，我倒是第一次看見，」蘭心掩着咀微笑着，「就像我的丈夫一樣！」

「我像你的丈夫？」司馬洛詫異地。

蘭心聳聳肩：「我的丈夫，就從來沒有碰過我，他根本不懂得這一回事，我就像是他的姐姐，或是另外一個媽媽！」

「你的丈夫是一個十分快樂的人，」司馬洛說：「我也希望願我能夠和他一樣快樂！」

他把車子開到了一間旅館去。不大高級，只是正正當當，很清潔的旅館，他們用夫婦的名義註册，蘭心把那隻洋娃娃也帶了上去。

司馬洛果然是開了一間有兩張床的房間。蘭心抱着洋娃娃，在床上一坐，嘆了一口氣說：「到了痲城之後，順路去探我的女兒好不好？她一定很喜歡這個洋娃娃的。」

「我想，你的女兒一定很像你！」司馬洛說。

蘭心的表情忽然嚴肅下來了：「不，她不像我，我也不要她像我，我要她像這隻洋娃娃！是這麼純潔，臉上老是掛着微笑！」

「這樣也不錯。」司馬洛說。

「司馬洛，」蘭心凝視着他，「你可以答應我一件事嗎？如果我死了，替我照顧我的女兒。我存起了很大的一筆錢，我可以交給你，這些錢可以使她唸到大學，還可以有一大筆嫁粧！」

「爲什麼託我？」

「沒有人可託了，」蘭心說：「我的姐姐——她是愛孩子的，但是她也愛賭錢，我不能把錢交給她的，她守不住！」

「你不會死的。」司馬洛說。

「但即使我活下去又怎麼樣？」蘭心把洋娃娃抱得更緊，「你們不會放過我，許多人也不會放過我的！」

「去洗一個澡，睡覺吧，」司馬洛安慰地撫撫她的頭髮，「別胡思亂想吧！」

「你還沒有答應我！」蘭心說。

「我答應你我會替你盡力的！」司馬洛說：「把這件事辦好，我會以盡可能美滿的辦法處置這件事！」

蘭心放下了洋娃娃，走進了浴室裏。當她終於出來時，她拿着她的衣服，身上只有乳罩和三角褲。

她的身上只有乳罩和三角褲，而且是比基尼式的，身裁露出了很大部份。她的身裁是很好看的，但是現在却並不太好看，因爲她身上有着一塊一塊的瘀痕。有些紅色有些紫色。也有些地方微微腫起，一個女人，無論怎樣美麗，也是不大好看的了。

這時候的司馬洛則已經躺在床上，他已閉上了眼睛，槍袋則掛在床背上，槍就這樣插在槍袋裏，很容易就在床邊能拿到手。

蘭心站在那裏，看了司馬洛一會，司馬洛躺在床上，沒有動，似乎已經睡着了。她輕輕地走到床邊，坐了下來。司馬洛咿唔一聲，動了一動。

蘭心把身子彎下去，輕輕地在司馬洛的唇上一吻，司馬洛半張開眼睛來，說：「去睡吧！」

「不，」蘭心呻吟着，「我們反正是睡在一間房裏了！」

司馬洛說：「你的身子還痛呢！」

蘭心一隻手却伸到了司馬洛的衣服裏，輕輕撫摸着，而且另一隻手也在他的身上摸索着，就像在找尋什麼似的。接着，她忽然以一個閃電般的動作向後一跳，司馬洛的槍，原來已經到了她的手中了。

「別動！」她喝道。

司馬洛却懶洋洋地坐了起來，毫不操心地說：「蘭心，你還是把槍放下來吧，裏面沒有子彈的！」

蘭心的另一隻手却閃電般從身後伸過來，在槍柄上一拍，「格搭」一聲响，一隻彈夾就托進了槍柄中了。

「現在，」蘭心說：「槍中有子彈了吧？」

這一下，司馬洛也不禁臉色發青，連忙把床褥掀起來，伸手到下面去摸摸，却摸不到什麼。

「你把子彈取出來收藏起來，給我裝一個陷阱是不是？」蘭心微笑着，「很可惜我却見到了，我從浴室門的匙孔中窺見的！」

司馬洛苦笑：「現在，你是要殺死我了？」

蘭心的咀唇鄙夷地扭曲着。「媽的！」她罵道：「你不肯信任任何人嗎？」說着她就把槍一丟，丟向他的身邊。

司馬洛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蘭心也沒有再瞧他一眼，就往床上一躺，抱緊了那隻洋娃娃，就睡着了。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把槍插好，然後他也轉側身子，這一次他是眞的睡着了。

× × ×

渡輪在第二天清早就開行，到達目的地的時候，則已差不多是中午了。他們步下渡輪，到了那一座小小的簡陋的碼頭上。這裏實在不是一座城，而只是一座小島而已。不過，島上的居民却不少。

他們要去的地方，是一座賣酒的店子，事實上是一座釀酒廠。不過並不是大規模的，只是一座規模有限的釀酒廠。

那裏的主人是一個很老的人，很老，也很淫。蘭心以前曾在這裏躲過一個時期

，替主人做雜役的工作，把這人弄得神魂顛倒，還把她認做了乾女兒。

他一直都在等着她，希望她能再出現在他的眼前。

「我一直在等着你！」他親熱地握着蘭心的手。

「我也很想念你，乾爹，」蘭心對他微笑着，「讓我來介紹吧，這是我的未婚夫，這就是我的乾爹朱伯！」

這個朱伯這時候才注意到有司馬洛這個人存在。這時，他馬上表示失望和妒忌了。不過，他隨即又把這兩種感情極力壓抑了下去，掩飾着，而極力堆出笑容。

「哦，自己人，自己人，請進來坐，喝杯酒吧！」他說。

他把兩個人招待進了他的屋裏，就去斟酒。

「不要給我們喝你自己的酒！」蘭心咭咭地笑着，「賣出去的酒不過是用火酒加上水和香料！」

朱伯有點難爲情地漲紅着臉，打着哈哈說：「呃——呃——我現在斟的是眞貨，釀給自己喝的！」

他拿了一壺酒，替他們斟了。

司馬洛呷了一口，知道他的話不假。那是眞貨，入口清香。眞眞正正的中國酒，用眞正中國方法釀的。已經許久沒有喝過了。

三個人沉默了下來，有點僵的局面。因爲三個人都是沒有什麼好感，而友善只是表面裝出來的。司馬洛和蘭心交換了一個眼色。

他們都很高興，朱伯是還活着的。這表示還沒有人比他們捷足先到。

蘭心再呷了一口酒，說：「朱伯，我們是趕時間的，希望下一班船走……」

「這麼早走？」朱伯又大表失望了，「不要吧，在這裏吃晚飯吧，我給你弄一頓好菜！」

「不必了，」蘭心說：「我只是來要拿回我的東西！」

「哦，只是這樣！」朱伯說。

司馬洛和蘭心都感到一陣興奮。朱伯並沒有否認蘭心有東西留下來，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是的，」蘭心說：「我們有些事情趕着去辦，急於拿回那些東西！」

「好吧，」朱伯說着，便爬上一度樓梯，到了屋頂上的一座閣樓。

幾分鐘之後，他又下來了。這一次拿着一個包袱。並不是一隻大包袱，不可能放得下蘭心那隻箱子的。他們不禁又有點失望了。

朱伯把包袱放在桌上，蘭心以微微發顫着的手把這隻包袱打開來，裏面沒有什麼，只是一些舊衣服。

「就是這些」？」蘭心問。

「就是這些了，」朱伯說：「已經在這裏放了很久，我一直好好保護着的，我還以爲你已經忘記了！」

蘭心和司馬洛又面面相覷。

蘭心終於又說：「朱伯，我們——呃——已經許久沒有見過面了，是不是？」

「是的，」朱伯嘆了一口氣，「太久了！」

「有多久？」

「我看總有一年半了，」朱伯說：「如果你留給我一個地址，我會寫封信給你的！」

「哦，一年半，」蘭心也嘆了一口氣，「眞想不到，原來已經那麼久了！」

司馬洛也表示失望了。一年半沒有來過，那即是表示，蘭心並沒有把那隻箱子拿到這裏來交給朱伯收藏。蘭心把那隻包袱再包起來。

朱伯吃吃笑說：「這包東西，我還以爲會失掉了呢！前幾天，這裏給竊賊光顧過！」

「哦？」

「那天我到一位朋友家裏去吃飯，過了午夜才回來！」朱伯說：「原來已經有盜賊來過了，全屋子的東西給翻得亂七八糟。」

司馬洛和蘭心又面面相覷。

「眞是沒有理由，」朱伯說：「進來偷東西，却沒有偷去什麼。我家裏是有些值錢的東西，你大概也知道，但是這些東西，却一點也沒有失掉！」

司馬洛說：「也許，這個偷東西的，也是喝醉了酒的吧！」他說着就輕鬆地笑了起來，但是心情實在並不輕鬆。他知道，已經有人先他們而來了，而這些人可能還在附近等着，未曾離開。

「唔，」蘭心說：「我們還是出去散步吧！」

「我陪你去，我陪你去。」朱伯自告奮勇地說。

「用不着了，」蘭心微笑挽着司馬洛的手臂，「我們去就行了，我的未婚夫還沒有來過這個地方，我想帶他一遊。」

「那麼——」朱伯失望地搔着後腦，「那麼你們回來吃晚飯吧！」

蘭心坐言起行，馬上就拉着司馬洛，離開了那裏。兩個人好像一雙情侶似的走出去，走在路上。

那個地方的人都是純樸的鄉下人，他們看見這兩個裝扮得很摩登的來客，就很自然地向他們投以注目禮。城裏的人，與他們本地的人分別是太大了。

同樣地，司馬洛和蘭心也很容易就看出了，另外兩個和本地人打扮完全不同的人。這兩個人也在後面遠遠跟着他們。

「兩個！」司馬洛微笑對蘭心說，就像是對她說「我愛你」似的。

「是的，」蘭心說：「兩個人，眞討厭，老是跟着來！」

「這些人眞是不知死活！」司馬洛說道。

蘭心說：「我們就讓他們知道死字怎樣寫法好了！」

他們漸漸走到僻靜的地方，也是故意走到僻靜的地方去的。

他們來到了海邊，在海邊的石上坐了下來。兩個人倚偎着坐在一起，看着海。

蘭心說：「我爲你担心，司馬洛。我，他們一定要活捉的，但你，他們却會先打死你的！」

「這些人，」司馬洛說道：「假如是他們偷了你的箱子，那還跟着我們幹什麼呢？」

「他們還不知道，」蘭心說：「他們是另一些人。我們不能讓他們纏着的，我

們必須擺脫他們。」

他們離開石上，再走到更遠一點的地方，也是更荒涼的地方。那二個人也跟着走來了，到了荒凉的地方，使他們心裏更高興。這裏沒有閒人干涉，他們可以下手了。

不錯，假如對手不是司馬洛與蘭心。

忽然之間，他們發現蘭心與司馬洛都不見了。

明明是轉進了一堆大石後面的，但是他們追到時却已經沒有了人。

兩個人拿着槍，感到手足無措。

其中一人憤怒地揮揮手中的槍，說道：「我們找！一定要找到他們！」

「分開來吧！」另一人說。

他們分開來，分頭找尋，但這也沒有帮助。分開來，實力就弱了。雖然，留在一起也是有一個缺點，就是會一下子被全部消滅。

他們分頭找尋，找來找去，都是毫無收獲。跟着，其中一人忽然聽見一聲槍响，和他的同伴的尖叫。他連忙向叫聲那邊衝去，繞過了一塊大石，就看見他的同伴躺在那裏，心臟有一個子彈洞。人也已經死了。

忽然之間，他感覺到後面有些異動，連忙轉身，也是太遲了。他祇有機會看到蘭心站在那石上，槍對着他。跟着蘭心的槍就轟然而响，他的靈魂就離開了這個世界。

司馬洛趕到蘭心的身邊時，看見她正在流着淚。

他輕輕地擁着她：「怎麼了？你不是已經消滅了他們了嗎？」

「我……又殺了兩個人！」蘭心凄然地說。

司馬洛沒有出聲。再殺兩個人，對她來說又算得什麼呢？但這個他是說不出來的。

蘭心在他的懷中哭着，司馬洛就安慰地擁抱着她，讓她盡量發洩情緒，這是好的。

後來，蘭心抬起頭，說：「好了，我們離開這裏吧。我先打一個電話。」

「打了這個電話之後，」司馬洛說：「我們就去探你的女兒！」

蘭心點點頭：「去探我的女兒！」

「你肯定你不會把東西藏在你的女兒那裏嗎？」司馬洛問。

蘭心馬上堅決地搖頭：「不會的，不會的，我從來不這樣做，我決不會做這種對她有傷害的事情！」

「那麼我們去探探她算了！」司馬洛說。

× ×

晚上，天剛入黑的時候，他們就到達了那間寄宿小學了。

在一個很僻靜的地方，對小孩子來說，那是一個很適宜於學習的環境。

但是對這個小孩來說，却不是一個很好的環境。

在這裏，她太容易給人捉去了。

她就是已經給人捉去了。

司馬洛只是見到那臉色蒼白的校長和舍監。兩個老處女，對小孩子是很有辦法的，但是對犯罪有關，暴力有關的事情却是一無辦法的。

她們蒼白着面孔對着蘭心。

「她……她是給你的媽媽接走的呀！」校長吶吶着說。

「我並沒有媽媽！」蘭心尖叫起來，「你們瘋了！」

「……她的樣子看來不像是個壞人，她帶來了一隻洋娃娃送給孩子，她說她是剛剛從鄉下出來的，是替你把孩子接了出去……」

司馬洛不由得看看手中那隻漂亮的洋娃娃。

蘭心忽然一撲而前，執住了那女校長的衣服，把她搖着，並且嘶叫起來，「你得把女兒還我！還我！」

「救命！」女校長叫道。

「蘭心，等一等，等一等！」司馬洛連忙把她扯開了，把她緊緊地抱着。蘭心手舞足蹈地嘶叫着，直至力盡了，才停下來，軟軟地。

「這也許是一場誤會吧了，」司馬洛說：「讓我們冷靜一點，先想想清楚！」

「我們……應該報警嗎？」舍監問：「這顯然是綁票！」

司馬洛搖搖頭：「不，用不着報警，這一定是誤會！也許是——她的姐姐跟她開玩笑！」

「我的姐姐不會——」

司馬洛暗示地撞了她一下。「你的姐姐，那個姐姐，記得嗎？她是最愛開玩笑的！」

「哦，那個姐姐——」蘭心呆呆地說着。

司馬洛轉對舍監：「你們這裏不是有空房間嗎？給我們一個空房間過夜吧，我們自己商量一下，這件事情用不着你們管了，讓我們來辦就行！」

那二個老處女舒了一口氣，連忙把他們帶到了學校裏的一間空房間。那種招待客人的空房間。當然設備不能和酒店比較了，很簡陋，還算整潔，不過價錢和外面的二流酒店，却是相差不遠的。

蘭心頹喪地倒在床上，掩着臉哭了起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我不知道……我的女兒……」

「這是一個很聰明的辦法，」司馬洛咬着牙，「捉去了你的女兒。如果箱子在你的手上，那你一定會拿出來和他們交換了！」

「我是願意交換的，」蘭心說道：「我願意交換的！但是，我不知道箱子在那裏！」她跳起來捉住司馬洛的手臂，「我們快去，我們快去把箱子拿回來和他們交換吧！」

「箱子在那裏？」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我記不起來了，」蘭心瘋狂地猛搖着司馬洛，嘶叫着：「但你得帮助我去找回來，我們得快點！」她快要把司馬洛的衣服撕破了，指甲也深深地陷進了他的肉裏。她已經進入了歇斯的里狀態。

司馬洛只好在她的臉上摑了兩掌。

蘭心呆了一呆，然後低下頭來，哀傷地哭了起來。司馬洛就讓她哭，直至她的哭聲靜了下來。

（未完・四）



中篇連載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飛仙劍俠奇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林煌爲首的一行五人一獸，決定登上山峯找尋李金貴的下落，在未登山之前，天昊道長爲甥兒趙恨地療治創傷，恢復元氣，尾隨上山，衆人在山上找到一黑洞，魚貫而入，由雪貍帶路，發覺洞內有水晶礦、紅寶石的礦苗，林煌、鄭君武不勝雀躍，談論如何開採寶礦，爲今後修羅門招兵買馬、雄霸武林，作好準備，他們樂極忘形，在傍聽到的天昊道長不由一驚，面色轉變，林煌連忙制止鄭君武，岔開話題，繼續找尋，卻發現只在洞內打轉，懷疑是前輩高人的陣圖，幸無設伏，因此放心繼續找尋，但終未找到李金貴的蹤跡，卻發現有曙光……

晶壁映蜃樓

鄭君武和天昊道長落後了數尺，又正好在轉彎處，不知林煌遇到什麼，齊都提起一身功力，蓄勁橫掌護胸，飛步向前，追了過去，也就在這時，他們全都發出一聲驚呼。

幾乎每一個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情景。

因爲那與他們所處的環境不同，也超出他們的想像之外。

趙恨地喃喃地說道：「這……這是那裏？」

鄭君武也喃喃地答道：「這是人間仙境！」

敢情在他們面前是一塊巨大的晶壁，透過晶壁望去，是一片極大的花園。

花園之中，綠草如茵，繁花似錦，雜樹扶疏間，尚有一角紅樓小亭，遠眺嫵媚的青山上，飛簷綠瓦，卻是一座壯麗的宮殿。

林煌和天昊道長似乎被眼前的情景驚呆住了，動都沒有動一下。

老飛仙羣集

反而葛仙童因爲好奇心强，大步的跨向前去，走到那塊高逾數丈的晶壁之前。

由於他所站的角度與方位不同，他所見到的又是另一角不同的景象。

他用手撐扶着晶壁，回頭大聲嘆道：「喂！你們快來看，李金貴在那兒！」

林煌首先躍了過去，站在葛仙童的身邊，他也學葛仙童一樣，伸手摸着那塊晶壁，發現接觸在手上的感覺是那樣的平滑，溫潤而舒服。

他忖道：「單是這一塊晶壁，便已是價值連城，更何況外面那一座礦……」

意念剛閃過腦際，他已見到眼前是一條白石小路，斜斜通向一個小小的魚池，因爲池中浮萍依依，不時尚有金鯉躍起水面……

在那個魚池中間，築着一座古樸的水榭，水榭之上，爭個人或坐或臥的，其中赫然有李金貴。

李金貴雙臂貼胸，以手支頤，斜側着頭，全神凝注在水榭當中的一張圓桌上。

從遠處望去，可見到桌上黑白一片，顯然是有人在奕碁。

林煌嘿嘿一陣冷笑，道：「他媽的，我們找了他一夜，這小子卻躲在這兒看人家在下碁！」

趙恨地和鄭君武也湊了上來，只見李金貴已換了一件短襟的舊衫，頭髮攏起，插了根玉簪，從這兒望去，卻看不見他是否還帶着那條繫着修羅令的項鍊……

鄭君武目光一閃，只見那水榭中，除了李金貴之外，尚有五個人，那手持黑白子奕碁的，一個是中年全眞，一個是高冠儒者，另外三人則都是六十以上的老者。

由於鄭君武一生精研易容之術，是以對於觀人的面貌、裝束、形態、特徵，另有一套特殊的本領與方法。

他只見右邊斜靠敞窗的老者面目平庸，就像普通在路上遇見的人，根本不會給人留下什麼特殊的印象，反而在這老者一傍曲肘而臥，眯眼養神的黑髯老者，高顴勾鼻，短眉長眼，讓人一看，便留下極深的印象。

其中最特殊的倒是左邊斜仰在柱邊的一個化子，那個化子蓬髮如草，一張大臉上，五官長得亂七八糟，中間一個極大的酒糟鼻，配着一張方正的大嘴，亂髯根根如鋼刺，比起廟裏塑的周倉像，還要嚇人三分。

那叫化身穿一件千補百綴的錦衣，腰繫一條草繩，懷抱一個大紅漆葫蘆，曲起的右腿，褲脚捲起，露出一截漆黑似鐵的小腿……

鄭君武脫口而出道：「丐仙鄭武！」

林煌也啊地一聲，道：「不錯，那正是丐仙鄭武！」

天昊道長一把拉住趙恨地和葛仙童，道：「兩位施主，我們快退！」

林煌楞了一下，道：「爲什麼？」

天昊道長臉色發青，眼中射出凜駭的光芒，說話的聲音幾乎有些顫抖：「這裏面的五個人，無一不是天下頂尖高手，可說已成爲傳說中的劍仙了，我們若不速退，被他們發覺了，無人能逃活命……」

林煌哦了一聲，沒有說話，似乎受到極大的驚駭，鄭君武反倒很快鎭定下來。

葛仙童正是所謂的初生之犢不怕虎，根本沒有一絲畏懼，仰首問道：「大舅爺，那些人都是劍仙啊？」

天昊道長定了下神，道：「那在下碁的兩個是極樂眞人和北海魔尊羅岳！」

林煌倒吸一口涼氣，驚道：「北海魔尊？大舅爺，你沒有弄錯吧？」

天昊道長神色凝重地說道：「貧道在五十年前，曾隨先師在北海璇璣宮見過魔尊一面，當年他便是那個樣子，五十年來，他的面貌絲毫未有改變，可見他已練成了魔道中無上秘技，青春永駐，不受歲月的侵蝕……」

鄭君武駭然道：「這些老傢伙都是七八十年前的名人，活到現在，怕不都有百歲開外了？」

天昊道長頷首道：「北海魔尊羅岳爲魔教大宗師紅雲之徒，論輩份來說，要比目前白氏家族的家長白儀方高出兩輩，先師當年謁見他時是執弟子禮的……」

他說到這裏，話聲一頓道：「林施主，我們得快走，阿貴既然得到他們的庇護，別說是我們，就算是貴門修羅大帝加上武林十大門派的掌門人一起來，也無法將他帶走……」

林煌面色凝重地道：「我知道！」

他伸出那隻僅剩的右手，在晶壁上四下撫摸，目光仔細地察看觀測，似乎想要從那整塊巨大的晶壁上找出一條隙縫來。

天昊道長皺起了灰眉，喚道：「林施主……」

林煌漫了應一聲，繼續他那奇怪的動作。

天昊道長苦笑道：「林施主，你就算找到了通路，又能怎樣？憑我們這幾個人的力量，當人家一根手指頭都不如，別再想……」

鄭君武附和道：「對，大舅爺說的不錯，三哥，我們快走吧！」

林煌道：「急什麼？反正已經到了這裏，我們不把事情弄個清楚怎麼回去向帝君交待？」

鄭君武道：「可是！」

林煌道：「我們人在暗處，他們都在明處，絕不會發現我們的。」

鄭君武苦笑了一下，道：「等到我們被發現了，想逃也逃不掉……」

趙恨地一直默默地望着晶壁上映現的那些人沒有作聲，此時突然開口問道：「大舅，那丐仙鄭武眞的已成爲劍仙了？」

天昊道長一楞道：「這個……」稍稍一頓，道：「這些人都是武林中的前輩高人，傳說中，他們已到了瞬息百里，御劍飛行的境界，可是我卻沒見過……」

葛仙童問道：「大舅爺，他們是不能夠手指一指，便會放出飛劍殺人？」

天昊道人肅然道：「內力的修爲到了一種特殊的境界，的確可以以氣御劍，意念所至，勁道便已到達該處，修爲深的，並且還可靈通幻化……」

葛仙童伸了一下舌頭，側首對趙恨地道：「二哥，我們對阿貴說的那些話，看來他會更相信了。」

趙恨地哦了一聲，一時還沒有會意過來。

葛仙童道：「我們在那廟裏對阿貴說的話，你忘記了？」

趙恨地這才想起自己和葛仙童兩人，用林煌安排的一番謊話欺騙李金貴，說他是青城子弟轉世，前世係困在北海魔尊的玄陰七絕陣中，遭致兵解……

那時趙恨地只是照林煌教給他的話，配合葛仙童和耿武揚兩人，繪聲繪影的說了個故事來欺騙李金貴，目的便是取得阿貴的信任，將來可命他進入白氏大院，爲修羅門效力。

趙恨地眞沒想到現在竟然眞實地看到了北海魔尊，雖說隔了一層不知多厚的晶壁，可是那羅岳的的確確的出現在他面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神話中的人物……

趙恨地苦笑了一下，眞有些處身幻境的感覺，他們處身在這個深入山窟數十丈的洞裏，竟會看到眼前那片恍如仙境的景象，以及傳說中的前輩高人，若非是有李金貴在裏面，他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天昊道長見到趙恨地在發楞，他眞想

要問一問，當時趙恨地和葛仙童兩人在廟裏對阿貴說了些什麼，可是他一想，這事絕不能當着林煌之前問，否則會對趙恨地產生不利的影響。

目光一閃，他自晶壁上看到了一個高大的巨人遠遠自草坡上的白石小徑行走過來，向着水榭而去。

那個大漢身高足有一丈開外，身穿灰黑短襟衣服，足登多耳麻鞋，手裏提着一個高達三層的食盒，看來是爲水榭中下碁的那些人送飯的。

葛仙童沒等天昊道長說話，已首先嚷了出來，道：「哇！那個人好高啊！」

天昊道長道：「那便是六丁神斧丁中齊，他身高丈二，手中使的一柄板斧，足重一百四十八斤，是昔年武林第一巨人，當年黃河九醜被他一夜之間，全都砍了，常人只要聽到他一聲如雷大喝，恐怕便會嚇得破胆裂肝，無法站立……」

葛仙童的舌頭伸出好長，久久都無法縮回去。

趙恨地道：「體形巨大的人，行動多半不太方便，對付這種人，只要以快制慢，便可以……」

鄭君武冷笑說道：「老二，你說的可簡單，那丁中齊的金鐘罩橫練的功夫，已練至第十二層上，渾身上下，除了兩眼之外，刀槍不入，當年少林達摩院法空大師不信他的護身功夫要比少林的金剛不動身法，還要超出一成，曾以百步神拳在五尺之外，連續發出三拳，結果丁中齊毫無損傷的承受下來，所以他被目爲硬功天下第一……」

天昊道長頷首道：「所謂大巧若拙，至拙則巧，那六丁神拳丁中齊早年以一柄寒鐵神斧名騰於世，後來他練成了金鐘罩之後，他已不用武器，僅用一雙鐵掌，便已無人能敵了。」

葛仙童笑道：「這當然啦，只有他打人的份，別人打他，就等於跟他抓癢一樣……」眼珠一轉，問道：「大舅爺，你老人家的天元指能入石三分，不知能不能破去金鐘罩？」

天昊道長一楞，道：「這個……我可沒有碰到過丁中齊！」

趙恨地唯恐天昊道長難堪，忙問道：「大舅，那水榭中，除了下碁的極樂眞人和北海魔尊之外，我們只認得一個丐仙鄭武，另外兩個人又是誰？」

天昊道長道：「那兩人貧道也沒見過，不過依據他們的特徵，可以推測出，那靠窗觀魚的平凡老者可能是棋仙抱雲子，另一個曲肘而臥的好像是海外七十二島的總島主，昔年橫行東南海的巨劍神君程無忌。」

鄭君武道：「大舅爺，不對吧，那個高顴勾鼻，長眼短眉的長鬚老者是海外七仙中的酒仙張古老！」

天昊道長灰眉一揚，道：「鄭施主，酒仙張古老雖然面貌跟巨劍神君程無忌有些相似，可是他們兩人最大的不同，乃是那一嘴鬍子，程無忌極爲愛惜他的一嘴美髯，而張古老則因嗜好杯中物，以致長髯凌亂……」

鄭君武辯道：「大舅爺……」

那一直在默默觀察晶壁的林煌，突然出聲打斷了鄭君武的話，道：「老六，你不要爭辯了，大舅爺說的對，那人正是巨劍神君程無忌。」

鄭君武道：「三哥，你忘了師父當年曾請名匠畫出中原以及南荒，海外各地的絕頂高手的繪像嗎？那時，我花的時間最多……」

林煌說道：「你花的時間多是沒錯，但你忘了那兩人最大的不同，他們兩人儼似孿生兄弟，面貌極像，並因此而結爲好友，但他們有個極爲不同的嗜好，酒仙好酒，且是特長，那巨劍神君程無忌則嗜好睡覺，無論何時，只要能睡，他便閉眼養神……」

鄭君武頷首道：「我記得了，那幅畫上還記載着程無忌的一句『格言』……」

葛仙童極爲好奇，搶着問道：「六叔，這是什麼格言？」

鄭君武道：「只要能坐下、絕不站着，能够躺下，絕不坐着。」

趙恨地和葛仙童兩人聞得此言，忍不住笑了出來。葛仙童道：「六叔，這算是什麼格言嘛！完全是懶人的藉口。」

鄭君武嘿嘿笑道：「你別笑他是懶人，巨劍神君程無忌昔年統率三枝船隊，橫行東南海面，任何船隻只要桅桿上掛着巨劍三角旗，便是接受保護，就能通行無阻，連那麼殘暴的倭寇，都不敢侵犯，否則航行在東南海上，可說是毫無保障……」

葛仙童咋舌道：「哇，這也是個厲害人物！」

鄭君武冷笑道：「若不是這些厲害人物，當年本門有十大神魔，八大長老，弟子千人，早就進入中原了，又怎會在塞外呆了卅年，一直等到這些人歸隱之後，才進中原……」

林煌長嘆一聲，道：「可惜我們還是碰上了白氏家族，弄成這個結果……」

一想起這近廿年來蟄居地底的歲月，林煌不禁感慨萬千，長嘆不已。

天昊道長聽到他們這一番話，更是心驚不已，忖思道：「敢情修羅門遠在七八十年前，便已蓄意要入犯中原，將勢力擴展至關內。幸好那時這些前輩高人仍在江湖活動，所以他們蟄居塞外，不敢踏入關內，直到後來這些劍仙們都携手遠至海外歸隱，修羅門才敢進入中原，不料當時中原的七大門派沒能攔阻他們，反而在對付白氏家族時，受到重創！」

他想到這裏，只聽得鄭君武問道：「這些久無訊息的前輩高人，據說是歸隱海外神山，爲何又一齊會聚集在這山區裏面呢？」

鄭君武這句話也不知道是問林煌，還是在問天昊道長，以致他們兩人一時之間都沒回答。

事實上，這個問題也無法回答，誰能曉得這些七八十年前已名揚武林的頂尖高人，會在歸隱海外數十年後，又重新回到中原，並且聚集一起？

洞室之中有了一陣短暫的靜寂。

趙恨地和葛仙童根本沒有去想鄭君武所問的問題，他們凝視着晶壁，只見那六丁神斧丁中齊提着食盒，越過橫架在魚池上的一座拱橋，踏入水榭之中。

他的身軀實在是太高了，進入水榭時

，非彎着了腰不可，那靠在桌旁觀棋的李金貴，連忙站起，要帮忙丁中齊抬食盒，可是他的身軀又太矮了，那個食盒幾乎有他一個人高，他也無法帮得上忙。

那水榭中的棋局，由於丁中齊的出現，而被打斷，似乎北海魔尊羅岳是佔了劣勢，因此他大袖一捲，已把棋盤上的黑白子一齊捲起，放在罐中。

極樂眞人臉上帶笑，指着羅岳，不知說些什麼，可是在洞中的數人都可以想像他所說的話。

葛仙童心中不禁對李金貴極爲羨慕，忖道：「沒想到阿貴這傻小子，福像如此深厚，竟然無意中闖到這裏面，遇到這麼多的武林高人、前輩劍仙，我想用不着多久，他便會學成一身駭俗的好功夫……」

趙恨地的情緒則跟他完全相反，可說對李金貴能擠身在那些前輩高人中，感到萬分的妒恨。

尤其是他一想到，就是因爲李金貴，他才會在玄妙觀的地室中，遭致那一場風流刼數，以致眞元大傷，在武功的修爲上再也無法進窺上乘堂奧，這一切的不幸遭遇，都是因爲李金貴而引起的……

除了他之外，其他人都全神望着晶壁之上，只見丁中齊放下飯盒，從裏面取出好些盤碗菜餚，那原先仰臥在柱邊的丐仙鄭武早就跳了起來，搶着從食盒中取出菜餚，一手抓着酒葫蘆，一手巳抓了一條不知是狗腿，還是鹿腿在啃起來了……

洞中諸人見到他那副樣子，頓時都感覺到有些餓了。

就在這時，他們又見到兩個小道自坡上如飛的奔了下來。

林煌突然啊了一聲，說道：「我知道了。」

鄭君武問道：「三哥，什麼事啊？」

林煌說道：「我們可以根據巳有的綫索推論出來，這座洞府和外面那個谷地，是抱玉眞人與丁中齊開闢出來的，抱玉眞人仙去之後，留給師弟極樂眞人，大概這幾天正是極樂眞人的生日，所以海外的那些前輩高人，以及北海魔尊，全都趕來道賀……」

鄭君武拊掌道：「對！三哥說的不錯，一定是這種情形！」

天昊道長略一忖思，也覺得林煌的推論極爲正確，道：「這麼說，極樂眞人是居住遠山上那座宮殿裏了？」

林煌道：「不錯，那個地方一定處於羣山之中，無路可通，所以要丁中齊開出這條秘道，並且還佈起九九歸元陣……」

他一說到這裏，不禁發現自己話中的破綻，話聲一頓，停了下來。

天昊道長沒有出言指正，反倒是鄭君武問道：「三哥，他們既然爲了防備有人進入，而依照九九歸元陣法，開闢出這個洞府，爲何此刻又不佈起禁制，而任由它敞着呢？」

林煌道：「這個……」略一忖思，道：「這可能是極樂眞人爲了方便他那些道賀的好友進出的緣故吧！」

他也知道自己這個解釋不盡合理，可是目下實在沒有別的解釋。

天昊道長道：「林施主，如果這是條通路，那麼這塊晶壁……」

林煌道：「這塊晶壁便是整個門戶，不過開啓之法我們不知道而巳……」

他敲了敲晶壁，道：「這個門戶是整塊水晶雕琢成的，可能有機關操縱。」

鄭君武道：「可惜老么沒有來，不然他一定能找出開啓之法來……」

他所指的神機天魔孫堅石，舉凡機關消息，埋伏建築之法，孫堅石可說是無一不精，無一不曉，有他在此，自然不畏機關佈置了……

葛仙童問道：「六叔，要不要我們回去把么叔找來？」

鄭君武敲了他的腦袋一下，道：「傻小子，現在那些人在這裏，誰還敢在虎口拔牙，找出機關進入極樂眞人的秘修洞府裏？」

趙恨地道：「對，我們先退出去，等到以後再來……」

天昊道長道：「林兄，千萬不可，須知極樂眞人的道行極高……」

林煌道：「這個我知道！」

他頓了頓，道：「如果只有他一個人在此，帝君加上我們兩人，或者可以對付得了，可是加上個六丁神斧，我們就沒法子了……」

鄭君武道：「這麼說，我們是沒有辦法開闢這兒，挖掘那些水晶礦了！」

他的面上露出失望之色，林煌等人也感到極爲失望，反倒是天昊道長有些幸災樂禍。

他輕嘆口氣，說道：「唉，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情，誰又能跟這些前輩劍仙爭鬥……」

說話之際，他突然發現眼前一黯，只聽得林煌道：「你們看……」

衆人朝晶壁上望去，只見那座水榭，那些人物，漸漸地淡化，終而消失，晶壁上只剩下一片陰暗。

鄭君武忍不住嚷道：「這……這是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洞中衆人從未見過這等奇怪之事，一切景物，一切的人物，會在極短的時間消失，彷彿他們方才所看到的不是眞實的物體，而是虛幻的影子……

天昊道長駭然退了半步，單掌一立，垂眉低誦道：「無量壽佛！」

葛仙童看看天昊道長，又看看林煌，問道：「三叔，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林煌面色凝重，搖了搖頭，道：「我也不知道，這事太奇怪了……」

他凝目望着那一片空白，一片清澈暗藍的晶壁，略一沉吟，道：「不過天下的事物，一切的變化，都是有理可循的，這件事也一定可以解釋……」

室內一片靜寂，林煌的這句話說來格外有力，彷彿擲地有金石之聲，可是他却無法繼續說下去。

因爲他一時也無法解釋那些人和景突然消失的原因，那種奇特怪異的情形，畢竟是他經歷中從未有過的……

洞中有了一陣短暫的寂寞，天昊道長突然道：「無量壽佛，林施主，我們還是快走吧！」

林煌道：「不，我還要再等一等。」

天昊道長問道：「等什麼呢？」

林煌道：「我要等着看那畫面再度出

現與否。」

天昊道長暗暗冷笑一下，問道：「如果這畫面一日不現呢？」

林煌說道：「我想不致於要等那麼久吧？」

天昊道長說道：「爲什麼？難道林施主已經發現了這個奧秘？」

鄭君武也問道：「三哥，你曉得是什麼原因了？」

林煌頷首道：「我想到了一個道理，不過也不知道確不確實。」

鄭君武望了那晶壁一眼，只見上面仍然是暗藍一片，沒有任何景像出現，道：「三哥，你想到什麼道理，說說看。」

林煌說道：「大舅爺，沙漠你走過了沒有？」

天昊道長不知道爲何林煌會突然問出這麼一句話來，微微一楞，說道：「貧道年青時到過塞外，也曾走過一趟大戈壁沙漠……」

鄭君武似是有些不耐煩，插嘴道：「三哥，你別把話岔開了好吧？」

林煌瞪了他一眼，道：「大舅爺，你既然到過大戈壁，自然見過沙漠裏出現的異相。」

天昊道長道：「林施主，你的意思是指……」

林煌道：「我第一次度過沙漠，是在十七歲那年，是跟着駱駝商隊到武威去，有一天上午，我遠遠的看到天邊出現一座鬧市，不但有櫛比鱗次的房舍，而且人羣熙熙攘攘，熱鬧非常，當然我非常覺的奇怪……」

他在突然之間，提起他在十七歲那年到過沙漠的事情，不禁使洞中數人都感到非常奇異，尤其是趙恨地和葛仙童兩人，更是凝神諦聽，不敢分神。

林煌話聲一頓，目光藉着陰暗的光綫，在每一個人面上掃過，繼續道：「那時我們已經在一望無垠，黃沙漫漫的沙漠裏走了兩天，一路上只看到漫天的風沙，可說是枯躁無聊之極，所以當我看到那遠處出現的鬧市，禁不住叫了起來……」

他說到這裏，鄭君武已截斷他的話，道：「海市蜃樓，你看到的海市蜃樓！」

林煌雙眉一皺，道：「不錯，那是海市蜃樓！」

葛仙童問道：「三叔，什麼叫海市蜃樓？」

林煌道：「在沙漠裏，或者是海上航行時，經常會看到一些虛幻的景像，比如說我看到的那個鬧市，當時還以爲就在眼前，距離不到一里，事實上那座鬧市是三百哩之外……」

葛仙童不解地道：「爲什麼呢？」

他搖了搖頭，道：「三百里外的眞實情景，竟會突然到了一里之外……這眞是奇怪……」

林煌說道：「什麼原因我也不清楚，不過一定是由於氣候的變化，以及光綫的折射所致，這才能將三百里之外的實物，化成幻影，移到數里外……」

葛仙童恍然大悟，道：「哦！原來是這樣的，那些看來眞實的情景，僅是幻影而已。」

林煌頷首道：「在沙漠中迷途的旅客，很多都被這種海市蜃樓的幻景所惑，而拚命前進，想要找尋歇息之所，結果力竭渴死在沙漠之中……」

鄭君武忍不住道：「三哥，你是說，我們方才在這塊晶壁上所見到的景像是幻影，並非實像了？」

林煌頷首道：「不錯，也只有這樣解釋，才是合情合理的。」

鄭君武道：「怎麼會呢？」

林煌指着暗藍的晶壁道：「你們看這塊晶壁的顏色，是不是比剛才要暗？」

鄭君武點頭道：「對呀！怎麼啦！」

林煌道：「這可以證明我的推理是正確。」

他略一沉吟，似是整理一下思緒，然後緩聲道：「據我的推測，那個水榭，那座宮殿，可能是在距此百里之外的一個山谷中，並且地勢要比這兒要高得多。」

頓了頓，說道：「由於光綫的照射，將山谷中的景象，映在一塊平滑的石塊上，當然，很可能也是一塊巨大的水晶壁，事實上這兒水晶礦非常豐富，很可能那兒也有一塊同樣的，甚而更爲巨大的水晶壁，當谷中的景象，映在那塊水晶壁後，又由於光綫的折射，所以，把一切的形象投射在這塊晶壁上。」

他吁了一口氣，說道：「這就是我們爲什麼能在這塊晶壁上看到那些情景的原因了。」

他見到葛仙童和趙恨地聽得目瞪口呆，微微一笑，說道：「仙童，現在你了解到這些了吧！」

葛仙童點了點頭，隨即又搖了搖頭，道：「三叔，既然如此，那麼爲什麼剛才那些景象會突然的消失呢？」

林煌道：「這可能是光綫的緣故？」

鄭君武一楞，道：「三哥，你是說外面已經天黑了？」

林煌搖頭道：「那些景象是由於光綫折射而傳來，若是光綫不够，自然不能將影像反射到此地，所以我判斷此刻很可能那個谷中的上空有雲，只要那些雲移走了，景象就會重新出現。」

鄭君武恍然道：「哦，原來是這麼一回事，聽起來實在很簡單……」

林煌哈哈笑道：「聽來簡單，你若未說出來，你就算想破腦袋，也想不出個道理來。」

天昊道長道：「林施主博學多才，貧道是萬分的佩服。」

林煌謙虛地道：「那裏，所謂格物致知，萬事必有其理，只要我們能徹底的追究，自然能找出答案來。」

葛仙童突然問道：「三叔，既然天下事都有其道理，那麼我們人爲什麼要生下來？爲什麼又會老？爲什麼老了以後又會死？」

他這連續問了三個問題，都是歷代以來，無數的宗教家，無數的哲人學士，所苦苦思索的問題，一時之間，林煌根本無法回答。

葛仙童見他沒回答，又追問一句，道：「我們死了以後，又到那裏去？是不是眞有地獄，壞人都下地獄呢？」

他這個問題更是如同利劍，直逼林煌的心穴要害，使得林煌無法招架。

敢情這有關人類生死的問題，只要稍爲有點頭腦的人都會在偶而想起，而苦思不得結果的。

自古以來，無數哲人，無數宗教家，都將生死作了許多不同的闡釋，但是生死的眞相，并沒有被人眞正的摸索出來。

自古以來以來，無數哲人，無數宗教家，都將生死作了許多不同的闡釋，但是，生死的眞相，並沒有被人眞正的摸索出來。

因爲並沒有一個人曾經死去之後，重又活過來，將死之後的境界，向世人述說一番。如果說有，也是一些喜愛出風頭的人故作驚人之語，並不眞實的表示他的確是到過「陰間地府」……

不但林煌沒想到葛仙童會問出這種問題，連天昊道長也意想不到。

他自幼便進入道觀修行，道家對生死自有一番解釋，所以當他見到林煌怔在那兒，不知該如何是好之際，乾咳一聲，道：「仙童，這種有關生死的問題，各家的解釋都不一樣，我們道家是……」

他說到這裏，突然見到眼前一亮，那塊晶壁上又漸漸閃現起花樹魚池，綠瓦紅牆……

天昊道長話聲一頓，急道：「你們看，這兒的景物又出現了。」

衆人凝目望去，只見晶壁上重又出現原先所見到的景象，只不過此刻畫面上的情景，跟方才不同了。

那身高體粗的巨人丁中齊跟那從山上奔下的兩個道童，此刻都已不在。

再仔細望去，不僅是他們，水榭當中的五個劍仙和李金貴都已離開了，只剩空空的一座水榭……

鄭君武啊了一聲，脫口道：「他們走了！」

天昊道長道：「奇怪，怎麼這樣快，他們才吃飯，又怎會……」

林煌換了個角度望去，道：「你們從這兒望過去！」

衆人一齊靠在林煌之旁，自另一個角度望去，只見晶壁上浮現的是那條白石小徑。

此刻，路上有五六個人在緩緩而行，李金貴赫然在內，而且還是丐仙鄭武牽着他的手。

方才所看到的那些人中，只有丁中齊和那兩個後來的道童不在其內，其他的五個劍仙都與李金貴一道。

林煌道：「他們大概是要回屋裏去，也許……」

話聲一頓，道：「君武，如果我沒料錯，抱玉眞人可能沒有仙去，他們可能是去見抱玉眞人的！」

鄭君武哦了一聲，沒有說話。

天昊道長問道：「林施主，何以你有此一意念，莫非你……」

林煌道：「大舅爺，你發現沒有，剛才是那個小道童從山下奔下來，好像很急的樣子，然後我們便沒看到什麼東西，隔了一盞茶光景，我們重又看到的情形是他們已經走了，這不是明白表示，他們是被兩個小道童叫走的？」

天昊道長頷首道：「嗯，林施主的推論不錯，很可能便是如此……」

林煌道：「大舅爺，你想想，天下還有誰能使這些海外劍仙聚集在此，並且將他們一招便走？」

天昊道長拊掌道：「除了抱玉眞人之外，沒有別人了。」

林煌正要說話，只聽洞中有人應道：「不錯，正是抱玉眞人。」

這句話本來極爲平常，完全是附和天昊道長的意見，然而洞中的五個人，立刻發現說這句話的人，卻不是他們五人當中的任何一人。

他們全都怔了一下，循聲回首望去，只見丈許開外，站着兩個年約十三四歲的道童。

那兩個道童也不知道是從何而來，一點聲息都沒有，連林煌和天昊道長這等高手的耳目都被矇蔽了。」

林煌駭然道：「你們……」

葛仙童到底還是個孩子，一看清那兩個道童的面貌，脫口道：「三叔，他們便是從山上跑下來的那兩個小道士。」

那兩個小道童本來滿面正經的站在那兒，一見葛仙童那副可愛活潑的模樣，禁不住露出來一絲微笑，左首那個道童開聲問道：「小施主，你在聚影屏上見着我們了？」

葛仙童道：「是啊！我看到你們從山上跑下來，然後就……」

他說到這裏，突然見到林煌和鄭君武身形一動，迅疾如風的撲了過去，不由得心中一驚，失聲道：「三叔，你們要做什麼？」

敢情林煌一發現那兩個小道童悄無聲息的出現在洞中，起先着實嚇了一跳，但他立刻便想到，從這個洞室通往那個美麗的山谷裏，必然有一條秘道。

他只要擒住了那兩個小道童，就可以從他們嘴裏問出許多秘密，當然也包括那條秘道在內。

只要把所有的情況了解之後，林煌自信可以找到機會把李金貴抓回來。

他在刹那之間，心中盤算再三，終於決定要將這兩個道童擒住，並且還可以在萬一被谷中劍仙發現之後，據以脫險的人質。

他懾於抱玉眞人的名頭，唯恐自己一人出手，力有不逮，只要讓其中一人逃走，便會引起不良的後果，所以暗中給鄭君武一個眼色，示意立刻行動。

他們是數十年的老兄弟了，一個手勢，一個暗號便可以互通心意，鄭君武雖然不明白林煌爲何要如此做，但他一向對林煌的急智非常佩服，不及深思，立刻便配合林煌的行動，向那兩個道童撲去。

他們身爲修羅門的十大天魔，武功修爲之高，放眼江湖，已是罕有敵手了，這一蓄勢撲去，眞個迅如電擊，轉眼便已到了那兩個道童之前。

那兩個道童正在跟葛仙童說話之際，根本沒有料想到林煌和鄭君武會對他們出手，眼前一花，兩人的手臂已被扣住。

林煌本來還以爲會遭遇到一番抵抗，那知手到擒來，已將那右側的道童脈門扣住，不由得一呆。

鄭君武更是將這一行動，視爲面對大敵，右手一把擒住那左側的道童之後，左

手五指連飛，已在眨眼間，點了他七八個穴道，這才鬆了口氣。

那兩個道童被擒之後，面上的笑容一斂，可是却也並沒露出驚慌之色。

他們互相望了一眼，右邊那個道童嘴角一撇，似笑非笑地轉過頭去，望着林煌，道：「喂，你這樣是做什麼！」

林煌道：「小道長，我是想要問你幾句話，希望你們能跟我合作……」

「合作？」那道童冷冷一笑，道：「你是準備逼供？姓林的，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點！」

林煌駭然的道：「你，怎麼知道我姓林？」

那道撇童一撇嘴，說道：「我當然知道。」

林煌道：「是不是李金貴告訴你的……」說到這裏，他搖了搖頭，道：「不！阿貴也不知道我！」

天昊道長見到林煌和鄭君武兩人貿然出手，將那個道童擒住，心中頗不以爲然，想要阻止，却已來不及了。

他在刹那之間，想了許多事情，幼時在茅山聽到有關於抱玉眞人許多神奇的事蹟，使得他心中隱隱有種畏懼之感，曉得若是得罪了這兩個道童，很可能便有不良的後果。

他猶豫了一下，趁着林煌驚駭之際，急步上前，道：「林施主，有話好說，何必要對兩位小道長如此……」

林煌側首，道：「大舅爺，這兒的事一切由我處理，你如果害怕，儘管快點離開……」

天昊道長一楞，灰眉斜揚，道：「林施主，貧道我實在……」

那小道童打斷了他的話，道：「天昊道兄，你快回茅山吧！修羅門的刦數將至，任何人都無法解救得了，你涉身其中，只有玉石俱焚……」

林煌驚駭地說道：「小道士，你說什麼？」

那小道童冷笑道：「你們修羅門若不趁早退出關外，還想跟白氏家族爲敵，不出一年便會覆亡……」

林煌眼中神光暴射，逼視在那小道童臉上，沉聲道：「你……怎麼知道我是修羅門？」

那小道童指着他道：「你是修羅門十大天魔中的神算天魔，他是巧手天魔，對不對？」

他這話一出，不僅林煌和鄭君武爲之大駭，其他三人也都大驚失色。

那小道童繼續道：「姓林的，修羅門中就數你鬼主意最多了，你以爲擒住我們，便可以據以脫身，嘿，這回你打錯算盤了。」

林煌在聽到那道童語氣不善後，已凝功於指，緊緊扣住對方脈門，準備在對方一有異動時，立刻便催動功力循對方脈門而入，直逼內腑，務必使對方就範不可。

豈知當他手指一用勁，突然覺得扣在手裏的那條瘦瘦的手臂，彷彿變成了一根鐵棒。

就在那小道童說完話後，一股强勁的力道洶湧澎湃地從他臂上傳出，似是一道激流，撞向林煌而去。

若非林煌經驗豐富，一覺情形不對，立即縮手退回，這股巨大力量撞來，非將他的虎口震裂不可。

林煌退了兩步，心中却有不甘，左邊空袖一拂，用來擾亂對方的眼目，右手五指箕張，施出修羅神抓，往那道童身上抓去。

這修羅神抓一共十三手，虛實不定，奇正互生，比之鷹爪功，龍爪手還要厲害，只要對方一有空隙，立刻便能趁機而入，端的是裂石成粉，鏤鐵留痕。

那個小道士冷笑道：「姓林的，你還不死心？」

說話之際，也沒見他如何作勢，右手一把抓住那拂到面上的袍袖，左掌緩緩拍去。

天昊道長等人看得清楚，林煌發出的修羅門神抓奇幻神奧，而那小道童輕飄飄拍出的一掌却是那麼平實普通，看來好像一點力氣都沒用似的。

可是不知道什麼緣故，林煌右手五指連變數招，竭盡幻奇之能事，依然無法截住那迎面拍到的一隻小手掌，手臂硬是被那小道童的左臂攔住在外門。

那個小道童一探掌，已在林煌雙臉之上，各擊了一掌，「拍」，「拍」兩聲輕響聲中，林煌奮力往後一躍，已躍後了數呎。

不過他用力一掙，那隻空袖已被齊肩撕下一截，露出那斷去的左臂臂樁，光禿禿的一小截，極是難看。

他們這交手的數招，有如電光火石，却使人看得眼花繚亂，那趙恨地和葛仙童更是連看都沒看清楚，就發現林煌已退了回來，心中全都是莫名其妙，不知何以如此神奧的修羅神抓，竟會連那麼簡單的一掌也無法擋住。

他們眼看着平常受他們尊敬而又畏懼的林煌，竟然挨了兩記清脆的耳光，眞是意外得使他們不敢相信，一時之間都怔在那兒。

就在這時，那個被鄭君武點了七八個穴道，又被扣住脈門的小道童，笑着道：「我也懶得跟你鬧着玩了，你回去吧！」

他右臂一振，鄭君武似乎被一隻無形的巨掌推了開去，一直退了六七步，才立定了脚跟。

林煌的躍回和鄭君武的退回，相差了大約一眨眼的工夫，可是這兩個修羅門的高手中所受的震撼，却是同樣的巨大，震得他們兩人全都呆住了。

洞內有了一刹那的寂靜，突然天昊道長宣了聲道號：「無量壽佛，貧道今日有幸，得見道家『太清神罡』和『天羅掌』，眞是不愧此生。」

那被點了七八個穴道，却宛如沒事樣的小道童，聞言笑道：「天昊，你倒是識貨，不愧是茅山的長老，希望你也能見機，聽我師兄的話，早早返回茅山，否則你跟他們同流合汚，早晚難逃刦數。」

右首那個道童，將手中的半截袖子扔在地上，道：「天昊，這是我師父念在你身爲道家子弟，平常又沒犯什麼惡行，所以叫我們來傳話，使你能趨吉避凶，逃脫這場刦難……」

天昊道長合掌稽首道：「無量壽佛，

多勞兩位道友費心，貧道在此謝過……」

他話聲一頓，瞥了林煌和鄭君武一眼，只見他們默然而立，面上的表情都是極爲難看。

他不由口中暗暗嘆了口氣，忖道：「看來我們這一回進洞來，便已落入抱玉眞人的眼中，他只是不願跟我們計較而已，否則，就這兩個道童出手，我們五個人用不着幾招，便都會喪命……」

鑒於那兩個道童年紀雖小，却是抱玉眞人的隨侍弟子，論起輩份來，比天昊道長也不會低，並且此刻有求於對方，是以天昊道長的神態極爲恭謹，緩聲道：「至於這兩位施主，方才的冒犯行動，尚祈兩位道長原宥。」

右側那個道童撇了一下嘴，道：「我才不會跟他們計較呢！」

天昊道長暗暗吁了口大氣，道：「這就好了，多謝兩位寬容……」頓了頓，問道：「貧道尚未請問兩位道長道號如何稱呼，多有失禮。」

右側那道童微微一笑，道：「我叫天一，他是我師弟天虛，我們二個今天碰上了，可說是『三天』大會！」

天虛笑着道：「只可惜這堂堂的『三天』大會，竟然在這個破洞裏，實在太不光采了。」

葛仙童見他表情滑稽言語有趣，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可是當他發現林煌沉着臉瞪了他一眼，不由得倒吸一口涼氣，趕緊捂住了嘴。

天虛皺了一下眉，說道：「姓林的，你瞪什麼眼？是不是要嚐嚐道爺的太清神罡？」

林煌怒道：「在下的確不死心！」手腕一動，已拔出盤龍劍，抖得畢直，劍芒吞吐之間，映得他面目俱青，頗爲恐怖。

天昊道長趕忙制止，道：「林施主，不可冒失，這兩位道友乃是抱玉眞人的弟子……」

天一道：「我們還不是他老人家的嫡傳弟子，只是記名的弟子……」

他們是想起了什麼，道：「對了，極樂道人要我們傳話，他已經收李金貴爲徒，你們不必再找他了……」

說着，自懷中取出一條鍊子，道：「我師叔說他的弟子不需要這條鍊子作護符，要我們還給你……」

林煌和鄭君武目光一亮，只見天一手中所持的那條鍊子，非金非鐵，上面懸着一塊令牌，正是本門至高的信符——修羅令。

他嘴唇一動，正要說話，只見天虛伸手攔住天一道：「師兄，且慢。」

天一詫異地道：「做什麼？」

天虛道：「這姓林的不服氣，以爲憑着一枝破劍，便可以挽回方才失去的面子，我們若不給他這個機會，豈不是要讓他遺恨終生嗎？」

天一冷哼了一聲，說道：「憑他修羅門那幾手劍法，只配拿來宰雞，能唬得了誰？」

天虛笑道：「師兄說得也是，不過，阿貴可是被他們唬得一楞一楞的……」

林煌傲笑一聲，道：「兩位道長如此小視本門，想必劍術通神，林某不才，倒想要領教幾招……」

天虛不屑地道：「幾招？如果是你們門主來此，說這種話我還相信，憑你姓林的，哼！差得太遠了！」

林煌饒是修養再好，如今飽受這兩個小道童的揶揄，也忍耐不了。

他深吸口氣，手腕一動，劍刃顫動，漾起一片冷芒，沉聲道：「既是如此，林某承教了。」

天昊道長眼見這事情已趨和緩，雙方說着，又充滿了火藥味，連忙加以攔阻，道：「林施主，請聽貧道一言。」

林煌道：「大舅爺，林某爲人，你也該明瞭，此事分明是他們挑釁，林某若不應戰，本門榮譽將會毀於一旦……」

天昊道長嘆了口氣道：「有話好說，何必……」

天虛小道人打斷了他的話，道：「天昊道長，他是不見黃河心不死，貧道若不露兩手給他看看，他還以爲我清虛門下弟子全是紙老虎……」

他側首道：「師兄，你把那塊鬼牌子給我。」

天一略一猶疑道：「師弟，眞人他囑咐過我們……」

天虛道：「眞人是道行高深不與俗人計較，否則聽羅師叔的，兩記九陰掌，非把這兩個老混球打成肉餅不可……」

林煌曉得天虛嘴裏說的羅師叔是北海魔尊羅岳。那羅岳乃是如今魔道中碩果僅存的大宗師，一身魔功變化，神奇莫測，據說巳能身外化身，練成都天十二神魔，不需出手？便可憑意念殺人……。

他心中大凜，頓時後悔起來，明白自己此刻實如置身火山之上，隨時有化爲飛灰的可能。

尤其是他爲了逞一時之快，而不能忍耐下去，使得他可能失去取回修羅令的機會，更是使他後悔不巳的事。

他心中意念雷[illegible]，眞恨不得重重的再打自己兩下耳光，來懲罰自己的多嘴。

這時，他眞希望天昊道長再度出面爲他講情，那麼他便能趁機下台……

可是天昊道長已連碰兩個釘子，再也不敢多事，以免引起林煌更大的怒意。

林煌目光一閃，瞥見鄭君武默然立在一旁，連忙傳聲道：「老六，等會你見我出劍，立刻便動手搶回修羅令，修羅令一拿到手，不管一切，趕回宮裏去，如果我死了，稟明帝君，爲我報仇……」

鄭君武苦笑了一下，還沒回答林煌，只聽天虛又道：「姓林的，你不用懷什麼鬼心思，我只跟你打個小賭，不論你勝敗，這塊鬼牌子我都還給你。」

林煌微微一楞，道：「打什麼賭？」

天虛道：「阿貴闖到我們隱仙谷裏的時候，我師叔一見他就很喜歡，後來巨劍神君程師叔來了，也是要收他爲徒，這件事我們師兄弟很不服氣……」

林煌等人聽到天虛突然說出這段話來，齊都爲之一怔，不知是何用意。

趙恨地跟李金貴到底相處了一段時間，可說爲了阿貴吃了不少苦頭，對於李金貴的感覺，自然要比別人强烈一點。

（未完・十五）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凌雲天、賈慶等人由衞廣平帶去中條山，找到隱居蛇谷的巧手鬼醫程夢熊，相談甚歡，程夢熊見凌雲天身懷俠丐尊者的神木令，回憶當年俠丐救命之恩，逐將自己所學傳授給凌雲天，在谷中住了五天。第六天下午，四皇子屬下諸鳴霄帶大內高手趕至，持程夢熊的信物晉見，程夢熊答應四皇子敦請，諸鳴霄退回來處相候，跟踪而至的武顯揚想奪取信物將諸鳴霄誤殺，跟着又來了七皇子恩師佟景賢和滕鳳、千手鬼王等人，想分頭截取信物毀掉，最後董浩棠奉皇子之命帶銀簪謁程夢熊，千手鬼王想攔截已來不及，由一少年引路過谷……

萬蛇谷擋駕　排難解紛爭

董浩棠道：「不是有兩套索麼？」

少年道：「下面一索係防止籐索因偶發事故斷落備用，目前用下索異常不便，因上索阻碍身形之故。」

董浩棠說道：「既然如此，閣下先請吧！」

少年微微一笑，身形倏提，人如飛鳥單足落在籐索上，張臂如翼，施展蜻蜓三點水上乘輕功，騰躍如飛，到了中途，因强風猛烈，少年身形左右搖晃不止，幾乎摔下谷去，董浩棠不禁為少年捏着一把冷汗。

只見少年左足一踹，人已凌空飛起，盤旋三匝，風勢稍定，才落足籐索，疾如流星奔向對崖。

董浩棠定了定神，耳聞對崖少年語聲傳來，道：「尊駕請過來吧，小心了！」

董浩棠小心翼翼，雙肩一振，潛龍升天拔起，緩緩落向籐索，一沾即騰，掠至中途，谷風强烈，單足點向索上之際，突然籐索一晃，身形疾沉而下，啊喲一聲大叫。

那知谷底突有一條身影冒出，伸臂將董浩棠接住，凌空騰起攀牢下索，攀回原處崖上。

董浩棠驚魂一定，抬目望去，原來是一隻金手人猿，目光電射視了自己一眼，返身掠去。

只聽董浩棠忽啊喲出聲驚呼，原來緊握在掌中的銀簪，在失足墮下谷中之際，不由自主鬆開手掌墜下谷中。

此刻，董浩棠不禁手足冰冷，宛如泥塑木雕，半晌說不出話來。

驀聞對崖少年語聲傳來，道：「尊駕安然無恙麼？晚間視力不明，夜風强勁搖動籐索，易於失足，依在下之勸，不如明晨過崖為是。」

董浩棠高聲，道：「董某方才失足，一時不慎將信物墜入谷中，請問閣下是否可以尋覓麼？」

那少年竟長嘆一聲，道：「尊駕為何不將信物妥藏懷內囊中，谷深千尺，何況澗底怒泉激湍，銀簪必隨水冲失，無法尋覓，如今尊駕作何處置。」

董浩棠懊悔不絕，答道：「是否董某可面見程老英雄，信物經閣下辨識無疑，失手墜入谷底亦是實情，煩請通報一聲，不論可否大德圖後報！」

少年答道：「尊駕失去信物，在下實難通報，尊駕不如請回吧！」

董浩棠强笑一聲，道：「董某奉有嚴令，豈能半途而廢，只有坐候天明下谷尋出信物。」

少年答道：「此處很難讓陌生人逗留，天明後尊駕如不返回，恐罹不測之禍！」言畢寂然。

董浩棠聞言不禁心中大急，高聲道：「閣下可否酌情通容。」

只聞天風送濤，嘯掠如潮，並無人聲回答。

董浩棠只覺手足無措，半晌暗嘆一聲，付道：「只有靜候天明相機設法了！」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董浩棠心如刀

割，只覺生不如死，呆立在崖邊沿，木然發怔。

× × ×

萬蛇谷對岸千手鬼王目睹董浩棠渡過後久未返回，不禁心中大急，正欲掠回暗處燃點旗花傳訊羣邪，心中一動，暗道：「宮廷是非，與我等何干，不如暗中觀察情勢，未必程夢熊應允助紂為虐。」

忽見太極慧劍佟景賢率領七皇子門下疾奔返回。

佟景賢向董浩棠手下望了一眼，道：「你等是何來歷？」

內中有個大漢冷笑，道：「閣下諒是七殿下之師，太極慧劍佟景賢大俠，我等乃是大內鐵衛士，佟大俠雖是七殿下之師，似不宜插手宮廷是非，請速置身事外，免遭罪戾！」

佟景賢不禁一怔，忖道：「鐵衛士為當今皇上貼身侍衛，勢燄炙手，老朽雖不懼，若被鐵衛士奏明當今，恐影響七皇子儲君之位。」思念電轉，忙朗笑道：「老朽何能干預宮廷是非，不過偶經來此，尊駕可是此行之首麼？」

「我等一行由鐵衛士統領董浩棠率領奉命來此！」

「董統領人呢？」

「現往對崖敦請巧手鬼醫程夢熊去燕京一行！」

佟景賢不禁一驚，道：「董統領受何人之命？」

那大漢冷笑，道：「佟大俠你問得太多了，我等奉當今皇上之命，除了當今皇上，又有誰能調遣我等。」

佟景賢默然無語，略一沉吟，右掌一揮，道：「走！」

七皇子門下突有人低聲，道：「如此豈非半途而廢。」

佟景賢道：「我等明目現身，恐於七殿下日後大有干碍，不如暗中窺察見機行事，何況董浩棠已去對崖，信物已不在他們之手，老朽意料鐵衛士尚另有能手潛隱四外，恐墮入暗算。」大袖一拂，轉身率着七皇子門下退去。

太極慧劍一行退去，乾坤居士武顯揚等一行捲土重來，身形甫才穩住，忽聞兩聲慘嗥騰起。

嗥聲淒厲刺耳，劃破夜空令人不寒而慄。

武顯揚面色一變，轉面望去，只見兩人倒臥在血泊中，一躍落在兩屍之前，發現死者胸口上梅花形釘着五支逆鬚箭，深入胸腔，鮮血涔涔流溢。

他認出是「五雲龍鬚梅花弩」，乃係特製弩筒所發，內藏機括，一筒可連發十次，彈勁辣毒，百步以內，當者必無倖免，但此暗器主人屍骨早枯，弩筒亦久已損去，如今重現萬蛇谷，不禁駭目心驚，兩道冷電眼神四巡了一眼，厲聲問道：「那位朋友為何用此辣毒暗器『五雲龍鬚梅花弩』？須知血債血還，請速現身，答出原因。」

驀聞一聲陰冷笑聲傳來，道：「武顯揚，非是我用心狠毒，明帝十三陵墓隧中葬生數十江湖名宿，武林高手，你乃禍首罪魁，不錯，血債血還，兄弟與朋友復仇，有什麼不對。」

武顯揚聞言嘴角泛出一絲獰笑，目露殺機，厲喝道：「明帝十三陵墓隧中死者並非武某之過，概係墓道機關險毒閃避不慎所致，諉過於武某未免無中生有。」

但聞刺耳大笑，道：「你倒推得乾乾淨淨，如非因你自稱華家莊主，柬邀羣雄，儼然以武林盟主自命，誇稱『軒轅秘笈』取之易如反掌，不然秦中九怪等人怎會慘死！」

武顯揚倏地身形似脫弦之弩，循聲撲去，雙掌推出一片排山罡勁。

蓬的一聲巨響，宛如山崩地裂，一塊巨崖被震得粉碎，石飛如雨，塵漫揚空。

接着五聲淒厲慘嗥騰起，武顯揚面色大變，回首望去，只見五人慘死在龍鬚梅花弩下，死狀奇慘，釘在雙目鼻喉上，血流滿面，恐怖駭人。

武顯揚知一掌撲空，厲聲道：「朋友，寃有頭，債有主，你尋仇武某何不現身各憑武功決定生死，連累無辜豈是英雄行徑！」

刺耳大笑聲又起：「倘你眞是武顯揚，在下亦不施展如此毒辣手段，狐羣狗黨死有餘辜，無可憐憫，至於你武顯揚也難逃在下一筒飛蝗弩下……」

武顯揚右掌疾揮出，示意同黨搜覓此人。

魅影飛閃撲出搜。

鐵衛士人叢中，突揚起洪亮如雷大喝，道：「且慢！」

乾坤居士武顯揚不禁一怔，冷笑道：「你等是何來歷，竟敢過問老朽是非。」

「武顯揚，你今已成籠中之鳥，尚敢猖狂無忌麼？」說時，四面頓時亮起無數火炬，顯露在岩石隙縫中，照耀得數十丈方圓光亮如畫，却不見半個人影。

乾坤居士武顯揚見狀不禁心神猛凜，知身入重圍，同黨紛紛折退，蓄勢凝神相待。

鐵衛士人叢中，電閃邁出副統領追魂七拐赫連斌。

大內鐵士統領正一副二，一身武學均是登峯造極。

武顯揚嘿嘿獰笑，道：「憑你這點微末武學，尚敢在老夫面前賣狂！」

赫連斌面寒如冰，沉聲道：「一筒『五雲龍鬚梅花弩』已使你亡魂喪胆，趁早束手就擒，還可留得性命在，你如不信，一瞧身後便知！」

武顯揚回面一望，只見十數衣着華麗人物，面色凝重，慢步走來，不禁大駭，暗暗忖道：「怎麼宮廷皇子，全數現身來此？」

衆皇子之首乃四皇子，目中威稜逼吐，望了武顯揚一眼，冷冷說道：「武老師，你知我等趕來此處眞正用意麼？」

武顯揚微微一笑，道：「不知！」

四皇子道：「武林盛傳閣下並非武顯揚本人，易容喬裝混淆眼目，其實受一家皇子籠絡，我等俱受此謠諑所困，是以同來證實此事。」

武顯揚哈哈大笑，道：「你們如何證實？」

四皇子冷森森一笑，答道：「我弟兄團殲閣下，施展全力，如有一人招式暗中留情，網開一面，那就不問而知的了。」

武顯揚道：「老朽不過一介草莽武夫，鋒鏑兇搏，難免死傷，老朽年逾七旬，雖死何憾，諸位若有誤傷在老朽掌下，未免不值。」

四皇子大笑道：「閣下不過習成血影魔經皮毛，便大言不慚，目無餘子，還不拭除易容藥物，顯出本來面目。」右掌一擺，諸皇子身形倏動，佈成正反九宮八卦奇門，各拔出肩頭長劍。

青虹匹練奪鞘而出，寒氣逼人。

千手鬼王藏在暗處，暗驚道：「怎麼宮廷皇子每人都有一柄犀利寶劍。」他認出其中一位正是方才隻身注視對崖的肩搭雙劍幪面少年，却不知是那一位皇子，暗中岌岌為武顯揚危。

天際隱約現出一條魚肚白，大地仍是暗黑陰霾，山風拂體凜冽酷寒。

驀聞對崖送來朗朗語聲，道：「諸位不可在此萬蛇谷方圓十里之內兇搏，否則觸發禁制，諸位斷肢殘腿，不死即傷。」

諸皇子不禁一怔，四皇子轉面望去，發現澗底怒濤洶湧中閃出一點磷光，映着一人步行而過，不勝駭異。

只見這條磷光疾快，一條身影騰上崖來，現出神色黯然的鐵衛士統領風雷十八掌董浩棠。

董浩棠一見諸皇子來此，不禁神色一呆，微皺濃眉轉向赫連斌問道：「此是何故？」

赫連斌抱拳答道：「屬下也是方才接獲密訊，諸位殿下也趕來此，聖上密令我等全力防護。」

董浩棠鼻中低哼一聲。

四皇子沉聲道：「董統領，你隻身一人前往對崖會晤程夢熊為了何故？」

董浩棠淡淡一笑，道：「奉聖上之命，來此查明諸位殿下是否遣人持信物邀請程夢熊去京密謀不軌。」

諸皇子不禁神色大變，四皇子喝道：「董統領想必見着了程夢熊！」

董浩棠搖首道：「程夢熊認物不認人，董某並無信物，嚴拒遭逐。」

忽聞一個蒼老雄沛的語聲傳來，說道：「別聽他胡言，他手持銀簪信物請求程夢熊，顯然是受一家皇子所網羅，狼狽為奸！」

語聲中，太極慧劍佟景賢疾掠而至。

四皇子面色一變，目露殺機，喝問董浩棠，道：「董統領，佟前輩之話是真的麼？」

董浩棠冷笑道：「請問四殿下，佟大俠是何人之師！」

四皇子不禁一怔。

七皇子厲聲道：「董統領，你挑撥離間則甚？」

董浩棠哈哈大笑道：「董某身為鐵衛士統領，僅聽命於聖上，權尊位高，何須為子孫計乞憐於他人，即或董某有何圖謀，萬不能於衆目睽睽下洩此機密大事，難道副統領追魂七拐赫連斌及四十八名鐵衛士均參預密謀麼？如確真，聖上似已內定嗣君，諸位皇子徒勞心機了。」

各皇子均覺董浩棠之言委實合情合理，無懈可擊，不禁面面相覷，當然內有一人極為明白，暗暗欽佩董浩棠睿智老練。

佟景賢目露詫容道：「老朽竊聞董統領口稱身懷信物求見，不然對方怎可容你過澗。」

董浩棠哈哈大笑，道：「有道是兵不厭詐，佟大俠是否親眼目睹董某手持信物，或是親耳聞聽董某奉了那位皇子之命，請不妨說出。」

佟景賢道：「老朽向來不說謊言，這倒未曾耳聞目睹。」

忽聞對崖朗笑聲傳來，道：「佟景賢，你在翠雲別府外偽裝無名老叟，口蜜腹劍，暗施毒手，武林羣雄幾乎均落在術中，助紂為虐，無恥小人，尚敢在老朽萬蛇谷外侃侃大言麼？還有七皇子偽裝瘋疾，一息奄奄，妄想以偷天換日之計，淆惑視聽，一計不成，一計又生，令老朽不勝慨嘆同室操戈，箕豆相煎，縱有信物，恕老朽亦愛莫能助。」

此刻，乾坤居士武顯揚却趁着諸皇子心神旁騖之際，突然朝東南方位撲去，雙掌推出一片血影魔炁。

他身法奇快，出手如電。

東南方位乃二皇子八皇子守着，驟然遇襲，不禁大駭，只覺一片奇熱如焚氣流襲至，迅疾身形一仰，雙劍合壁揮出。

劍勢迅厲，寒飈狂捲，夾着漫空金星襲至。

武顯揚身形如流星竄出奇門陣式，但長衫後幅飄起，被兩股劍芒絞割成布屑逐風飛舞。

二皇子、八皇子雙雙大喝，身形追出，武顯揚已遠去數十丈外，疾杳失於密翳林木中。

四皇子大喝道：「窮寇勿追！」

武顯揚同黨紛紛四散逃竄。

只聽慘嗥騰起，一江湖高手傷在「五雲龍鬚梅花弩」下。

驀地——

對崖傳來程夢熊朗朗語聲道：「諸位不可在老朽萬蛇谷外逞兇，速速退出中條山外，免遭不測。」

四皇子只覺身側一株棗樹枝葉上突冒起濃烟，縷縷飛散，似有形之物般，迅速蔓延開來，不禁呆住，忖道：「不要觸犯排教禁制。」

一念甫生，只見濃烟觸沾山石草木，均皆出濃烟，突然起火苗。

轉眼數十丈方圓均蔓延燃着，呼呼熊熊，宛如一堆火海，酷熱逼人。

四皇子大喝道：「速退！」

諸皇子及鐵衛士不禁大駭，均狼竄豬奔，拚死竄出這片火海外。

一霎那間，萬蛇谷外各宮廷皇子，大內高手，武林羣雄均逃得一乾二淨。

火勢倏地全滅，一切宛然如舊，竟無半點焦痕灼跡。

× × ×

萬蛇谷外山巒蒼翠，野草嫣紅姹紫，崖下競秀，景色宜人。

崖邊現出一雙儷影，正是那凌雲天薛靈燕。

薛靈燕對凌雲天情愫早生，如小鳥依人，柔情萬斛，但凌雲天心事重重，情有所鍾，對她若即若離，每當無人或午夜中宵，珠淚偷彈，輾轉難眠。

但薛靈燕常得凌雲天指點，技藝猛進，她本冰雪聰明，不時向凌雲天討教，獲益良多。

這時，薛靈燕笑靨如花道：「少俠，我等來此，一晃已是七日，看來一場驚濤駭浪已過，風平浪靜，是否即將離此趕往翠雲別府？」

一提起翠雲別府，凌雲天滿腹心事油然泛起，不禁黯然神傷，喟然太息道：「江湖生涯原是夢，一經涉足，便自是非纏身，徒增苦惱。」

薛靈燕那還不知凌雲天弦外之音，嬌笑道：「武林中人，忠義為本，快意恩仇，無德不報，碌碌人生，何況江湖。」

凌雲天望了薛靈燕一眼，欲言又止，四巡了一瞥，搖首道：「姑娘看似風平浪靜，在下却不持此見，山雨欲來風滿樓，醞釀着無邊凶險，宮廷皇子三件信物失去，於心不甘，必捲土重來。」

對崖石縫中忽閃出一道彈光，凌雲天忙一牽薛靈燕躍下崖而去。

到得對崖，只見葉勝在險徑相候，道：「葉兄，為了何事？」

葉勝答道：「方才神行無影竺九明等諸位大俠返回，說是有要事與少俠相商，這數日葉某飛鴿傳訊太原分壇，謂葉某為了探明大內高手及淳于亮追踪到此，欲極力穩住骷髏幫高手，怎料幫主竟得知此事，現已調遣幫中高手趕來中原。」

凌雲天道：「葉兄倘不顯露行藏，骷髏幫高手趕來亦是無用，在下且聽竺大俠等如何說法，再作通盤籌劃。」

程夢熊隱廬中濟濟一室，只聽竺九明道：「武顯揚雖然逃去，但於心不甘，他與程老英雄本無恩怨，而且受命隱名皇子刦擾諸鳴霄金錢信物，怎奈諸鳴霄金錢已失，武顯揚無法自明，竟欲向程老英雄查明究竟。」

活喪門賈慶道：「四皇子來此之前已重金禮聘三湘排教高手黑無常馬驥趕來中原，怎奈為事所誤，馬驥已在王屋山主峯南麓與十四皇子相遇，決定捲土重來。」

凌雲天聞言望了程夢熊一眼。

程夢熊面色凝重，捋鬚長嘆一聲道：「老朽雖身為排教前輩，但排教與武林各大門派一般，門規森嚴，掌門令符生殺予奪，倘馬驥身懷掌門令符到此，老朽恐陷入進退維谷之境。」

凌雲天微笑，道：「只要老英雄避而不見，置身事外，一切俱由在下相機來應付。」

程夢熊頷首道：「老朽要的就是少俠這一句話，數日來，少俠睿智果斷，老朽欽佩不勝，定可智退羣邪，應付裕如。」

煞手神判嚴凌霄道：「還有嶗山無量妖道，非力可敵，我們這些武林高手恐亦無能為力，老弟隻身一人……」

凌雲天朗笑道：「在下有兩隻靈猿相助，自量足可無虞，諸位但請放心飲酒就是。」說着轉身即欲離去。

烟霞酒徒衛廣平倏地立起，道：「我這老酒鬼相助少俠一臂之力。」說着與把臂同行走出門外。

凌雲天微微一笑，隨着衛廣平走出屋後一間暗房，只見衛廣平掠入房內捧出一束三角旗來，俱為絲帛所製，上繪符篆及日月星辰。

暮靄蒼茫！

萬蛇谷對澗崖邊沿人影一閃，現出一條修長人影，身長九尺，一襲黑色長衫長及於膝，露出兩隻枯瘦如竹足徑，脚踏多耳蔴鞋，胡瓜長臉，亂髮披拂，吊額聳眉，綠豆小眼，塌鼻掀唇，面白如紙，頷下一撮山羊鬍鬚，慘淡駭人，肩插四隻紅白藍黑旗幟，手持一桿哭喪棒，兩道暗綠眼神注視着對崖，久久不移。

只聞對崖隨風送來朗朗歌聲：

「溪山別意，樹烟去程，日落采蘋春曉。

欲上征鞍，更掩翠簾相眄，惜彎彎淺黛長長眼。

余畫閣歡遊，也學狂花亂絮輕散。

水影橫池館，對靜夜無人。

月高雲遠，一晌凝思，

兩袖淚痕還滿，恨秋盡又逐東風斷。

縱西北層樓萬尺，望重城那見。」

歌聲悠亮，纏綿緋惻。

來人正是排教高手黑無常馬驥，歌聲入耳，面色更變得慘淡駭人。

他聞得歌聲似為年輕人所發出，並非巧手鬼醫程夢熊，察覺出四外並未佈設排教禁制，而萬蛇谷非但未見一條蛇蟒蹤影，更非波濤洶湧怒流，僅是一彎淺淺清溪，暗暗驚心，暗道：「莫非程夢熊人已離去。」

宮廷高手雖描聲繪影談論萬蛇谷情景，却無一人見過鬼醫程夢熊本人，程夢熊年在百歲望外，究竟尚活在人世否不得而知。

兩條迅快的人奔奔向崖沿，正是鐵衛士統領風雷十八掌董浩棠，追魂七拐赫連斌兩人。

他們兩人換着了普通江湖人物裝束，黑無常馬驥望了望兩人一眼道：「此處並無禁制，與二位所說大不相同。」

董浩棠冷笑道：「馬老師是說董某無中生有麼？」

馬驥搖首道：「兄弟所說並非此意，顯然程夢熊已離去，咱們恐一場撲空，無論如何我等要去察視究竟，兩位請掩蔽本來面目，免諸皇子門下認出。」

三條人影疾如鷹隼瀉落谷下，涉水而過，魚貫掠入險峻山徑。

天色沉黑，荷穹閃爍着點點寒星，山風呼嘯勁疾。

馬驥三人走了一陣，董浩棠詫道：「怪事，地形變異甚大，董某只覺上次所來途徑並非如此。」

馬驥詫道：「真的麼？」

山巒間升起一重霏霏薄霧，似有若無，馬驥疑為排教禁制，但細心察視之下却又不是，不禁搖首笑道：「這並非禁制，董老師是否記憶有差。」

董浩棠聞言不禁呆住，忽見迷霧漫漫中飛掠而來十數條人影，凝目望去，是見乾坤居士武顯揚等人。

武顯揚等擦身掠過，如飛奔去，似未睹董浩棠三人，接着遠處又奔來太極慧劍佟景賢等人。

待佟景賢掠過，董浩棠道：「我等不如追踪而往，或可找到程夢熊居處。」

黑無常馬驥因地形不熟，道：「董老師乃識途老馬，有勞帶路吧。」

三人才不過奔出里許，只覺存身在一

片亂石嵯訝山谷中，董浩棠心感有異，忽聞隨風飄傳人聲，森冷笑聲道：「三位可是找尋在下麼？」

追魂七拐赫連斌倏地一楞劈出，只聽「轟」的一聲大響，擊中一塊山石上，山石四分五裂，迸飛如雨。

只聽一聲冷笑，人影疾閃現出，却是太極慧劍佟景賢，目射兩道威稜，嘯道：「三位可是程夢熊手下麼？」

董浩棠赫連斌不答，黑無常馬驥冷冷答道：「尊駕是何來歷？」

佟景賢淡淡一笑道：「老朽乃佟景賢。」他看出馬驥裝束怪異，無疑爲排敎中人。

馬驥鼻中冷哼一聲，哭喪棒飛點而出，點向佟景賢的精促穴，棒端射出一縷黑烟。

佟景賢反腕撤出長劍，閃電攻出七招，招招精奇絕倫，劍風逼散哭喪棒黑烟，點點寒星襲向馬驥周身要害重穴。

馬驥武功精練異常，哭喪棒快打猛攻，一霎那間，與佟景賢打了一個平手。

驀地！

佟景賢身後竄出甚多高手，撲向董浩棠赫連斌。

馬驥大喝道：「兩位速退！」疾由肩後掣出一桿黑色旗幟，猛力向地上插去。

叭的一聲，眼前景物頓時立變，爲一股濃烟籠罩，伸手不見五指，只聞咕咕響起怪異鳴聲，令人不寒而慄，毛骨聳然。

董浩棠赫連斌兩人聞聲疾退，只見黑無常馬驥身形疾飄開去，但見距身丈外爲一片濃烟罩住，傳出佟景賢等人喝叱聲。

黑無常馬驥獰笑一聲，探囊抓出一把喪門釘，疾如芒雨投向黑烟中。

黑烟中傳出慘嗥連聲，嗥聲沉悶。

忽聞佟景賢大喝道：「妖魔外道，鬼域暗算，老朽豈能被你所困。」

忽然，劍霞乍閃突破濃烟，射出佟景賢飛鳥似地身影。

馬驥冷冷一笑，一桿紅色旗幟飛擲插在地上。

太極慧劍佟景賢身形衝破黑烟，甫才站落實地，不禁面色大變，一片烈焰捲身燒來，宛如置身火海之中，東奔西跑，劍颾護體。

須臾！

只見佟景賢發出一聲厲嘯，挾着護身劍光拔起半空，如飛曳射遁去。

黑無常馬驥右手一招，黑紅兩支旗幟飛向手中，地面上倒着十數具傷殘者，哼聲不絕。

董浩棠說道：「佟景賢必不干休，他武功已臻化境，馬老師日後遇上得請留神一二。」

馬驥冷笑一聲道：「佟景賢與七皇子狼狽爲奸，宮廷其他皇子均對其怨毒入骨，若不令他吃點苦頭，他那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忽聽聞一聲冷笑，說道：「好大的口氣！」

馬驥的面色一變，喝問道：「尊駕是誰？」

那人朗笑答道：「無須問在下是誰？須知三位今晚所遇强敵不在少數了，三位能否全身而退，尚在未知之數。」

董浩棠聞得聲音甚熟，忙問道：「尊駕是否那晚接引董某的朋友？」

「不錯，難得董老師尚記得在下的語音。」

董浩棠面上一熱，忙道：「救命大恩，銘感五內，無時或忘，董某來此並非有意生事，乃陪同三湘名手，排敎護法馬驥老師持有排敎掌門人令符求見程老英雄而已。」

「可惜程老英雄昨晚悄然離去，不知何往。」

董浩棠與馬驥雙雙面色大變。

馬驥冷笑道：「眞的麼？」

那人哈哈大笑道：「在下謊言欺騙三位則甚，程老英雄與在下不過比隣而居，蒙程老英雄見重，與在下結爲忘年之交，但橋歸橋，路歸路，程老英雄行動在下何能過問……」說着話音忽變，道：「武顯揚來了，三位請留神一二。」

霏霧濛濛遠處乾坤居士武顯揚率領十數條身影，疾掠轉返，滿臉怒容，奔至臨近，突瞥見黑無常馬驥三人，面色一變，目中神光逼射，問道：「閣下可是程夢熊麼？」

馬驥陰惻惻冷笑道：「尊駕從何而知老朽是程夢熊？」

武顯揚說道：「瞧閣下的裝束不問而知。」

馬驥陰陰一笑道：「尊駕目光委實銳利，不管老朽是否爲程夢熊，但與你武顯揚無仇無怨，來此無是生非則甚。」

追魂七拐赫連斌厲聲道：「此人並非武顯揚，兄弟今晚非要揭開尊駕眞正面目不可。」

武顯揚忽耳聞蟻語傳聲道：「武老師，此三人眞正身份你不知道麼？長身怪人乃排敎護法黑無常馬驥，妖法厲害，心狠手辣，另兩人係鐵衛士領班董浩棠赫連斌，來意志在生擒你武顯揚，如不先發制人，恐葬身無地。」

這時，赫連斌鈎連楞三招風捲雲掃疾攻而出，招式毒辣之極，攻向令人意想不到的部位。

武顯揚身形疾轉，雙掌展開一套猛厲掌法，宛如利斧開山，招招奔雷掣電，力逾萬鈞，硬接鈎連楞招。

馬驥董浩棠忽聞蟻語傳聲道：「兩位不可坐觀成敗，如不及時殲除武顯揚同黨，稍時骷髏幫主及嶗山無量道長趕來，恐三位今晚必命喪在此。」

此非危言聳聽，馬驥董浩棠不禁心神一震，知此人之言決非捕風捉影，董浩棠一錯雙掌，欺身如電，撲向武顯揚黨羽。

馬驥冷森森發出懾人長笑，哭喪棒一指，棒端射出一股黑烟，一個黑衣雙刀大漢，只覺濃烟撲面腥臭刺鼻，仰面倒地。

武顯揚黨羽大驚，紛紛撲向黑無常馬驥、董浩棠兩人，展開一場激烈的兇搏。

黑無常馬驥哭喪棒招式毒辣無比，夾着黑烟如靈蛇飛舞纏向對方。

片刻，兩聲慘嗥，先後騰起，噗咚倒地。

武顯揚見狀大驚，一掌逼開赫連斌向黑無常馬驥撲去。

赫連斌冷笑一聲，疾晃鈎連楞與董浩棠雙雙猛攻羣邪。

馬驥突振吭發出刺耳厲嘯，肩上四支旗幟自動離肩飛起，向靑龍白虎朱雀玄武方位插下。

董浩棠赫連斌倏地潛龍升天拔起，疾逾閃電飄出旗門之外。

武顯揚及黨羽頓時只覺置身一片刺鼻腥臭黑烟中，忙大喝道：「屛住呼吸！」

紛紛猛衝而出，甫一脫出黑烟，立即置身一片火海中，呼呼熊熊，炙熱焚人，袍鬚燒燃，驚呼出口，狼竄豕奔。

陣外馬驥森冷面上泛出一絲獰笑。

董浩棠道：「倘非馬老師，豈能將武顯揚等一網打盡。」

驀聞一聲森冷笑聲傳來道：「這倒未必見得！」

黑無常別面一瞧，只見七皇子偕同太極慧劍佟景賢立在三丈開外，佟景賢兩道怨毒眼神充滿森厲殺機。

七皇子之後隨侍三個老道，中立一道年約七旬，綴紋滿面，皓髮銀鬚，手執一柄雪白雲帚，貌像威嚴。

馬驥冷笑道：「敗軍之將，尚敢再來尋釁麼？」

佟景賢沉聲道：「方才老朽一時不愼，爲你妖法所乘，你死在目前，還要狂吹麼？」

七皇子微微一笑道：「念在你困住武顯揚之情，我也不難爲你，歸順於我，共享富貴榮華如何？」董浩棠赫連斌雖陰秘本來面目，不虞被七皇子瞧出，却也惴惴不安。

馬驥獰笑，說道：「老朽豈能助紂爲虐。」

七皇子面色一沉，目光如挾霜刄，道：「我門下武士多人悉數命喪在你旗門禁制內，這筆血債應如何清償，你如不願歸順，我也不勉强。」手掌一攤。

太極慧劍佟景賢及三道迅疾躍開，各佔五行方位。

金冠老道跨前一步，目注馬驥道：「速俯首就擒還可饒你不死！」

馬驥獰獰嘿嘿一笑，右手虛空一招，四桿旗幟離地飛起落向自已肩頭。

武顯揚等人正狼狽不堪，厲嘯出聲穿空飛起，去勢如電向北方方向逃去無踪。

七皇子見武顯揚逃去，不禁面色大變，目蘊怒光，一片殺機泛起眉宇間。

馬驥哭喪棒一招「拂雲見月」，疾逾奔電，點向老道「眉心」穴，棒端噴出一股濃烟。

他已知老道乃嶗山無量道長，玄門別宗與祝由奇術有異曲同工之妙，若不先發制人，必爲所敗，棒端濃烟中夾着三支「黑眉針」，電芒疾射而去。

「黑眉針」細如牛毛，打中人體，立即循着穴道攻入心脈，倒斃不治，死後面目如生，甚難發覺何物致命。

無量道長哈哈一笑，雲帚拂出一片强烈罡風，帚絲散開，根根如劍，襲向馬驥周身要害重穴。

黑烟立時逼回，三支黑眉針亦爲罡風震墜于地。

馬驥身形斜閃，移形換位，哭喪棒疾如電閃攻出九招，欲逼開無量道長。

這時七皇子似認出董浩棠、赫連斌，驀地哈哈一聲長笑，靑虹電奔，一招「開天闢地」朝赫連斌砍去。

佟景賢亦似看出兩人來歷，却並未出手，因他身份不同有所顧忌。

赫連斌料不到七皇子會猝然出手，略一怔神間身形疾飄開去，七皇子劍勢迅詭辣毒，赫連斌左肩一塊肉爲劍芒割下，鮮血迸飛。

只聽七皇子厲喝道：「赫連斌，還不俯首認罪！」

赫連斌不禁機伶伶打一寒顫。

董浩棠喝道：「住手！」摘下蒙面烏巾，道：「七殿下委實目光銳利，但董某兩人身犯何罪，董某身奉皇命邀約那排敎護法馬驥老師來此査明究，殿下竟敢違忤聖上麼？」

七皇子聞言不禁一呆，轉面望向馬驥，只見馬驥九招猛攻，逼開無量道人，騰空飛起。

佟景賢厲嘯道：「你走得了麼？」劍光如虹，身隨劍起，驚天匹練襲捲馬驥，左腕一翻呼地一掌劈出。

只見半空中馬驥身形晃了一晃，幻成一蓬黑烟曳空飛去，去勢如電，轉眼無踪，佟景賢及無量道長疾如流星追去。

七皇子殺機猛萌，懾人神光注視着董浩棠面上。

董浩棠心底不禁泛上一股澈骨奇寒，面上却鎭靜如常，冷笑道：「殿下欲殺我倆滅口麼？」

七皇子沉聲道：「勢成騎虎，不得不爾。」

董浩棠淡淡一笑道：「殿下如眞有此心，只怕儲君之位，頓成幻夢泡影。」

七皇子的面色微變，說道：「此話何意？」

董浩棠道：「以殿下曠絕武學，取我倆性命易如反掌，試問殿下，皇上豈能讓重任，全責在我倆身上，據董某所知，皇上已密遣能手暗中監視各皇子行動。」

七皇子不禁面色一變，他深知父皇猜嫉甚重，決非捕風捉影，冷笑道：「董浩棠，危言恫嚇亦難逃一死。」

忽聞遠處傳來一聲長嘆，道：「性爲欲汩則亂，心爲好動則亂，積惡在身，猶火之焚身而不見，信爲不誣，此子眞無可救藥。」

七皇子不禁面色大變！

董浩棠長嘆一聲道：「爭嗣奪寵，備位儲君，本宮廷私事，董某何能干預，亦不可偏袒譭構，多年來殿下必知董某心性爲人……」

七皇子道：「董統領爲人我已深知，但此次……」

董浩棠接道：「董某已說過身奉聖旨，並無對各位殿下有所不利，只不過釜底抽薪，免各位殿下無法自拔，主要的是爲了瑞姑娘。」

七皇子恍然道：「莫非因瑞姑娘久病不癒，百藥罔效之故，延請鬼醫程夢熊施治。」

董浩棠點首道：「殿下最好速制止令師及無量道長追殺馬驥，因董某並無信物，無法得見程夢熊，是以敦請馬驥持排敎掌門人令符到此。」

七皇子心神一震，向嶗山二道一招手，疾如星飛奔去。

董浩棠向赫連斌苦笑一聲道：「如非那人傳聲施救，我倆必屍橫在此？」

赫連斌道：「此人是誰？」

暗影中忽現出凌雲天，含笑道：「董老師別來無恙？」

董浩棠一見凌雲天，忙抱拳施禮道：「解圍相救之德，董某沒齒難忘，容圖後報。」

凌雲天含笑道：「正如董老師方才所言，爭儲奪嫡內廷之事，不能干預……」

董浩棠面上一熱，道：「此行董某因是受十一十四兩位皇子之託，但身負皇命，瑞姑娘重病也是屬實。」

凌雲天微微一笑，取出一顆碧綠丹藥，道：「此藥由董老師帶返必可覆命，瑞姑娘病情諒可轉危爲安，至於……」即附耳密語了一陣，道：「程老英雄業巳悄然他往，縱有排教掌門信符巳無法相覓，二位請走吧，恕在下有事不能恭送了。」言畢身形疾閃而杳。

董浩棠將丹藥妥藏懷內，望了赫連斌一眼，黯然笑道：「咱們走吧！」

兩人如飛奔去，消失於夜色蒼茫中。

再說武顯揚率衆狼狽逃去，却無法逃出五曜奇門禁制外，只覺被陷入螺旋谷中，東奔西竄，依然回返原處，不禁心神猛震，知陷入奇門禁制內。

他本江湖巨擘，諳習奇門遁甲，凝神察看之下，不禁面色大變，只覺這座奇門神妙不測，竟無法察出生門方位。

武顯揚率衆隱入岩石之後，忽瞥見一條身影疾如流星奔至臨近，正是那黑無常馬驥，不由心神一震。

只見馬驥目露怨毒神光，喉中發出一聲懾人陰笑，肩上四桿旗門離肩分向飛出，落向山石之後，哭喪棒在周身地面疾割三道圓圈。

武顯揚本認爲馬驥追踪自己，暗蓄血影魔炁伺機出手一擊而斃，及見馬驥舉動有異，心方一怔，突聞兩聲哈哈大笑中，佟景賢及無量道長飛落在馬驥身前五丈開外。

馬驥陰惻惻笑道：「兩位與老朽何怨何仇，追殺不捨？」

無量道長霜眉微剔，道：「貧道奉命施爲，身不由主，除非馬老師歸順七殿下，殺戮武士多人之仇從此一筆取消。」

馬驥厲聲道：「人各有志，無須多言，兩位業巳陷入伏中，鹿死誰手，尚未可知。」

佟景賢面色一變，手中長劍揮出，一道驚虹匹練砍向馬驥，帶出一片破風悸耳之銳嘯。

無量道長雲帚疾拂出手，帚絲中爆出萬千火星，望馬驥身形罩襲而下。

佟景賢劍勢迅如奔電，襲至馬驥身外五尺，叮的一聲，驀感如中金石，長劍望回震了開去，不禁一呆。

無量道長帚絲爆射，火星亦如遇重阻，紛紛望回逆飛。

馬驥哭喪棒空中一揮。

驀聞一聲斷喝道：「住手！」

只見七皇子領着兩嶗山妖道如飛趕至，道：「馬老師，你我各行其事，互不相犯，諺云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在下巳明白馬老師乃奉王命而來，適才誤會冒犯，望乞見諒，稍時還有强敵到來。」

馬驥森冷面色泛出一絲微笑，道：「請即離去，老朽也不爲己甚。」

佟景賢及無量道長聞言哼道：「好狂妄的口氣。」面露不憤之色。

驀地！

夜風中忽送來一聲長嘯，嘯聲清澈，冲破如水沉寂的夜空。

山谷間霏霧宛如飛絮般隨風飄蕩，捲曲若雲，變幻不測，迷茫月色下，呈顯罕有奇觀。

絮霧飛捲中倏現出五條黑色人影，屹立如山，五人面戴烏巾，巾上繪有顯明骷髏，黑色衣衫瑟瑟飛舞，令人毛骨悚然。

七皇子面色一變，道：「五位是何來歷？」

中立一人陰惻惻冷笑道：「老朽骷髏幫主，閣下諒係七皇子。」語聲森厲，含蘊殺機。

七皇子心神只覺一震。

只見骷髏幫主又道：「老朽門下迭遭殿下誅戮，手段辣毒，罹受奇慘，老朽不能置之不問。」

七皇子冷冷一笑道：「那是說幫主欲向在下清償血債了，幫主一派宗師，何能是非不明，本末倒置？」

骷髏幫主沉聲道：「老朽深知個中究竟，但罪魁禍首殿下不能卸其咎。」

太極慧劍佟景賢突哈哈大笑道：「幫主是否今晚可穩操勝券。」

骷髏幫主兩道冷峻眼神望了佟景賢一眼，道：「閣下諒必是太極慧劍佟景賢佟老師麼？」

佟景賢傲然一笑道：「老朽正是！」

骷髏幫主道：「卅年前佟老師名列武林十三劍之內，劍法精絕，江湖景仰，須知今非昔比，武林人才輩出……」

佟景賢面色一沉，如罩濃霜，厲喝道：「口舌譏刺，算不得甚麼英雄行徑，你我何不以武功互相印證高下？」

骷髏幫主冷冷答道：「佟景賢請亮劍賜招！」

佟景賢倏地反腕，掣劍出鞘，一聲龍吟過處，一道青虹乍現。

骷髏幫主瞧出佟景賢手中確是一柄好劍，却非干將莫邪神物，冷笑一聲道：「奉勸佟老師，不如速速回山，莫再助紂爲虐，保全盛名。」

佟景賢怒火陡湧，三招疾攻出手，只見劍影漫空，夾着濤湧劍罡襲出。

骷髏幫主身形望側疾跨，右臂疾伸，一招「驪龍探珠」迅如電光石火抓去。

在場明裏暗中均有行家，一眼瞧出骷髏幫主意在奪攫佟景賢手中長劍，出招迅厲霸道，均暗感心神巨震。

佟景賢也出乎意料之外，心頭一驚尙未轉念之際，只覺虎口欲裂，四指疾麻，一柄長劍頓被奪出手外。

七皇子不禁大駭，急解下肩頭寶劍遞與佟景賢。

佟景賢黯然一笑，道：「佟某服輸認敗，奪劍之恥必有所報。」

骷髏幫主冷冷答道：「佟老師請約定時日，老朽在華山恭候大駕。」

七皇子忙道：「恩師尙未落敗，豈可認輸。」

佟景賢搖首太息道：「爲師一時大意，恃强出手，心浮氣躁，致爲所乘。」

骷髏幫主頷首笑道：「肯中綮要，如非佟老師有隙可乘，那能被奪出手。」

無量道人冷笑道：「休得狂妄，貧道意欲領教幫主曠絕武學。」

骷髏幫主目光望了無量道人一眼，道：「道長諒是嶗山無量道人，風聞道長於燕京四山聽泉寺內獲得軒轅秘笈，老朽何幸，今日能拜識軒轅秘學。」

無量道人面色倏寒，道：「幫主未免見聞淺陋，如今江湖盛傳有一自稱軒轅手隱名人物，乃軒轅秘笈得主，貧道不過是無中生有，替罪羔羊。」

七皇子低聲向佟景賢道：「今日切不能依照江湖規矩，徒兒不能養癰成患，恩師請除去骷髏匪徒。」說着目光示意嶗山兩道聯臂出手。

兩人會意，身形一分，四掌齊揚，撤出滿空飛劍，寒光交織中，朝骷髏幫主迎頭壓下。

無量道長趁機雲帚攻出一招「天羅地網」，帚絲蝟張，根根如劍。

佟景賢向四骷髏匪徒撲去。

骷髏幫主知兩道施展撒豆成兵妖術，哈哈大笑，倏地騰空拔起，五指疾彈，彈出千萬火星，將兩道撒出漫空飛劍燒成青烟。

無量道長帚拂猛厲罡勁，如影隨形襲到。

髏骷幫主身形疾沉，左臂疾伸若電，五指扣住一個老道望左疾帶，推向無量道長帚勢而去。

無量道長帚勢迅急，警覺有異巳回撤不及，只聽一聲淒厲慘號，那道人巳喪生在雲帚之下，面目模糊，一片鮮血，不忍卒睹。

這不過轉瞬間事，骷髏幫主目睹佟景賢向他屬下撲去，冷笑一聲，疾逾奔電一掌望佟景賢胸後劈去。

佟景賢只覺身後罡勁湧襲而來，立即旋身雙掌推出，只聽轟的一聲巨響，勁風四溢，塵飛石走。

骷髏幫主身形倒退了一步。

佟景賢身形凌空疾飄開去。

七皇子面色大變。

無量道長見自己門下高手誤傷在雲帚之下，不禁心如刀絞，目中逼射出兩道殺機。

骷髏幫主向無量道長冷笑道：「妖法無憑，施之老朽身上無法得逞。」右腕一振，奪自佟景賢長劍，呼的精芒電奔直劈了出去。

劍勢過猛，霸道之極。

無量道長禁不住心寒，長帚一招「拂塵清談」封出，叮的一聲，帚劍硬接，無量道長悶哼出聲，倒退了三步。

骷髏幫主哈哈大笑道：「老朽頗擅風鑑之術，七殿下日後必死於殛刑，老朽不願背上與宮廷爲敵之名，門下之仇唯寄望於他日殿下作法自斃，割髮代首在門下靈前祭奠了。」

七皇子不禁怒火沸騰，揮劍急攻九招，招式辣毒迅厲，劍芒指向骷髏幫主周身要害重穴。嘯風如雷，寒氣逼人。

骷髏幫主冷笑一聲，振腕亮劍，精芒電奔，蹈隙猛攻，逼得七皇子連連變招。

所幸七皇子係一柄吹毫可斷、切石若腐的春秋神物，骷髏幫主不敢硬接硬封，七皇子奇招迭出。

佟景賢瞧出七皇子仗手中寶刃巳穩操勝算，突聞骷髏幫主一聲大聲喝叫道：「撤手！」

一串金鐵交鳴，雙劍交擊，迸出一串火星，七皇子悶哼了一聲踉蹌退出三四步，長劍幾乎脫出手外，面如鮮血，氣浮血湧，張嘴噴出一口熱血。

骷髏幫主手中長劍斷成四五截落地出聲，只剩下一截把柄。

佟景賢見狀不禁大驚失色，急躍過去一把扶住七皇子，急問道：「殿下傷勢如何？」

骷髏幫主淡淡一笑，道：「殿下死不了，僅內腑氣血逆盪，吐納調息片刻便可復元。」說着森厲眼神逼視了佟景賢一眼，接道：「端午佳節，老朽在華山恭候篤臨，無量道長倘要賜教，一併恭候就是。」言畢，手中一截劍把，朝一塊山石上擲射而去。

力猛勢急，叭的一聲，劍把巳嵌沒於山石之中。

只見骷髏幫主發出哈哈長笑，率領四人轉身疾掠而去，去勢如飛，隱入烟雲絮霧中不見。

太極慧劍佟景賢與無量道長怒容滿面，呆立着發怔……

這一切都是如夢如幻，當眞是骷髏幫主麼？

不！

他們是凌雲天及活喪門賈慶、煞手神判嚴凌霄，神行無影竺九明，天羅判申環僞裝的。

凌雲天聞得葉勝報知骷髏幫主有意下山探明淳于亮虛實，施展此計。

他洞燭先機，佈局縝密，每一着都有極深的用意。

五人一出得奇門之外，活喪門賈慶向凌雲天兩眼一瞪，道：「賈某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以機智詡自，却摸不出老弟今晚行事存着什麼用意，除惡務盡，竟白白放過此一良機！」

凌雲天太息一聲，說道：「眼前情勢，應以長遠爲計，今晚若如出全力誅戮，必影响大局，在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牽制羣邪，可收指臂之效。」說着，微微一笑，道：「在下這嫁禍東山之計，骷髏幫主必有苦難言，急急回山，佈署來日安危！」

嚴凌霄道：「他不會急於覓擒淳于亮，當衆揭開眞象麼？」

凌雲天搖首，道：「第一，淳于亮巳死，屍骨無存，其次武林中人只知軒轅手，並不知軒轅手爲淳于亮，更不知道淳于亮就是在下冒名所爲，骷髏幫主何能直指軒轅手乃其骷髏幫中叛徒，最後，在下與佟景賢訂下端午之約，骷髏幫主即知淳于亮有意嫁禍，距端午不過月餘，自顧不暇，尙能追踪淳于亮的下落麼？」

竺九明讚嘆，道：「此爲諸葛亮兵退四路之計，疑兵必勝，請問老弟還有何用意？」

（未完・廿八）

十君子傳奇故事

羅浮宮相聚　共敘以往事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狄慕青、狄公豪帶商必利到狄家祖塋前拜祭狄文青，突然「長山七魔」中的三魔來到，硬要狄慕青交回「金星玉鑰」，狄慕青因得知狄文青的遺骨留在「東山寶庫」之中，堅持非要取走狄文青遺骨之後，才交回「金星玉鑰」，雙方互不相讓，只好互相拚搏……黃泉醉道知道涵雲道長是青虛道人的弟子之後，忙叫涵雲用「破雲神掌」的最後三招對付「三化魔僧」，果然，涵雲一出手，魔僧立卽停手，詢問之下，才知大家都是自己人，立卽言和歸好……蕭秋風、伍仇來至惠州分壇，得知伍仇母親對過曉梅十分喜愛，大家都很高興，伍仇更將往來敘說一遍……

伍仇道：「大哥，小弟是躭心叔伯們的聲譽……」

蕭秋風道：「賢弟，那一役搏戰的結果，對『十君子』而言，實在是一次很大的教訓，使各位叔伯們認出自己本身功力的不足以傲視武林！」

伍仇忙問道：「大哥，可是十君子敗了？」

蕭秋風道：「正是！其中除了雷三叔連勝對方兩人以外，其餘四位叔伯們，全都吃了一場從未曾有的敗仗！」

伍仇道：「雷三叔未敗麼？算起來也應該可以扯平了嘛！」

蕭秋風道：「這不是扯不扯平的問題啊！賢弟，十君子的名望，可禁不起這等慘敗的！」

伍仇笑道：「大哥，嵩山之役，是怎生結果的呢？」

蕭秋風道：「當日之戰，是結束在少林兩位聖僧抵達之後！」

伍仇一怔道：「大明、大力兩位聖僧趕來了嗎？」

蕭秋風道：「若非兩位聖僧趕到，三叔一行可就慘了！」

伍仇說道：「想不到七魔武功高明至此！」

蕭秋風道：「當日兩位聖僧到的正是時候！如若兩位聖僧再遲一兩個時辰，三叔他們可能全要傷在對方手下了！」

伍仇道：「大哥，少林兩位聖僧抵達之後，七魔可是吃了敗仗了？」

蕭秋風道：「據二叔告知，大明、大力二僧抵達少室峯頭以後，七魔大概知道不敵，他們就沒有再打下去了！」

伍仇笑道：「他們則是精靈得很！」

蕭秋風說道：「二叔說那一役當時雖然因爲少林雙僧趕來而沒有繼續打下去，但是却又與七魔訂了下次的約鬥時間和地點！」

伍仇失聲道：「大哥，這七魔可眞難纏得很啊！」

蕭秋風道：「若非難纏，又怎能稱爲七魔呢？」話音一頓，又道：「賢弟，那最後一次的約鬥，就是七魔爲何困居長山八島，數十年不能重履中原的原因了！」

伍仇說道：「這想必是七魔吃了敗仗了！」

蕭秋風道：「七魔當日在少室峯與三叔約定，半年之後，在長山八島中的七魔住所『天主殿』中再決高低！」

伍仇道問：「大哥，十君子可都全到了？」

蕭秋風道：「沒有全到！」

伍仇道：「爲什麼？」

蕭秋風笑道：「找不齊啊！」

伍仇道：「大哥，那幾位叔叔沒有去呢？」

蕭秋風道：「古六叔，彭神僧和卜窺宇未去！」

伍仇笑道：「大伯跟先父去了麼？」

蕭秋風笑道：「二叔和先父如期而至，十君子也有七人！」

伍仇笑道：「七君子對七魔，這一定是一場十分精采的大戰！」

蕭秋風道：「二叔說那一仗果眞十分精采！先父跟賢弟的伍二叔，以及三叔等三人，大顯神威連敗對方六人！」

伍仇笑問道：「他們沒有捉對兒厮打嗎？」

蕭秋風笑道：「七魔很精，他們知道十君子中的蕭、伍、雷三奇同來，就知道單打獨鬥，必是對他們不利！」

伍仇道：「大哥，他們難道要羣起而攻麼？」

蕭秋風道：「那也不至於！他們只是找上沒有跟他們動過手，和跟他們動過手，而未曾敗過的三人！」

伍仇大笑道：「哦！他們這眞是自找

苦吃！」

蕭秋風道：「雖然七魔中的六魔俱已落敗，但是那位七魔之首的『八冥天王』李化雨，却是依然神色泰然，毫無驚訝之色！」

伍仇一怔道：「那李化雨可是武功極高？」

蕭秋風道：「據二叔說，李化雨的武功果然是十分高明！」

伍仇道：「大哥，小弟猜想他仍然不是大伯的對手！」

蕭秋風道：「二叔說那李化雨的武功，幾乎與先父不相上下！」

伍仇有些不信！

但這話眞是出諸於自己的父親伍二爺之口，他不相信也不行！因此，他楞楞地向蕭秋風道：「大哥，先父可說明那天的結果了？」

敢情，他仍然急於想知道結果！

蕭秋風道：「李化雨輸了！」

伍仇道：「大哥，小弟明白了！」

蕭秋風道：「賢弟明白了什麼？」

伍仇道：「那七魔是被大伯逼居長山八島的了！」

蕭秋風道：「賢弟，這一回你又猜錯了！」

伍仇道：「錯了？難道他們不是被十君子所困？」

蕭秋風道：「當日先父以絕頂神功擊敗李化雨以後，依十君子之意，就要將七魔的武功廢去以絕後患！」

伍仇大笑道：「好主意！聽大哥之意，可是有別人講情了？」

蕭秋風道：「正是有人講情！」

伍仇道：「哦？誰能有這麼大的面子呢？」

蕭秋風說道：「泰山上清宮的一位道人！」

伍仇道：「上清宮的道長有這麼大的面子麼？」

蕭秋風道：「賢弟，那上清宮的上一代觀主，乃是一位大大有名的隱俠！」

伍仇道：「大哥，先父提過他的名字？」

蕭秋風道：「提過！」

伍仇道：「大哥爲何不說出來呢？」

蕭秋風道：「二叔說那位道長，就是親手打造『黑石船』之人！」

伍仇道：「是鐵木眞君？」

蕭秋風道：「正是這位道長！」

伍仇笑道：「那就難怪了！」他話音一頓，忽然又道：「大哥，這鐵木眞君眞會去了長山八島？」

蕭秋風笑道：「他不是自己去的！乃是十君子請去作爲見證的！」

伍仇笑道：「這就難怪了！」

蕭秋風道：「當時十君子都主張將七魔武功廢去，但鐵木眞君却獨持異議，向先父和二叔建議，七魔爲人，在武林中當算不是什麼窮兇惡極之人，而且，他們一身武功練來不易，像他們這等人，一旦武功被廢，只怕仇敵立即就會趕來，他們活着反而不如死去了！」

伍仇道：「鐵木眞君說的不錯！他們這等人自是結仇甚多，一旦失去了武功，仇人趕來乃是必然的事！」

蕭秋風笑道：「所以鐵木眞君告訴先父與二叔，要不就殺了他們，要不就放了他們，廢去武功，陡顯得不夠氣量！」

伍仇道：「大哥，當時大伯可是應允了？」

蕭秋風道：「應允了，不過！有一個條件！」

伍仇笑道：「不用說，一定不許他們進入中原了！」

蕭秋風道：「當時『八冥天王』發誓，十君子有生之年，他們決不再入中原一步！」

伍仇笑道：「如今他們重入中原，那一定知道十君子已然仙去了！」

蕭秋風道：「賢弟，事情若是眞如此簡單，那倒好辦了！只怕……」

蕭秋風話音一頓，長嘆一聲道：「愚兄躭心的是他們受人所用啊！」

蕭秋風的話音一落，伍仇頓時楞了一楞！

他想不出這「長山七魔」會受誰的利用？

以他們這一輩人物，眼下又有誰能誘惑得了他們？卜窺宇麼？這不大可能，因爲他已帶了五絕隱居了！

伍仇尋思中，忽然心中一動，大叫道：「大哥，你可是躭心那七魔與艾天齊有關麼？」

蕭秋風苦笑道：「可不？」

伍仇說道：「大哥，小弟認爲不大可能！」

蕭秋風道：「賢弟，你何以見得艾三弟不可能這麼做？」

伍仇道：「因爲——大哥，艾天齊怎會認識他們呢？」

蕭秋風道：「賢弟，艾天齊雖然認不得七魔，但愚兄相信，他一定曾經聽到卜老丈說過當年之事！」

伍仇道：「大哥據此認定那長山七魔可能是艾天齊前往長山八島，將他們請回了中原來的麼？」

蕭秋風道：「賢弟，愚兄但願不是如此，否則，只怕事情就麻煩了！」

伍仇冷冷一笑道：「大哥，小弟認爲縱然是艾天齊把他們勾引出來，大哥似也不必爲此不安，因爲長山七魔的武功，當年最强的『八冥天王』李化雨尚且不是大伯父的敵手，這些年來，就算他們武功很高明，沒有放鬆，但小弟相信，以大哥身具『萬應神功』和『天龍聖劍九式』武功，對付長山七魔，應是綽綽有餘，大哥何必焦慮呢？」

蕭秋風道：「賢弟，話不可這麼說，長山七魔乃是老一輩人物，當年十君子既然不願傷害他們，我們又怎能對他們下得了毒手？」

伍仇笑道：「大哥，他們不曾守諾言，殺之亦不爲過啊！」

蕭秋風笑着說道：「賢弟，十君子已然物故，他們重入中原，算不得違背諾言的！」

伍仇道：「大哥，你忘了十君子中，還有未死之人麼？」

蕭秋風問道：「賢弟，你是說卜老丈麼？」

伍仇道：「只要『九魂魔鈴』卜窺宇

尙在人間，他們踏入中原，就是自背昔日諾言，大哥縱是殺了他們，也不算爲過的了！」

蕭秋風道：「賢弟，卜老尙在人間之事，我們拿不出證據來！除非我們能找得到卜老人親自出面……」他忽然搖頭道：「賢弟，茫茫天下，何處去找卜老呢？」

伍仇說道：「大哥，抓五爺可以證明的！」

蕭秋風搖頭道：「沒有用！七魔豈會相信抓五爺！賢弟，這事看來越來越棘手了！」

伍仇大笑道：「大哥，你眞是智者千慮，終有一失！」

蕭秋風道：「愚兄失算何在？」

伍仇笑道：「大哥，你忘了你的身份了？」

蕭秋風一怔道：「賢弟是要愚兄以武林盟主的身份，不許他們『長山七魔』重返中原麼？」

伍仇笑道：「有何不可？這是名正言順的事！」

蕭秋風道：「賢弟，此事武林人物知道的人極少，愚兄如果傳下『黑石船』令，只怕要引起不少糾紛！」

伍仇笑道：「只要鐵木眞君願意出面說明，武林各大門派不會不相信的！」

蕭秋風搖頭道：「鐵木眞君如今是否尙在人間，恐怕已然是個謎了！」

伍仇道：「大哥，就算鐵木眞君已然魂歸道山，武林盟主所傳下的『黑石船』令，武林十二門派還是必須遵守！何況爲了中原武林的平謐，大哥縱然不肯出面，但眼見七魔一出，他們可能會先找上大哥呢！」

蕭秋風道：「賢弟，愚兄倒眞希望十二門派會來找我！否則，愚兄倒委實有點兒不方便傳出『黑石船』令！」

伍仇笑道：「大哥，小弟眞爲你這武林盟主躭心！」

蕭秋風道：「賢弟，愚兄生性疏闊，這『武林盟主』之位，若非賢弟突然率衆離去，只怕賢弟想推也推不掉呢？」

伍仇大笑道：「大哥，小弟忽然不辭而去，正是因爲發現大哥竟然要將老人遺志，置於兄弟手足恩義之上，小弟如是不走，大哥豈不是因爲小弟之故，堅不就任盟主，而被天下指責麼？」

蕭秋風苦笑道：「賢弟，你這一番用心，愚兄感激不盡！」

伍仇微微一笑道：「大哥，這事早成過去，不必再提了！」話音一頓，劍眉一揚道：「大哥，依小弟愚見，只怕『黑石船』令遲早都要傳出呢！」

蕭秋風道：「賢弟，如是爲了七魔之事，愚兄倒是不願這麼做！」

適時：那位「聚影劍」曹伯昆已率領店內手下之人，送上來幾樣精美的酒菜！

曹伯昆執禮甚恭的笑道：「盟主和少俠想必餓了，請趁熱用些酒菜！」

蕭秋風道：「有勞曹兄了！」

伍仇笑道：「曹兄，請往馬房將兄弟等馬匹上料，盟主大哥與兄弟吃完，就要打馬趕赴羅浮宮去了！」

曹伯昆應聲道：「屬下省得！」

說罷，轉身而去！

蕭秋風和伍仇此刻是倒眞的飢餓，就着那六樣精緻的小菜，相互擧杯拾箸，淺斟低酌起來！

× × ×

黃昏時分！蕭秋風、伍仇兩人二馬，已然趕至羅浮山下。

伍仇陪同蕭秋風，至一家農莊門前，笑道：「大哥，此去俱是山路，馬匹已不便行走，我們不如把馬兒寄在這兒的農莊，下山時再來取回！」

蕭秋風笑道：「就依賢弟！」

說話之間，兩人已翻身下馬，將馬匹寄在那家農莊之中，並且丢下了一錠紋銀，要那農家好好看顧馬匹！

寄好了馬匹，伍仇笑道：「大哥，小弟爲你領路了！」

蕭秋風道：「有勞賢弟！」

伍仇哈哈一笑，順着一條登山小徑，直往羅浮主峯奔去！

兩人脚程極快，約莫過把時辰，已然攀至半山！

伍仇此時突然在一片巨石之前站了下來，向蕭秋風一笑，指着那山下的一處深谷，說道：「大哥，這座深谷之中，就是羅浮宮的所在！」

蕭秋風笑道：「賢弟，羅浮宮是在山谷之中麼？」

伍仇道：「正是建在山谷之中！」

蕭秋風笑道：「既在山谷之中，我們何不由山下繞道入谷？是否這山谷四面均無對外可行的通路麼？」

伍仇道：「大哥說的是，羅浮的這座深谷只有上下行走的絕道，山谷之內，對外可謂並無一條山道！」

蕭秋風此時已然看出山谷之中的明滅燈，不禁笑道：「賢弟，如是這座深谷對外無路可走，那山雨暴洪一旦傾盆而至，谷底豈不是要被雨水淹沒？」

伍仇笑道：「那倒不曾有過！」

蕭秋風道：「賢弟，如此說來這山谷之中必有向外流水的溝渠了！」

伍仇說道：「這個，小弟倒是不曾發現！」

說話之際，伍仇已移步向巨石之旁行去！

蕭秋風跟在他身後，只見伍仇走到那巨石的外側，忽然伸手向巨石上的一處長滿青苔的地方拍去！

「轟……隆……」

一陣巨石移動之聲傳來，那塊巨石突然露出一個五尺大小的石洞！

伍仇笑道：「大哥，我們由此處下去，就可到達谷底了！」

蕭秋風笑道：「如此隱秘的入谷孔道，眞是謹愼得很！」

伍仇道：「這是家母鳩工建造的！」

蕭秋風道：「伯母如此安排，必然有很大的用意！」

伍仇道：「家母只是要防止那卜窺宇突然進襲而已！」

兩人此時已走進了那巨石之中！

敢情這石洞之中，有一個寬達四五尺左右的向下直通的石孔，沿着孔壁，掛了一條長長的軟梯！

伍仇拉着軟梯道：「大哥，我們下去吧！」

攀着軟梯，向下行去！

蕭秋風緊跟着伍仇的身後，也向下縋去！

軟梯的長度，約莫有百丈左右！下到軟梯的盡頭，乃是一間甚爲寬大的石室，而且十分明亮！

伍仇這時候已然打開了一道門戶，向蕭秋風說道：「大哥，咱們已經到了谷底了！」

說着，引導着蕭秋風走出了山腹！

蕭秋風笑道：「賢弟，那山上的這石門戶，你未曾關閉呢！」

伍仇道：「那道石門與軟梯乃是連在一個機關之上，只要有人踹上軟梯，那道巨石上的門戶，就會自動的關起來了！」

蕭秋風笑道：「伯母的設計，委實令人驚奇！」

說話間，兩人已然走到山谷正中的一片茵綠如氈的草地之上，伍仇指着這片草地，笑了一笑道：「大哥，這片草地可以殺人呢！」

蕭秋風一怔道：「賢弟可是說這片草地也有機關埋伏麼？」

伍仇道：「不是機關埋伏，乃是一種十分兇猛的毒汁！」

蕭秋風道：「這也是爲了對付卜老丈的麼？」

伍仇道：「這不是家母安排的！」

蕭秋風道：「賢弟，莫非這是原來就有的……」

伍仇道：「據家母告知，這種埋伏，乃是家外祖設置！」

蕭秋風道：「那就難怪了！」

他沒有再說下去，微微一笑，又問道：「賢弟，這些毒汁可是埋在草地之下的麼？」

伍仇彎下了腰，在草中隨手一撥，笑道：「大哥，你瞧瞧！」

蕭秋風低頭望下去，敢情那兒有一個直徑大約五寸的鐵打的蓮蓬，埋在地面之下！

伍仇左手在相距約有五六尺的地方一撥，赫然又是一個鐵蓮蓬出現，同時，笑向蕭秋風說道：「大哥，這一片草坪，每隔六尺，就有一個鐵蓮蓬在地下，據家母說，全部埋在地下的鐵蓮蓬，多達七百多隻！」

蕭秋風道：「賢弟，這些蓮蓬，可是能夠噴出毒汁麼？」

伍仇道：「正是能夠噴出毒汁！」

蕭秋風道：「賢弟，愚兄覺得，這等設置，未免太以惡毒了些！」

伍仇大笑道：「大哥，小弟也有這種想法！只是，在長輩的面前，小弟無力反對而已！」

蕭秋風笑道：「賢弟既有這等心腸，將來總有拆除這等惡毒裝置的一日！但望賢弟不要忘了今天所說的話就好！」

伍仇肅容道：「小弟不會忘記的！」

蕭秋風點頭一笑道：「賢弟，咱們早些進宮拜見伯母去吧！」

伍仇一躍而起，笑道：「大哥，你跟我來！」

接身形一閃，就往右側的一處小山行去！

山谷之中，另有山谷，這等奇絕的地勢，蕭秋風還是第一次見到，他隨在伍仇身後，不禁暗暗稱奇！

轉過那座小小的山峯眼前一片光亮！羅浮宮已呈現在兩人的眼前！

蕭秋風打量了那巨大的青石建築一眼，笑道：「賢弟，羅浮宮果眞建構得氣勢凌人得很……」

伍仇笑道：「大哥，這是外祖當年用來控制天下魔道人物的發號施令之所，自然免不了要花了一些心血來裝飾一番！」

蕭秋風此時已將羅浮宮的形勢看了個明白！

整個百畝以上的山谷，幾乎全是人工修建的花園一般，幾座金碧輝煌的宮殿，和一列一列的畫閣飛樓，錯綜穿插在花木竹影之中，除了雄壯渾宏外，更是顯得十分幽雅宜人！

每一棟屋宇之中，此刻都已亮起了燈火！

是以，在夜色之中！更是迷人……

此時，伍仇已帶領着蕭秋風向谷內之處行去！

兩人甫告走近入谷之處的一座石建的門樓，人影一閃，面前已多出了三名彪形大漢擋住去路！

伍仇連看都沒看就喝道：「快去稟告老太，就說武林盟主蕭公子來訪！」

那三名彪形大漢在看清了伍仇以後，連忙恭聲道：「原來是公子回宮了！小的遵命……」

三人之中的一位，立即飛身向宮內行去！另外的兩名，却依然垂手肅立一旁，目送蕭，伍二人向內行去！

伍仇一面領路入宮，一面笑道：「大哥，咱們到『水月軒』去等候家母吧！」

蕭秋風笑道：「客隨主便，一切就依賢弟！」

兩人說話之間，已然穿過一重大殿，轉向右側的一間，座落在一泓清水的湖畔的明朗的敞軒！

蕭秋風已經看清那敞軒之上的一面木匾，橫寫着「水月軒」三個朱紅大字！

隨着伍仇踏入軒內，兩人剛自坐定，便見那花木之中，人影閃動，四名少女，分花拂柳而來！

這是四個丫環！

她們奔進敞軒，立即上前見禮！

伍仇微微一笑道：「準備幾樣菜點伺候！」

四名少女之中的兩名，福了一福，應聲而去！

伍仇瞧着另外兩名少女道：「老太太還沒有安歇吧？」

一名紫衣的丫環笑道：「沒有！老太太跟大小姐在聊天！」

伍仇聞言一怔道：「大小姐？那位大小姐？」

敢情史家和伍家都無姊妹，所以這位大小姐，可把伍仇給聽得楞了半晌！

紫衣少女抿嘴一笑，回答道：「老太太認的乾千金過姑娘嘛！公子可是還不知道麼？」

伍仇恍然笑道：「原來是過四妹麼？我知道……」

蕭秋風也笑道：「過四妹能得伯母喜愛，愚兄眞爲四妹高興！」

伍仇笑道：「大哥，這該是家母的福氣……」伍仇話音未已，紫衣少女已低聲道：「公子，老太太來了！」

蕭秋風、伍仇聞言霍地起身，只見自那後宮的方向，在兩盞氣死風燈的引導之下，一行人正緩步而來！

蕭秋風此時心情十分激動！

他並非因爲瞧到了那位隨在白髮老太太身旁的過曉梅而激動！他是由伍仇的母親，想到了二叔父身兼恩師的伍二爺而心中激動！

伍伯母應是自己的師母！

可是，恩師在世之日，他竟無緣一見師母！

此刻，師母已在眼前不遠，他緬懷恩師造就之誼，心中怎不激動？

就在蕭秋風心胸激動之間，那一行人已走進了敞軒！

伍仇快步迎上前去，叫了一聲道：「媽……」

白髮皤皤的史太君，一頓左手木杖，大笑道：「孩子，你回來了？蕭賢侄呢？老身要瞧瞧他……」

說話之間，史太君已經走進了敞軒！

兩名丫角青衣小婢，搬好了一張軟椅，在伍仇的攙扶之下，史老太君含笑坐到那張軟椅之內！

曉梅姑娘在見到蕭秋風的時候，只是點頭笑了一笑，她可是一直隨侍在史太君的身側，顯得十分孝順！

史太君坐定以後，蕭秋風立即上前叩見！

蕭秋風以師徒之禮，跪拜在地，口中同時說道：「徒兒蕭秋風，叩見師母！」

這可是比世侄之交，更近得多了！

史太君淡淡的白眉，一連軒動了幾下，笑道：「請起！請起！賢侄，老身當不得你這等大禮……」

蕭秋風道：「徒兒初次叩見師母，怎可不拜！」

說着，已經拜了三拜！

史太君目光之中有些潮濕，一迭連聲道：「仇兒，給我攔着些，攔着些……」

過曉梅笑了，她低聲道：「娘，蕭大哥是乾爹的徒兒，他應該大禮參拜的！」

史太君笑道：「好啊！你們都幫着他，老身只好身受了！」

蕭秋風行了三跪九叩之禮，這才起身肅立一旁！

史太君看了蕭秋風半晌，忽然向大夥兒道：「來啊，你們都坐下來吧！」

一拉曉梅姑娘，笑道：「叫厨下整理點兒吃的來，爲娘爲要你蕭大哥接風！」

曉梅姑娘笑應了聲「是」，像燕子般飛了！

伍仇忍不住笑道：「媽！要送吃的來，爲何不叫丫頭們去呢？」

史太君道：「傻孩子，丫頭們怎知道你蕭大哥喜歡吃什麼呢？要是弄了幾樣不合口味的菜來，多掃興呢？」

伍仇大笑道：「媽，你眞會疼人！」

蕭秋風恭聲笑道：「師母，你老這樣，眞叫徒兒不安得很……」

史太君道：「賢侄也是初來羅浮，山居也不過只有幾樣野味，談不上什麼海饈珍饌，賢侄如此客氣，豈不是瞧不起人了麼？」

話音一頓，又道：「老身只顧說話，倒忘了招呼你見見他們了！」

敢情，跟同伍母而來的人，除了過曉梅之外，還是史平和三位滿頭白髮的古稀老叟！

這三位老人之中，蕭秋風認得一位，就是那在金陵總店之中見過的「璇璣客神手仙翁」陳飛！

另兩位，他可沒見過！

是以，史太君話音一落，蕭秋風忙道：「史二弟徒兒已在金陵見過了！」

史太君笑道：「賢侄，這位陳仙翁，你想必也見過了！」

蕭秋風抱拳道：「徒兒也曾在金陵見過！」

史太君指着另兩位老人道：「賢侄，這兩位也是本宮護法，這位黃袍老人，是武林中人稱『焚心神叟』方雷方大俠！」

蕭秋風抱拳道：「久仰！」

方雷一掀白髯，笑道：「蕭老弟武功蓋世，老朽早已聞名，今日一會，眞是幸甚！」

史太君笑了一笑，指着另一位黑袍老人道：「賢侄，這位是武林中稱爲『黑怪無常』的施藩！」

蕭秋風抱拳道：「施老大名，晚輩也久仰了！」

「黑怪」淡淡一笑道：「不敢當，老弟身膺武林盟主之譽，今日一見，果是不凡！」

蕭秋風笑道：「施老過獎了！」

史太君適時一笑道：「賢侄，在老身這兒，不必拘禮，你們都坐下來吧！」

衆人告了謝，這才各自就座！

蕭秋風略一欠身，抱拳朗聲道：「師母，徒兒在見到伍賢弟之後，屢次意欲前來羅浮拜見師母，總因俗事纏身未克成行，直到今日方來，眞是罪過得很，尙求師母莫要見怪！」

史太君笑道：「老身怎會？賢侄爲了繼承先人遺志，召開武林大會，老身雖然遠居邊陲，但也曾經耳聞一切，賢侄技冠天下，膺逸盟主之位，老身實在是高興得很！唉……蕭大哥的一番心血總算沒有白費啊！」

蕭秋風肅然起立，低聲道：「徒兒年幼才薄，今後尙望師母多所教導！」

史太君笑道：「賢侄，你坐下！」

蕭秋飛長長一揖，這才就坐！

史太君笑了一笑道：「賢侄，你二叔在世之日，待你好麼？」

蕭秋風聞言，念及二叔扶養自己之恩，不禁淚光迸現，低聲道：「二叔對徒兒恩同再造，徒兒雖粉身碎骨，亦難以報大恩於萬一！」

史太君道：「賢侄這一片孝心，老身爲先夫愧受了！」

話音一頓之間，過曉梅已率着府下之人，送上來一席精緻的酒菜！

史太君招呼衆人入座，並令丫頭請來了十君子後人中的木頭僧、過萬乘，和伍重遠一道來此！

抓五爺沒見！

過曉梅在衆人入座之際，低聲告訴了蕭秋風，抓五爺離山他去，辦一件十分要

緊的事去了！

賓主就位，酒過三巡，史太君忽然笑道：「蕭賢侄，那黑石船的所在，你們找到了麼？」

蕭秋風聽得一怔，道：「徒兒沒有找到……」

他話音頓了一頓，陡然想起在「雷家堡」時，伍仇也問過同一問題，心中一動，連忙笑問道：「師母……你老人家知道麼？」

史太君笑道：「此船所在，當年只有令尊蕭大先生知道！因令尊乃是『黑石船主』，令尊令堂遇害以後，天下如有人知道，那該是那位下手傷害令尊的人了！」

蕭秋飛想不到史太君會這麼說！

這不是明明指出，卜窺宇曉得「黑石船」所在！

蕭秋風心中有些不信！

他記得卜老丈在決心隱退之日，一切都交代得那麼淸楚，如果他是知道黑石船下落，不會不告訴自己的！轉念至此，蕭秋風脫口說道：「師母，那卜老丈並不知道啊！」

史太君陡然目光一寒道：「他不知道？賢侄問過他？」

蕭秋風自進入敞軒，見到伍師母以來，這位老太太一直都是慈眉善目，和顏悅色的同自己交談。

此時，史太君陡然面現怒容，倒把蕭秋風弄得心中直跳，暗叫不妙！

蕭秋風一見師母動怒，自是不敢大意，連忙恭立答道：「徒兒未曾問過。」

史太君道：「你沒有問，那你怎知他不知道？」

蕭秋風道：「徒兒乃是如此推想！」

史太君道：「孩子，你憑什麼推想的呢？」

蕭秋風道：「徒兒見那卜老丈在決心隱退之時，曾經見他把每一件事都交代得十分淸楚，如果他知道『黑石船』的下落，徒兒相信，他會告訴徒兒的！」

史太君說道：「孩子，你想得太天眞了！」

蕭秋風雖然心中有些不信，但是口中却不敢不應，忙道：「徒兒愚蠢求師母賜敎！」

史太君冷笑道：「孩子，那黑石船如是對他隱居具有極大功用之時，只怕他就不會告訴你了！」

蕭秋風聽得呆了一呆！

「黑石船」對卜老丈隱居有什麼用？

他似乎一時想不出來！

過曉梅此刻忙在史太君身旁笑道：「娘，你老人家既是這麼講，一定知道『黑石船』的下落何在的了！娘，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們呢？女兒一定要把它弄回來！」

史太君瞧着曉梅姑娘，搖頭一笑道：「乖女兒，妳眞是聰明，把爲娘心事全猜透了……」

史太君話音一落，在座的十君子後人，無不一楞！

這位二伯母果然知道「黑石船」的下落！

曉梅姑娘却是毫不怪異的笑道：「娘，妳老人家可願說出來麼？」

史太君笑道：「遇到妳這個乖女兒，爲娘還能有什麼話能夠瞞得了妳？乖女兒，妳可得好好的聽明白了！」

曉梅姑娘笑道：「女兒會仔細的記住的！」

史太君這才微微一笑，道：「那『黑石船』乃是一艘八帆巨舟，當年蕭大哥建造以後，多數是用來在海上航行，很少進入長江！」

曉梅姑娘笑道：「娘，這與黑石船何在也有關係麼？」

史太君道：「當然有！」

曉梅姑娘道：「女兒可想不出來會有什麼關聯了！」

蕭秋風知道，曉梅姑娘這話是哄史太君的！就實情而言，曉梅姑娘應是早已知道了老人家的用意！

史太君笑道：「傻丫頭，這好猜得很嘛！」

過曉梅故作沉吟道：「娘，女兒猜不出來！」

史太君道：「唉！你們年輕人就是不喜歡用心思……」

伍仇笑道：「媽，我們那能有你老人家那麼有眼界？多用心思反正都是白費，所以，我們就乾脆不想它去了！」

史太君笑罵道：「你們眞的都是一羣懶虫！」

這一罵可把史平罵得叫起來了！

「姑媽，平兒可向來不懶！」

史太君失笑道：「是啊，平兒你不懶，就是連白天的練武日課，都要姑媽打着你屁股，才肯到練武房去練……」

史平的臉紅到了脖子，吶吶道：「姑媽，那是什麼時候？平兒現在……」

史太君笑道：「好小子，那時候你已經十歲了！俗話說，從小看到大，還歲看到老，十歲的時候如何，長大了也好不了多少的了！」

說着，可笑得白髮亂顫不已！

史平低下了頭，低聲吶吶自語般說道：「姑媽好不給人家留面子……」

史太君道：「要是給你們留面子，只怕你們就要上天了！」

曉梅姑娘笑道：「娘，妳快說那『黑石船』在那兒吧！」

史太君笑着道：「丫頭，它在大海裏面！」

曉梅姑娘聽得噘嘴道：「娘，你老怎麼了？這『黑石船』在海裏面，誰不知道呢？」

史太君笑道：「乖女兒，妳既然知道了，爲何又問爲娘？」

曉梅姑娘笑道：「娘，你老別再拿我們逗樂了，快告訴我們吧！」

史太君憐惜的看看曉梅姑娘，笑道：「乖女兒，爲娘可眞沒騙你們呢！那條『黑石船』是眞的在大海裏面呢！」

曉梅怔了一怔，忽然拉着老太太笑道：「不來了！娘……」

史太君大笑道：「傻丫頭，船是在南海呀！」

曉梅姑娘笑了！「娘，眞在南海？」

史太君笑道：「爲娘會騙你們麼？」

曉梅姑娘笑道：「女兒也沒說妳老騙我們！只是南海有幾千里，娘，妳叫我們到那大的海上去找一條船，這怎能找得到

呢？」

史太君笑道：「姑娘，南海還找不到麼？」

曉梅笑道：「找不到！」

史太君道：「那妳不會到普陀山去找找麼？」

曉梅姑娘笑道：「娘，黑石船泊在普陀麼？」

史太君笑道：「妳信不信？」

曉梅姑娘道：「信！信！信！娘，謝謝妳老人家！」

史太君大笑道：「乖女兒，跟為娘還客氣麼？」話音一頓，又說道：「姑娘，只顧我們兩人講話，可就誤了大夥兒吃菜了……」

曉梅一笑道：「是啊！蕭大哥，你們快喝點酒，也敬老太太幾杯！」

她這麼一提，頓時有三個人起來向老太太敬酒！

這三個人是蕭秋風、伍仇和伍重遠！三個人互看了一眼，不禁全又坐了下去！

敢情他們三個人都覺得應該讓對方先敬，所以站了起來以後，彼此都存了退讓之心，而一同坐了下去！

曉梅姑娘瞧得忍不住笑道：「你們怎麼了？要起來全起來了，要坐下去又全都坐了下去了！」

伍仇大笑道：「四妹，蕭大哥應該先敬，所以，我們一見大哥起來，我們這些做兄弟的，自然應該稍等下子了！」

蕭秋風笑道：「賢弟，你該先敬！」

伍仇笑道：「大哥今天無論如何也該是大哥先敬！」

蕭秋風笑道：「如此愚兄恭敬不如從命了……」

雙手舉杯，向史太君道：「徒兒敬以此酒，恭祝師母福壽康寧！」

史太君大笑道：「孩子，難為你的孝心……」

說着，倒是跟蕭秋風乾了一杯！

接着，伍仇、伍重遠、木頭僧，全都敬了老太太！

輪到曉梅姑娘時，老太太可是說了話了！

「乖女兒，妳要為娘喝醉麼？」

曉梅姑娘笑道：「娘，妳可是門縫裏看人，不給女兒面子麼？」

史太君笑着道：「姑娘，妳好刁的嘴啊……」

舉起杯，喝了個乾淨！

曉梅姑娘又道：「娘，罰女兒喝兩杯吧！」

史太君瞧着曉梅姑娘喝完了第一杯，還要喝第二杯時，不禁伸手攔着，她不讓她再喝，同時笑道：「姑娘，妳可不能喝醉了，不然晚上可沒有人陪為娘擺龍門陣了……」

伍仇一旁瞧得大笑道：「娘，妳老好偏心！」

史太君瞪眼道：「為娘什麼時候偏心了？你這個兒子不也是不孝順麼？怎麼？你還要怪老身的不是麼？」

伍仇笑道：「孩兒不敢！媽，就算孩兒沒有說吧……」

史太君大笑道：「你們瞧，這種兒子怎比得乖女兒討人心疼！」

老太太這麼一說，可把大夥兒都說笑了！

這一頓酒菜，倒是吃得相當融洽！

但是，就在酒興闌珊，餘意未盡之際，老太太忽然說了話了！

「蕭賢侄，酒也吃得差不多了，老身可有一句話要說，如是老身不說出來，只怕要將老身鯁死！」

蕭秋風聞言，心中一驚，忙道：「師母請說，徒兒正在恭聆教誨！」

史太君道：「賢侄，你二叔父留給你的絹册呢？」

蕭秋風連忙立起，探手自懷中掏出那本終日揣在懷中，一時未曾稍離的薄薄手册，以及那面「黑石船」令，雙手捧在胸前，送到史太太面前！同時，十分沉痛的說道：「師母，恩師手澤，徒兒一日未曾離身……」

史太君的臉上也有了戚容！她抖着雙手，接過那「黑石船」令，和伍二爺的手册！

蕭秋風遞過手册，就肅立在旁，未敢退下！

史老太太看了看「黑石船」令，突然將它送還蕭秋風！

老太太低聲道：「這是武林盟主的旗令，賢侄，快揣起來！」

蕭秋風恭敬的接過「黑石船令」，應聲道：「徒兒遵諭……」

史太君此時已顫抖着打開絹册！絹册上的字跡入眼，史太君終於忍不住流出了老淚！她低低的叫了一聲：「東華……」

敢情伍二俠的名號是「金掌佛心」伍東華！

蕭秋風等一干晚輩，無不為之茫然！

史太君緩緩地一頁一頁的讀着！

老淚也順着臉一滴一滴的流下來！

終於，老太太看完了最後一個字！

史太君的臉上，已成了山間的溪泉，一條一條的流着淚水！

蕭秋風的臉上，也佈滿了淚珠！

他突然嗚咽着道：「師母，都是為了不孝的徒兒，才會惹出這等慘事，徒兒不孝，禍延自己父母不止，還要連累了七位叔伯……師母，徒兒真是該死……」

說話之間，他陡然掏出「黑石船令」，拉住了伍仇，遞了過去，口中說道：「賢弟，武林盟主請你代勞……」

不等伍仇說話，竟然反手一掌，擊向自己天靈！

蕭秋風要一死以謝死去的十君子了！

這一下可把木頭僧瞧得怪叫道：「大哥死不得……」

伍仇也大為失色的叫道：「大哥……你……」

身形一閃，揮動手中「黑石船令」，直往蕭秋風手上纏去！

伍仇的反應，不能說不快！

但是，另外却有人更快！

過曉梅像箭一般的用玉手抓住了蕭秋風的右手！

可是，曉梅姑娘在握住蕭秋風的剎那，竟是楞了！

因為蕭秋風的手竟然僵直得宛如僵屍的手！

這是為什麼？

曉梅姑娘連念頭還沒轉過來，史太君已大聲道：「孩子，你怎麼可以做這等傻事？」

話音一頓，向曉梅姑娘道：「乖女兒，這孩子的手已被為娘隔空點了穴道了！妳幫他解開穴道，拉他到為娘面前來！」

敢情史太君已更快的制止了蕭秋風的穴道！

這位老太太果然是心智武功，全都超人一等！

過曉梅應聲撞開了蕭秋風的肘部穴道，並且拉着蕭秋風走到史太君身前，大聲向蕭秋風道：「大哥你怎麼這等糊塗？你知道你身上有多重的責任麼？」

蕭秋風沒有答話，他似乎在發楞！

曉梅姑娘捏了他一把，蕭秋風忽然跳了起來！

這一下子倒是生了效！

蕭秋風神智恢復了！

他瞧瞧曉梅姑娘，長嘆一聲道：「四妹，愚兄真是罪孽深重……」

淚珠從蕭秋風眼角迸了出來！

那淚珠是紅色的！

「血！大哥，你眼睛出血了！」

史太君長嘆道：「乖女兒，快點他的玉枕穴！」

曉梅應聲彈指，蕭秋風應指倒在曉梅懷中！

史太君右手一抬，緩緩地在蕭秋風臉上按摩！

約莫盞茶時間過去了，史太君方始住手！

老太太的眼中淚光閃現，低聲道：「老身太逼這孩子了！」

伍仇聞言，這才敢說話道：「媽，這不是大哥的錯！」

史太君說道：「孩子，娘知道！不過娘的用意只是要他別忘了先人們的殺身之仇……」

伍仇道：「媽，大哥並沒忘記！」

史太君道：「他是沒有忘記！但是，他如果不將卜窺宇抓住，他就是大錯特錯了！」

伍仇道：「媽，大哥不抓卜老丈，是因為……」

史太君突然打斷了伍仇的話音，怒道：「你懂什麼？卜窺宇雙手血腥，光是懺悔就值得饒恕了麼？你沒想到你爹是怎麼死去的麼？」

伍仇低聲道：「娘！孩兒不敢一日或忘！」

史太君道：「這就是了！你既然不曾一日或忘，殺父之仇，你竟敢不報麼？你還自以為自己有道理麼？」

伍仇臉上變了色，連忙噗通一聲，跪到地上，道：「媽……孩兒不敢……」

史太君冷哼了一聲，在蕭秋風兩眼上一陣搓揉，低聲向曉梅道：「乖女兒，解開他的穴道！」

曉梅姑娘依言拍開蕭秋風穴道，低聲道：「大哥……」

蕭秋風看了曉梅姑娘一眼，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史太君低低的嘆息道：「賢侄，你想明白了麼？」

蕭秋風道：「師母，徒兒已經想清楚了！父母血仇，不能不報……何況，還有七位叔叔伯伯為我而死……」

史太君臉上掠過一絲慘淡的笑意道：「賢侄，你能明白，老身真是高興……」

兩顆老淚，自腮邊滾落！

蕭秋風道：「師母，徒兒過去是太迂腐了！」

史太君聞言，忽然一怔道：「孩子，你說什麼？」

曉梅心中一動道：「娘，妳……妳老人家可是改變了心意了？」

史太君悽然一笑道：「不！」

老太太堅決的語氣，把曉梅姑娘聽得大大一楞！

史太君拍拍曉梅姑娘，低聲道：「孩子，天上最最不可以妥協讓步的事，就是『國仇家恨』！殺父之仇，有不共戴天之恨，你們怎可等閒視之，不予報復呢？」

曉梅姑娘點頭道：「女兒明白！但是，娘，妳老人家又為什麼自認為迂腐？」

史太君道：「為娘所謂迂腐，只是指昔年明知卜窺宇的為人不可靠，而未能先予防範……唉，當時為娘若是暗中在那姓卜的身上弄點手脚，十君子又何止於落得那等悽涼下塲呢？」

話音一頓，又道：「孩子，你們千萬不可忘記，天下沒有比殺父的仇人更深的仇恨，如果你們竟然寬恕這等人，試想你們將如何安先人之魂？」

老太太的話音一落，敞軒內一派悽涼嘆息之聲，此起彼落！幾位十君子的後人，全都在落淚！

「神手仙翁」陳飛此時忽然插口道：「史大姐，依你之見，可是要幾位老弟找着卜窺宇報仇？」

史太君點頭道：「老身正是此意！」

陳飛笑道：「卜老賊已然隱居，只怕不易找得到！」

史太君悽然笑道：「找得到的！只要孩子們有決心，任憑那卜窺宇上天入地，老身相信也可以把他抄了出來！」

陳飛忽地一笑道：「史大姐，老兄弟有一句話不知當不當說？」

史太君道：「陳兄有話請當面講！」

陳飛道：「史大姐彷彿已然知道了卜窺宇藏身之地了！」

史太君沉吟半晌，未曾答話！

一干晚輩，此刻可睜大了眼在等候！

他們對「神手仙翁」的這句話，大感詫異！

史太君如果知道卜窺宇下落，她會不講出來麼？這多少有點兒叫人不信！也多少顯得突兀了些！

但他們在目睹老太太沉吟之後，又覺出陳仙翁的話，可能有幾分道理，否則，老太太何必沉思？

半晌，史太君忽然長長一嘆道：「陳兄，老身也只是猜想卜老賊可能……」

語音半途一頓，老太太目光轉向了蕭秋風道：「賢侄，卜窺宇果真只帶了五絕兄弟而去麼？」

蕭秋風道：「此事是徒兒與四妹親眼所見！」

史太君看了過曉梅一眼，道：「是真的？」

曉梅姑娘點頭道：「大哥所說，一絲不假！」

史太君道：「這就差不多了！」

曉梅姑娘道：「娘，妳老人家知道卜老何在麼？」

史太君道：「嗯！如果他眞的只帶了五絕而去，那一定是去了南海普陀！」

伍仇失聲道：「媽，他取走了黑石船麼？」

史太君道：「他爲什麼不能？除了他和爲娘，武林中知道『黑石船』下落的人，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了！」

伍仇說道：「娘，孩兒却覺得不大可能！」

史太君冷哼道：「你懂得什麼？爲什麼他不能？」

伍仇笑道：「媽，那『黑石船』目標太顯明了！卜窺宇不會那樣傻的！」

史太君冷笑道：「目標明顯，難道他不會改裝麼？」

伍仇爲之語塞，皺眉道：「那多麻煩？何況……那條船有八個帆！」

史太君道：「你眞是越來越笨！八個帆難道都要升起來？那些帆牆的木柱，難道不能拔出來放倒在船上麼？」

適時，陳飛笑道：「史大姐說的是，以卜窺宇爲人，很可能他會住在『黑石船』上！不過，老朽認爲他可能已然離開南海了！」

史太君道：「很可能！」

曉梅姑娘道：「娘，卜老一旦駛船離開，那豈不就難找了？」

史太君撫着曉梅姑娘笑道：「傻丫頭，他只要住在船上，他就跑不了的！頂多不過是我們也得弄一條船，在海上找他而已！」

曉梅姑娘笑着說道：「娘，什麼船能比得上『黑石船』的堅固和快速？只怕……娘，如果我們也買條船去追，那該是多危險？」

史太君笑道：「丫頭，這一回妳可不夠聰明了！」

曉梅笑道：「女兒本來就笨嘛！」

史太君道：「姑娘，要想對付那位卜窺宇，可不能用一般常情來衡度，要對付黑石船，更不能用普通海舟！」

曉梅姑娘笑了！

「娘，莫非是妳老人家已經準備好了麼？」

史太君道：「準備好了什麼？」

曉梅姑娘笑道：「船呀！」

史太君道：「好個伶俐丫頭！算妳猜着了！」

伍仇笑道：「媽，船在那兒？」

史太君道：「這你們不必躭心！到時候有船就行了！」

蕭秋風直到此刻，方始長嘆一聲道：「師母，妳老人家眞是辛苦了！」

史太君道：「孩子，老身爲了復仇，昔日曾經險些兒誤入魔道，但老身的一切準備，到今天却不見得沒有效用了！孩子，你們只要有了決心，十君子被害之仇，你們必能報復得了！」

蕭秋風說道：「徒兒決不辜負師母心願……」

史太君笑了一笑，又道：「孩子，這絹册上提起的另一個孩子呢？在麼？」

蕭秋風恭聲道：「那位徒兒的替身仍在人間！」

史太君道：「你見過了？」

蕭秋風道：「徒兒見過了！」

曉梅姑娘道：「大哥，你可是說的那天齊二哥？」

蕭秋風道：「正是他！」

史太君道：「天齊？誰是天齊？」

曉梅姑娘道：「娘，就是那位被買來作爲大哥替身的孩子！」

史太君「哦」了一聲道：「他叫天齊麼？姓什麼？」

蕭秋風道：「姓艾！」

史太君道：「他家裏的人在不在？賢侄，你要原諒他家人啊！」

蕭秋風聞言，不禁長嘆一聲！

史太君道：「賢侄，你怎地出聲長嘆了？」

蕭秋風道：「師母，艾天齊三字，亦不是他的本來姓名！」

史太君怔怔地道：「那他本來叫什麼呢？」

蕭秋風道：「師母，世間只怕已經有人知道了！」

史太君呆了一呆道：「賢侄，你……那艾天齊的來歷可是查不出來了？」

蕭秋風道：「正是如此！」

史太君道：「那……這艾天齊三字是誰爲他取的？你爹麼？還是你二叔？」

蕭秋風道：「艾天齊的名號是卜老丈取的！」

（未完・卅八）